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Returning Lost Loves

Yehoshua Kenaz





爱的招魂

[以色列] 约书亚·凯纳兹 著

黄福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的招魂 Returning Lost Loves

约书亚·凯纳兹（1937— ）曾荣获多种奖项，被认为是当代以色列的一流小说家。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精于对细节和生活琐事的处理。跟活跃于六十年代的其他以色列作家一样，凯纳兹在创作中融会了欧美现代主义小说的精华，艺术上独具一格。这批作家在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的幻灭，他们开始对英雄主义进行重估，甚至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状况提出质问。《爱的招魂》是凯纳兹的后期代表作，原作为希伯来语，1997年在特拉维夫出版，被以色列《最新消息报》称为“过去数十年间最伟大、最有意义的长篇小说”。它既有卡夫卡的诡谲、加缪的冷峻，又有约瑟夫·海勒的幽默。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巧于布置，情节曲折有致，叙事纯熟老到，走笔灵活洗练，对话充满机锋，往往在诗意的情境中，有富于象征和暗示的细节。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5095-5
9 787532 750955
定价：30.00元

Returning Lost Lo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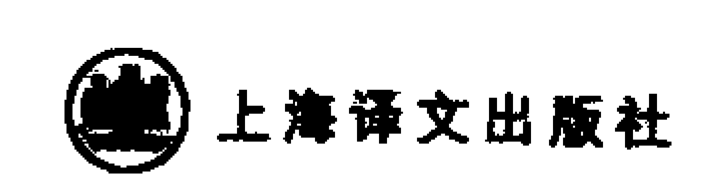
Yehoshua Kenaz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爱的招魂

[以色列] 约书亚·凯纳兹 著

黄福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招魂/(以)凯纳兹(Kenaz, Y.)著;黄福海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Returning Lost Loves
ISBN 978-7-5327-5095-5

Ⅰ.①爱… Ⅱ.①凯…②黄… Ⅲ.①长篇小说—以
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6174 号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
Yehoshua Kenaz
RETURNING LOST LOVES

据 STEERFORTH PRESS 2001 年 Dalya Bilu 英译本转译

图字:09-2003-496 号

爱的招魂 〔以〕凯纳兹/著 黄福海/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74,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200 册
ISBN 978-7-5327-5095-5/I·2888
定价:30.00 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第 一 章

两个人当中要是有谁问道：我什么时候再见你？那么多半会发生某种变故。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某一件事情就要结束，而另一件事情就要开始，当初的那些恩爱（如果他俩确实都还有过一点恩爱的话），现在也不复存在了。这种说法，她当年在校期间跟过一段时间的那个老师，曾经为她大致解释过。他所引用的那个作家（名字她已经忘了）认为，两个人当中首先问“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的那个人，其实已经“失掉或输掉了爱情”。因此，嘉碧当时就觉得纳闷：爱情，难道就是一场权力的角逐吗？她不信。没多久，她就与那个教师分手，同时也放弃了大学的学业，因为大学里所教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她想要的。

从那以后的几年里，她也结过婚，但因为合不来，很快就离了。那段婚姻，至少在她看来，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伤害。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依然苗条；脸蛋儿上没有任何皱纹，而且肤色鲜润；一头乌黑的直发，泻落到肩膀上（在办公室，她就把它扎拢起来，做成舞蹈家似的圆形发髻，垂在脖颈上）；她的乌黑的眼睛，目光深远、警觉，鼻子短平而略微上翘，让人看了会觉得她很精明、成熟，但事实上她还不至于那样。

她走向大楼的门口，往背后扫了一眼，迅速将钥匙插入钥匙孔，进入

楼道,爬上通往自己房间的楼梯。尽管她在路上买了一大堆食品,拎着好几个购物塑料袋,尽管她还穿着高跟鞋,尽管她还没有打开楼道的灯,但她依然轻快地一楼登上一楼,进入房间,然后立刻返身把房门锁上。

她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当时,她去见一个朋友,那人正好要离开特拉维夫,搬家到加利利去住。于是,她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跟她的朋友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上班。那个朋友教了嘉碧一些门道。她给她提了不少好的建议,但特别警告嘉碧,要牢牢记住一点:不管以什么代价,千万不要跟一个叫海奇的混蛋沾上边。那个叫海奇的混蛋当时正在军队里服预备役,不在办公室。但是没几天,甚至还没见过那个人,嘉碧就已经爱上他了,并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上班。当他回到办公室,在过道里走过她身边的时候,甚至她还没有听到其他人叫他的名字,跟他打招呼,她就确定无疑地猜到那个人就是他。而且她觉得,不管以什么代价,她都要把这个人弄到手。

然而,海奇对她却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兴趣。他在同一幢大楼的另一楼层工作,但他每天都会到她工作的秘书办公室来造访几次,跟别的女孩子说说笑话,可他从来不问那个新来的女孩子是谁,也不向她作自我介绍,不说什么套近乎或赞美的话,对她一点儿也不留心。那会儿,她根本没想过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从跟她同一个办公室的那些女孩子的闲言碎语里,她了解到,那些女孩子跟她的那个朋友一样,对他都没什么好感;而且了解到他已经结婚,有家庭,他的岳父在商界是个有势力的人,正是他岳父帮他在这个公司的其他部门里找了一份差事。嘉碧也不再是轻易会上当的少女了,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教会她要谨慎,要有责任心,但海奇的混蛋名声以及他迷人的外表,一副倨傲的孩子脸,一头雪白的头发,似乎使她着迷了,无法自拔。

他们第一次做爱,是在一条通往海边路上的一家小酒店里。几天前,他曾经路过她的办公室门口,他第一次用屈尊的态度向她微微一笑。嘉碧到办公大楼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去就餐,那是她通常去吃午饭的地方。

他正好坐在那儿。他朝她看去,她向他笑笑。他来到她的餐桌前,轻声说道:“我想认识你。”她说“好啊”,于是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叠好,放在桌上,就走出了餐馆。纸上写着那家酒店的名称,和他们见面的时间。当他第一次听到她歇斯底里的舒服的叫唤声时,他的身体一下子凝固住了。他抬起头来,端详着她的脸,充满了疑虑和担心。

他为他们的幽会制订了一系列规矩,到达现场、在现场以及离开现场时应该如何做,只有那样,他为他们的幽会租用的公寓才会尽可能不受外部影响,安全,不被外人探知——正如他所说的,像一座核战争的庇护所。除他们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不得同时进入大楼,也不得同时离开。他通常会坐出租车来,不用自己的车。除了公寓里原有的一根旧电话线(他把那根线拔了)之外,他另外装了一根号码不上电话簿的电话线,只有他们在会面的几个小时内使用。而且,在电话铃响时,不能马上接听;她必须等待他们约好的信号——三声铃响,停一下,再次铃响。大楼的门禁对讲机的传话、敲门声,一概不许回答。当然,也不得与邻居搭讪,哪怕是一句话。在大楼外的门禁对讲机和信箱上,都留着前一家租户的名字——纽曼。上班时,他们互相不打招呼,好像没见过面一样。

她接受了他的这些条件,没有问他理由。这个游戏——或许这只是一场必须参加的考试——并没有使她不快,相反她感觉很有趣。毕竟来说,那只是一个星期几个小时的事儿,而且通常都在白天,她可以照常像以前一样生活。如果她的直觉告诉她,她可能因这种奇特的关系而发生危险——可是,这恰恰是吸引她接受这种关系的原因。

在厨房里,嘉碧打开购物袋,准备为他俩做一顿便餐。隔壁房间的那条狗叫得跟狼似的,叫声很长、很野、很痛苦,仿佛是出于某种可怕的冤屈而发出的渴望或报怨的嚎叫。根据她的经验,那通常是他在主人外出时的嚎叫声;因为她也听到过他的其他叫声:主人回来时的欢快的叫声、感激的叫声;骄傲地宣布主人要把他带出去散步时的叫声;发现门外有令他

不快的东西时，愤怒地发出警告的叫声；还有当她与她的情人在床上，他在卧室隔壁发出的絮絮叨叨、自以为是的责骂的叫声。她一般不是特别喜爱动物，对狗也一样(如果她想要一只宠物，她多半会选择一只猫)，但她感到在自己和隔壁那条狗之间，已经发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关联。她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正要跟主人到公寓外面去。他身躯硕大、浑身是毛、动作迟缓，但当他走过她身边，对她叫时，她并不怕他；当他脖子上的皮毛在她的大腿边上擦过，她对他们之间产生的那种隐秘的亲近感，已经确定无疑。狗的主人样子十分令人讨厌，五十来岁，又矮又瘦，脸上长满了灰色的小胡子，戴着一副眼镜，镜片上隐约呈现出一层灰褐色，遮着他那双贼溜溜的眼睛。他信箱上的名字是阿威冷，但不知道那是他的姓还是他的名。

嘉碧在厨房里干完活，来到起居室，打开收音机，坐下来读报。收音机总是锁定在“音乐之声”。半小时之后，海奇开门进来。她没有抬头看他，仍然读着报。他来到她的身后，用手臂挽住她的肩膀和胸部，把头埋进她的脖颈。收音机里的音乐停了，播音员开始朗诵诗，语调舒缓、略有节制。嘉碧感到他温暖的气息似乎要融化了她的脖颈。她的心中再一次充满了相会的喜悦，每一次都是那么新鲜、令人兴奋，她再一次感到他的身体在向她贴近，为她饥渴，似乎立刻就要对猎物进行粗暴的攻击。

他们搬进公寓的那天，她又达到了高潮，并且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不仅隔壁的那条狗发出洪亮的、可怖的嚎叫声，而且有个邻居还摁他们的门铃，敲他们的门，喊道：“喂！发生什么事啦?”结果，嘉碧不得不回应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从外面听，那声音就像是这儿有谁被折磨得要死一样。”海奇说着，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浴室，回来后马上穿上衣服，也不吃任何东西。但嘉碧对此好像一点也不感到羞赧。她半严肃、半幽默地答应说，往后她一定会叫得轻一点儿。但她并没有履行诺言，他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或许，对于发生在这座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核战争庇护所里的违约行为，他已经认了，并决定去冒一下这个预料之中的风险。不管怎么说，他不允许因为自

己害怕她的叫喊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从而搅和了这场风月之情。

这时,他们坐在厨房里,品尝着嘉碧准备的便餐,一种尼斯色拉。跟往常一样,他默默地吃着。一般来说,他不太说话。虽然她不打破沉默,但她还是忍不住不时地瞟他一眼,观察他的脸色。他的脸就像是一个谜,她跟他相处越久,就越觉得难以解开这个谜。当她的目光将他从沉默中唤回时,他不解地对她笑着,然后嘟哝着说,这东西很好吃。她不愿意对他说自己是个好厨师,也不说她能做更加富丽堂皇、更加复杂的美味,甚至能做一桌子饭菜,因为她怕这样会让他误以为自己想再增加他们幽会的次数,增加其他幽会的时间,比如在晚上。她知道,那种事情会使他反感,并误解成对他人身自由的侵犯,因为即使想发展他们的关系,那种要求也应该由他提出来,而不是她。所以,她只是维持现状,报以感谢的笑容,继续看他那张孩子般的脸。那张脸,在一个不带任何爱意的人看来,实在是很平常,除了这一点:在他脸的四周,长着一片浓密的白毛,像是一种灵性的光晕。虽然他很少谈论自己,但她已经确定,在他身上其实并不具备任何灵性。他本人就曾破过一次例,坦诚地向她表露过,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钱和性;如果他必须选择其中一项,他绝对会选择钱,因为钱可以带来性,而反过来却不行。

巴齐拉依·那赫曼先生:

虽然因为那件事儿我已有好几年不跟你搭话儿了我当时真是做得太对了可是现在这件事儿我别无选择。我原本可以把这封信寄给你的太太就像我前几次为了收取那些大楼特别使用费那样可是这件事儿对女人不太合适。事情是这样的,我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作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领导给你写这封信的。自从纽曼搬走,其他租户搬进你的房子之后这里的情况就叫人无法忍受了。你那间房子白天和夜里都没有人住可是中午却会有一个女人接待别的男人干一些隐秘的事情开始哦咿哦咿地叫个

不停整个大楼都能听见。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不幸所以就去敲门想去帮帮忙。可是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儿而且这种事情到今天还是这样每个星期总要发生好几次。这种事情发生在晚上也就算了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可在大白天就太不像话了。幸好大楼里没有孩子听到这种声音来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种事情对于住在大楼里的女人也是件丢人和不体面的事情。你一定还记得1981.7.18.莫亚尔死了之后三号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吧他老婆去了养老院于是有个人搬进来带了好多姑娘那间房子简直变成了那个那种地方。很多人都在楼梯口排队等着。你那时候还是委员会里的人呢。我们去找了警察才把这事儿给了结了。那么对现在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原本早就想去找警察了但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心想还是先给你反映一下在你的房子里所发生的事情再说。

现在我以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地要求您出面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这种事情不仅让大家都不愉快、给大家丢脸而且使大楼贬值因为别人不愿去买环境是那样子的房子。而且我们花了钱装了新的大门和门禁对讲机想让这里的一切都体面一些可是现在都浪费了。如果收到这封信还没有任何举措我们就去找警察了。请告诉我们那个租你房子的人的姓名这属于委员会的权限这个你也知道。此外他们对委员会根本不予理会，我们发出的通知无论是放在信箱里还是塞在门缝里都没有用即使在下午你能听到她在里面可他们就是不开门也不接电话。

致以

诚挚的敬礼！

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表

施瓦茨·阿利耶

“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有什么烦心的事儿？”伊兰突然问道，他从桌子旁边起身，站到他身边，关心地审视着他。

两名客户走了之后，办公室里一阵出人意料的沉默。罗妮特到街上的那家餐馆去了，电机也不响了，甚至伊本·戈维罗街①上汽车的嘈杂声也暂时消歇了，只有在银行门口，那个俄罗斯手风琴手还在呱里呱啦地弹奏着那几首反复弹奏的古老的乐曲。从办公室的大窗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列王广场②的一角，这时正沐浴在一片暖暖的春阳之中。

阿威泠从电脑前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他。

“没什么烦心的事，怎么啦？”

“最近我有一种感觉，你跟我有意见，”伊兰说，“你不太说话。你是忧郁呢还是怎么回事儿？”

阿威泠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用手背搓着他下巴上的胡子，暗自祈求着罗妮特早点回来，那样好结束这次谈话。

“真对不起，我说了这些话，”伊兰又说道，“可是要客户进来，面对这样一副难看的嘴脸，他们肯定不会感到舒服。他们准以为我们快倒闭了。”

“我长的就是这个样子，”阿威泠说。

“不，不，这不过是近几天的事，我总觉得你似乎对我不满，好像我在什么地方伤了你一样。”

“没有的事。人有时候总会有一些难处，这你是知道的。我要有什么问题，你一眼就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

“是你父母的事吗？”

---

① 伊本·戈维罗街，特拉维夫路名。伊本·戈维罗（Ibn Gvirol），11 世纪的犹太诗人、哲学家。

② 列王广场（Malkhei Yisrael Square），特拉维夫最大的广场，始建于 1964 年，1995 年为纪念伊扎克·拉宾，改名为“拉宾广场”。

“不是，不是。”

罗妮特终于回来，带了三个加奶酪的烤硬面包圈。然后，她去厨房冲咖啡。

他们俩作为同事，同处一室，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都是“朔星房产租售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但两人却一直没有建立起个人感情。这种业务合伙人的正经关系只有一次曾经打破过，当时伊兰在霍隆①的招待大厅为自己的儿子举行成人典礼②，他邀请了阿威冷。酒会上的人，阿威冷一个都不认识，所以他就蹩在一个角落里，当客人们排着队去取食物时，他就一溜烟地亡命出逃了。

罗妮特端着一个小茶盘子过来，里面摆了三只咖啡杯。她把备有半包糖精片的杯子放在伊兰的桌上，再把装有两匙子砂糖的杯子放在自己的桌上，然后把一个没有糖的杯子放在阿威冷的桌上。一二三，这样的顺序。他们喝着咖啡，吃着硬面包圈，精神上来了，阿威冷却开始犯嘀咕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即便是在按什么顺序给他们上咖啡这种简单的事情上，伊兰也都占着优先。这种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说到底，为什么就非得这样不可呢？一样都是合伙人，地位也完全一样，再说，阿威冷还比伊兰年长呢。她为什么第二个给自己上，最后才轮到他呢？凭什么是很自然的呢？他毕竟是她的老板，和伊兰没有两样。可是，无庸讳言——伊兰跟罗妮特上过床，还有这件事，对于老板都是家常便饭。他们亲密无间，甚至没想过要隐瞒阿威冷。他们经常用各种方式说悄悄话，暗地里搂搂抱抱，有时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在这个可怜的小职员面前，他们丝毫也不感到羞涩。

其实，真正让阿威冷难以释怀的，不是上咖啡的顺序，也不是伊兰和

---

① 霍隆（Holon），以色列西部沿海城市，在特拉维夫以南。

② 成人典礼（Bar mitzvah party），犹太家庭的孩子在年满 13 岁时举行的特殊的生日庆祝典礼。

罗妮特的那种男欢女爱，而是一种更深一层的关于事物的秩序，在他看来，那种秩序也反映在这些琐碎的小事上。在他看来，他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被生活击败了，打垮了，丢在路边，而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伊兰比他小好几岁，可他敢不敢用刚才伊兰跟他说话的口气，去跟伊兰说话呢？任何人，只要对他们两个看一眼，就准会知道他们谁是老板，谁是小职员。伊兰感觉像老板。只消看看他在跟客户讲话，或者通电话时，他脸上那种果断的表情，那种自我中心的神气。你会发现，他谈起自己公司的经纪业务，就好像那是一家国际性的大企业。当时经伊兰的提议，公司决定扩大经营，拓展"房地产管理"业务，因为在阿威冷的那位雄心勃勃的合伙人看来，那种业务更有前途，更赚钱，比只是出租几间旧房子体面多了。从那时候起，伊兰就显得更威风了。

一大早，伊兰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研究财经报纸，了解商界发生的最新事件。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商界的斗士。看他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了：总是打着领带，白衬衫，黑长裤。冬天，藏青色的西装，金属扣儿；夏天，烫得笔挺的短袖白衬衫，而且一如既往地打着领带。脸上搽着剃须香水，总是熠熠生辉，浑身散发着一股剃须香水的味儿。而阿威冷呢，总是穿着那套破旧的灰色便裤，格子或者条子的衬衫。到了冬天，就穿起那件带拉链或小皮纽扣的藏青色茄克衫。关于这些，阿威冷自己也知道，伊兰肯定是会说他的。

每一条狗都知道谁是主人，该听谁的。罗妮特也不例外，她知道自己是伊兰的秘书，这个职位就说明了一切，应该听候指令。这一点，甚至连那些刚来办公室的客户也知道，他们一进门就会知道谁是老板，立即跟他谈话。伊兰喜欢跟客户打交道，那样他就有机会表现出他有多重要，他就可以用一种充满权威、平稳的语调说话，那种语调让人感到他承担着某种重大的责任，几乎让他窒息。由此，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按照双方满意的方式完成了。一般来说，伊兰总是用自己的车跟客户外出，陪他们参观租赁或购买的房屋，或跟希望出租或出售房屋的业主见面。阿威冷从来也没

有拥有过一辆车子,也不会开车;他没有耐心跟他的同类对话,通常只待在办公室里记账,或者做些其他的杂活。罗妮特在办公室是兼职的,所以也没空干那些。阿威冷住在一条离广场很近的街上,每天吃午饭的时候都可以回家,遛遛狗,买张报纸,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到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之后再回到办公室。下午,通常只有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因为伊兰要出去开会或办其他的事儿。

曾几何时,面对生活的重压,他决定放弃抵抗,决定逆来顺受,于是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他已记不太清。但他确实记得有过那么一刻。他感到自己遍体鳞伤地躺在路边,而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这个形象纠缠着他,而且总表现为两种情景:一种是在高速公路上,各种机动车旋风似的飞驰而过,而他在路上独自步行;另一种是他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驾着一辆车,虽然他一辈子也没有学过开车。不管是哪一种情景,想象中都会有那么一刻:他决定继续步行,不论周围发生什么;或者松开方向盘,捂起脸,不看任何事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什么时候决定放弃的?他不知道。有时,他会使劲地回想,好像想起来了,就能解决他的某个疑团,但他也知道这不会有任何实现意义。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刻,无所谓决定,也不是什么事故,只不过是一个不断消磨的渐变过程,直到最后一丝纤维被挣断。

那天,当他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时,他发现伊兰在那儿。他害怕再继续早上的那种谈话,就勉强对他笑笑,装作轻松的样子,希望免遭厄运。

可是事与愿违。“我觉得像我们俩这种合伙人,又合作这么多年,真是很少见,没什么矛盾冲突,也不互相猜忌,”伊兰说着,顺势坐在阿威冷的桌子上。“说真心话,我很喜欢跟你做同事。虽然我们差别很大,但在业务方面,我们总会想到一块儿。所以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甚至互相批评。因为我非常尊重你,所以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希望你理解这一点,别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个人原因。”

“没什么，”阿威冷说，“我没什么不开心的。”

“我想谈谈你的外表问题。今天早上你说‘我长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不对。你可以变得好看一点，你不算是个丑八怪，只是你刻意在做一些事情，使得你不好看。就说你那一绺胡子吧，是什么意思？你的脸型不错，可是那样的话，人家就看不清楚。留着那一绺胡子究竟有什么意义吗？还有你的衣服。”

“我知道你会说这事儿。”

“阿威①啊，相信我，我说这些，只是作为一个朋友。你有钱买得起普通人所穿的衣服，经常换换。穿好一点的鞋，别老是那双阿迪达斯，要不，就老是穿着袜子，趿拉着拖鞋。”

“即使我剃了胡子，换了衣服，我也不会改变什么，一切还是照旧，这一点你很清楚。”阿威冷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

“这话说哪里去了！当然啦！我当然接受你，你长什么样我都接受的啦，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只是换一换，你会感觉不同。相信我。”

伊兰看了看他的手表。“哦，我的约会要晚了。”他从阿威冷的桌子上下来，说道，“从善意的角度想想我们刚才谈过的话，好吗？”说着，露出一丝父亲般的笑容，耸耸肩膀，提起他那只皮制的大公文包，朝他挤了一下眼睛，关门出去了。

施瓦茨先生：

对于您那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我的回答是，您别再以您那些无聊的事情来烦我了。租我房子的人是来自我国北部一个大城市的一位令人尊敬的人物，是特拉维夫一家重要的商业公司的一名高管。他白天需要有一个地方休息。有时候他也会带他的妻子来特拉维夫，要是她的妻子在房间里，她就会“哦咿哦咿”

① 这是对阿威冷的昵称。

地叫。像您这把年纪的人竟然会去那么想，真是太不应该，太丢人了。您就为这事儿烦心哪？我住在大楼里的时候，可没发现您竟有那种老色鬼的奇思怪想。这很不体面，施瓦茨先生，我为您的老婆害臊。

一般来说，人应该首先作自我检查，看看自己家里是否一切都正常，才可以到别人家的门上去打听别人家的事儿。先问问自己，好比说，为什么自己家的女儿离了两次婚，然后才可以去抱怨说听到别人家里老是“哦咿哦咿”地叫。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我不能告诉您我那位租户的姓名，或者任何其他的情况。我完全尊重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规矩，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规矩，即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隐私。我的租户享有充分的权利，保护他自己不致受到像您这种人的骚扰。像他那种地位的人，在工作之余的几小时休息时间内，有权不公开自己的姓名，不受媒体和记者以及各方面钦慕他的人群的打扰。如果您要去找警方，我无法阻拦，但您和您的委员会成员都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既然谈到笑话，您的信我读了两三遍，我禁不住要笑出声来。在这个国家住了将近五十年，您写的希伯来文还不如一个新移民写的好。作为一名教师，教了几十年书，我有幸读过各种稀奇古怪的文章，但像这样滑稽可笑的胡言乱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们都笑了，我夫人和我，放声大笑，好像我们在读一篇戏仿之作，而当我夫人把那封信大声念出来时，听起来就更可笑了。我们打算不把那封信扔掉，要保存起来，因为我们的孩子星期六要来看我们，我们打算留给他们看看。让他们也开心开心。

施瓦茨先生，我们已经玩笑开得够了，如果您还想在这出喜剧中以其他表演来取悦我们，我们将乐意奉陪。

致以

诚挚的敬礼！

那赫曼·巴齐拉依

星期六早上，嘉碧比平时醒得早，但仍然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电话铃响了。昨天晚上上床之前，她忘了把电话放在靠近床边的地方。所以当她起身去接电话时，铃声停了。铃声响了三次。她站在电话机旁，等着第四次铃响，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就像这事发生在另一间公寓房子里一样。突然，她的意识清醒过来了，回到床沿坐下，心想，为什么那个核战争庇护所里的隐秘的规矩，会那么快就侵入到她的家里，这个她一向熟悉的世界里来了呢？自从她与海奇发生关系之后，她第一次对她一头扎进去的这个未知世界有点畏缩了。

她去洗了个澡，希望自己清醒一下，理一理头绪。她在澡盆里倒了泡沫浴粉，那种浴粉散发着她最喜欢的香气，当澡盆里的水满了之后，电话铃又响了。她裸着身体冲进房间，电话那头传来了艾达的声音。“刚才的电话是你打的吗？”她问。“是的。”艾达答道，“可我马上就犹豫了，我怕你还在睡觉，所以挂了。但是回头我看了一下时间……”

“听着，我正在放水洗澡。我出来再给你回电话吧。”

泡在水中，让暖洋洋的水淹到脖子，呼吸着芬香的蒸汽，身边的长凳上，收音机播放着音乐，嘉碧权衡着是否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艾达。告诉她，是对他的信任的一种背叛。但她可以信赖艾达，艾达是忠诚的，也知道怎样保守秘密。可这样做，毕竟是对他们之间的约定的一种背叛。那么他呢，在他俩不在一起的那些时日，他又在干些什么呢？他是否也告诉别人呢？还是不告诉别人呢？他说了些什么呢？但这个秘密对他太重要了，十分重要，他要保守秘密才能保护自己。他要保护自己的什么呢？要隐瞒谁呢？

当她从浴盆里出来，她还是不知道自己内心的两种声音哪个占了上风。她把头发吹干，披上一件白色的浴巾，倒了一杯咖啡，在电话机旁

坐下。

“你昨天为啥走得那么早啊?”艾达问。“其实还挺有趣的。那个家伙,欧第德,他很明显对你是有兴趣的,而你却懒得跟他搭话。”

“他的样子实在是很没有趣味,”嘉碧说,“很平常,我都快睡着了。”

“你这是怎么啦,嘉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最近好像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情,都没有耐心,好像魂飞掉了似的。”

艾达的见识,那种她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运用的直觉能力,总使嘉碧对艾达产生由衷的爱慕之情。

“我必须跟你谈谈,”嘉碧说,“今天吧。”

“你呀,要么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消息,要么就火烧火燎的。”

“你今天什么时候有空?”

“今天下午,五点,六点?”

要在星期六找一家开门的咖啡馆,带空调的,还真不容易。现在正是热浪①逼人,酷暑难当的时节。在咖啡馆里,就是想要撞见个认识的人也很难。最终,她们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据说,那家咖啡馆的黝黯的地下室,是专供情人幽会和政客密谋用的。

艾达是前基布兹②集体农庄的后代,体型略显粗壮,一头自然飘洒的金发,而嘉碧身材苗条、一头黑发。她们在大学一起读书的时候就成了朋友,她们的友谊历经她们两人各自的婚姻,甚至嘉碧的闪电式结婚和离婚之后,依然牢不可破。她们始终没有失去联络,只是有时她们时常见面,几乎每天通电话,而有时,她们一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都不联络。

---

① 热浪(Hamsin),夏季开始与结束时吹过以色列的干燥而酷热的沙漠季风。

② 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在19到20世纪转折时组建的合作集居地,尤指集体农庄。

那家带地下室的咖啡馆，大堂也是黑黑的，在白天的那个时段显得空空荡荡。除了她们俩，还有一张桌子上坐着一对老年夫妇，看上去既不是政客在密谋，也不像是情人在幽会。嘉碧把她生命中的这件事情告诉了艾达。

“这样的话，将来怎么办啊?”艾达问。

“没什么将来，”嘉碧说，“只要我们俩觉得开心，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那你是觉得你们可以一直这样啦?”

“怎么，不可以吗?”

“你们当中总有一个会先感到厌倦的。”

“那么，你觉得那个人一定是他咯。”

“没错。”

“我不敢这么说。就算你说得对吧。这事迟早会结束的。但是没结束的时候还是好的呀。就算这样，我失去了什么呢？我还照常跟以前一样生活。整个事儿也不过是一个星期几个小时而已。”

“你不爱这个男人?”

“我还跟他很陌生。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在床上。”

“他的床上功夫那么好吗?”

“还可以吧。”

“只是还可以？你是说很好吗?”

“没有到很好的程度。”

“那你这样是图个什么？假如你不爱他，在床上他也没什么出色的地方，那你还要他有什么用？总是躲躲藏藏的，一切都听他的，每次都要等他能来或愿意来的时候才露个脸，什么事儿都由他定规矩。还有，他哪来那么多钱租那么个公寓，就是为了跟你幽会?”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

“那么说，你是乐意当一个所谓的情妇，或者妓女?”

"可能是吧。这件事吸引我的地方,"嘉碧说,"正是这件事儿有点难度,不是很简单,因为我们俩必须隐蔽在公寓里,像在敌占区的间谍一样,严加保密,十分小心,甚至有点过分,有点疯狂。这都是因为他很害怕,虽然我不知道他怕些什么,但他的害怕传染给了我,我感觉像是在作战。"

"跟谁作战?"

"跟他。"

"为了什么?"

"为了他能做好准备,为了我,拿他所有的一切,拿他现在害怕失去的一切,去冒险。"

"那如果你成功了,你会跟他生活吗?"

"不会。"

"你想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做得到。"

"要我说啊,你是在自我欺骗。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

嘉碧望着那对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的老年夫妇,他们正浅浅地呷着高脚杯里带冰激凌的冰咖啡。空调似乎调得太低了,整个咖啡馆里空空荡荡的。嘉碧用手磨擦着她裸露的双肩。

艾达说,"要是换了我,我就趁现在还有可能,抽身退出来。"

"已经不可能了。"嘉碧说。

"这话听起来很堕落,"艾达回应说,摇了摇头。"你就不能找一个正常一点儿的男人,除了在床上,还能在外边见面,一起生活,寻找共同的兴趣爱好,建立更深更牢固的关系?难道你鄙视这些东西吗?"

嘉碧没有回答。

艾达在系里是一名优秀学生,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士学业,前景十分远大。她好学,充满活力,博闻强识,爱读书,有原创性思维。她忠于自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撒谎,从不伪装。在嘉碧的眼里,她是个稀有的真诚的标本。她的一头金发里已透出几绺灰色;皮肤总是干燥的、敏

感的，有点未老先衰的迹象；体型在自然中略显粗壮，大腿和腰部已经有了脂肪。她嫁了一个男人，可是并不爱他，所以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她那几个不太可爱的孩子身上。智慧之光暗淡了，那种原创性、求知欲、坦率、真诚，都已日渐消磨。艾达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自我调整，适应了生活中的伪装、自欺欺人。此时此刻，她也开始宣传那些妇女杂志所说的什么"寻找共同的兴趣爱好"、"建立更深更牢固的关系"等老掉牙的话。到了礼拜五晚上，她会邀请一个因离婚而在精神上受伤的男人，以"我们可怜的嘉碧"为题，对他进行精神治疗。艾达的敏感和练达已经转变为愤怒和嫉妒。由于自己生活中的不幸（虽说还不是悲剧），对于嘉碧生命中的这场大冒险，艾达是嫉妒的，这不很明显吗？

但是或许，艾达的敏感和练达还没有完全退化。她忍不住对嘉碧报以一丝苦笑，那苦笑里有一种认命之后的顺服。她附在嘉碧的耳边，怯怯地轻声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恨我。"

嘉碧颤抖了一下，或许是因为空调太冷了，或许是她感到羞愧。她站起身来，弯下腰吻了艾达的脸颊，说道："怎么会呢，艾达，怎么会呢？"

鲁娣和埃兹拉的孩子埃雅尔在部队里捅了娄子。他的家人、邻居和朋友，凡是在学校、邻里间认识他的人，都绝对不会想到他会发生那种事儿。他一直是一个文静、品行良好的青年，高中毕业时没有什么挂得上嘴的问题，谈不上明显的好，也谈不上明显的坏；他喜欢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听听他的同辈人都喜欢的流行歌曲，跟父母的关系不错，对待比他小八岁、十岁的妹妹、弟弟也很友善。在应征入伍之前，他想申请加入一个特选的精锐小队，为了适应它的严格需求，他还参加了一个健身培训班。但是后来，在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裂痕，这个裂痕在不知什么情况下扩大成了一个裂口，终于导致了完全的崩溃。因为后来他被关进军事监狱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逃走了，那就等于是自行离队。

其实，从他刚进入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已经明显地有了一些不好的苗头。他难得回家，回了家也不耐烦，很少说话。这天，埃兹拉心想：这是不是表明他很痛苦，而这些迹象我们以前又没有留心？鲁娣却说：没有的事儿，埃兹拉，他回家了，这说明他有责任感，我们不必为他担心，让他自己面对那些挑战吧。鲁娣是个专业的幼儿园老师，在心理学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她的观察力比埃兹拉要敏锐得多。埃兹拉是个建筑装修的包工头，习惯性地把事情往坏里想。

入伍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孩子请假回家，他父母像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尤其是他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而他只是以一两个字回答了事。他把装备袋和武器扔在房间的一个角落，脱下军服，上床，一睡就是两天。即使起床，也只是为了去上个厕所，或是被大人叫起来吃饭。他脸也不洗，跟父母、妹妹、弟弟一起坐在餐桌前过安息日，就像陌生人一样。鲁娣费了好多功夫，准备了各式各样他喜欢的饭菜，端到他的面前，可每道菜他都只尝了几口，没怎么吃，还是阴沉沉地不说话，也不抬头看他们。吃完饭，他就起身，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继续睡觉。埃兹拉虽然没有做声，但是十分伤心。

鲁娣还是劝他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危机期，孩子还需要自我调节，他们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克服自己的困境。可埃兹拉仍然睡不好觉。星期天早上，等埃雅尔回基地之后，他就打电话给几个据他所知、跟埃雅尔同一天应征入伍的同学的父母。有几个男孩也请假回家了，但他们的父母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埃雅尔一样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没听到自己的孩子谈起埃雅尔的事儿，他们也从不担心自己孩子的行为会有什么问题，相反，他们都很活泼、开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士气很高。后来，埃兹拉把目标定在他们的孩子曾经跟埃雅尔一起上过健身班的那些父母身上。这就更难查了，因为健身班的学员不一定是来自他们那个社区的。然而，通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得到了其中两个健身班学员的家庭电话号码。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埃雅尔是谁，帮不了他父亲的忙。

鲁娣说:“随他去吧,埃兹拉,别再老是想这个问题了。你这是在自杀,照你这样子,工作做不好,别的事儿也都干不成。事情总会有结果的,他会长大成人,跟别人一样,一切都会好的。”埃兹拉回答说,“我不是在自杀。想到自己的儿子不幸福,想到有人在跟他为难,他在受苦,而我又不能帮他,是这些事儿在杀我,鲁娣。”

他一支连一支地抽烟。他的嗓音沙哑,他不停地咳嗽,捶着自己的脑袋,追问着:他应该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部队高层里的人,安全部或政治部的,可以替他打听一下他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或者有谁可以打通关节,联系到这种人?他想到自己身边的那些预备队的朋友们,他们的长官,那些房间还没有装修的人,那些长久不联系、可能已经发迹的熟人,可是他想不起来这些人中有谁能帮他。这些痛苦,他一直都隐瞒着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亲戚,因为怕丢脸。他的哥哥梅那舍,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就属他跟他走得最近。当他问起埃雅尔的近况时,埃兹拉只是用还在适应新生活、还在自我调整等不着边际的话语搪塞过去,并且表示他对儿子非常有信心,他将来在部队里一定会有出息的。

埃兹拉一直确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坚,哪怕他是一个无名市民,一个街上的陌生人,大家也都认为他或者像他那样的人是政府的潜在力量,国家的栋梁。而现在,他成了一个没有民族归属的人,他不属于任何东西,国家正忙于它自己的事情,而那些事情与埃雅尔没有任何关系。

埃兹拉的痛苦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那天,来了个电话。那是部队里的一个代表打来的。他是个陆军中士,名叫哈加依,他告诉他们,埃雅尔被处以监禁,但他从法庭出来,在被押送到军事监狱服刑的路上,趁警卫们不注意,溜走了。现在,他被正式宣布为逃兵,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但应该很快就会被抓到。如果他们家长得知有关他行踪的任何情况,要立即拨打下面的电话号码进行联系,将他交送给军警,否则也算是触犯法律,将受到惩罚。哈加依宣布完毕,礼貌地说了声再见。他们夫妇两人感到十分震惊和焦虑,过了许久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该问一句,埃雅尔为什么被

送进监狱，犯的是什么罪。他们也不知道可以到哪儿去跟这个哈加依联络，他是哪儿的——是新兵培训营的，还是市人事办公室的，或者是军警？这时，埃兹拉却点了一支烟，说道，“鲁娣，相信我，现在我感觉好多了。至少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还有了一个部队的电话号码。问题是，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藏在哪儿，我们怎样找到他。”

回想起来，伊兰提议要招聘罗妮特，那似乎就是他最初实施计划的征象。其实没有招人的必要，因为两个合伙人完全可以自己处理那些工作。伊兰为自己的提议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计划要拓展业务，他给阿威冷看了自己的计算过程，证明从长远来看，招聘罗妮特做兼职工作，不会对他们的收入造成不利影响。伊兰急于想招她，即使在当时就已经让阿威冷疑心他的合伙人跟这个女孩有了恋情，他没有多想，微笑着，以轻松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伊兰没有承认，而且反应激烈。“没有的事儿，”他说，“除非你自己会对她想入非非，跟她发生恋情吧。等着瞧吧，她很乖巧的。”阿威冷说：“当然啦，她一见到我就会爱上我的。”伊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由于他合伙人的怀疑而受到了极度的伤害，似乎他纯洁的用心蒙受了耻辱。但自从罗妮特来办公室上班之后，即使当着阿威冷的面，他也会跟她调情，跟她叽叽嘎嘎地嬉笑，从不感到害臊。如今，他又提议让她做全职的。阿威冷决定要反对了。

很简单，他思忖着，伊兰想把他撵走。经过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周密的审察，结论依然如此。从伊兰近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不可能有其它解释。他的新策略是，要对阿威冷投以形形色色的友好、热情的表示，任何事情，哪怕是再琐屑的事务，特别是有些问题，按照他们传统的分工安排，原本是应该由伊兰决定的，现在也都要向他请示。在这虚假的友情外衣的下面，阿威冷隐约感到有一条绳索越来越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他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而且更糟的是，对于业务的发展和拓展，自己是一个阻碍，像一粒脏东西粘在一些精细的机器部件上，破坏了机器的运作。

伊兰厌倦了房屋中介这种小业务，他把目标定在“房地产交易”这个更加宽广、更有前途的领域。从事这项业务，需要经常出差，到办公室外面去会客，而罗妮特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而且她提出要陪客户参观租赁的房屋。终于，空关的房屋的钥匙也交给她保管了，在这之前，钥匙总是锁在一个铁皮箱柜里的。阿威冷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接电话、做秘书做的各种杂活，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罗妮特受聘应该做的工作。现在，伊兰提议要聘罗妮特做全职，目的很明显：要使阿威冷感到，他阿威冷在办公室里是多余的，在朔星房产公司开创的新时代里，没有他的位置，最终，他会要求解除他们的合伙关系。这样就正中伊兰的下怀，因为根据他们的合同规定，解除合伙关系必须由阿威冷主动提出，从而自觉自愿地退休。

不过，也许这些都只是他对于一个不涉世事的毛孩子的歪曲解释？阿威冷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竭力想专心工作，不再去琢磨这事儿。有时，罗妮特回到办公室，跟她母亲或女朋友煲个电话粥，似乎办公室里根本没有别人，似乎别人都不需要工作。她芳龄二十出头，还在重温着她服兵役时的生活，从她与女朋友的谈话中，或许从她谈到伊兰的口气中可以听出来，伊兰就像是她的指挥官。她留着短发，使她的体态多了一份粗豪，但是她的皮肤呈健康的棕色，体形优美，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夏天，为了炫耀自己的身段，她通常会穿上一条紧绷的牛仔裤。在短小贴身的背心里，乳房微翘，自然地颤动着，背心和牛仔裤之间露出一段苗条的腰身，能看出有一截晒得金黄的小肚子，肚脐是那一带迷人的焦点。有时，她还会配上超短裙，暴露到大腿根部，一双长长的细腿，分外娇娆。

这天中午，她已干完了半天的活，随时可以下班回家了。但她打完电话之后，却移步来到阿威冷的桌子旁边，向他凑近过去，近得使他能够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根据他们的新策略，她也同样要对他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对他有兴趣。很明显，她知道阿威冷反对聘她做全职，伊兰什么事都跟她讲。因此，她把阿威冷视为敌人。要是办公室里没有阿威冷这个

人，她也许会感觉好点儿。猛然间，他感到一阵悲哀，为她，也为他自己。

“你在干什么？”她问道，绕过他的桌子来看他电脑屏幕上的东西，想借此表现一下自己有多在行。“噢，你在更新名单啊！”她边说，边站在他的一旁，裸露的上腹部轻微地摩擦着阿威冷的手臂，肘关节以上部位，散发着梦幻般的温暖气息。阿威冷还没从惊喜中缓过神来，她已经回到自己的桌子旁边，又煲起了电话粥。他有一种感觉，罗妮特是在有意拖延通话时间，直到他离开，她可以一个人留在办公室。也许她是在等伊兰。

阿威冷在回家吃饭的路上，还在回味着她裸露的身体接触他手臂的感觉，那种梦幻般的感觉一直陪伴着他。虽然他不再是一个轻易就被幻象和虚假诺言所左右的人，俨然一个拒绝爱、拒绝友情、拒绝任何人类关系，在世界上属于多余的人物——但还是有一种东西在他心中升起了，让他相信，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他公寓的后院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听声音是在吵架。他一溜烟地进了大门，快步爬上楼梯。在他公寓房间里的那条狗用快活的叫声跟他打着招呼，他的心里充满着爱意。他一打开门，那条狗就向他扑过来，不停地叫唤着。他一进门，就跪下身子，跟他拥抱、亲脸。狗也舔着他的胡子拉碴的脸颊。阿威冷闭上双眼，拍着狗的脖子，说道：“好乖乖，乖孩子，亲爱的，我的心肝儿。”然后站起来，用纸巾擦拭着刚才被狗舔得湿糊糊的胡子。他来到卧室，把耳朵贴着墙，发现隔壁公寓房间里没有什么动静。过了一会，他带着狗出来散步。

外面的吵架还在继续着。施瓦茨先生，那个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正气得满脸通红，他看见阿威冷，便叫他过去。争吵的中心是一对与众不同的男女。那个男的是个瘦高个儿，戴着一顶印有奥林匹克标志及其饮料赞助商标志的红色垒球帽；他的眼睛显出羞涩、忧郁的样子。他的妻子是个敦实的红头发女人，虽然天气酷热，但依然穿着一条紧身的黄色长裤，一件宽松的绿色与棕色相间的衬衫，一直遮掩到她的膝盖。她一直都在嚷嚷，口里骂骂咧咧的。后院有一个地下室，一半露出地面，在墙根前面

已经挖出一个深坑，那里站着三个阿拉伯小伙子，这时已歇下手里的活，倚在铲子、镐头把儿上，带着犹疑的眼神望着他们的犹太人包工头。包工头长得矮墩墩的，宽宽的肩膀，这时正双臂交叉，站在那个深坑的边上，手指间夹着一支烟，似乎所有这些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有几个邻居，多半来自附近的大楼，听到叫喊声，也聚拢来看热闹，还有一些邻居则站在他们的后阳台上观望着。

施瓦茨夫人努力劝说她丈夫要冷静，并向她身边的群众解释道："光火对他不好的。他血压高咯。他最好随他们去吧，随他们挖去，去他们那个倒霉的储藏室吧。"但他没听妻子的话。

"他们就那样子来啦？就在大楼墙根底下挖坑啦？"施瓦茨先生抓住阿威冷的手臂，不让他挣脱："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哪？谁也不认识他们。居然不问问物业管理委员会？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个大楼是他们的？这个土地是他们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谁允许他们在这里挖坑的啊？他们有许可证吗？我给市里、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马上就来啦。"

"这是我们家的储藏室，是我们买下的。"那个男人轻声跟他说道，想让他平静下来，"给他看看契据吧。"

那红头发女人从她手上的塑料袋里掏出几张纸给阿威冷看。"这是我们自个儿家的，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是这储藏室是你们家的，你们就钻进去待在里头，爱待多久待多久。可你们在这外面挖什么呀？这个院子是公共区域，属于整个大楼。这儿不是你们家的！"施瓦茨先生声嘶力竭地叫着。

"这是哪门子的事儿嘛！"那女人喊道，"你凭什么跟我们这么说话？我们不也是犹太人嘛！我们伤着你什么啦？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呢！你以为跟我们胡搅蛮缠，就可以让我们走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我们只是在墙上涂了一点儿柏油，"戴奥林匹克帽子的男人还在努力使事态平静下来，"那样到冬天，里面就不会潮了。挖完之后，我们还

会把坑填回去的,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那样的话,你担心什么?"阿威冷转头问施瓦茨先生。

"你看看,"那老头指着通向地下室的台阶说道,那里到处是一块块煤渣砖,堆得像小山似的。"他们想在这儿搭建违章建筑,他们刚才挖的地方就是进口啊,你连这都看不出来? 那样子,他们就霸占了整面墙了。法律规定,外部结构是不能动的,这是违法的。法律规定,大楼的院子里是不可以乱搭建的,这是违法的。他们在偷我们的土地。"

"没有啦,"那男人说,"只是在墙上涂一点儿柏油而已。"

"那你们在台阶上堆那些砖头干什么用的?"施瓦茨先生问道。

"这个干你什么事啊?"那女人嚷道。

"血压高咯,"施瓦茨夫人在一旁提醒着,"他一光火,就要来救命车送去医院咯!"

"滚吧,老家伙,你滚吧!"那个享有储藏室的产权的女人叫道,"去死吧!"

"她骂人了,你听见啦?"施瓦茨先生紧紧地抓住阿威冷的手臂,说道。"这些人都是流氓。他们最终会把整个大楼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他焦急地看了下手表。"市里的人怎么还不来呢? 他们保证说会很快就来的,来看看这些人到底在干吗。这是违法的。你们都是证人啊。"他向周围的人宣布说,"你们要证明他们在干些什么。到了法庭上,他们会抵赖说这里一向都是这样的,他们什么也没动过。"

"你应该用录像机录下来,"旁观者中有人建议说,"那是最好的证据。"

"这帮人比阿拉伯人还要坏!"红头发女人高声嚷嚷着,"让你们全家老小都死得光光的吧!"

这时院子里来了一名警察。施瓦茨先生欢呼雀跃:"终于来了!"并详细介绍了所发生的一切。红头发的女人嚷道:"你以为我们怕警察吗? 我们怕市里的人吗? 你们都吃屎去吧! 我们有律师! 我们在自个儿家

里，爱干啥干啥！要是我愿意，我就是挖个洞到美国也没人敢放个屁！你们能把我咋的？”

“你们都歇歇，别吵了吧。”警察建议道，“我警告你们，别动武，别触犯法律。”

“可他们干的正是违法的事情啊！”施瓦茨先生叫道，“违反建筑工程法！他们不能在这儿造房子，而且土地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是公共财产！”

“把他们带到法院去！”警察又提了个建议，“我不介入这件事儿，我们不介入邻居间的事儿。你们自行解决吧。”

“我们不是流氓。”那个男人说，“我们也不想伤害任何人。”

施瓦茨先生激动得浑身发抖，阿威冷趁势把自己的手臂从施瓦茨的手中挣脱出来，带着狗蹓弯儿去了。即使在人行道上，他还能听到那个女人在对着包工头叫嚷着：“他们还站在那儿磨蹭什么？还不叫他们继续干活，事情解决啦！你没听见警察说的嘛！没问题，让他们吃屎去吧。”

那条狗想去林荫大道，跟往常的路径一样，可阿威冷不想走那么远。他拗不过那条狗，只得听命。日中的太阳直直地晒着他的头顶，汗水从胡子里钻出来，流到脖颈里，他的衬衫湿了，但这点事儿不算难熬，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样东西，像一股残余的力量，虽然曾经沉睡过，被长期遗忘过，但现在已经开始苏醒。那条狗时不时地停下来，嗅着路边的一摊诱人的潮湿的水痕。阿威冷抬起头来，看见她正好从大街的那头走来，跟往常一样，她身穿白衣服，拎着几个装有各种食品的塑料袋，腰身苗条而笔直，步履高傲，像一个舞蹈演员。那条狗对那摊潮湿的水痕没了兴趣，继续往前走他的路。他发现阿威冷没有跟上来，就停下来对他叫着，提醒他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但阿威冷弯下腰来说：“我们要回家了。”那条狗对他的宣布不予理睬，还是叫着，继续上路，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阿威冷是否跟上来。但阿威冷是决意不走了，他的视线已经无法离开她的身影。她越走越近，他直直地看着她的墨镜。到现在为止，他只是在楼梯转角处瞥过

她几眼,有机会仔细地打量她,这还是第一次。狗还在不停地叫着,呼唤着他跟上。当她走过他身边时,他向她点了点头,但她没有理睬他。她的表情漠然,好像他根本就没有站在她的面前。

他赶了几步,跟上那条狗,将手中的绳子系在狗的项圈上,拖着他走。狗不肯走,随着绳子的拖甩,他的四条爪子在人行道上乱抓,带着被压抑的声音大叫着:为什么不走我们熟悉的道儿呢?那条安全的旧道怎么了呀?这有什么好处呀?最后他还是听命了,接受了这个无法避免的事实,他的步履听从于阿威冷的指令,而阿威冷根本不回头看看项圈是否勒着狗的脖子,而是一路快步,要跟上前面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大楼的后院,挖掘工作正在强有力地进行着。钻土机的喧嚣声和铁锤的敲击声,听起来好像他们要把那堵墙推倒,甚至要摧毁大楼的地基。她一路小跑,走向大楼,迅速打开大门,迅捷地上楼,甚至没有打开楼道的灯。虽然他迅速地从钱包中掏出钥匙,打开前门,跟她上楼,但还是浪费了几秒钟的宝贵时间。她领先他一层楼,在楼梯口的平台上,他终于还能再度瞥见她的身影,看着她再次消失。在他登上他俩同一层楼的平台时,她已经走进房间,锁上了门。

他走进房间,脱下衬衫和裤子,换上一条运动短裤。他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了,于是他打开空调。那狗站在房间的一角,茫然地望着他,阿威冷把他带到他那只盛水的碗跟前,催他喝水,然后自己走到厨房,想找点东西吃。

当他听到狗在卧室里叫唤,就从厨房的桌子前站起来,走到卧室。在空调的嗡嗡声中,在震撼楼房的铁锤声和烦躁的狗叫声中,她的呻吟声从墙的那边传来,那快活的呻吟声,听起来就像是痛苦的叫唤。他试图让狗别叫,但没有奏效。然后他坐在床上,闭上双眼,想象着那个修长、苗条的身躯,原先那么高傲地行走在街上,现在怎样脱光了衣服,展露出细白的肌肤,在欲望之火的驱动下,达到高潮。

我被什么东西惊醒了，但不记得那是什么东西。是梦吗？我不记得做过什么梦，如果你被梦惊醒，你会记得，至少记得曾经做过梦。我只知道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东西，一种来自我内心的巨大冲击，像一次内心的崩溃。难道我又中风啦？在我第二次中风之后，我觉得身体里面剩下的活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我尽可能活动手脚，但是没有反应。我的总体感觉也没多大变化。现在，在这个房间里，能够听见的唯一声音就是她的呼吸声，那种睡眠中用嘴呼吸的人通常都有的鼾声，细微而有节奏。晚上她睡在阳台上①，她总是把阳台的拉门敞着，一旦我发生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可以听到。跟往常一样，我晚上醒来的时候，总是闻到那种直冲我鼻腔的特别的气味儿，那气味儿是她带进这个房间的。

那是什么气味儿呢？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也许是一种药，她用过的某种特殊的肥皂，她从她那个国家带来的香水，也许他们那儿就喜欢这种气味儿？或许是她身体的气味儿，她的种族的气味儿？总之，那是一种刺鼻的、使人不舒服的气味儿，像她煮的食物的气味儿，明显带有他们那里的香料的气味儿，现在那种气味儿占据了整个屋子。第一个星期，我还不能习惯那种气味儿，带一点苦，又带一点甜，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起尸体的气味儿。晚上，我要是醒过来就无法再入睡，就是因为那个气味儿，我恨她，我诅咒她。我仔细地回想她有多丑，她的圆脸，上面是扁平的鼻子，一双小眼睛，大屁股，短短的腿。她刚来时，我看见她那么丑，就来气了：世界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就偏偏选上了她？于是我决定要让她的日子难过，直到她离开。

起初，他们想聘用一个男的。我听见他们在电话上跟经纪人谈着这事儿，经纪人已经带他入境了。我大叫起来，用手比划着，表示反对。（也正因为这件事儿，我迫不得已让他们知道我是能听懂他们谈话

---

① 这里指起居室外侧带遮顶的封闭的大阳台，有门与起居室隔开，关上门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出门时必须经过起居室。

的——在此之前，他们都以为我既然不会说话，就不会听懂他们的谈话。）他们跟我解释说，之所以请一个男的而不是女的来照顾我，是想让我感觉好些，因为他要帮我洗澡，帮我上厕所之类的。除了这些，还有其它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坚持我的立场，而且至今无悔。

我女儿的计划则完全不同，她要送我去一家私人养老院，但我儿子反对，因为要是把我送进养老院，他们就必须变卖房产，而他又有自己的打算。我没想到，他一直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把我安排得最好。他不是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一点像他的母亲，但跟她不同的是，他总是想着钱，他总是急着要钱，对此我一直没搞懂，也不想搞懂。他母亲也希望我待在家里，那样她就可以向世人展示她为我牺牲了多少。有一段时间，她故意表现出他在照顾我，同时也照顾那个女孩，但事实上，由于她心脏不好，她帮不了多少忙，她只是在"监督"她。后来没多久，她就死了，我女儿再次劝说大家把我送到养老院去，说那样对我最好。她一点也不蠢，甚至有点狠。或许她风闻了一些她哥哥的打算，她觉得对她不利。

至今为止，这套公寓房子还依然是我妻子过世前的样子。那个女孩没动过任何东西。我的孩子们在封闭的阳台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地方，有床、有橱、有椅子，她就把家什放在那儿。但她那特别的气味儿弥漫了整个房间。

阳台上的灯一直亮着，她穿过起居室。她走路不带一点儿声响。从阳台透过来的灯光，我能看见她穿着浅色睡衣，从我房间那扇打开着的门前经过，那矮矮胖胖的身形，哪怕是借着朦胧的夜色，也不增加半点神秘色彩或女性的典雅。她走进厨房，打开灯，拧开水龙头，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她就没想到，或许我也想要一杯水呢？我对她叫了两声，但是没有回应。过了好久，她从厨房里出来，走进我的房间，打开灯。她的睡衣是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以红蓝两色为主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图案，下面是宽松的白色短裤。我打着手势跟她说我想喝点东西，她用英语说道："好了，现在，该睡了，晚安。"她关上灯，回到她的阳台房间，整个房间再次恢

复宁静与黑暗。再过了一回儿，她那有节奏的呼吸声再次响起。

冬天，如果天气好，或者夏天，在早上，她会帮我穿戴好了，出去散步。夏天，她给我戴上一顶旧帽子，以防我被太阳晒着；冬天呢，她也给我戴上帽子，以防我着凉，不过戴的却是一顶羊毛编织的红帽，上面还有一个小绒毛球球，显然是给小孩子戴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捡来的。对她来说，我就像是童车里的婴儿。那次，我们正打算出门，在我第一次从门厅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戴着那顶帽子的形象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起初我很恼火，感觉受了侮辱，那是来自另一个生命体的自尊反应，像一条早已被认定坏死的手臂，突然间传来一阵痛楚。但当我再次对着镜子观看时，我开始喜欢那个形象，并且意识到我就该是那个样子。

她就这样带着我在轮椅上散步，先在附近逛逛，再到公园里走走，在公园里，她跟她在附近打工的一些朋友会面。那些朋友也带着他们那些坐在轮椅里的老人们过来。他们作为一个小团体坐在一起的时候，不再装得那么斯文、害羞、安静。他们叽里呱啦地说着他们的奇怪语言，嗓子里发出一种在我们之间从来听不到的声音。他们会同时说话，甚至扯开嗓门笑。我的女佣还算是克制的。轮椅上的其他老人们，看起来并没有受到这些吵闹声的干扰。其中有一个，我还记得，住的地方跟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很近。他的家人是开杂货铺的，而且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不过，他有个毛病，专爱搜集那些人家扔掉、打算让人当垃圾运走的东西：旧椅子、破毯子、不转的洗衣机、破裂的抽水马桶，他都会捡回家，想把它们修好。他妻子就跟到她店里来的顾客们抱怨说，她家满是垃圾，堆积成山，都没地方挪步了，他们的孩子也为此搬走了。很久以来，他都不知道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他总是呆呆地盯着自己的膝盖；每过几分钟就做一次深呼吸，叹一口长气，然后重新呆呆地盯着自己的膝盖。其他两个，一个是矮小而肥胖的罗马尼亚人，另一个是虔诚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叫沙法第，他们俩在胡诌的时候，我从来不听。他们知道我不说话，他们以为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也不来烦我。我的样子不比他们好多少，这我知

道,但有时我会想傻劲发作,突然脱去帽子,让他们看看,我没什么白头发,只是有点灰白!连我儿子都已经满头白发了。那是他从他母亲那儿遗传来的。每当我有这种冲动时,我就替自己惭愧。

“你听说这里发生的事了吗?”施瓦茨先生质问说。他站在门道里,不让阿威冷关门。要不是那条狗在不停地叫着,那老头早就跨过门坎进入房间了。“我跟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跟我说,那种噪音,到晚上十点半就不允许了。你是懂的,他们会日班倒夜班,抢在不准开工的命令下达之前,把事情都结束掉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市里的人也不着急;等到他们来看时,那些人已经在挖掘坑道的地方铺好了露台,在通向储藏室的台阶上建起了房屋,那时候,他们只剩下在里面安装卫浴设施了。还需要命令他们停什么工呢,我问你?一切都已经完工了呀!”

“那么你能怎么办呢?”阿威冷说,并企图慢慢地把门关上,但施瓦茨先生紧握着门把手顶着,那股劲儿,按他的身体状况,大得有点惊人。“再说了,即使在那儿搭一个房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你怎么说那种话呢?”施瓦茨先生惊讶地说道,“你可曾听见那个女人说的,那种腔调?你想让那种人住在这儿吗?你想让这地方变成“希望”①贫民窟?让他们整夜整夜地坐在那边,在他们的露台上,扯着嗓子说话,收音机里高声播放着阿拉伯音乐?让他们烧烤肉、吃野餐,在我们的窗子底下?”

“我帮不了你,”阿威冷说,“我能怎么样呢?”

“我要你现在就跟我下去,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那样,市里的人把他们带上法庭的时候,我们好有个证人。”

---

① 这里指《希望之歌》(Hatikva),以色列国歌,由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Naphtali Herz Imber,1856—1909)创作于1878年,由撒母耳·科恩(Samuel Cohen)根据一首欧洲传统曲调记谱。歌中唱道:“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郇山和耶路撒冷。”表现了他们争取自由,长居此地的决心。

"现在不行,"阿威冷说,"我很忙。"

"什么?"老头大叫起来。"难道这都成了施瓦茨一个人的事啦?难道这都成了一个有病的老人的事情,而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忙啦?"他撩起一只裤脚管,露出一片精精瘦的雪白皮肤,上面青筋暴露,他撩到膝盖处,让阿威冷看到从他大腿根部悬下来的一个尿袋的一角。

在高压照明灯下,院子里一片通明,地下室里露出一根电缆线,那是电源。一台水泥搅拌机无休止地嘎嘎作响,新的卫浴设施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他们大概是在拆除通往地下室的旧的楼道。大楼背面的墙根已经完全暴露在外,墙上凿了一个洞,算是一道门。在这个方形的坑里,他们正在铺设门道前的地面,并且围起一个矮墙,高出地面一米左右。建筑工人忙乱地干着,希望在十点半之前完工,周围大楼里的邻居站在窗前或阳台上,叫喊着:"安静点,安静点,我们受够啦!一天到晚吵个没完!"那个红头发女人(这时,阿威冷发现,她的头发其实有点泛黄,不是红,是的,她根本就是黄发)在大叫着回敬他们:"管你们什么事啊?滚回去睡觉吧,永远别再醒过来!"包工头站在那儿抽烟,不时看看表,催促工人们快点干活。在另一边,那个戴着红色垒球帽的男人坐在一块石板上,似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毫不相干。施瓦茨先生暂时将阿威冷放下,打算自己去跟包工头谈判。那个男人一见阿威冷,就两只手紧紧地捏在一起,用近乎哭腔的声调说道:"看看那帮人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哪。他们都跟我们过不去呀。邻居、警察、市里的人。我们伤着他们什么啦?"

"我看见你们在这儿铺设地面和门道。"阿威冷说。

"当然啦,"那个男人说,"要不,我们从哪儿进去呢?"

"可你当时说只是在墙上涂柏油防潮的,事后还会把这儿恢复原样。"

"那哪儿可能呢!"那个男人争辩说。"我们涂了墙,什么事儿都没了。怎么着?你们不想我们住这儿?我们是什么人,难道是阿拉伯人不成?"

“你们是窃贼！”施瓦茨先生对着他喊道，这时他已经回来，站在阿威冷的身边。“你们偷了一块不属于你们的土地，而且在那块土地上搭建违章建筑！你们所建的一切，全部都要被推翻！”

那个黄头发女人一直忙着跟相邻大楼里的人对骂，这时把注意力转到施瓦茨先生身上。“任谁也甭想推翻任何东西！”她把脸伸过去，冲着他的脸，两人都快脸碰脸了：“你听见了吗，疯老头子？谁也不会碰我们的房子！市里的人不会，警察也不会，法庭也不会，他们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呢？”她把这个雄辩的问题抛给阿威冷。“你要是还跟我们过不去，我只要花上五十块钱，就可以叫人把硫酸泼在你的脸上，你就永远别想再出门了。听清楚了吗？”

“听见啦？”施瓦茨先生说道。“你要放进来的就是这种邻居。记得在法庭上把她刚才说的话陈述一遍。跟警察说是没用的。他们不管的。除非杀了人，否则他们什么也不会做的。”

阿威冷的狗到篱笆那儿找东西，阿威冷去招呼他回来，准备一起出去夜间散步。但是那个男人挡住了他：“等等，先生，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我看出来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有良心的。我们家女儿正在服役，快回来了，她想去上大学。她真是个好闺女，脑筋好使。为啥她就不能有一个安静的窝儿，不沾毒品，也没有流氓来搅和，跟其他上大学的人一样呢？怎么地啦，难道她就没权利过上好日子吗？”

“别听他给你讲故事！”施瓦茨先生说。“这种事情，他们在这一带已经是老吃老做了，他们买储藏室、地下室、公寓房，全为了赚钱！他们曾把一个大楼顶上的洗衣房改造成公寓房，居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头顶上都已经变了样儿了。他们都在做生意。”

“不，不是那码事儿，”戴奥林匹克帽子的男人申辩说，“我们是为了自家的女儿，让她能够跟你们的孩子一样地生活。”

“就是，”他妻子叫道，“我就是要造，在这儿所有的大楼里造公寓房，在洞里，在屋顶上，在地下，我还要带上阿拉伯人来一块儿住！阿拉伯人，

个个儿两米多高！让这儿的所有女孩子家都不得安宁！最后让你们都给我滚蛋!”

阿威冷牵着狗离开院子,自忖道:也许我是该离开这个地方,在别的地方再买一间公寓房了。可现在还不行。有样东西把他钉在了这所房子里。在他隔壁,在他卧室墙的那边,那个年轻的女人发出充满肉欲的叫唤。他听着那叫唤,似乎那叫唤就是为他这副耳朵传来的信息:快来跟我偷情吧。阿威冷一直感到被爱情排斥,对他感兴趣的少数几个女人都长得奇丑无比,而且和他一接触就跟他分手。要说有谁长得不太丑的,那就剩下妓女了,而那些人是他付钱买来的,完了之后,他就厌恶他们,也厌恶自己。只有隔壁那只白色的猫才让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看不见她,他的灵魂就倍感煎熬。

第 二 章

“你住这儿吗?”一个身穿牛仔裤、白色无袖T恤的年轻男子站在大门口,挡着她的道儿。

“不,”嘉碧简短地答应道。

他没有理会她的话。“我找住在17室的人。我来过好几次了,一直没人应门。这里写着纽曼,”他指着信箱说,“但邻居告诉我纽曼家已经搬走很久了,现在是别人家住着。我有一封信要亲手交给他们,我是邮递公司的。”

“信封上没有写姓名吗?”

“没有,只写着17室,还有地址。”

“有谁会那样送信的? 给我看看信封,”嘉碧说。

“不行,是绝密的。”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信塞在他们门底下。”嘉碧说。

“不行,这是不允许的。我必须要他们签收的,”那个年轻人说,饶有兴致地望着嘉碧,“你不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我跟你说了,我不住在这儿,我是来看朋友的。”

“这些大包小包呢?”

“这是送给一个生病的老太太的，她不能动，我来帮她。你是审问我吗?”

他突然大笑起来。“我只是想跟你搭搭话。”

“真的，她把开门的钥匙都给我了，”她把钥匙拿给他看，“她甚至不能下床给我开门。”

他站在她对面，背对着门，笑着。

“你挡着我了，”嘉碧说。

“我来帮你提袋子吧?”

“不了，谢谢，不重。”

她等着，他让开了。

她上楼时，看见他还是站在玻璃门后面，望着她。二楼，有一家房门打开了，那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老头出现在楼面的平台上，气冲冲地瞪着她。“房租什么时候付，小姐？欠了都快三个月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会付的，”她答道，赶紧跑上楼去。

她走进房间，打开食品袋，忽然想起那个闷热的春天，艾达在咖啡馆问她的问题:他哪来的钱支付这种公寓房的租金？虽然艾达此前提醒过她，但她仍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她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了，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有太多的事情，她至今不甚了然。那些昏昧不明的部分，似乎一直在给这场冒险增添魅力，但现在开始让她不安了。这莫非预示着爱火开始降温了？无论如何，她对相见、相悦的那种期待，变得越来越像是对毒品的依赖，她需要满足某种渴望，而那种满足，只有他才能做到。

他进门的时候一脸倦色，无精打采。他很快地给了她一个拥抱，然后就挣脱了她的臂膀，甚至都不看一眼那张床——他没心情，按他的说法。他面对着她坐下，沉默地望着她，审视着她的脸，就像她有时想探知他内心的秘密一样。一对陌生人，她思忖着，他们一直都那样，这也是他所希望的。所有这些秘密，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保密程序，他拒绝知道有关她的一切，有关她在这个核战争庇护所以外的生活，他拒绝谈论自己，久久

的沉默，包括现在这种审视的眼光——所有这一切，使他们一直就像一对陌生人。他使她害怕，她害怕失去他，因为她把整个心都交给他了。

他们坐在厨房里吃东西，她告诉他有个快递公司的年轻人，来找17室的租客。他的嘴停住不动了，倦怠的脸开始僵持："你跟他搭话啦？"

"我跟他说我不住这儿。"

他提高嗓门说："你干吗跟他搭话？我告诉过你不要跟任何人搭话的。"

"如果我不回答，可能会被人怀疑的。"

"我跟你说过别搭话。"

"我只想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嘉碧说。"这儿到底怎么了？有人跟踪我们吗？我们被人钉梢了吗？"

"现在你想到问啦？这个跟你无关。"

"你认为这跟我无关吗？真的吗？我不会牵扯进去吗？"

"不会，你不会牵扯进去。"

他又开始吃了起来，好像比刚才平静了些。

"你是怕你老婆发觉我们的事儿吧？"

"我们不谈那些事儿。"

"那我们谈哪些事儿呢？"

"什么事儿都没必要谈。"

"那么我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身体咯？"

"没错，就是一个身体，我对你来说也一样。"

"那么，我们这样能维持多久？"

"能多久就多久吧。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你是第一天这样似的。从一开始就已经这样了，你都知道的。这些是条件，你也接受了，没人强迫你。现在也没人强迫你。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决定不再这样，你可以离开。"

她不做声了，她想换个话题。"那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老头在楼道

上对我嚷嚷，我们拖欠他的钱。”

“我会把钱留在他的信箱里。”他沉思了一会儿。“我会有一段时间不来这儿。”

“你这是在惩罚我？”

“没有。你要听我的话，哪怕还不是太懂。”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如果那样，你应该告诉我，那样，我们就不再见面了。”

“你说这话真像个孩子。如果我不爱你了，你就不会在这儿见到我了。如果我说假话，你会立马察觉出来的。”

“你是说，你的身体会让我知道的？”

“说得对。准确地讲：我的身体会沉默。”

他们吃完之后，他突然来了兴致，把她拖上了床。

那个拥有地下室的黄头发女人等在玻璃门前，跟走出大楼的人搭讪。嘉碧出来把垃圾袋扔进垃圾箱里，她就跟了上来。她在后面叫她，可嘉碧这次学乖了，没有答话。

“你以为你很优秀，不跟我说话是吗？”那个女人叫道。“你们这些人到底怎么了？我是阿拉伯人吗？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去死吧！谁希罕！我的公寓都造好了，你们奈何不了我啦。我的女儿就快像公主一样住在这儿啦！我还要把垃圾箱挪到院子的别的角落去，免得我们门道前面臭烘烘的，我还要在旁边造个漂漂亮亮的花园。来，来来来，进来，我请你进来喝杯咖啡，看看里边有多漂亮，让你们羡慕得眼珠子都从眼眶里掉出来吧！”

建筑工程确实已经完毕，地下室有了一个新的入口，门道陷落到地下，泛着白光，小道的两旁都竖起了灯，为夜间的通行照明。

嘉碧快走到大街上时，那个女人站到她的跟前，挡住了她的去路。“等会儿，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沓纸，在她眼

前直晃。“我是个病人,你知道不?脑癌。看看,都写着呢,是‘健康管理组织’给出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嘛,脑癌?一直在治疗,我很快就要去做脑子手术了。他们干吗跟我们过不去呢?他们都没心没肺的吗?”

嘉碧让开了点道,从她身旁的篱笆边上挤过去,快步走开。那女人还是跟着。

“看你的样子,你不知道有儿女的是什么心情,”她大叫着,“可能你还没得到过男人,可能你还在自个儿过,像楼里那些个人一样。要不你就是个同性恋!你从来也不知道抱着你自个儿的婴儿是种什么感觉。”

每到礼拜天,那个女孩就要到雅法①去,上教堂做祷告。今天她休息。很明显,那是他们会面的地方,所有那些在特拉维夫打工的男孩、女孩。起初,每到周末,我女儿就来替她,但来了几次,她也厌烦了与我待那么长时间,我也感到厌烦了。那女孩带了个叫彼德罗的男孩来,他也是那儿的人,身上有他们那种特别的气味儿,而且在他身上还混杂着香烟味儿。很明显,他不太那么有宗教信仰,或许他只想多赚点钱。他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一直在抽烟,喝着罐头啤酒,看电视里的体育节目。我从侧面看他,他不停地摇着双膝,很紧张的样子。我不爱看他那种样子。

他长得矮墩墩的,比她还要胖,短短的腿,大大的屁股,跟她一样。他们的男人和女人,很难说有什么分别。甚至看不出他是否给他那张圆脸剃胡子。可是他很强壮。当他把我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或把我送到盥洗室去的时候,他会把我举到空中,重重地扔下来。他或许不太愿意干这种活。而且他的小眼睛里有一种野性的神情,谁看了都害怕。

我不是不能说话,而是我不想说。我不想说话,几乎到了不能说话的地步。但有时候,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还能说话,我会吐出几个字。在那

---

① 雅法(Yafa),以色列古老的港口城市,1950年与特拉维夫合并,旧址在特拉维夫以南。

个女孩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说:“琳达。”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我不必动嘴唇:“琳——达,琳——达。”有一次,彼德罗在看足球,我大声叫道:“琳达。”他转过头来冲着我微笑着。我从来没见他笑过。他说:“你爱琳达吗?”我点点头:是的。“你爱琳达?”我点点头:是的。这话使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像孩子猜中了谜语一样。“你觉得琳达怎么样?”他问,然后答道:“琳达漂亮呀!”然后,他又笑了起来。

我时常感到纳闷,她到底有没有性冲动。看起来不太像有。会不会她从来也没有过?她不漂亮,并不意味着她不想要,没有这方面的梦想。只要你的脑子还在工作,你就不会停止想这些事情,哪怕你的身体已经废掉了。当她把我带到公园去,跟她的女朋友们坐在一起,我逐个地观察她们,并作各种猜想。她们都穿着牛仔裤,穿男人的厚跟白色跑鞋,夏天则穿白色T恤。她们当中有两三个流露出有性的冲动:这从她们的举止、表情,还有她们自我抚摸的动作里可以看出来。她们当中有一个还涂口红。但琳达没有这种迹象。

那男孩坐在电视机对面,一只手夹着香烟或拿着一听啤酒,另一只手一直放在两腿之间,摸着、捏着,有时还伸到裤子里面,伸到很里面,在里面使劲地揉着。

每到礼拜天,我感到她不在时的空虚。以前,我很难习惯她的存在,她那种气味儿充满这个房间,但她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夏天,她不戴胸罩,穿着短裤和短小贴身的背心。她擦着地板,低着头朝水桶里绞着拖把头,我猜想她光着身体会是什么样子。有几次,当她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挪到她的阳台房间跟前去偷看,她慌忙地拉上帘子,并用食指对着我摇晃着,好像在责骂一个顽皮的孩子。我女儿过来训斥我,并威胁我说,如果我再做那种事,琳达会走的。很显然,她把这事儿告诉我女儿了。但我装着没听懂她说的话。

我好久没见我儿子了。我们一直相处得不好,也很少互相说话。他总是妈妈的好囡囡,而且一旦有什么争执,他母亲总是站在他那一边。他

的脸也总让我想起他妈。礼拜六，他突然来跟琳达谈了一次话。

他向她提议，每个礼拜六到他上班的地方去干清洁工。我大叫起来，做着手势：不！不！他赶忙走了，连再见也没说。她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手上，用她的那种英语要求我同意。她的手肥得像只枕头，手指短短的。她解释说，她想干那份工作，赚那份钱，对她来说十分重要，而且那份工作在礼拜六下午，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半小时。她从我这里拿到的一点钱，她要寄回家里，没有那份钱，她的家人就难以生活，而这份额外的小钱，可以让她买一些衣服，或其他必需的东西。我早就料到那小子不会给她提什么好建议。我宁愿自己给她钱，让她买她需要的东西。但是她的手握着我的手，手感十分柔软，令人心醉，最后我只得点头同意了。

我醒来时，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我感到不自在。其实那并不重要，但我还是要知道。那是我当年工作繁忙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当那个男孩来替她时，我就知道是礼拜天。接下来，我有时也会记得是礼拜一，但再往下，计算就开始混乱了，而且我感到自己不那么像个活人，更像是个死人。她没把我带到公园去的时候，我常常呆坐在厨房外的小阳台上。我听她打扫房间，洗刷地板。她成天穿着短裤，所以她那双短短、肥肥的腿特别引人注意。然后，她到厨房为我、为她自己做吃的东西，里面带着那种气味儿。她有时还用她们那种像被卡着脖子发出来的声音，唱着愉快而奇特的歌曲，或许那只是极普通的歌曲。有时候，我能听出一些熟悉的单词，英语单词，但她唱得实在太怪了。她唱的歌并不使我厌烦，但是我纳闷：她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她唱的到底是些什么内容？

你无法猜出他们的年龄，但她肯定很年轻——二十，二十五，大致上差不多，一年到头，成天陪着一个坐在轮椅里的老人，而那个老人全身瘫痪，什么也干不了，像一个婴儿一样需要照顾。她只有礼拜天可以过她自己的生活，去做祷告，去跟其他人见面，而那些人也跟她过着一样的生活。即使在她休息的礼拜六，她还要花一个下午，到我儿子的办公室去做清洁工。她将来的一生，就会是这样打发的吗？她什么时候回老家？那时候，

她会老得找不到老公，生不出孩子。但她依然唱着愉快的歌曲。她不在乎吗？年轻人总是相信生活的。她放弃生活了吗？

从厨房的小阳台上，我可以看到游乐场的一角。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小孩子们在荡秋千、爬梯子，然后滑进沙池子里，互相追逐，有时还听到一个孩子高兴地叫喊，或者在摔倒、擦伤时痛苦地哭喊。我想走过去，让他们看见我在他们身边。她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通常会把我带上，然后把我放在大门外面。因为在超市里面她要推购物车。有时候，从前认识我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想跟我搭搭话。他们看见我不答理，就以为我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就离我而去。我从前在超市旁边的银行里工作。我认识那儿的经理、职员。如今，那些事情都陌生了，而且令我厌烦。我只想着那个游乐场。当她回到我身边时，我告诉她我想到那儿去，如果有时间，希望她能带我过去。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非得到那儿去露个脸呢？也许是一种恶的冲动，就像有些不太正常的人喜欢在大街上脱下裤子，站在那儿，当着所有过路的女人把那家伙亮在外面，看她们什么反应。我假装是一个小孩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种快感多少与此有点相似，而且还有一位小妈妈推着我，在一部小推车里。

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有些孩子停下来不玩了，有几个小女孩还跑到她们妈妈或保姆那里，搂着她们轻声说着什么。起初，那些孩子只是远远地站着，看着我，斜着瞥我一眼，好像不太在意的样子，接着，他们就慢慢地挪到跟前，有一个勇敢一点儿的还正对着我站着，用挑衅的眼光直盯着我，好像在说：瞧，我不怕你呢。后来，他母亲过来把他带走，还用斥责的眼神瞪了我身边这个外国女孩一眼，似乎她不该把我这个流氓带到游乐场里来。这个女孩有点尴尬，她不想让那些母亲吓着。她觉得我们还是离开那儿比较合适；但我表示反对。她知道，如果她硬把我从游乐场里拖出来，我会乱叫，我一叫，她就害怕。我在内心深处发出快乐的笑声。她用英语对我说：这里玩的都是孩子，你不是孩子。可在我心里，我对她说：我就是你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她应该利用目前他不准她跟他见面的机会，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下调整，决定将来该怎么办，那才是最恰当的做法。她是否还想继续这种关系？如果不想继续，这是最适合将他从她的生活中清除出去的时候。她故意不给艾达打电话听取她的意见，因为即使不问她也知道艾达会怎么说，而纯粹碍于面子，她也会跟艾达说的拧着做。其实，她要是想从这个陷阱中逃脱出来，确实有一个可能的方案，那是十分明确的，但正是这种明确性刺激着她不愿意去遵从。即使她想跟他断绝关系、忘掉他，她依然会在办公室里见到他，每天一两回从她身边走过，完全无视她的存在——就像他们原先约定的那样——而每一次她都想从他的脸上和动作中读出某种信息、某种暗示，所有这些都会帮助她去揣测：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对他深感负疚，而且根深蒂固，渐渐地，她觉得加在她身上的那份惩罚来得非常合理，虽然上次他们见面时她问他是否他在惩罚她，他说没有。

从表面上看，如果她当初卷入这场风月之情，不是出于真爱，并没想过将来要共同生活，而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挑战，想在竞赛中胜过他，这次是她跟他较量的良好时机：如果他请求跟她再次见面，她就可以提出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结束他强加在她身上的那种不正常、不光彩的交往方式。可是她知道，他的最终反应肯定就是断交，她不敢冒这个险，而且在断交之后，她可能遭受后悔的煎熬，一旦听到他暗示说她可以跟他再次见面，她就会无条件地投降，从这方面说，她也不敢冒险。何必要这样自欺欺人呢？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竞赛，只有迷恋，只有失败。

下班之后，她急匆匆地回家，打开电视机，但任凭影像在眼前闪现，她并不知道放映的是什么。她始终在权衡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揣摩他的意图，他是否希望重修旧好，如果真是这样，她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作出反应，那会对他们未来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她仿佛被判了刑，被剥

夺了某些东西,她为此感到折磨,无论什么都无法使她解脱。终于,在那个周末,她突然得出了一个崭新的结论:他在公寓里另外藏着一个人,那个送快递的男孩等等情节,整个都不过是一个借口,而他的愤怒都是装出来的。

第二天午饭休息期间,她坐着公交车来到他们自己的公寓。她站在房门前面的时候,那个带着狗、蓄着胡子的邻居打开了门,好像是在等她来似的,看着她走上楼梯。他笑着跟她打了个招呼,但笑得很难看。那条狗站在他的身边,对着她直叫,她呢,遵守约定的规矩,一句话也没说。

"先前有人找过你,"他说。他说话时,她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生怕海奇把门锁换了,好让他跟那个女人的幽会不受打扰。"一个中央统计局的女人在楼下跟我谈过话,他们正在对特拉维夫的公寓进行调查。她会问你很多问题。她说会在你的信箱里留个纸条儿。"

门锁没换,门开了。房间里没人。她环顾四周。我到这儿来干吗?她心里的一个声音在说。这地方感觉有点陌生,好像她侵入了别人的房间一样。她查看了厨房、浴室,没有其他女人的痕迹。她进入卧室,坐在床上,还是那么乱——那是他们上次见面时留下的?还是之后另外有过一次?——然后她把脸埋进枕头中间凹陷的地方,他曾经枕过的那个位置。做爱完了之后,他总是闭着眼睛,仰天平躺着,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她感觉冰冷的枕套没有反应。在墙的那边,她能听见那个邻居在跟狗说着话,她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但他的语调却像是个情人。她想哭,但哭不出来。

这时候门铃响了,她一骨碌爬了起来。她光着脚,轻轻地走过去,从猫眼里往外看。门外站着一个女人,板着脸,不停地摁着门铃。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敲门,大声叫着:"我是中央统计局的,我给你留过一个纸条儿。我知道你在里边!有人看见你刚进去的。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只需要你十五分钟时间。你这样子到底想干什么!你以为我没事儿干,成天

来追着你跑吗?”

那个女人发现没有人应她,非常绝望,于是离开了嘉碧的视野。嘉碧可以听见她在摁隔壁家的门铃。那条狗愤怒地吼着,那是她得到的唯一答复。嘉碧看见那个女人又回来,跟她面对面站着,以责备的眼光瞪着她的房门。她极度渴望逃离这个公寓,但愿自己能拒绝诱惑,不再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个女人消失之后,嘉碧还等了一会儿,以便让那个女人走得离大楼远些,然后她冲下楼来。在大门侧边,那个女人正站着呢,手里拿着统计问卷,就像一头母狮子等着攫取猎物一般。为了不让她起疑心,嘉碧按捺着怦怦的心跳,收起脚步往回走,重新推开门,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她在那儿站着。但是那个女人拦住了她:“你是住在17室的吗?”

“我不住在这儿。”嘉碧回答道,继续往前走着。虽然她破了诺言,跟她答话了,但这回没有让她感到焦虑。相反,这种叛逆行为反而增强了她的自信心,她感到自己正在坚定地走向自由。

她乘公交车回到办公室。时间还早,她感到饿了,于是到办公大楼附近的那个小餐馆去。他正坐在靠墙角的桌子前面,一个人独自用餐,面前照例摊着一张报纸。出于习惯的反应,他向门边望去,想知道是谁进来,只一秒钟,随即又沉浸于报纸中的内容。这时的她,要是真有离开公寓时的那份决心,就会随便找一个桌子坐下,点个菜独自享用。但是,在相对有点昏暗的角落里,他那深沉的侧影,他那微微前倾读着报纸的身形,使她的决心顿时冰消瓦解了。她立刻转过身,离开餐馆,因为她已经没了胃口,她回到了办公室。

曾几何时,她还是有过一个朋友圈子的,虽然并不经常跟他们见面,但她能感到他们的存在。那个圈子的人数不多,她也不是个个喜欢,但她跟他们相处总感到很自在,这种自在,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她也跟一些男人有过交往,他们都不是她理想中的那种类型,交往时间也不长,分手也不很痛苦。有一段时间她喜欢独处,读读书,看看电影,或者看些有趣的电视节目,听听音乐,但即使那样,那层社会关系也对她十分重要。

她倒并不是想借此排遣寂寞，而是将它视为跟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那种关系强调了她自身的存在感，因为有时这种存在感显得不太明确。然而，在她知道自己会受聘于这家公司之前，在她可以想象这个讨厌人物的存在之前，她早就开始放任这种关系自生自灭了，似乎她内心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早就为这场风月之情铺好了道路。渐渐地，她与那些朋友都失去了联络，终于，只有艾达是硕果仅存的一个。现在，她决定再次将她列入自己亲信的名单。那天晚上，她跟她拨通了电话。

"我很想你咧，"艾达说，"虽然我没有你的消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高兴，但愿我的猜测是错的。"

"你没猜错。"嘉碧说。

"想跟我碰个头吗?"

"是啊，你来我家吧。你什么时候可以到?"

艾达那天晚上来不了，她们约好第二天晚上见面。

嘉碧打开门，一下子惊呆了，艾达完全变了个样子：她的头发以前是灰色挑染的，现已经改染金黄色了，而且请发型师设计了发型；她的皮肤光洁透亮，脸经过淡淡的化妆，看上去清新得有点假；她的眉毛原来是淡黄色的，几乎看不见，现在给加深了；她眼睑上的眼影透露出她那双浅色的眼睛；她的嘴唇涂着红色的唇膏。她穿着夏季的轻薄的无袖衫，跟她的身材有点不配。艾达从来都不懂得给自己挑选衣服。

"我的样子很吓人吗?"她看到嘉碧吃惊的表情，便问道。

"哦不不，"嘉碧说，"可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

"上次跟你见面，就是在咖啡馆里那次，我觉得自己坐在你旁边太丢人了。"

"你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我呀?"

"可不是嘛！很可笑是吧?"

"哪里的话！你这样子太好了，你早就该变变样子啦。只是我还需要一段时间熟悉起来。是不是就为了这个，你昨天不能来，你想先去美化

一下？"

"是啊，"艾达承认了，她不会撒谎。

"噢，艾达，你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了，你真厉害。"

艾达带了一个小包，外面用书店里的礼品纸包着，艾达把它交给嘉碧。

"这是干什么？"嘉碧问。

"我觉得这个礼物送给你很合适。"

嘉碧打开小包，看见一本达莉娅·拉维科维奇①的诗集。

"真太好了，"她说着，给艾达一个拥抱，表示感谢，"没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了。你的爱总是那么一往情深。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坐在一块儿，你的书包里就有一本她的诗集。我们那么谈得来，就是从她开始的。你跟我说，你总带着一本她的诗集。"

"对啊，这本书我还有一本，在我车上。"

嘉碧心不在焉地翻检着那本书。艾达伸手拿过去，迅速地替她翻到她想要嘉碧读的那首诗。她将打开的书本交还给她的朋友。嘉碧读着诗，她就随着她的眼神，分享她的感受。

我不明白这大楼为什么
开了暖气还不热。
似乎痛楚已透进了石灰，
墙体也痛得后退，
而我们每天在将它推开，
直到无尽的未来。
骗局啊：我们自以为是

① 达莉娅·拉维科维奇（Dahlia Ravikovitch，1936—2005），以色列当代女诗人，主张维护和平，诗风富有浪漫气息，有时以时事入诗。

上帝的亲生儿子。

“那个‘倒霉的’公寓到底怎么啦?”伊兰带着一丝诡秘的微笑问道。“有什么动静吗?”

“我也不清楚,”阿威冷说,“我觉得里面根本就没人住。”

那个公寓房间的出租事宜,原来是由伊兰负责的,但他坚持让阿威冷去跟那个房东打交道,因为阿威冷跟房东自从他们做邻居的时候就认识,由他带租客去他隔壁看房子,那样会更自然些。但阿威冷跟他邻居间的直接接触一向十分谨慎,因此提出异议,伊兰也对此表示理解。许多人对那个公寓房间表示有兴趣,但鉴于租金太高,最后都放弃了。当最后租下那个公寓房间的房客来到他们办公室时,伊兰与房客立即显得十分亲热,当然这主要是伊兰比较主动。他跟客户谈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是根据他的想象公司总裁们互相间在私下里谈话时的用语,在阿威冷听起来,不禁觉得他们两人有一种默契,不过那是江湖骗子之间的默契。他对伊兰玩的那套把戏实在太熟悉了,尽管客户向他的谈话对手表示他租下那个公寓房间有多重要,但对于他所说的那个神秘意图,加上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以及不耐烦的含含糊糊的回答,让伊兰对他极不信任。他跟伊兰说他需要那个公寓房间,是想在工作之余稍事休息,伊兰一听到这个故事马上就感到疑惑重重,甚至事后还狡黠地挤着眼睛跟阿威冷说,要是那个家伙真把工作带回家里去做,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他对那次会面兴奋不已,尤其是看到客户对这么高的租金毫不在意,他需要花费这么多钱,而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个星期只用几次,每次不过一两个小时。伊兰很清楚,那家伙要一个公寓房间是想包养情妇,或者用他的概念,跟那些大公司的生意或高管人物的生活有关。

“要是他根本不用那个房间,”伊兰说,他有点纳闷,“那他租它干什么用呢?他干吗每个月付这几百块钱呢?当然这点钱可能对他算不了什么,但他图什么呢?”伊兰想了一会儿,以他那高管人物的智慧,他得出了

一个成熟的结论:“也许他需要一个地址——做大买卖的公司,这种情况很多——给形式上的公司使用,用以进行资本转让,或从事灰色交易。他或许需要在本市著名的地段选择一个好的地址。他有信件来往吗?他的信箱上写着什么没有?”

“没有,”阿威冷答道,“我想没有。”

伊兰绝望地对阿威冷笑笑:阿威冷对大公司的生意圈里的神秘事情,以及那里面的勾心斗角根本不感兴趣,对于他这种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那种事情虽然有时很危险,但回报也是不可估量的。何况朔星房产公司还要进一步拓展,从一个可怜的家庭租房公司,拓展成大规模的房地产企业,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个阿威冷呢?

这期间,罗妮特没来上班,伊兰也没谈起这事儿。阿威冷感觉她已经不再替他们干了,但他又不情愿去问他的合伙人她为什么不来。伊兰在外面与各类客户见面之后,中午回到办公室,不动声色地说道:“罗妮特不再替我们干了,”似乎想掩饰某种难堪,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阿威冷的反应,“我想你不会太难过吧。”

“不见得吧?其实,我觉得她是个挺好的女孩子。”阿威冷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

“当然啦,不过,你从一开始就反对她入伙的嘛。”

“我倒不是反对她入伙,我只是觉得办公室并不缺少人手,但你说服了我。后来嘛,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聘她做全职的。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对她没什么恶感。”

“现在说那些都没有意义了,”伊兰说,“相信我,她不在这儿干了,对我们没什么大碍。我们俩要像从前一样经营这里的业务,如果需要人手,我们一定互相商量,好吗?”

这么说,阿威冷心想,这事儿结束了,而且结果很糟。老板在辞退她之前,没想过需要跟下级员工通个气。那么,让他退休、解除合伙关系的阴险计划又怎么样呢?既然罗妮特已经离开,那个计划是否也没有意义

了呢？或者只是暂时把它搁置起来，等到时机成熟再说？现在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再也不能在办公室里见到她了。他开始怀念她，虽然他未曾忘记她是多么粗鄙、刻薄，她的存在使他变得多么无足轻重。当她欠下身子看他的电脑屏幕时，她的裸露的上腹部摩擦他的手臂，那种感觉不再有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偶然，但几乎是一次不幸。但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当他走进办公室，伊兰从金融报纸后面伸出头来，不经意地说道："罗妮特又回来替我们干了。我想你一定会同意说，她来帮忙很有必要，那样，我们就可以全身心地从事新的业务。她明天就来上班，好吗？"

阿威冷在心里发誓，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他不会反对聘她做全职的了。

伊兰接起电话。对方要找阿威冷。那是他的父亲。阿威冷的母亲又离家出走了，他必须回家去找她。他父亲在他们家附近的大街小巷找了个遍，都没找着她。他的腿脚不好，因此不能在户外多走动。她很容易走丢，一不留神就不见了，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往外跑。这回是他父亲出去买东西，忘了锁门。阿威冷很恼火，他大声嚷道："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都发生好几回了！"他父亲的回答是低声的、羞赧的："阿威冷，我也老了呀，也开始健忘啦。"

挂了电话，他立即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她有危险，可能被车撞着，因为她走路不看红绿灯，更不用说行人了，过马路不管有没有车，一味地往前冲，去什么地方，只有她自己知道。出租车把他带到他小时候和年轻时候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个地方他已经很少再去了。平时，他尽可能减少跟他父母的联络，只是出于责任，每个礼拜给他父亲去个电话，问问他们情况如何。

他站在他父母家附近的大街上，无所适从。他努力集中思想，好让自己的直觉或由一种血缘关系带来的通灵的遥感（如果世界上真有那么一种东西）能够为他指明一个方向。他绞尽脑汁回想着她上一次是溜到哪儿去的，那一次，他也是被叫回来找她。当时她是在哪儿被找着的？也许

在她的漫游中有一些规律可循？经验告诉他，他应该大致往这个方向去——艾伦比街①。同时，他在每一个街角都会停下，从他走的那条大街派生出去的每一条小巷，他都要去走一走，尽可能察看一下。有一种感觉告诉他，这次的结果可能很糟，他的心因为害怕而收紧了。

这个地区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原样。他每次回到这里，都发现又有一些房子被拆了，在原地建起了银行大楼、保险公司大楼，许多老的公寓楼里，租户们死的死、搬的搬，他们的房屋现在已经变成律师事务所或者会计师事务所。住人的房子越来越少，倒塌的房子越来越多。留在空落落的大楼里不走的住户，几乎都是老人，有些是退役老兵住宅的业主，只有他们还固执地守着自己的产业；另外还有一些支付押金的租户，他们的租金这几年也已经削减到没几个钱了，这两种人都提心吊胆地住在那儿，也没有人留意他们的存在。

在离艾伦比街不远的一条大街的尽头，他看见自己的母亲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睡袍，跟一个他从没见过、年龄看上去也不比她母亲年轻多少的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正拽着她的手，要拖她走。这时，他的恐惧解除了，但他并不感到轻松，而是十分恼火，因为他要为父母花费时间，他们不让他清静。他走上前去，当他母亲看到阿威冷的时候，她的记忆清醒了一会儿，她开心地叫着："他是我的，他是我的！"

"你是她儿子，我记得你。"那个女人说。

可他并不认识她。

"你怎么可以这样让她到处乱走呢？"她责怪道。"她这样太危险了，她不知道当心的。"

他礼貌地谢过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管自走了。他和母亲一道走过

① 艾伦比街(Allenby Street)，特拉维夫著名的商业街。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1861—1936)，英国陆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军在沙漠上作战，并在中东战场上战绩辉煌。

他童年时代住过的街道，那里几乎认不出原样了。“我要回家，”他母亲说，“家里还有几样东西，我要去拿一下。”

“是的，母亲。”

那件褪了色的睡袍穿在她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因为她近年来消瘦了许多。除此之外，她的外表没有多大变化，她的病在她脸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当他们走近家门时，他父亲正站在门外候着。当他父亲看见他们时，那个矮小的男人鼓着掌，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呻吟。他们转入楼道，他母亲说：“不对，不是这儿。我要回家。”

“这儿就是家呀，”阿威冷说，“看呢，爸在这儿呢。”

“不对不对，”她恳求说，“我先得去我家拿点东西。”

“什么东西？”阿威冷问。

她想了一会儿：“鞋。我要拿几双鞋。请你们带我去吧！”

他父亲说：“近些日子，她老是在唠叨要去她那个别的什么家，她总是在说要去那儿。”

“没有什么别的家，母亲，只有这个家，”阿威冷说。

“我们过会儿再去吧，”他父亲说。“我们先到这里面去，先来这个家吧。”

他父亲抓住她的手臂，她很不情愿地爬上楼梯，来到二楼。

“进来歇一会儿，”他父亲要求道。

“我没时间了，爸，我是上班时间溜出来的，我还有急事，我的合伙人要去会见客人。我们不能把办公室关掉的。”

“只是进来歇一会儿嘛，我有点东西要给你看看。”

他跟着他们爬上公寓，他父亲打开门，对阿威冷说：“注意。”

门厅里有一面长长的镜子。走过镜子时，她迅速地往镜子里瞟了一眼，然后把头转向阿威冷和他父亲，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提醒他们不要说话。当他们走进房门时，她轻声地说道：“她又站在那儿了。”

“谁？”她丈夫问道。

“那个穷女人。”

“谁是那个穷女人?”阿威冷问。

“声音轻点儿,她什么都听得见。”他母亲压低声音说道。“她没事儿做。她一个人,她没有父亲,也没有孩子,她一直站在那儿看着我们,听我们说话。她很穷,你没看见她穿的衣服吗?”

“我跟你妈说过,”他父亲说,“也许我们应该请她到我们家来。”

“你说什么呢!”他母亲愤愤地轻声回答道。“我都不认识她,为什么要请她到我们家来?”

“你妈有一次问过她,她是谁,为什么老是站在那儿。”

“她不会说话。”他母亲说。

“我去赶她走好吗?去告诉她别在那儿站着,别监视我们家好吗?”他父亲问道。

“上帝啊,可别发生这种事情!”他母亲恐慌起来。“你怎么可以对这么个穷人干出这种事来呢?”

“她变成这个样子,”他父亲说,“只是前几天的事。”

他母亲走到他父亲身边,对着他耳朵轻声说:“这个人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阿威冷呀!”他父亲说。“你不记得他啦?”

她细细地端详着阿威冷的脸。“先生,”她对他说,“请你带我回家好吗?”

“你的家在哪儿?”他父亲问。

她抬起手:“离这儿不远。要不了多久就到了。先生,”她又转向阿威冷,“求你了,我一个人去不了。”

“我要走了。”阿威冷说。

“我们走吧!”他母亲高兴地说着,就向房门走去。

他父亲领她到另一间屋,分散她的注意力,然后溜出来跟阿威冷在一起,返身把房门关上。他陪着阿威冷来到大街上。

“你看见没有,她对那个在镜子里的女人很有负疚感,不愿让任何人

伤害她。即使现在病得那么重,她还是这样。”

他已经跟他父亲说过不止一次,应该把她送进精神病人住的养老院去,接受患有她这种病的人应该接受的照顾,因为她的病情不会改善了,只会更糟。他父亲说:“你想把你妈扔出这个家,把她交给那些陌生人去管?”

“他们早就告诉过你会发生什么情况:要不了多久,她会不能自制,她会忘记怎么说话,她不会认得你。你这样,太辛苦自己了。”

“或许我们会发生奇迹呢,”他父亲说,阿威冷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他的话当真。他端详着父亲那张疲惫的脸,那似乎是一个陌生人的脸。老人说:“我还有力气。”

“我相信别人都不会……”阿威冷说,他这句话没能说完。

他回到办公室,伊兰关心地看着他:“你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阿威冷叹了口气说。“我不会处理这种事情。我父亲不肯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他会累死的。”

“这种病很可怕,”伊兰说,“你要知道,阿威,如果你需要帮忙,我总是乐意帮你的。”

“谢谢你,伊兰,没什么要帮忙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埃兹拉和鲁娣还没有得到埃雅尔的音讯。埃兹拉再也忍不住了,按照他手头的一个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睡意正浓的办事员,她说她不认识埃雅尔,也不认识哈加依,而且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话时过于激动,听起来头绪不清。她替他转接到另一根线,接电话的人说话口气庄重,显然是一位官员,他对此事有点了解,但并没有听说过埃雅尔的名字,也不清楚有关他的详情。哈加依,他说,目前不在基地,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埃兹拉说:“鲁娣,我们的埃雅尔失踪了,我感觉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孩子一样。谁也没有他的音讯,谁也不知道他的情况,事实上,谁也不关

心他。我们的儿子在哪儿呀？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呀？”

“我也替他担心，我只是希望他不要陷入比现在更糟的境地。但是我们要坚强，埃兹拉，而且我们需要有极大的耐性。现在，对埃雅尔、对我们，都是个困难的时期。只要他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就会渡过难关，变得更加坚强、更有责任心、更加成熟。”

“你都快把我逼疯了，鲁娣，你怎么可以那样冷静地谈论他的事儿，好像他是一个陌生人，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你是什么材料做的？钢铁做的？我觉得我的一生全给毁了。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尽早抓到他，然后把他送进监狱，那样的话，我们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他到底怎么样了。那样，我们也就能够想办法帮助他。但是，既然他躲在某个地方，他干吗不打个电话，说点什么？难道我们不是他的父母吗？他不爱我们吗？鲁娣，这样子太不正常了！”

“我们俩总得有一个要坚强些，埃兹拉，”鲁娣说，“要维持这个家。我们还要替那两个小的想想，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我们不能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父母垮掉了。而且我相信埃雅尔，他是个坚强的孩子。你会看到他走出困境，埃兹拉，母亲的感觉是很灵敏的，听听我的感觉吧。”

埃兹拉充满了绝望，无法理解鲁娣为什么那么平静。有时候，他感觉到不仅他的儿子失踪了，离开他了，而且他的妻子也离他越来越远了。为了祈求上天的仁慈，他决定——他没告诉她，免得被她嘲笑——去找一个拉比①，那个拉比是一位伟大的托拉学者和犹太教神秘哲学家②，非常有

---

① 拉比(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

② 希伯来《圣经》分三部分，分别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文集》，托拉(Torah)即《律法书》。托拉又称《摩西五经》，相当于《旧约》的前五部书，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犹太教神秘哲学(Cabala)，中世纪从犹太教神秘神学或口述传统法中形成的，补充但不反对《圣经》和《塔木德》的奥义传授的流派。该流派对《圣经》作神秘主义的解释。

名。那位拉比翻阅了放在他面前书桌上的几本经书，严肃地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含糊地自言自语了好长一段时间，没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当他终于睁开眼睛时，他鼓励埃兹拉，向他保证埃雅尔肯定平安无事，他很快就会回家，回到部队，一切都会好的，结果肯定是好的，他建议他平时朗诵几首合适的赞美诗。埃兹拉请求作慈善捐助，拉比建议他捐给附近会堂编印一部《塔木德》托拉。埃兹拉把捐款交给他，另外还慷慨地为自己的烦恼向拉比本人作了回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比他来的时候更加糊涂、更加绝望。

几天之后，在电视里播放晚间新闻的时候，他哥哥梅那舍来了，说正好出差到附近办事，感觉应该进来探望他们一下。喝了一杯冷水和一小杯土耳其咖啡，他便问起埃雅尔在新兵训练营的情况。鲁娣沉默不语，埃兹拉嘟哝着说："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他现在处境很难，有困难……以后他可能会好的……会适应部队生活的。"

"埃兹拉，你没跟我说实话！"梅那舍说着，转向鲁娣，责问道，"埃雅尔怎么啦？"

"为什么这么问呢，梅那舍？你想到哪里去了？"埃兹拉说。

"我不信，埃兹拉！你对你哥哥隐瞒你儿子的事情？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他的情况吧。我们到阳台上去说。"他们走出空调房间，到热气蒸腾的户外。"我不想让孩子们听到这些，"他解释道。"莫德哈依，咱妈的邻居，这些年，他一直都认识埃雅尔，以前老是看见他来看望咱妈的，可今天下午，他看见埃雅尔坐在中央汽车站旁边大街的人行道上，身边都是外国工人，还有按摩院、妓女、吸毒的，他就像个乞丐。他说他敢肯定那就是埃雅尔。我不相信他，但听到你那样支支吾吾，跟我隐瞒事实，我肯定那就是他了。"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埃兹拉说。"我们马上就得去，梅那舍，我们必须找到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见到他的确切地点？"

"是的，我知道确切地点。"

他们坐上埃兹拉的小货车直往那儿赶，路上，梅那舍从他弟弟那儿知道了埃雅尔遇到的所有麻烦事儿。“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梅那舍问。“那样的话，我们也许还能做点什么。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埃兹拉!”

“告诉你真相，梅那舍，我没那个脸啊。你不明白吗？我们家竟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们家里！我们把部队都当成是神圣的地方！孩子就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窗口！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我希望这一切都能悄悄地过去。”

他们来到中央汽车站，埃兹拉把小货车停好，兄弟俩出了车门，进入街上酷热、潮湿、灰蒙蒙的空气，穿过汽车站台，然后左转，向电影院走去。梅那舍审视着拱廊两边，他显然是在寻找他们母亲的邻居所说的埃雅尔坐过的那个地方。他们穿过拱廊中间坐在长凳上的人群，快餐店前面的人群，大楼的入口处站着的人群，不停地闪烁的彩灯下的人群，终于，梅那舍说道:“就是这儿。”他指着一个小茶餐店，店铺外面淡淡的霓虹灯光，照着门外人行道上的几张桌子，在黑暗中半明半暗。柜台上放着一台电视机，屏幕对着大街，电视里正播放一部外语片，好像是土耳其的。

他们穿过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空啤酒瓶和罐头的桌子，穿过那些谈笑着、说着他们自己语言的外国人。店主是个矮个儿，穿着一件被汗水浸透的汗背心，戴着一顶鸭舌帽，他站在柜台前，紧靠着电视机，身后的铁架子上，一台电风扇嗡嗡地转着，但并不起什么作用。梅那舍走上前去，埃兹拉跟在身后。

“你今天有没有看见一个军人在这儿逛游？我们想找他。”

那个人耸耸肩膀。“你都看见来的是什么人啦，”他说，示意那些坐在门外的人。“以色列人不来这儿，只有他们才来。”

“他今天还坐在这儿的人行道上呢，我看见他了，”梅那舍说，“穿着一件旧军装，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失魂落魄的样子。你不记得啦?”

“你是警察局的吗?”店主问。

“我是安全局的,”梅那舍说。

店主打量了一下梅那舍和站在他身边的埃兹拉,埃兹拉穿着运动短裤,趿拉着夹趾拖鞋。店主依旧耸耸肩膀。“来这儿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他说,“我都不记得。”他的手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弧。“这儿有很多地方,他们有些是来睡觉的,”他指着交叉路口说,“有些是来按摩的、泡妞的,你知道,他们来这儿,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目的。所以,我怎么会知道今天有没有军人来过这儿?”

他们俩继续慢慢地向拱廊前方走去,审视着坐在餐厅里和人行道上的人群,然后转到通往拱廊出口的一条街上,在黑暗中,他们看见一个人影倚靠着墙根,于是停下脚步,定神察看。埃兹拉的心收紧了。那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破衣服,他看见有人走近,就伸出手来,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他的声音哽住了,静静地倒在地上。“从远处看,他很像我的埃雅尔,”埃兹拉在梅那舍耳边低语道。“感谢上帝,他不是,”梅那舍说。一群男人站在一个大楼入口处,用外语谈笑着。兄弟俩转到另一条街上,他们就这样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埃兹拉开口了:

“梅那舍,我们在浪费时间。这样是找不到他的。我明天下午再来。”

“再给部队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有人今天在这儿见过他。让他们派军警来找他,”梅那舍说。

“梅那舍,”埃兹拉说,“他们不会来找他的。他们不在乎他。这部队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不再是我们从前的部队了。我觉得我们只有自己来找。”

他们回到埃兹拉的家,梅那舍坐上自己的车开走了。埃兹拉走进门,当鲁娣见到他时,她立刻看出来他没找到任何线索。“我早就知道你找不到的,”说着,她痛哭起来。

埃兹拉赶紧去抱她,感觉他们是经过了长期分离后再次相逢一般。“出什么事了,鲁娣?你很坚强的,你一直都在劝我要坚强的呀。”

"听了梅那舍的话之后,我就害怕我们的儿子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埃兹拉,你觉得他会吸毒吗?"

"你觉得这就算是最可怕的了吗?"埃兹拉说。"我什么事情都看不懂了,鲁娣。我看不懂我们的儿子。我们发现得越多,我就懂得越少。但任何事情也无法阻挡我去找他。我现在必须坚强。梅那舍会帮我的。他会尽力帮我,他在各方面都有关系。我们一定会找到他,我要把他送回到原来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会像一场噩梦一样过去的,他会在部队里翻开新的一页。我向你保证,鲁娣,你会发现,我们会找到他的,一切都会好的!"

第二天下午,埃兹拉又回到中央汽车站附近,在外国工人聚在一块喝啤酒的餐厅和小茶餐店的旁边逛游,走进人们玩巴加门游戏①和扑克牌的黑暗的小窝点,往废弃的大楼入口处张望,然后再转到后院瞅瞅,再往橱窗里积满灰尘、堆满货物的服装店和鞋店里看看,穿过被各种保健会所租用的,门上有三盏灯,像出了故障的交通灯不停地闪烁的大楼,踏上从拱廊分岔出去的街道,在模样可疑的人群旁边停下脚步,凑过去听听,并且试图听懂他们的谈话,逮住任何一个看上去听得懂希伯来语的人,向他描述他那个新兵的模样——但终于,他还是空手而归。

他在这儿找什么?即使那个男孩曾经来过这里,这会儿也肯定去找别的地方睡觉去了,没准儿还可能到别的城市去了呢。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他拉到这儿来的?他缓缓地沿着拱廊走着,不时停下来,抬起头审视着大楼的外表、商店的大门,以及小茶餐店的柜台,审视着从他身边经过的人流,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看大楼和另一边的人群,眯起眼睛,皱着眉头,似乎在猜谜——如果他猜到了这个地方的谜底,或许他也猜到了他

---

① 巴加门游戏(Backgammon),一种双方各有 15 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走棋格数的游戏。

儿子的谜底，或许还有他自己的谜底。

他来到罗马尼亚工人经常聚集的那家小茶餐店门前，就是他母亲的邻居，那个帕底斯卡兹①来的人，声称见到埃雅尔坐在人行道上的地方。小茶餐店的店主用倦怠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大概没认出来，他就是昨天晚上过来向他问起过年轻军人的两个人当中穿着运动短裤、趿拉着夹趾拖鞋的那个。埃兹拉的眼睛被那张“小巴黎保健会所”的巨幅广告吸引住了，那幅广告牌上的图案是埃菲尔铁塔，离他站的地方有二十来米。虽然埃兹拉日日夜夜都在焦虑中度过，一直在为他儿子担心，但此时的他却猛地心里一抽，一阵奇怪的渴望和自责的悔恨油然而生，但他不愿意对这种感觉的性质进行深究。

他走到那幢被保健会所租用的大楼门口，向大楼里黑黢黢的楼道瞅了一眼，一股尿臊扑鼻而来，使他不禁颤抖了一下。他回到人行道，大楼隔壁有一家卖炒南瓜子和葵花子以及各种坚果的小店，他就站在小店跟前，注视着大楼的门口。一个肥硕的年轻人坐在盛着各种坚果和瓜子的果盆后面，瓜子和坚果都分门别类，果盆放在用镀锌锡制成的方格里，年轻人正看着他身边的一台小型电视机。在他身后，挂着一幅著名拉比的画像，底下写着：“准备好弥赛亚②的来临吧！”还有一幅小一点的画像，都是拉比、犹太教神秘哲学家和奇迹创造者。在坚果盆的旁边是一个慈善捐钱箱，箱子上也画着一位长着山羊胡子的拉比。

埃兹拉屏住了呼吸：一个年轻女郎，头发金黄，眼睛碧蓝，脸蛋儿鲜嫩，体态轻盈，底下一件超短裙，上身一件薄薄的短小贴身的背心，从“小巴黎”的大楼门道里出来，在坚果店的门口经过。有一秒钟，他们的眼神相遇了，在埃兹拉的想象中，他看见她的眼神中有一丝含羞的微笑，然后

① 帕底斯卡兹(Pardes Katz)，特拉维夫以东偏北的乡镇，是较为贫穷的地区之一，许多居民租用政府的“廉租房”(council housing)。

② 弥赛亚(Messiah)，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

垂下了眼光。她穿过大街，消失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商店里，埃兹拉刚才那份自责的悔恨，现在已经变成了渴求的冲动。他察觉到那个卖坚果的胖子正在瞅着他笑。

“她是这里面的吗？”埃兹拉问他，用下巴指指那家保健会所。

胖子点点头。一想到这样一个漂亮、灵动的女孩，举止那么矜持，竟会在这种地方上班，他感觉有点怪怪的。

“你为什么不进去呢？里面很不错的呀！”卖坚果的说。

“你进去过？”埃兹拉说。

“没有，”年轻人说，“他们不让我进去。”

“为什么？”

“我身体不好。”

“那么你怎么知道里面很不错呢？”

卖坚果的苦笑一声，“当然好啦。大家都知道。现在还来了不少外国妞儿。”

“给我一听可乐，”埃兹拉说，眼睛还是盯着马路对面的那个店门，等着那个女郎出来。他慢慢地咂着可乐，等他咂完了，那个女郎正好从马路对面回来。她匆匆地走向大楼的入口，看也没看埃兹拉一眼。当她走过他身边时，他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清纯的气味儿，他把它吸进鼻子，感觉新鲜得就像刚刚成熟的果子。他决定到这家保健会所去，去找她。当他背对着大街，面对着大门站着，犹豫着是否应该进去时，一阵惶恐突然袭来，他感到他儿子可能正躲在附近，审视着他，看着他走进“小巴黎”。他逃进散发着臭味的楼道，迅速爬上三楼，摁响了保健会所的门铃。

巴齐拉依·希夫拉夫人：

我从你丈夫那里收到那封回信之后我就不想再跟他说一句话。这件事情使我血压升高甚至把我送进医院，要不是他们在最后一刻救了我我早就死了，我不想再谈我所遇到的其它麻烦

事儿，所有事情我都得自己扛着。我以应有的尊敬态度跟他谈了我们的大楼那也是你的房产，但他拿我写的希伯来文来嘲笑我而且还污辱我的女儿她现在是个寡妇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你住在别墅里，施瓦茨得替每个人操心并关心大楼使它不至于毁掉。我干吗要那样因为早就应该有个其他人来接替我了我已经没力气亲自去干每件事情了但没有其他人可以干这件事情因为差不多所有人都是转手承租的人而在留下来的所有业主当中要么就是什么也不清楚的寡妇要么就是不太正常的病人或陌生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忙的所以为什么还要拿施瓦茨来嘲笑呢而不对他说声谢谢你呢。现在我给你写信希夫拉夫人我多年以来一直记得你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我们的大楼现在有很大的麻烦啦。有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有些从下等社会阶层来的人住进来了并且从弗里德伯格的继承人手里买下了棚子旁边的储藏室，他们出钱请了建筑工人在地下室里造了一间房子他们在院子里为所欲为好像那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不是属于大家的土地。他们铲平了通向地下室去的台阶而且在那儿造了一个浴室他们在大楼的墙根位置挖了一个大坑还建了一扇门周围还带露台并且他们正打算把它租给其他人。我立即通知了市里和警察局但他们什么也没做。市里的人来得太晚了现在他们把他们带上法庭因为他们在法律不允许造房子的地方非法造了房子。那些人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尽干这种事情而且赚了很多钱。他们嘲笑市里的人和法院说他们有律师他们以前一直都替他们出面的。房子他们现在还没租出去也许他们是在等法院审理案子结束他们不愿意这件案子出现差错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律师最后总会替他们把事情搞定的。未经任何人的批准他们就把垃圾箱移到院子里的别的角落去那样就不会碍他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的露台的旁边造了一个花园。没有人敢说一

句话而那个买下储藏室的女人一直在骂人并且说他们还要带阿拉伯人和流氓来住在这里并且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干他们想干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现在他们的律师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要求索取房顶的钥匙好像有了一个储藏室就有权拿到房顶的钥匙我想他们是想在那儿再造一间房子。我们紧急需要一个律师为我们在法庭上说话并且不让我们的大楼变成一个“希望”贫民窟。大楼里凡是拥有一套公寓房的每个人必须立即支付3000谢克尔①但这也许只是个开始。这对我们大家来说的确是一大笔钱但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否则我们的大楼就会被毁了而且我们不仅不能再在这里生活而且我们也不能再出租我们的公寓了而且肯定不能把它们卖出去因为谁愿意去买那样的地方啊。我敢肯定你能理解这种绝望的处境希夫拉夫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房产从那些人的手里拯救出来否则最后他们就会把整幢大楼夺过去谁也阻挡不了他们而且有人在某些方面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嘲笑法律嘲笑尊严。请赶紧把钱送过来否则我就开路了我们的大楼就会完蛋就会被毁了。我没办法亲自去替每一个人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且没有人帮助我更何况有人还在嘲笑我。

致以

诚挚的敬礼!

施瓦茨·阿利耶

这次,她又听到电话那头发出的低沉、无以名状的声音,那是他从办公室打过来,通知她会面的时间:“今天,六点。”她知道他这次是重续旧

① 谢克尔(shekel),1980年2月开始实行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此前的10以色列镑。

约。虽然她十分想念听到他的消息，但在接受这个事实之前，她还是犹豫了一会儿，琢磨来电的意味，然后回答说："好的。"他改变了约会的时间。

想到重新跟他见面，她并不兴奋。半个小时之后，他走过秘书办公室的玻璃门，她想象着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重归于好的希望。

午饭休息期间，她坐着公交车来到公寓。她心情十分平静，好像完成一项日常工作，这使她感到惊讶。她下车买了一些食品，权当准备一顿简单的晚餐。在大楼门口，她见到了那个黄头发女人，就是拥有那间储藏室并把它改建成地下室公寓的那个人，还有她丈夫，戴着红帽子，站在门口。那个女人对着门禁对讲机的面板，一个接一个地摁着所有房间的门铃。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回话："是谁？喂！喂！"

"是我，住院子里的，公寓的新邻居！"那个女人叫道。"下来，我想跟你们谈谈！"

门禁对讲机里沉默了。

"你看见了，小姐，"她丈夫跟嘉碧说，"他们连谈都不愿跟我们谈，好像在这儿只有他们是犹太人，我们都是狗似的。"

那个女人转过身来跟她说："那个委员会的老头子叫什么？我要跟他谈谈！"

"不知道，"嘉碧说，"我不住在这儿。"

"不住这儿，那你老在这儿逛游个啥？"黄头发女人问，仇视地瞪了她一眼。

"我只是来这儿帮助一个女病人，她起不了床。你们挡我路了。"

嘉碧从包里摸出钥匙，那个女人往边上挪了挪，当她的钥匙拧开大门时，她也从身后冲了进去，身后还拖着她丈夫。"我去摁他们门铃儿，不怕他们不开！"那个黄头发女人大声地说。

当嘉碧匆匆忙忙地上楼之后，她听到底楼的门铃不停地响着，楼道里回荡着那个女人的声音："滚出来！滚出来！你们听着。下个礼拜，你们就都没地儿住了！整个大楼都会炸掉，什么都不留。我们有人认识，给一

百块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的。快收拾收拾东西从这大楼里滚蛋吧，免得被炸得粉身碎骨！滚出来！委员会的疯老头子，你在哪儿？快滚出来！趁你还没死，快滚出来！”

紧闭的房间里，有一股洗洁精和地板清洁剂的气味儿。床已经铺好，被单是新的。前一天，海奇就让他雇用的菲律宾女佣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嘉碧把刚买的食品放一点儿在冰箱里，再放一点在壁橱里，准备离开，不料那个黄头发女人来到她的房门前，摁响了门铃。“滚出来！干吗像老鼠一样老是躲在里头？我想跟你们谈谈！”那个女人叫道。“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她丈夫说：“他们不在家，里面没声音。”“你希望听见啥声音？”他妻子说。“孩子们在玩的声音？老妈子在做饭的声音？小两口做爱时候的笑声？这里没有孩子、没有家庭，只有单独住着的人，所有人都蜷缩着，像住在坟墓里一样！”

嘉碧听见隔壁的那条狗在叫。她走到门前，从猫眼里往外看。隔壁那个人正在上楼，他的狗对着那两个不速之客威胁地叫着。

“把狗挪开！”黄头发女人对他喊道，她和她丈夫退到了楼面的尽头。隔壁那个人看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假装踢着腿，本想把狗嘘开，可没想到那样倒刺激那条狗叫得更响，威胁得更凶了。“我要跟你谈谈！”那女人对隔壁那个人吼着，“把狗挪开！”他抓住狗的项圈，把狗移到身后拽着。

“我跟你们没有来往。你们找我干什么？去找物业管理委员会吧。”

“他住哪个房间？叫啥名字？”

那个邻居没有回答她。

“这狗干吗老是叫啊跳啊的？”她丈夫说，“叫它停下。”

“他不允许陌生人进大楼。”那个邻居说。

那个戴红色垒球帽的男人，再也忍受不了那狗的叫声，转身下楼去了。

“陌生人！”那女人尖叫起来。“我们是什么人？阿拉伯人吗？你把

我们看成什么人了？一个单独跟狗一起生活的人！”

嘉碧决定趁这场争吵的当口逃离现场，离开公寓。

“这儿还有一条母狗呢！”那女人叫道。

“你竟敢那样说她？”那个邻居迅速出来为嘉碧辩护，从他的胡子里隐隐透出一丝微笑，似乎在向她确保没事儿，又像在表示他们是同谋。“别理她，”他跟她说，“她跟每个人都那样说话。她只会那样子说话。”

“噢嚯！你看上她啦！”那个女人笑道，“你从她身上捞不到什么东西。你没看出来她是个同性恋吗？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老公的爱，她从来也不知道抱着婴儿是种什么感觉！”

“闭嘴！”那个邻居呵斥道，“立刻滚蛋，要不，我就放狗咬你！”

嘉碧趁机逃下楼去，那个邻居与那个女人的争吵声还在楼道里回响。

“你闭嘴，你这头脏兮兮的猪！”黄头发女人吼道。“你夜里跟你的狗在床上都干些啥咧？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住在这儿的人都有病！想用狗来吓唬人？我们有人认识，给二十块钱，两分钟之内就能把你的狗做了！”

她丈夫在大楼门口等着。“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他向嘉碧说道，“看看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样子。我们是他们的邻居啊，做人能那样吗？做人要厚道，他们为什么就那么恨我们呢？相信我，小姐，我平时都是不声不响的，我从不给人添麻烦。但是如果法院说要把我们为女儿造的房子拆掉，我们也没办法，只有把这儿全炸了，连根毛儿也不留。就像人们说的：我们就与非利士人同死①。”

嘉碧乘公交车回办公室，路上，她在想为什么她对于一直渴望的重续旧约一点儿也不兴奋。爱火真的降温了？她想象着他们那天傍晚在公寓里相见，他们做爱时的瞬间，然后海奇拉过被单盖住自己的腰，仰天躺着，盯着天花板，胸部上下起伏，雪白的头发铺开在白色的枕头上——这时，

---

① 见《旧约·士师记》16:30。

他看上去离她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正是在这些互相隔离的瞬间，她对他的爱比以前更深。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乌有，不过是令她满足的感觉而已。也许艾达是对的："那不是爱，而是婴儿般的依赖，"而这场角逐，最终看谁把谁毁了，正像她说的，是"逃避真正的生活"。可真正的生活又是什么呢？公交车上那些人的生活，如果她审视他们的表情，特别是那些老人的表情，她会发现都带着绝望的印记。真正的生活，难道就是那个女人和她可怜的丈夫跟别人角逐着，争取在挤满了住户的大楼的地下室里为他们的女儿营造一个家，那种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可憎可恶的生活？

"没有未来的爱，就不是真爱，"艾达说过，并从加缪的《鼠疫》一书中引了一句话来告诫她——她的这位朋友，从年轻时候起就有几本书从不离身，这只是其中一本："鼠疫夺去了我们所有人的恋爱的能力，甚至友爱的能力。因为恋爱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而这时对我们来说，除了当下的瞬间，一无所有。"①

艾达认为应该屈从于生活，与生活妥协，那种说教立刻引起了她的反感。在她眼里，作为朋友却为她悲惨而平庸的生活解释开脱，那是虚伪的行为。但是此刻的她心境相对平静，嘉碧感到有点后悔，当时没能在那种场合克制自己的冲动，结果伤害了自己的朋友。某种神秘的鼠疫，似乎也在夺去她的恋爱和友爱的能力。她再次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被这种出于直觉的抗拒引入歧途，因为那种抗拒是在自尊心受到伤害之后激发出来的，与客观地观察事实得出的结论毫不相干。

她下了车，走进办公大楼附近的那家小餐馆，自从她在那儿见了海奇之后，就一直刻意不去那里。如果现在他也在那儿，她决定要选择一张没有人的桌子，点上三明治和咖啡，不让这件事搅乱她平静的心境。他没在那儿，这使她感到一阵轻松，但她却对这种轻松感到惊讶。

当她傍晚时分来到公寓，他已经在那儿了，自己拿了冰箱里发现的食

---

① 《鼠疫》，顾方济等译，译林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译文有改动。

物出来嚼着。他的心情不错，甚至还带点幽默，比平时更加健谈。这些异常的举动，在她看来，像是在这场角逐中的新伎俩，那些规律，她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她的神态轻松，甚至带有一点轻蔑的意味，因为自从他们不再见面，她已亲身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挣扎，至此，她终于相信自己已经能够保持平静的心境。所以，对她来说，这整个事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同时，他对她的饥渴也还没有强烈到要向她猛扑过去把她吞噬的地步。他在她对面坐下，看着她，笑着。

“你有事感到沮丧吗？”他问。

回答是明确的，规则是彼此都熟悉的，就像物理定律中的虹吸现象：谁爱得越少，得到的爱就越多。因此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勉强笑笑：“我吗？当然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们没见面的日子里，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活着，”嘉碧说，“就像我们见面的日子一样。”

“上班看见你的时候，我总想悄悄地跟你说：你瞧，没有海奇，日子也还照样过啊！”

“不错，”嘉碧说，但她还是忍不住加了一句：“但还是有海奇更好。”

他突然大笑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真正地笑，那笑，在她看来很做作。

“你倒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沮丧，”她说，“那么，我们没见面的日子，你都干了些什么？”

“想你。”

“当真？”

“你不相信我？”

“我对你不过是偶尔干一次的对象。直到你感到厌烦。”

“那么，我对你是什么呢？”他问道，诡秘地笑笑。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所以选择了沉默。

“别傻了，我都替你计划好了。”

“但是不允许我知道。”

“现在还不允许知道。”

他站起身来，向她走过去，开始摸她，吻她，每件事都做得十分细心、舒缓。她感觉到他的热情在涨潮，但他克制着，免得像以往那样全身心地扑倒在她身上，她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失去自控。他只是用手臂揽着她，轻轻地把她引到卧室，慢慢地替她解开衣服。

邻居的那条狗已经在墙的那边守着了，虽然到此为止，房间里只有床体的咯吱声，那条狗还是发出了怒斥的叫声。可以听见狗的主人在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但是没有奏效。在她的耳朵听来，那狗的叫声太大、太近，好像那条狗和他的主人就站在床边看着他们一样。海奇似乎并未听见什么狗叫，他已经忘了先前那个情场老手的温柔，现在已经急不可耐地贪婪地扑倒在她身上。嘉碧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搂在怀里，像是要在他的身体下面找个避难的地方，而且没有发出一点点快乐的呻吟。等他满足了以后，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从她身上移开，仰天躺在她的身边，拉过被单盖住自己的腰，盯着天花板。这回，他用肘关节撑起身子，茫然地望着她的脸。“你没来吗?”他终于问了一句，带着怀疑和失望。

“没关系。”

“怎么啦?”

“那条狗老是在那儿叫，”嘉碧说。

“他以前也叫的，可从来没影响过你。”

“有人想出二十块钱把那条狗毒死，”嘉碧说。

“谁?”他奇怪地问，但是看到她的表情，他知道那是个玩笑。他皱起眉头，琢磨着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把见面的时间换一换，也不固定在哪一天，”他过了一会儿说，“那样会好一点儿。”

当她走向厨房给他们准备简单的晚餐时，海奇说：“不不，我现在不吃，我不饿。我要走了。”

第三章

那天早上，那个女孩带我出去散步之前，彼德罗突然出现了。他为什么不上班？据我所知，他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休息，那一天他会来我这儿。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他身上有一种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使我感到害怕，只要他来这儿，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就会一直紧张，似乎他随时都会无缘无故地向我扑过来，攻击我，就像一头猛兽，或者站起身来把这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那个女孩，从她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对他的来访也觉得很奇怪。他们吵了几句，她骂他，但他总是说着笑着，乐呵呵的，我们出门的时候，他也跟着我们。她的朋友，还有她们照顾的老人们，早就在公园里坐着了，彼德罗依着她们身边坐下。他的出现对这些女孩很有影响：她们说话的声音更加响亮，更加接连不断，她们的笑声也更加兴奋。他跟她们说了个故事，让她们激动得不行。琳达跟她们一起笑着，我知道，对于他跟着我们一同出来，她其实并不恼火。

往常在街上搜集破烂儿的那个老人盯着自己的膝盖，叹着气，另外两个在互相交流着各自的病情，他们的交谈让我十分讨厌。他们当中那个信教的，帽子从来不脱下来的人，名叫沙法第，他说话带西

法拉①口音。另一个是亚实基拿②人，说话带罗马尼亚口音，他的名字我不知道，那个人一只眼睛老是闭着，照他跟沙法第的说法，除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病以外，他偶尔会发个癫痫，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发的癫痫最多不过“一两分钟”。

我对自己的样子十分清楚，虽然我没有太多机会看自己，这一点我很幸运。但在我周围总是丑陋的东西，这使我很不舒服。这是使我最不舒服的事情。琳达和她的朋友以及彼德罗都不漂亮，虽然他们都很年轻。老年人很丑，主要是因为他们很老，虽然你依然可以发现沙法第曾经是个俊男。这个公园吗？麻疹一样稀稀落落的几棵树，一丁点儿草皮，一到夏天就灰蒙蒙的，两三条长凳，有一个还是破的。我的心渴望见到一点儿美的东西，一点儿光亮，趁现在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沙法第的护工嘴唇涂得红红的，看上去她的性欲比她那几个朋友更强些。她带了一只收音机来公园，现在她正跟着收音机里的舞蹈音乐的节奏摇摆着身体。彼德罗今天早上好像特别兴奋，他从她手里夺过收音机，调高音量，一把将她拉到一边，开始跟她跳起舞来，所有的女孩都笑着尖叫起来。她们当中有两个还跟他们一起跳舞，琳达坐在外围，笑着，用他们的语言对他们叫着，像是在给他们助兴。沙法第跟着音乐节奏摇摆着身体，打着响指，就像西法拉人常做的那样，但这种事儿没劲，因为这种事儿没有美。它就像我们坐着的其他人一样可悲，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正当大家尽情舞蹈的时候，公园里出现了一个带狗的男孩。他长得又瘦又高，脸上黑漆漆的，准有一两个礼拜没刮胡子了，他的眼神迷茫，浓密的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就连他的那条狗也很瘦，缺

---

① 西法拉(Sephardi)，源于希伯来语 Sepharad，西班牙系犹太人。又译“塞法迪”。

② 亚实基拿(Ashkenazi)，原指中世纪生活在法国北部、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犹太人，现已遍布全世界。现在主要指德裔犹太人。

乏照顾，穿着一件黑外套，身上有多处不长毛的白斑。那个男孩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儿发生什么事了？”在他朦胧的眼里泛出幸福感，好像发现了宝藏一般。

信教的沙法第告诫他说：“不许带狗到这儿来。难道你没看见那儿的告示吗？那上面写着呢，市里规定不许带狗来。把你的公狗领出去。”

那个男孩说：“她是一条母狗，她是我的妈咪。”

沙法第说：“把它弄出去。”

那个男孩没理会他，眼睛还是盯着彼德罗和那些女孩们，他们依然在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节奏跳舞。

沙法第问他：“难道你听不懂希伯来语吗？”

那个罗马尼亚人半睁着眼睛对他说：“随他去吧，你看不出来吗？”说着，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前额。

沙法第说：“我讨厌身边有狗，它们让我恶心。”

罗马尼亚人说：“我认识这个男孩，我记得他在我们那条街上逛游过。他在那儿读过犹太小学①。”

沙法第说：“犹太小学的学生还玩狗？狗这种动物多脏呀！”

罗马尼亚人对那个男孩叫道：“你在犹太小学读过书吗？”

那个男孩凑到罗马尼亚人身边，期望似的看着他：“你认识我？”他问他，“你认识我？”

“你辍学了吗？”

“他们把我赶出来了。”

“为什么？”

“说我不合适。所以我就流浪了。我没地方待。”

“你没有家人吗？”

---

① 犹太小学（Yeshiva），这里指犹太初等或中等学校（教授宗教及一般学科）；有时也指培养拉比的神学院。

"他们不要我了。"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想去埃拉特①。我从来没去过埃拉特。"

"带着狗?"

"那还用说！她会做表演,都是别的狗不会表演的节目。有人爱看,就会付钱。"

沙法第说:"快点带着狗滚开。我会叫他,"他指指彼德罗,"把你踢出去的。"

"你为什么怕她,她是条好狗,她喜欢人！她通人性。她上辈子是个人呢!"

罗马尼亚人问:"它会表演些什么?"

"她会表演各种节目。如果我唱《希望之歌》,她就会立正,用两条后腿站起来,像士兵一样敬礼。难道你没见过狗表演过那种节目吗?"

沙法第说:"我以前就住在埃拉特。那种地方,简直恶心！瑞典的金发女人不穿衣服就躺在海滩上,什么东西都不掩饰。谁都可以到那些女人身边去看她,跟她干那种事情。而且小孩子也在海滩上玩,都看得一清二楚。"

罗马尼亚人对男孩说:"叫你的狗来给我表演一个。"

沙法第说:"不行！这里是人待的地方,不是狗待的地方。"

罗马尼亚人说:"给我表演一个。"

那个男孩叫他的狗:"妈咪,过来!"那狗跑到一棵树下,对着树干嗅着。"妈咪,妈咪!"他叫着。她还是不过来,他只得自己走过去,把她抱起来,再走到那些轮椅的中间,把她放在地上。他说:"看着。"他开始唱起了国歌。

那狗又跑回到那棵树下,又嗅起树干来了。罗马尼亚人笑了起来,那

---

① 埃拉特(Eilat),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位于以色列的最南端,濒临红海。

只闭着的眼睛开始流泪了。男孩指着沙法第说:“都是他不好,我的狗怕他,她能嗅出来,这个人不喜欢她。”

“我还不喜欢你呢! 赶紧把你的狗弄走!”

“那狗会些什么?”罗马尼亚人问道。

沙法第对着彼德罗叫道:“嗨! 把这小子和他那条狗一起弄走!”

男孩说:“她的名字叫妈咪。”

彼德罗和女孩们刚跳完舞,正在歇息。彼德罗仰天躺在草地上,点了一支烟,可能他没有听见沙法第叫他,也可能他听不懂他说的希伯来语。男孩跑到彼德罗身边:“你能给我一支香烟吗?”彼德罗坐起来,看着他。

男孩再说了一遍:“香烟,香烟。”并且用手做出抽烟的样子。彼德罗给了他一支香烟,然后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点上。男孩回到那些轮椅的中间。他对着狗叫道:“妈咪! 快过来,坐在我旁边。”

那狗向公园远处的车棚跑去。

罗马尼亚人问那个男孩:“他们为什么把你从犹太小学里赶出来?”

“我看见上帝了,但他们不相信我。”

“你是怎么看见上帝的? 他是在你梦里出现的吗?”

“梦里?! 才不呢,是真实的,就像我现在看见你一样。”

沙法第愤怒了。“不许这样说话! 他所说的都是亵渎!”

“你怎么可能见过上帝,现在还活着呢?”

“看我呀,我不还活着吗?”

沙法第跟他说:“告诉我,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你是魔鬼吗? 这样下去准保要出事情。快滚吧!”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罗马尼亚人提议说:“到埃拉特去吧。他们都在那儿等你,等你带着你的狗去表演呢。”

“等我到了那儿,把我教给她的节目都表演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开心得要死的。”

“那你为什么不到埃拉特去呢?”

“我站在路边都一整天了,不停地有车经过,可就是没有一辆愿意停下来给我搭个便车。所以,我想和她一起表演几场节目,赚点钱,然后再去埃拉特。”

“如果你再看见上帝,就问他借点钱。”

男孩解释道:“但我只能在犹太小学里看见他,他们不让我进。”

沙法第用手指堵上了自己的两只耳朵。“我不想再听见他说话啦!”

男孩说:“到埃拉特就好了,那儿都是好人,他们都玩得很开心。我也喜欢玩。”

罗马尼亚人说:“在那儿,海里都是不穿衣服的女孩子,她们一定会让你玩得开心的。”

“那当然!”

罗马尼亚人问道:“你跟女人玩过吗?”

男孩环顾四周,发现他的狗不见了。“妈咪!”他叫道。“我的妈咪!”他开始在公园里到处寻找他的那条母狗。我们可以听见他在远处不停地叫着:“妈咪! 妈咪! 你在哪儿?”

沙法第叹了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走了。我不可以生气的,那是医生的命令。”

过了几分钟,那个男孩又回来了。“我找不见她了,”他宣布说,“她失踪了。”

罗马尼亚人提醒说:“可能它看见另一个狗,跟它跑掉了。”

“不会的,她只爱我。一定是有人把她抢走了。”

罗马尼亚人说:“那么漂亮的狗,谁会见了不抢啊? 既会唱《希望之歌》,又会赚好多钱。”

“那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我怎么去埃拉特呀? 我从哪儿去赚那些钱呢? 或许你可以借给我一点钱?”

“你需要多少钱?”罗马尼亚人问道。

"当真要借钱给我?"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借给你。"

"感谢上帝,我会还你的。"

罗马尼亚人把他的裤兜翻出来给他看,那是空的。"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他不停地笑着,那只闭着的眼睛流着泪。"如果你再见到上帝,也替我问他借点钱吧!"

男孩大叫起来:"妈咪! 你在哪儿? 你到底怎么啦? 你为什么离开我? 现在,我的生活里什么也没有了!"

护工们站起身,开始把轮椅推出公园。男孩发现我们都要离开,他开始哭了。他跟在我们后面走着,哭着,终于到了大路旁边。他看见那儿有些人,就上前去告诉他们刚才发生的事情,想问他们要点儿钱。

彼德罗跟着我们上楼。他和那个女孩坐在沙发上,说着话。有一会儿,他们说笑着,过了一会儿,她对他表示愤怒,他们开始吵架。过了一段时间,她离开起居室,进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他还是坐在沙发上,喝着罐头啤酒,一边抽烟,一边抖着腿。又过了一会儿,他试图到她房间里去,他要她开门,而且在玻璃上猛敲。她不让他进去。我怕他会失去自控,把门砸开,进去攻击她。这种男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可是,他还是回来了,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走了。

她走出自己的阳台房间,向我走来,微笑着审视我的脸,似乎想确认我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或许她还以为,既然我不做声,那就一定不会知道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她开始清扫房间,把我放在厨房外的小阳台上,因为阳光已经移开了,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下面的游乐场上孩子们在玩。但彼德罗的行为使我害怕,我无法平静下来。一直等到她回厨房去烧饭,我再次听见她独自唱歌的时候,我才平静下来。她烧饭的气味儿充满了我的身体,这使我感觉像个家。

施瓦茨先生:

您说您收到我丈夫的信后感到沮丧，对此我感到万分抱歉。我以友好的微笑以及良好的情绪给您写这封信，并且不带有冒犯您个人以及您家庭成员的意思。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为您的女儿又死了第三任丈夫而向您女儿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处于悲痛之中的她丈夫的家人表示我的同情。我从内心深处希望在近期之内给这些小孤儿们找到新一任父亲。

我丈夫要求我在此强调，我们是多么重视您在大楼的各项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忠诚，多么敬佩您为大楼的维护和改善所付出的努力，而且您的健康状况又那么糟糕。您在信中用精确而又如画般的文笔所描绘出来的情形，的确是十分可怕。我自问：究竟是怎么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您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聘请一位律师，维护我们的权利并说服法院不许那些可疑的家伙抢夺我们的财产，把我们的财产当成他们的财产，您的话说得千真万确。

至于您要求我们出钱，理由是充分的，但很抱歉，鉴于我们自身的经济条件，我们无法照办。把我们的家描绘成别墅，那是在嘲笑穷人。我们在特拉维夫的公寓房子跟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相比简直就是天堂，我们之所以无法在大城市里享用公寓房子，是因为我的呼吸系统有病，医生命令我住在乡下。我们靠自己的养老金勉强度日，不可能再筹到任何一笔小钱，何况这是那么大的一笔款项。也许有朝一日，等我们情况改善之后，我们会向物业管理委员会偿还这笔债务的。同时，我们只能希望，不要因为我们而耽误聘请律师的事情，因为这么一项神圣的事业一旦被耽误，其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我在此全心全意地鼓励您，尊敬的施瓦茨先生，我们在此共同参与您的斗争，并希望您获得成功，感谢您代表我们所有人以超人类的精力作出的贡献。我们祝您健康而且长寿，并向您夫

人致以温暖的问候。请把这封信念给她听，使她也知道我们是多么敬仰和崇拜您。

致以

诚挚的敬礼！

希夫拉·巴齐拉依

我这是怎么啦？他自问道。我没喝什么就喝得烂醉啦，还是这一切都是在做梦？钥匙在门上寻找着钥匙孔，但没有找到。连那条狗也发出奇怪的警告声。阿威冷低下头，发现门上没有钥匙孔，甚至没有锁。有人来动过门锁了。他们一定是想要撬窃。

礼拜六下午，他出门到林子里去作长时间的散步，想让他的狗在那儿自由自在地遛遛，不必害怕有红绿灯。他带上周末要读的文件，坐在长凳上读着。他离开家大约一个小时，于是就有人想撬他家的门，把门上的锁芯弄掉了。

他下楼来到施瓦茨先生的房间，揿响了他家的门铃。也许因为是礼拜六下午，施瓦茨先生和他的妻子正在睡午觉，但施瓦茨先生是他邻居中他唯一还有点接触的人。施瓦茨夫人在屋里叫道："等一下！是啥人呀？"他知道，她准会先从门上的猫眼里看他。

她是个瘦精精的老女人，脸长得像鸟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难看。她一边把门打开一条缝，一边系着睡衣的带子。"咋么回事？"

"对不起打扰您了。有人想撬我家的门，现在门打不开。我想用您家的电话，叫锁匠来帮忙开门，让我进去。"

他讲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他睡觉，生病，感觉不好。"

"我想用电话。"

"我们也想用电话。没电话家里，怎么打电话医生或者救命车？"

"不不，只是现在用一下，一分钟，从您家里打电话，我有急事。"

她还是不明白，可她看见他不耐烦的样子，她让步了，把门略微开了

一条缝。"狗不要！狗不要！"他轻声地哀求道。

卧室里传出了施瓦茨先生的声音，他叫着"赫尼娅，赫尼娅！"然后用他们的语言问了几句。

阿威冷哄着那条狗让他在楼面上等着他，然后进到房间里，关上了门。

"您有金色电话簿①吗？"

"金子？"施瓦茨夫人叫了一声，倒退到安全的距离，紧挨着墙根。"没有金子的。"

她丈夫用希伯来语从卧室里叫道："是谁啊？什么事？"

"电话簿，电话簿在哪儿？"阿威冷嚷道，他的不耐烦已经转为恼怒了。

从她站着的墙根位置，她指着电话机旁边的架子。那里堆着好几本电话簿，不知道什么原因，都用一块绣花丝布罩着。他找到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结果那是个留声电话，告诉他应该再拨哪个电话号码，那里是二十四小时服务。

施瓦茨先生穿着睡衣走出卧室，站在他夫人旁边。

接电话的人声音像睡着了似的。

"似乎有人想撬我家的门，我现在进不了家门了。"阿威冷告诉那个人，并希望他尽早过来。

"他们一定撬掉了锁芯，"那个专家颇为自得地解释道，那种态度，在阿威冷听来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而且他说话慢条斯理，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中午被人打搅，所以借此报复。

"不是似乎有人想撬你家的门，而是肯定有人想撬你家的门，而且不是有人，而是两个人，而且他们不仅是想撬门，而是已经撬了门，进了你的房间，拿了可以轻易拿走的小件、值钱的东西，像珠宝啊，金

① 在中国俗称"黄页"（电话号码检索簿）。

子啊，录像机啊，那些可以立刻卖掉然后换毒品的东西，而且他们完事之后离开的时候又把门锁上，这样，在他们被发现之前，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逃脱。”

阿威冷放下电话之后，把事情向施瓦茨先生作了解释。年迈的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施瓦茨先生原先只是板着脸，现在变得更加阴沉了。“这里以前可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啊，”他慨叹地说，“自从那些从地狱来的人搬进来，在地下室里造房子之后，各种罪犯都带进来了，我们的家不再安全了。我们花钱装了大楼的外道门，还装了门禁对讲机，现在全浪费了，那些都没用了，他们知道怎么打开。再也没有法律了，警察什么都不管……”

阿威冷决定下楼，到大楼门口去等那个研究撬窃的专家，可那条狗不肯跟他下楼，只是愣愣地望着他，愤慨地叫着表示抗议，因为那样做会打破做事的正常顺序。阿威冷把他抱下楼去，带出大门，然后坐在人行道上。现在，他开始调整心态，竭力消化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有人曾经撬开他的房门，搜索每个角落，拿了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在他的房间里为所欲为。很明显，那个人了解他的习惯，或者看见他出门的。他向街上扫了一眼，审视着在这个安息日的午后时分在街头走过的很少几个行人。在他看来，有两三个人还真像是那些撬窃犯。他摸进背后的裤兜里，发现自己装着信用卡的皮夹子还在，他出门的时候通常都带着；至少这些东西没被撬窃犯偷去。专家还没到，阿威冷担心他是否会又睡着了，忘了他的事儿。

当贴着锁匠标志的车子停在大楼门口的时候，阿威冷挥手示意他就是那个打电话求助的人。那个人慢悠悠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停好，打开工具箱，检点着工具，确保他所需要的工具都已带上。当他们来到房间门前，那个人仔细地察看了房门，那神态就像是医生检查病人一样，结果证明他在电话里的诊断是正确的。他提醒阿威冷，待会儿他在房间里看见的场面将是一片混乱：壁橱和抽屉里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翻倒在地，狼藉一

片，甚至冰箱里的冷柜也会被出空，因为有些人会把钱藏在那儿，所有锁上的柜子都被砸开。

"你有保险吗?"他问道，阿威冷没有回答，对于即将出现的场面的恐惧，已经使他哽咽了。

那个人开工了，他在门与门柱之间插上一把凿子，鎯头敲打着凿子，发出可怕的声响。要不是阿威冷抓着那条狗的项圈，那狗早就对他攻击了，这时他只得竭力叫着，那叫声与敲打声合在一起，变得更加可怕。其它楼层的几个邻居从房间里出来，抱怨声音太吵，打搅了他们安息日的休息，阿威冷这几年总是避免跟他们接触，在楼梯上也从不打招呼，现在只得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并为发出噪音表示道歉。门终于打开了，他走进去，发现房间里的一切还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录像机还在原来的位置，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在。

那狗冲进起居室，前后乱跑，焦躁地叫着，也许他会嗅到一些入侵者的蛛丝马迹。专家对眼前的一切也大惑不解，为了给自己的专业声誉挽回一点面子，他宣布："这不是一宗瘾君子撬门偷钱的案子，这可能是私人侦探在找有关你的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正在离婚？没有吗？哦，是这样的，我对你一无所知，这也不关我的事儿，但他们可能是在找文件或是对你不利的证据。"

专家开始安装新锁，那种锁，据他说，将来要是还有人想撬窃的话会困难得多，可他又说，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世界上没有一扇门是撬不开的，哪怕是钢造的门装上复杂的锁，它们只能延长撬窃的时间，让撬窃的声音更响，而撬窃犯一般喜欢比较容易撬的门。

专家离开之后，阿威冷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试图发现有什么东西被移动或摆弄过，结果一无所获。他打开壁橱和存放他私人文件和档案的书桌抽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碰过它们。他的支票簿也还在原处，没有撕页。也许正是因为什么都似乎没有动过，他感觉到处都是这个登堂者的无形的踪影（他依然认为登堂的是一个人，尽管专家的意见有所不

同），他感觉这个不速之客的行迹，使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他踏过的地面砖，都受了污染。他很渴，但是当他去接触玻璃杯时，他的手缩了回来。他感到一阵恶心，就冲进盥洗室，呕吐起来。

呕吐之后，他坐下来歇了一会儿，恢复了力气。他努力平静下来，重新找回在自己家里的感觉，但他仍然无法接触任何东西，甚至无法触摸冰箱的门把手，拿点冷水出来解渴。在他的自觉意识中，他知道自己的反应过于夸张，甚至病态，但这感觉强过他的自觉意识，他明白除非把房间清洁一遍，否则他无法得到安宁。他开始清洗地面，并用湿布擦拭家具、电器、煤气灶，以及所有厨房用具，扔掉冰箱里的所有食品，把里里外外所有东西都擦一遍，把卫生间里的肥皂、牙刷和牙膏都换掉，把毛巾，连同平放在卧室里，甚至吊在壁橱里或叠放在抽屉里的衣服，还有床上以及衣橱里的被单、枕套，还有分开放置以备夏季使用的羽绒被，一古脑儿全都放进洗衣机里清洗。洗衣机和烘干机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他把所有东西再放归原位。他清洗了厨房的柜架，把里面的东西都堆在地板上。他狂热地工作，就像着了魔似的。他的全部心思都在竭力避免任何一处疏漏，免得受了污染的东西还留在房间里。当一切都停当之后，他冲了一把澡，从浴室里出来，走进清洁后的房间。他心里明白，他的行动只是一阵疯狂，但他真切地感受到如释重负。他喝了很多水。为了缓解向他袭来的饥饿感，他给自己做了一只白煮蛋，打开一个沙丁鱼罐头。面包、水果和蔬菜、奶酪，所有其他不封闭的食品，他都扔进了垃圾箱。

在经过清洗的厨房里，他坐在桌子前，他的身体经过疯狂的劳作，现在已是疲惫不堪，但他的精神依然保持着警觉，无法入眠。他开始琢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既然没东西被偷，他的房间为什么被人撬窃了？是谁撬窃的？他们想找什么？为什么没有搜寻的痕迹？谁会对他有兴趣？认识他的人极少，他的生活没什么乐趣，也不值得怀疑。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答案。

这件家庭隐私是怎么泄漏出去，变得众所周知的，这个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邻居们都知道埃雅尔出事了。人们询问埃兹拉和鲁娣有没有埃雅尔的消息，是否听说他的情况，部队里是怎么说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提问并不带有恶意；相反，从这些询问者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真诚地关心埃雅尔的近况，对这个家庭的不幸表示同情。然而，埃兹拉却感到不安，他绞尽脑汁地想，究竟是谁把他这件丢脸的事儿捅出去的呢？他怀疑是部队里可能听说过这件事的人，或从别的地方了解到这件事的人，以及可能喜欢搬弄事非的人，但他无法确切地指认任何一个人。

早晨，他总是比家人起得早，走到邻近的大街上，买一份报纸，买一些新鲜的面包当早餐，另外再买些三明治给孩子们带去学校。一来一去的路上，他都会跟站在店门口的售货员以及邻居和熟人打招呼。有时他还会停下来问长问短，跟他们聊聊天。他在这个街区是资格比较老的，而且普遍受人爱戴。埃雅尔的事儿传出去之后，大家开始向他打听孩子躲在哪儿，最近是否有人听到他的消息。自此，埃兹拉早晨就不再去那条大街，也不在邻里间露脸了。他只是开着他的小货车，驶过大街，上班，下班，或出城去办事儿。他甚至与赫茨尔，那个他几年来一直向他采购建筑材料的经销商，也断绝了联络，要是万不得已，他会到特拉维夫市中心那些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去进货。以前，他总是习惯在礼拜四同他妻子一起到邻近的商店和商场去采购周末吃用的东西。可是现在，他们却开车去特拉维夫的卡梅尔超级市场。鲁娣不止一次地跟埃兹拉说，不要再为他那点受伤的自尊心而忧心忡忡，要集中心思多想想埃雅尔的事儿，但是他回答说："鲁娣，你说得对，我知道，可我就是做不到。一想到人家会看见我这副丢人的样子，问我埃雅尔的事情，而我必须跟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就受不了。我做不到。我希望我们能搬出这个街区，到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住。"

"现在情况不同以往的，埃兹拉，"鲁娣说，"部队不再是上帝了。有

许多孩子根本就不愿意参军,他们装疯卖傻,逃避兵役,所以没人会小题大做的。士兵个人出了问题,部队就处理他,但是没人会以为他背叛祖国。你在邻居面前感到害羞是没有道理的,你昨天没在他们那儿露脸,他们都是热心人,他们同情我们,他们替我们担心,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知道埃雅尔,知道他是个好孩子。谁都可能犯错。哪个家庭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儿,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这种事儿,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为什么人家都知道我们家的事呢?是谁传出去的呢?鲁娣,我们再也不可能是从前的我们了。”

“我们会渡过难关的,埃兹拉。我们现在不该考虑我们自己,而该想想怎么找到埃雅尔,怎么帮助他。那才是重要的事情。我真害怕他会出事儿。我希望他的精神、身体各方面都好好的。那才是重要的事情,不是什么他回部队了没有啦,邻居怎么想啦。”

但鲁娣的理性的声音并没有说服埃兹拉。他跟他妻子说了一些以前她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话:“我曾经以为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他们只想着如何帮助其他人,如何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如何把国家和国防建设好。但是最近,自从发生了埃雅尔这件事情之后,我感到自己的眼睛亮堂了。我什么都看清楚了:大家只为自己着想,所有人都巴不得别人倒霉,不如自己,别人都是他们鞋子上的灰尘。他们就是那样对待埃雅尔的,就是他们毁了埃雅尔。鲁娣,这世界充满了恶,而且很强大。人心里头都是恶。我看见了它的影响。”

埃兹拉怀着抑郁的心情对人性进行反思。他不知道埃雅尔现在处境如何,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痛苦不堪,也许这种反思就是他的避难之所。

“有一对夫妇把我带到特拉维夫城北的一个大楼,他们要我在地下室里造一个公寓房间,其实那是一个多年不用的空置的储藏室,被他们买下了。他们的女儿还在念高中,成绩优异,马上就要从部队退役回家,然

后进大学读书①。他们希望她的邻居档次高一点，就是所谓有文化的人。要是你不信这世上有恶，那就看看特拉维夫城北那些有文化的人，他们是怎样千方百计，不让这个孩子拥有这幢大楼里的一个小小的空间。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就是不让她住在那里。这对夫妇多年来一直省吃俭用，就是想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可你看看他们是怎样跟这对夫妇说话的，好像从城南来的人都是垃圾，好像他们一搬进去，大楼就会被他们毁掉，没有人会继续住在那儿了。他们为什么对那个孩子搬进去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难道她搬进去会伤着他们一根寒毛？每个人都想诋毁别人，表现自己更有价值，更加优越。如果这个不叫恶，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恶了。"

"你太片面了，埃兹拉，"鲁娣说，"并不是所有人都那样的。至少我们的街坊邻居不是那样的。我们的邻居都是热心肠。我们住在这儿就像一个大家庭，所有认识埃雅尔的人都想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是真心诚意地关心他，希望帮他排忧解难，重新走上正轨，也替他的家人增光。"

"我不敢说这个话，鲁娣。我不知道人家私下里是怎么说的。或许他们说：我们家的孩子可不会做出那档子的事儿。鲁娣，他为什么要对我们做出那种事情呢？他为什么要毁了我们的名声呢？"

这样的对话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幸好，有一天傍晚时分，埃雅尔打电话回家了。是埃兹拉接的电话。鲁娣不在家。

"我的埃雅尔！"埃兹拉简直是泣不成声了。"你是在哪儿打的电话？"

"这个并不重要，"埃雅尔回答说，"我没时间多说。仔细听着：把我平时穿的便装送到奶奶家。明白吗？"

---

① 根据以色列兵役制度，公民年满十八岁一般必须服义务兵役，男性服役三年，女性服役两年。服兵役是每个以色列人的义务。

“埃雅利①！我们在这儿都快疯了，我们的一生都被你毁了。你到底怎么啦？你在哪儿？我们为你担心得都快不行了！”

“我没时间多说。”

“你有地方住吗？”

“我会搞定的。”

“埃雅利！我们爱你，我们希望你幸福！”

“那就尽快把便装送到奶奶家。有人会来代我取的。我现在就要挂了。”

“等一下，还有一件事……”

线断了。

鲁娣回到家时，看见埃兹拉脸色刷白，坐在那儿喘着粗气。“他来电话了，”他说。

“他好吗？”

“他没说什么。只说要我把他的便装送到我妈那儿。有人会来取的。鲁娣，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照他说的办。”鲁娣说，“我们现在就去吧。”

“你不明白吗？”埃兹拉要求道，“那就意味着他想流浪。穿着便装，别人就很难认出他是个士兵。或许他的制服已经穿破了，太脏了，他想要一些干净衣服，不想太惹人注意。鲁娣，这事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有什么关系呢？”鲁娣说，“如果他需要这些衣服，我们就给他带去。他迟早会知道我们和他在一起，站在他那一边，我们始终会帮他。”

埃兹拉答应过梅那舍要随时向他汇报最新情况，所以他给他打了电话，并向他讨教该怎么办：像以前教导的那样通知部队？还是照埃雅尔说的去做？

梅那舍仔细听他弟弟讲述了埃雅尔来电的详情，他的结论跟他弟弟

① 这是埃雅尔的爱称。

的一样。他说他们不应该把衣服送过去,不给他逃跑提供便利,要促使他再打电话过来,但也不应该向部队汇报,不要帮助他们追踪这个孩子。“说到底,他们对他是不感兴趣的,”梅那舍说,“这个你自己最清楚了。他们有比埃雅尔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关心呢。在他们抓他之前——如果他们会抓的话——我们必须跟他保持联络,跟他交谈,可能的话还要见面,听听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劝他放弃逃跑的计划。”

“鲁娣认为我们应该照他说的去做,让他感到我们总在他身边,不论他做什么,我们永远支持他。”

“问问梅那舍你妈是否有他的消息,”鲁娣说,“我敢肯定他跟你妈有联系。”

梅那舍在电话那头听见了这句话。“我今天下午还在她那儿,她没跟我提起这事儿,”梅那舍说,“但有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从她那儿是捞不到任何消息的。”

埃兹拉说:“梅那舍,我绝望了!我们左邻右舍都在谈论这件事儿。”

“别瞎说,埃兹拉,你没什么可丢脸的。我开始越来越佩服这个小子了。我告诉你吧,他真是一条汉子!我以前没看出来。我从来没想到他会那么有毅力,那么有能耐,自行决断这件事情,那是怎样的坚忍和坚定啊!只可惜这些都用在坏事上了,如果他把这些用在部队里,争取表现出色,那就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小子是块好材料,等到事情了结之后——相信我,这事儿很快就会了结的——你会发现回家来的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我有没有吵醒你呀?”

她打开床头的灯。现在十二点半。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到她公寓。

“没有,我在床上读书呢。你是在哪儿打的电话?”

“公用电话。”

“这么晚了还在街上逛游,有什么事吗?你有家庭吗?有家吗?”

“我出门去加点汽油。明天早上要去很多地方。但主要还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我快回家了,但我想告诉你,今天我走过你办公桌的时候,你的头发蓬松地垂着,就像你独自在家的样子,你看上去很美,我在办公室里都想去抱你呢。”

“我过得不太好,”嘉碧说。“没有你在身边,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有想你,渴望你。”

“我也过得很不好,我也一直在思念你。别躲着我,坚持住,因为我俩都需要同样的东西。我不想失去你。你对我很重要。别伤心。试着尽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出门去,跟人会会面,男朋友女朋友都没关系,别老是待在家里,这样对你不好。坚强些。我现在必须特别小心,犯不得一点儿错。你坚强下去,就是在帮我。我想要你知道,我爱你。”

这是他第一次确确实实地说出“我爱你”这句话,这让她激动不已,竟然忘了自己曾经对某位作家的一句话产生过迷信,她不再害怕提出这个危险的问题: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我不知道。我下个礼拜要去国外。如果可能,我会从那儿给你打电话,但是不要指望我一定会打电话。等我回来之后,一切就得看那时候的情形了。这需要时间。我就寄希望于你了。如果我们希望计划成功,下一阶段就要求我们有耐性,头脑冷静。”

嘉碧极度渴望他们的计划成功,虽然她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计划。

“我爱你,我想要你知道,我爱你。”事后,这些话,他的声音,一直在她耳边回响。她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对她讲过这些话,甚至在最初、他们相遇后最热火的那段时间。他曾经说过:“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不爱你了,你会立马察觉出来的”,事实上,她也认可他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这次要说这句话,而且还加重语气、重复地说,为什么偏偏在现在说呢?但是这个陈述使她过于兴奋,远远胜过任何疑问、任何记忆,因此,她抛开一切疑虑,以及通常会出于她的敏感性格而做出的繁琐解释。对

于这三个字，以前她总觉得太老套，因为在小说、电影里听到得太多，似乎是带点儿敷衍意味的程式化的宣言，恋人之间除了陈述这个假设他们早已互相知晓的事实之外，两人之间对于爱情已经没有更加原创、独特、个性化的东西可说的了，所以很不值钱。当她在电影里不断地听到这句套语时，有时她会想，哪怕是沉默，一种特定的沉默，都能更加准确、更加丰富地表现出此时此刻恋人心中特定的恩爱，以及他们对此情此景的独特感受。但此时此刻的她，对于幸福的信念已明显损害了她的观察能力。这些老套的话从这样一个男人的嘴里说出来，而她对这个男人还了解不多，而且这个男人对她怀有什么用心或对她的感情有多深，她都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如此，这些话依然消解了她心中所有的疑惑，如同这里面充满了造就未来，甚至改变过去的力量。

第二天她去上班的时候，她就蓬松地垂着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向后梳理，扎拢起来，做成舞蹈家似的圆形发髻，垂在脖颈上，并且等待着他走过她的办公桌，但他这一天都没有露脸。她一回到家就给艾达通了电话。

“发现你有一段时间没跟我联络，”她的朋友说，“我就知道你的状况是既不很好也不很坏。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不必跟你明讲，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吧。我已经很久没看过什么好电影了。”

“我们可是从来没一道去看过电影呀。”

“我要走出房间，去会会朋友。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是想今晚去吗？”

“看你方便了。”

“我也很久没看过电影了。你别挂，我问问加迪。”

艾达放下听筒，嘉碧替她的朋友感到悲哀，因为她必须请求她的老爷和主人开恩，准她一个晚上的假。

“我们去看个早场吧，”艾达回来说道，“然后，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嘉碧表示同意。艾达去拿了张报纸。“你有没有想过特别要看哪部

电影？我看报纸上没什么有趣的东西，都是美国电影，我受不了。等等，这儿有一部电影叫《儒尔和吉姆》①，电影资料馆②在放映，时间也跟我们正合适。”

“我看过了。”嘉碧说。

“我也看过呀，还不止一遍，但是这部电影太好看了，每次看，我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

其实，嘉碧很想看一部美国电影，里面都是大牌明星，而且是最新上榜的，吸引了无数幼稚单纯的观众。对她来说，似乎看这种电影才是真正从禁闭中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过健康的普通人的生活。她不愿意回到许多年前，她最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当时也是在电影资料馆，陪着一小撮装腔作势的知识人（她认为去那儿看电影的都是那种人）——似乎这意味着去跟自己以前的化身见面，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那只会让她更加回到自己的过去。但是她无法抵挡从艾达的声音中听到的那份颤动的热情。她们约好在电影资料馆门口见面。

嘉碧原以为她的朋友还是她上次见到时的模样，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再用金黄色漂一下，脸上的化妆清新而细腻。可是这一回她吓了一跳，站在她面前的竟然是一个年迈的艾达，脸色苍老，过于早衰，头发中透出一绺绺灰白，缺乏光泽，而且那一身粗疏的服装，使她的嘴唇显得格外肥厚。在她们去买票的时候，艾达察觉到嘉碧的脸上掠过的一丝表情，在走向楼上小放映厅的时候，她对嘉碧说：“失望了吧？”嘉碧假装没听懂，但艾达还是继续说，“加迪不喜欢。他觉得自然点更好，人活到什么年龄，该是什么模样就什么模样。我以前真的很蠢，那是某种奇怪的、邪恶

---

① 《儒尔和吉姆》，由亨利－皮埃尔·罗什（Henri-Pierre Roche）原著改编，这部小说有中译本，王殿忠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

② 电影资料馆（Cinematheque），特拉维夫的一家综合电影艺术剧院，共分两个厅，大厅上演主流电影，小厅上演非主流电影、老电影或有争议的电影。除上演电影外，还举办其他大型活动。

的冲动。我感觉荒唐。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惭愧。我为什么要跟你比呢？你有你的样子，我有我的样子。我从来就不漂亮，我已经习惯自己这个样子了。”

“不是那么回事儿，艾达，这不是自然不自然的问题。这些事情都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怎么样的穿着打扮，就是在传递怎么样的信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想给别人，给周围的人，给这个世界传递什么信息。”

“照你说，我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

“你的信息是：别注意我，我不值得一看。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没什么可以给你的。”

“也许你说得对，”艾达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说明你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而且不知道该怎样穿衣服，怎样打扮你的脸，你的头发。”

“我的样子很可怕吗？”艾达问。

“你的样子就像艾达，很本色。”

他们走进小放映厅，在寻找座位的时候，嘉碧迅速地扫视了一下观众席，顿时对他们产生了厌恶：除了个别几个年轻人之外，大多数男人在她看来都像是住在他们幽会的公寓密室隔壁的那个带狗的男人，大多数女人都像艾达。在她的想象中，她从他们这些人的脸上看见的都是孤独与绝望的信息。

那破败不堪的黑白景象，放映电影时叙述者的单调乏味的语调，使她从电影一开始就感到压抑。甚至让娜·莫罗①也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美丽动人。这个 femme fatale②，不过是个神经质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讨厌东西，而那两个被她折磨的男人却又显得滑稽而可怜。她第一次看这部

① 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法国影星，1962 年主演特吕弗导演的《儒尔和吉姆》，该片是她最成功的影片之一。

② 法语，指具有致命诱惑力的女人。

电影的时候怎么会那么蠢，竟会被它感动？她认为玩弄那两个男人的爱和生命，是女人最幸福的事情，而事实上呢，那两个男人只是互相之间感兴趣，而不是对她感兴趣，他们从来不为赢得她的爱情而争斗，也不必为她而牺牲他们的友谊。嘉碧不时偷偷地观察艾达，艾达关注地盯着屏幕，加入到人物的情感之中，模仿他们的表情，跟他们一同微笑，一同悲伤。艾达依然忠诚于她以往所爱的一切——文学、电影、友谊——似乎世事沧桑并未对她产生任何影响。

剧场里的灯还没亮，艾达就把眼镜脱下，放回手提包，拿出餐巾纸不停地擦着眼泪。她俩沉默地走向楼梯，来到大堂，艾达说："要不要去坐一会儿？"

"只要不坐这儿就行。"嘉碧说。

"你受不了这个地方，是吗？"艾达说，"包括这部电影和这些观众。"

嘉碧决定不跟她谈对这部电影的苍白的观感，那样会使她的朋友扫兴，而艾达呢，也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决定就满足于这句空洞的评语，不再触及这个话题。

"附近有几个地方，比这儿好。"嘉碧说。

她们穿过大街，走进一家光线相对不太暗，音乐相对不太吵的酒吧，挑了一个紧挨着玻璃窗、可以看见大街的位置坐下。

"我希望加迪不知道我的事儿，"嘉碧说。"这事儿请你保密，就我们俩知道。"

"他不知道这事儿。我也有些秘密不让他知道，其实，这种事儿他并不关心。他只关心我们家里发生的事儿，他的工作，还有政治。其他的事儿他都不关心。可是你这话说得有点奇怪呀！你担心什么？你是不是感到有点羞耻？"

嘉碧说，"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突然觉得……"

嘉碧还没说完，她的朋友还以为她一时不知道如何表达她的想法，突然，嘉碧一把抓住她的手臂，直愣愣地盯着玻璃窗外的大街。

“艾达,真不敢相信,是他!”

在大街对面靠人行道的地方,他停下车,走出来,打开后门,侧身往里瞅了瞅座椅,好像要确定他没有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他伸了个懒腰,关上车门,环顾四周,好像在寻找一个地址,或者原先约好了在那儿见面的人。一会儿,他又转到车前,扫视着沿街的商店、餐馆、酒吧。最后,他穿过大街。嘉碧这时还抓着艾达的手臂不放,好像要从这只手臂里汲取力量,她越抓越紧,快速地对她说,“听着,如果他走过来,我们就继续谈话,我要做得像不认识他一样。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有关系。”她俩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走上人行道,从她们身边走过,根本没朝那扇玻璃窗看一眼。

嘉碧突然开口说道:“这部电影真好看!”

“是啊……”艾达嘟哝着,看到嘉碧那么慌乱、不安的样子,她也受了感染,脸涨得通红。

嘉碧的眼神从人行道转到酒吧门口,又转回来,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阵沉默之后,艾达说:“要换个地方吗?”

“现在不行!”嘉碧的眼神还在扫视着周围。

艾达不说话了。

“你肯定替我感到羞耻吧。”嘉碧怯怯地说。

“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我脑子里始终只有一件事情,就像着了魔似的:我要他,要他的一切,为我自己。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他却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最近没见过一次面,他一直跟我说他必须特别小心。有时候他打电话来跟我说他爱我,说他都替我们俩计划好了。就这样,他让我难以离开他。”

“你的话听起来你已经彻底绝望了,但你同时又说你不知道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我觉得你们必须分手。”

“是他对我说,老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对我不好,我应该出去会会朋

友，男朋友女朋友都行，要我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叫你来陪我看电影的。”

“你要从目前的境况中解脱出来，首先得从他身边解脱出来。没准儿，那也是他所希望的呢。”

“我不知道。没准儿，他真正想跟我说的是：如果你想证明你爱我，那就别再爱我了。”

“那么那个公寓房间呢？”

“最近我都没去过。”

“他哪来的钱，租那么个公寓又不用它？他很有钱吗？”

“我不知道。这重要吗？我对这没兴趣。”

“幸亏你还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不住在那儿。”

“你为什么这么说？”嘉碧惊讶地问道。

“我记得许多年以前看过一部电影，那时我还是个孩子，那部电影当时就已经是部老片子了。是部好莱坞的闹剧，十足的催泪弹，要是今天再看一遍，也许我会觉得它十分荒唐。但我无法忘记这部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记得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 Backstreet①。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来到城市，在一家公司干活。有一天，那个雇主，或者叫老板，看见她，就喜欢上了她。他邀她出去约会，开始发生了关系，他在城里一个偏僻的小街上给她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房间，他可以随时去那儿找她。后来，也许是他对她感到厌倦了，或者这件事儿危及他的婚姻或者他的生意了，细节我不记得了，不管怎么说，他要她等待，等到他把事情摆平，他就会回来，跟她结婚。后来，她的青春在等待中过去了，她的中年在等待中过去了，她的整个一生在等待中过去了，她独自一人在那条小街上的公寓里，等他回来。我不记得结尾是怎样的，我只记得我流了不少眼泪。”

---

① Backstreet，原意是“偏僻的小街”，中文片名《芳华虚度》，1961 年由美国影星、第 31 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苏姗·海华德（Susan Hayward）主演。

“幸好你今晚没有带我去看那部电影。”嘉碧说。

“真是怪事,他竟然会在这儿冒出来,还从我们身边走过。”艾达说。“我实在不喜欢这种巧遇。这让我感到我们是一台机器里的齿轮,而我们对这台机器却一无所知。”

“你觉得他长得怎么样?”

艾达停了一刻,难堪地看了她的朋友一眼。“嘉碧,他太老了,”她说。

“他不老,”嘉碧反驳说,“那只是因为他的头发。那不表明他的年龄,艾达,他年轻的时候头发就白了。他跟我们差不多年龄。”

“我不知道,”艾达说,脸又变红了。她想换个话题:“我一直在想你刚才说的话,我们怎么看人,我们给别人传递什么信息。我想知道你传递的是什么信息。”

“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呢?”

“我觉得你传递的信息是:我要永远年轻。”

第二天在办公室,嘉碧在电话里又听到他的声音,和往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生硬而短促,他宣布:“今天午饭时间。”

当他来到公寓时,他显得比较烦躁,忧心忡忡,她对他微笑,但却使他感到厌烦。

“你为什么那样看我?”他愠怒地责问道。

“你今天约我,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走。”

“你来这儿是跟我吵架的吗?”

“我来这儿是跟你做爱的。”

“那你为什么气冲冲的?”

“在我进门时你看我的那种眼神,我真受不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你的。”

“就像你用眼神把我的衣服脱光了一样。”

“我早就见过你衣服脱光的样子了，还需要我用眼神把你的衣服脱光吗？”

“反正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嘉碧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求你，我们别吵了，”她说。

他变得温和了，勉强笑了笑，搂着她，他的手滑到她的衬衣里面，抚摸着她的后背和肩膀，再转到她的乳房、脖子、后颈，然后他紧紧地抱着她，当他们接吻时，他久久地贴着她的嘴，不让她的脸移开。

他们上床后，他俯身在她上面，她又听见他说，还是那种愠怒的语调，“别叫，听见吗？”

这时，她感觉似乎有一条道德准则正在受到威胁，那是她独立人格的最后一块阵地，决不能被他占领，所以，当他们做爱临近高潮时，她叫喊得比往常还要可怖。墙那边的那条狗发出震耳欲聋的愤怒的抗议声。海奇急忙用手捂住她的嘴，叫她停住，可她抗争着，想把他的手移开，那张被掩着的嘴还在竭力嘟哝着，甚至拒绝让他进入。那条狗的叫声并没有停止。他们俩滚来滚去，那个男人的力量终于胜过那个女人的抗拒，他们越是情绪高涨，他们就摔打得越是剧烈、残暴、不可开交，他们摔打，好像是为了从对方身上抢夺一条生命，可是这条生命无法满足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无穷的饥渴。就这样，他们延长了高潮，渐渐地，她似乎感到自己从高空中慢慢坠落，坠落到全面投降的充满幸福感的失重状态，她吻着他那只仍然掐着她嘴的手，虽然那掐的力量已经弱了许多。现在，她听见他在喘着粗气。他并没有将身子挪到床的右侧，或者拉过被单盖住自己的腰，而是把手臂插在她的肩膀下面，温柔地抱着她，轻声对她耳语道：“你太不乖了，你太不乖了。”但从他急喘喘的语调中，可以听出那话充满了爱意。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我不想走了，我要一直陪你在这儿，跟你在一起，决不离开你。”说着，他开始吻她的脸颊，非常贴近她耳垂的地方，把她的气味儿吸进体内。

“你刚才为什么跟我发火？”

“我不知道。你以为怎样？难道只有你在这件事情里是个被剥夺权利的受害者，而我就是一个坏蛋，一直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吗？你可以那样看待这个问题，那样想确实比较方便，但生活中也有一些东西在伤害我，使我害怕。你以为我就不知道我们的这种做法对你来说很为难吗？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在我想出别的办法之前，你要坚强。我已经告诉过你：你坚强下去，就是在帮我，推进我们的共同计划。以前我那样跟你说话，我向你道歉。”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厨房，他随口问她：“昨天在哈尔巴街的酒吧里那个跟你在一起的女人是谁？”

“那么说，你看见我们啦？”

“我当然看见你了，我也看见你看见我了。”

她把艾达的情况告诉了他，以及她们多年的友谊。

“女人之间能保持这么长久的友谊很不容易，是吗？”

“瞎说！”嘉碧反驳说。“谁说的？男人关于女人的那些瞎话都是谁编的？”

“我只是这么想，”他笑笑，“我希望她不知道我们的事儿。”

“因为女人喜欢八卦，你不相信她们会保守秘密吧！”

“她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她不知道。”

在他离开之前，在门边，她搂着他的脖颈，吊在他身上，说道：“我爱你。”

“我知道，”他说。

“我想搬进来，住在这里。”

“你当真？”他从她的拥抱中脱开身。

“是的，这是我们的家。”

他惊讶而略带怀疑地注视着她，然后回到厅里，坐了下来。“你怎么突然间想起要这样做呢？”

“我要始终在这个地方为你留点东西，即使你不来看我。”

“这事对你那么重要吗？”

“是的。”

他想了一会儿，端详着她的脸，他无法理解她。“但你要遵守我们的规则，你不能跟大楼里的任何人说话，也不跟邻居或来这儿的任何人说话，你不能带任何人来这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住哪儿，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能说，你不能用电话，除非是接我的电话，根据我们约定的信号，你在这儿不能收信，你不能把名字贴在门上或门禁对讲机上。你同意所有这些规则吗？”

“同意。”

“那样子，你怎么生活呢？”

“我可以。”

“你应该尽量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样对你更好，出去走走，会会朋友，不要老是等我的消息。那样不健康。”

“这样不会影响我过正常人的生活的。”

“每个礼拜六下午，有个菲律宾女佣会来打扫房间。我给了她钥匙。五点钟之前不要回家，要等到五点半。她会看见你在房间里的东西，知道有个女人住在这儿，但她不必知道你是谁。”

“你什么时候出国？”

“还有三天。”

“我会在那以后搬进来。”

“我会给你这儿打电话。”

第 四 章

他一跨进会客室，就感到无以名状的压抑感。会客室里有两条长凳，靠近门的那条长凳上还有两个位置空着，他选了一个坐下。坐在两条长凳上的人都在激烈地谈论着一个已经谈得比较深入的话题——这是个征象，说明这些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他拿不定主意，究竟是离开还是留下。坐在他右手边的女人正在描述她的钱包在车上被偷的经过。她无疑会把这个故事重复好几遍。在长凳的左边头上，坐着一个彪形大汉，光头，显得沉默而克制，左手抓着一个用铸铁制成的烟灰缸，他一支连一支地把抽下的烟头塞进烟灰缸里。对面墙底下也是一条长凳，在长凳的左边头上，坐着一个穿灰色制服、满头灰发的男人，一副阅读用的眼镜用线系着挂在脖子上，膝盖上摊开放着一张报纸。他的汽车在晚上被人偷了，他对警察极为不满，认为警察没有很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坐在穿灰衣服的男人身边的是一个中年游客，他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的口音，向每一个愿意听他故事的人的耳朵里灌输他的烦恼，还用手不停地做着绝望的手势，描述着他在深夜回宾馆的路上，他的钱包以及他的所有证件是如何在公园里被偷的。游客的左手边是一个年轻女子，正捂着自己被打肿的脸颊，在她身边是一个陪她来替她说话的好心的邻居，想为这位女子在

控告她丈夫的暴力行为时提供目击证据。在两条长凳的中间,孤零零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妓女,她控告说她在工作的时候被人抢劫并遭到毒打。一张桌子横放着,挡住了通向宽敞的走廊的入口,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年长的警察,面前摊着几张纸,他的职责是看好这些排队的人,不让他们插队,并指导那些排队轮到的人应该进哪个房间。在通向厕所的走道旁边的拐角里,一对年轻夫妇紧紧地靠着坐在一起,像两只受了惊吓的鸟儿,神情夸张地跟所有其他人保持着距离,不时私下里互相低语两句,向那个坐在桌子旁边的警察投去急躁而痛苦的眼神。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在会客室里踱步,嘴里嘟哝着一些旁人听不懂的话,好像在沉思着如何解决某个很难的问题。

会客室的门道通向许多过道,每个过道旁边都有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都油漆成墨绿色,油漆随处可见剥落的痕迹,露出门的原先浅褐色的底子。墙面也涂上了油漆,下半截跟门一样都是墨绿色的,上半截是白色的,但因年份久远,已经呈灰色了。不时有男警察、女警察和一些穿着便衣的人们从会客室的门里进出,从某个过道里冒出来,转到另一个过道,或进入其他的办公室。在一间看不见的房间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萨米!萨米在哪儿?有谁见过萨米吗?"可是没人回答她的问题。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在叫萨米了,过道里传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去吃饭了!"那间看不见的房间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我看见他了,那个贼,我能认出他,"坐在阿威冷右手边的那个女人说着,又开始描述起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件事情,她仿佛在念着咒语,那个咒语能使时间倒转,让事情重新来过。"如果他们给我看他的照片,我会马上认出他来。他总是站在下车的地方,我要下车的时候,他就朝我挤过来。我以为他是变态,想挤着女人的身体占便宜。当我下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手提包打开着,我的钱包不见了。车开走了,我都来不及写下车牌号码。"

"即使你写下了车牌号码又能怎样呢?"那个汽车被偷的车主问道。

“即使找到那个小偷又能怎样呢?”

“他们可以根据我的描述拼出一张刑侦面貌图啊,”那个女人说,“发给大家看,总有一天那个人会被认出来的。”

“你在胡说些什么,太太,”那个穿灰衣服的男人冷笑着说道,“他们什么也不会做的。这些事情把我们市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可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除了给乱停车的贴贴罚单,躲在暗处等着人们闯黄灯①或者乱穿马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那才是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呢!”

有一个人从某个房间里出来,向出口走去。那对年轻夫妇相互搂抱着,来到坐着警察的那张桌子跟前,那个警察转头看了看那个房间,好像在等待某个信号,然后示意让他们进去。

“别再这样走过来、走过去的,你走过来、走过去,把我的头都弄晕了!”那个坐在长凳上的光头、沉默不语的男人,现在突然从那个角落里大吼起来,手里还抓着那个烟头已经多得要掉出来的烟灰缸,他的嗓音由于抽烟太多而变得粗粝。警察的桌子就紧挨着那个男人,那警察没想到有人会大吼,他坐在椅子上怔住了,这对一个像他那样年长的警察是有失身份的,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反应,他也责怪起那个陌生的年轻男子:“就是啊,你老是这样踱来踱去的干啥嘛,坐下坐下,你也妨碍我工作啦。”说着,他指指桌子上放着的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报纸。那男子惊惶失措地冲向长凳,在阿威冷左手边的一个空位上坐下,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哝着。那个妓女穿着一条超短裙,两腿交叉着,把话题又引回到警察的效率是多么低下:“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吧,他们不来。那个100报警电话有什么用呢?什么用也没有!”她尖酸地笑着。“有一次喏,有一个人到我家里来,亮出刀子想杀我。我打了100,想叫警察来救我,结果电话里只听见音乐,然后就是一台机器跟你反反复复地说着‘所有线路都占线’——什么意思嘛,开玩笑啊?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他们却说:‘现在没

① 黄灯在绿灯之前,需要稍等片刻才能通行。

有巡逻车,请等五分钟。'什么意思嘛?我是在报警呀,有人拿着刀子想杀我呀。他会等五分钟,等巡逻车来抓他吗?"

坐在桌子旁边的警察打断了她的话:"够了够了!别说了!你又开始唠叨啦?你答应过今天会安静地坐着等待,直到轮到你为止,不再开口说话的。如果你再这样不停地说话,我就一脚把你踹出去,听见没有?"

那个妓女指责似的朝他撇着手掌,气呼呼地环顾四周坐着的人,好像在说:瞧瞧,这不?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你天天往这儿跑,来胡闹一番,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吗?我看见你就烦!"那个警察说着,不停地摇头,一副绝望而无奈的样子。

妓女坐在那把夹在两条长凳之间的椅子上,正好在那个钱包被偷的女人的对面,那个女人不安地看着她,妓女报以友好的微笑,随手从她膝盖上的大手提包里抽出一包万宝路,点了一支,吸了一口,短促而有节奏地喷着烟圈,然后噘起嘴唇,再把它吹散。她环顾回周,想找个烟灰缸,但那仅有的一只是在那个彪形大汉手里,而且已经满得没有空间,放不下一颗烟灰。她迅速地瞟了一眼那个警察和坐在她周围的那些人,把手藏在背后,将烟灰弹在她椅子的座位底下。

"我不知道那女人倒底想干什么,"那个被打的女人的邻居用下巴指着那个妓女说道。她想跟穿灰衣服的男人搭讪,可那人早已戴上眼镜,拿着报纸在读报了。她继续说道:"而且说话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可她就不同了,"她指指身边的那个女人,"她到警察局来过好儿回了,跟他们说她老公的事儿,但他们没有动她老公一根寒毛。她不想再活了。我今天只好把她拉到这儿来投诉。他们在等什么?等她老公把她杀了吗?"

"等她把她老公杀了,"妓女开口说话了。"怎么,不可以吗?按照法律,她有权那么做!"

那个穿灰衣服的男人把眼镜从鼻梁上取下来,又把报纸放下。"他们口口声声说,没有人力,没有资源,因为他们忙于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我问你,要是他们连偷车这种事儿都没时间管,他们有时间干什么?他们

制止交通事故了吗？他们解决吸毒问题了吗？他们消灭有组织的犯罪了吗？他们抓到所有恐怖分子了吗？我倒想知道他们所谓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哪一件做成功了？”

坐在阿威冷左手边的男子突然站起来，继续在会客室里踱来踱去。那个警察大概是惧怕那个彪形大汉再次发威，因为他已经抬起头来，眼里充满了不祥的神情。警察站起身走到那个男子身边，用手按在他肩膀上，制止了他。“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回地走呢？”他用温柔的语调问道。“你怎么回事儿？你干吗不跟大家一样坐着，跟他们一起痛斥我们国家那些饭桶警察呢？”警察把他带回自己的座位，安慰似地拍着他的肩膀。

从那些房间里冒出一个女人，游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因为快轮到他进去了，但警察却示意他坐下，自己走进那间房间，随手把门带上了。游客抱怨他们办事太慢，一边回到座位上坐下。没多一会儿，警察回来了，重新坐在桌子前面，招呼被打的妇女和她的邻居。过了一会儿，那个邻居出来了，坐回她的座位，说道：“他们不让我跟她待在一起。他们又要跟她捣糨糊了。”

阿威冷在那儿待着越久，越感到压抑。而且带来那种压抑感的，不是因为坐在那儿听那帮人说他们遇到的事情，不是那个地方的讨厌的氛围（那个地方真有点像电视节目里看到的第三世界的某些地方），也不是因为到这儿来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而是因为他感到自己都绝望了，来这个地方就是服刑，而这些人都是他的狱友。

那个被打的女人哭着从关闭的房间里出来，匆匆地走向门口，她的邻居随后跑着跟了出去。警察走进一个房间，再次询问里面的人，然后回来把那个游客叫进那个被打的女人刚刚离开的那个房间，又把那个在叽里咕噜的男子叫进另一个房间。妓女站起身来，走到他的桌子旁边：“我是第一个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儿？”

“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坐坐，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时间在家里没事干嘛！”警察说，“所以你就安静地坐下，等着吧！”

她取下肩膀上那个大包,拎着向过道走去。

“你到底想干什么?”警察责问道,站起身,想把她拉回到座位上来。

“我去厕所!”妓女宣布说。“你有病啊? 你跟我来呀?”

“下面就轮到你啦,”警察跟那个握着烟灰缸的彪形大汉说,那大汉抬起那双愤怒的眼睛,停了一会,确认听懂了他的话。

那个被人偷了钱包的女人焦急地看着自己的手表。“等到他们会见我的时候,那人早就溜得没影儿了,他们快抓不到他了,”她说。“我再也见不到我的钱了。哦,不光是钱哪,还有我的身份证,我在国外的孙女的照片,那个贼拿了钱,就会把钱包扔了,让它孤零零地躺在大街上。”

“如果你的身份证在钱包里,”穿灰衣服的男人说道,手里依然拿着报纸,“也许有人会看到,把它送回到你家里的。”

“那个该死的贼,”那个女人说,“像他那种人就该送进监狱,一辈子别再出来!”

那个女人的声音又从某一间看不见的房间中传来:“萨米! 你在哪儿?”然后是萨米的声音:“我去自己的办公室,有什么事儿?”“我要出去吃饭啦!”“好吧,我在这儿呢。”几个男女警察穿过会客室走了出去,很明显是去吃午饭。一个戴着帽子、拎着一个大塑料袋的男人走进会客室,走到桌子前面签到。在此之前,阿威冷一直排在最后一个,但是现在队伍缩短了,而且在他后面又有人来了,这使他更深切地感到,快轮到他了。他转念一想,其实那种压抑感不过是惧怕而已,一种揪心的不可触摸的惧怕,竭力想摆脱不可触摸而变得真实可感。

突然,在某个过道的尽头开了一扇门,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那声音很熟悉,从尖叫声变为笑声:“你以为我认不出你了呀,萨米? 你这个疯子,你骗不了我!”跟她对话的那个人一边笑着一边说道:“我明天带过来,到时候你自己看吧。”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那个拥有储藏室的黄头发女人出现在会客室。

她径直走到那个年长的警察身边。“你过得怎么样,巴鲁赫?”她问

道。“索尔今儿没来上班吗？萨尔说他没见过他。”

“怎么可能呢？我今天早上还见过他呢，”巴鲁赫说。“可能他出去了吧。”

“我找不到他，”黄头发女人说着，就向过道尽头的厕所走去。在紧挨着过道的那条长凳上，只剩下那个汽车被偷的主人，还在读着报纸。

“等会儿，娅法，里面有人，”巴鲁赫说。他站起来，走到厕所门口，用拳头砸着门：“你在里面蹲着都老半天了干吗呢？你在里面干什么？”他对着锁闭的门大喊道。“快出来！这儿还有别人要上厕所呢！”

“好的好的，马上好了，怪叫怪叫什么嘛！”是那个妓女的声音。“我一会儿就出来了。”

那个黄头发女人一直背对着阿威冷站着，这时转过身来，忽然发现了他。“嘿——老邻居呢！”她提高嗓门，开心地叫了起来。“他是我们的邻居呢！太巧啦！你到这儿干吗呢？欸，他是我们的邻居呢！”她跟巴鲁赫说。“你到这儿来是想控告我们吗？”她问阿威冷，说着，她放声大笑起来。“瞧他，他不跟我谈话呢，这疯子。他是个养狗的疯子，他跟狗住一块，他不跟女人睡觉，他跟狗睡觉，”她跟警察解释道。“甭着急，老邻居，我对这儿的事情一清二楚，我谁都认识，对不，巴鲁赫？”

巴鲁赫没做声。

“别让他排队了，直接让他进去吧，巴鲁赫，”她命令警察说。“我在这儿等你，”她对阿威冷说，“我让你搭个便车，一直把你送到家门口。啥，不愿意？远亲不如近邻嘛，对不？”

妓女从厕所里出来，又坐回了那张在两条长凳之间的椅子。黄头发女人走进厕所，阿威冷趁这个当口儿溜了出去。他回头望望，确保警察没有在后面追他，把他重新抓回去。他的嗓子干得火辣辣的。他招呼一辆出租车停下，坐着车回到办公大楼。

在上楼进办公室之前，他去了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冰啤，先解解渴，再润润嗓子。没一会儿，酒精就把他的压抑感消解了。

伊兰正在跟客户谈话，于是阿威冷就坐在电脑前面，给自己制定的这一天的工作定额编造一些内容。但他实在无法集中思想，他不知道这是由于酒精作用（他不习惯喝酒精饮料），还是由于发生在他公寓里的那次撬窃，在他的记忆里不断地滋养、强化，形成了事后恐惧，加上在警察局里排队等候，总之，这些因素就像一根绞索在他脖子上萦绕不去。

客户走了之后，伊兰问道："好了，事情怎么样啦？你看，不像你预想的那么可怕吧？"

"说实话，"阿威冷说，"我最后没进去。我等不及了。"

"为了回来上班？"

"那倒不是，不光是为了上班。我讨厌在那儿坐着，等着轮到我。何况，我犯得着吗？想从保险公司要回那笔换锁的钱？"

"你的态度不对，阿威啊，"伊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你投了保险，是吗？你应该让他们赔给你你应得的一切，不管钱的数目多少。房子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损坏吗？"

"没有，他们甚至没有把东西弄乱。问题是有陌生人进了我的家，碰了我的所有东西。你无法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一个晚上没睡，一直在清洗那个地方，把厨柜里的东西都洗了一遍。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恶心，我都快疯了。保险公司不会对这些付钱的。"

"或许是一个女孩子干的？"伊兰诡秘地微笑着，可以看得出他想说一个下流玩笑，但是忍住了。"时下，也有女人会闯入别人的家，偷钱，买毒品。那不需要很多力气，只需要一把特制的镊子，把锁心转一下，把它从锁头里拉出来。"

"这个我倒没想过。"阿威冷说着，勉强笑了笑。

"这事儿确实蹊跷，"伊兰说。"闯进人家房间，又不拿任何东西。那他们想找什么呢？"

"我想不出来。"

伊兰敲着脑袋，试图想出个究竟。每当他这样集中精力想问题的时

候，他那张丰满的脸就会洋溢出比平时更加鲜艳的光彩。无论春夏秋冬，他的脸一般总是很有光彩，可能是因为出汗，也可能是他刮了胡子之后给自己涂上的某种油性的润肤霜。阿威冷想象着，要是伊兰知道这事儿是他隔壁那位年轻女子所为，而他又是那么想她，那么渴望得到她，他会作何感想。

“有了！”伊兰说。“他们闯入你的房间，是因为撞错门了。我是说，他们接受指令要闯入隔壁那间房间，但是他们撞错了门，当他们发现自己撞错房间之后，就匆匆地离开了。所以他们没有搜寻整个房间，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他们不是来偷钱买毒品的。他们是接受指令来寻找其他东西的。他们离开你的房间之后，要么是马上闯进了隔壁那个房间，要么他们觉得一次闯进两个房间风险太大，于是就逃之夭夭了。你觉得呢？”伊兰露出一脸的得意神情。

“那他们想要找什么呢？”阿威冷问道。

“是文件，阿威——信件、合同、账簿，总之，跟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关的各种文件，或许，谁知道呢，他们想在电话机上装一个窃听器？我告诉过你，那个公寓不是玩女人的好地方，我们老早就知道了，那是做某种生意的人的一个秘密地点，有人想打探那里的事情，所以就派了人去撬窃。”

由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伊兰兴奋不已，像是飞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境界——在那个专做大买卖的世界里，充满了阴险而复杂的陷阱，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忠诚与背叛之间的灰色地带，人们在巧妙甚至狡诈地经营着业务，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伦理道德，没有感情。“也许这个人所在的公司发现了某些情况，他们怀疑他在私下里干着对他们不利的业务，也许竞争对手发现了这个地址，也许整个经营业务都是非法的，而他们正在寻找针对他的证据？也许是警察，他们有时候不向法官申请搜查令，而宁可借用私人侦探替他们撬窃，闯入民宅？各种可能性都有。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闯进你隔壁人家吗？”

“不知道。”

“有趣。去了解一下吧。”

梅那舍打电话来说:“到妈妈家来吧,带上衣服。”

“他在那儿吗?”埃兹拉叫了起来。

“没错。”

埃兹拉放下电话,看着鲁娣,一句话也没有。

“埃兹拉,出了什么事啦?”她怔怔地大声说道。

他的声音恢复了正常:“他在我妈家里。我们现在就去。”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哭丧着脸?来吧,我们走,去看他!”

“鲁娣,他想要他自己的便装。”

“那我们就给他带去呀。够了,埃兹拉,我们这些日子都挺过来了。”

“他不想回部队,鲁娣,这事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鲁娣去拿衣服了。

“奇怪呀,鲁娣。当时埃雅尔打来电话之后,我就跟梅那舍说了,他当时是同意我们不给他送衣服的呀,”埃兹拉说,“可现在他却叫我们送衣服去了。”

“你看,他也想通了。”

他们驱车去帕底斯卡兹,一路上,埃兹拉一声不吭,一直在沉思,他不打开收音机,也没点过一支烟,只是盯着眼前的路面,脸上布满了忧郁。鲁娣没有打破这份沉寂。走出车门之前,埃兹拉说:“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有把衣服留在这儿。我们只有等待事态的发展。”鲁娣没有回应他。

梅那舍打开门,大家心里怦怦直跳,走进埃兹拉和他所有的兄弟曾经与他们的母亲一起生活过的那间狭小的底楼公寓房间。埃雅尔坐在沙发上,紧挨着他奶奶,光着脚,穿着一条明显太大的运动短裤,显然那是梅那舍的。当他们走进来时,他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望着他们,无动于衷,表情就像是个陌生人。最后,他用平淡的口气问道:“你们带衣服来

了吗?”

“埃雅利!”埃兹拉失声叫道。“你到底怎么啦?”

“别那样对他大喊大叫的,”他母亲责怪他说。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埃兹拉声音颤抖地说,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的一生都给毁了。”他把脸转向墙角,抹去了眼泪。

“你到底带没带衣服来?”

“衣服都在车上,我去给你拿过来,”鲁娣说。

“你要这些衣服做什么?”埃兹拉问。

“你的制服呢?”鲁娣问。“我拿去帮你洗洗。”

“已经洗了晾着了,”奶奶说,“都快干了。”

“我不需要制服,”埃雅尔说。

“为什么不需要?”埃兹拉大叫道。

“叫什么嘛!”他母亲责怪道。“你到这儿来就是对他大叫大嚷的吗?如果你没带衣服来,我就去给他弄。我知道哪儿可以弄到衣服。”

埃兹拉把车钥匙给了鲁娣,鲁娣出去拿衣服。

“你到底怎么啦,埃雅尔?”埃兹拉问。“你究竟犯了什么事,让部队里那样待你? 你原先不是挺想参军的吗? 你还想加入一个精锐小队呢。”

“他们把你送进监狱是为了什么?”梅那舍是两人当中比较实际的一个,他打断了弟弟的话。

“新兵训练营里有个神经病指挥官,他老是踢我。我打了他。”

“就为这个你被关进监狱了?”

“他是个中士。”

鲁娣回到房间,拎着一个装满衣服的塑料袋。

“给他吧,”奶奶说。“他需要。”

她把袋子给他,他把它放在大腿上。

“现在你想干什么呢?”埃兹拉问。

“我想把衣服换上，”埃雅尔说，他站起身，进了里屋。

他奶奶用满意的眼光看着他走进去。

在她所有的孙子当中，她最中意的就是埃雅尔，虽然他不是最大的孩子。他俩之间的这种关系从他刚出生时就持续到现在，而且这种亲昵的态度并没有随着他的长大而削减。他经常到帕底斯卡兹她的公寓来看望她，跟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能谈些什么？为什么一个像他这样生长在现代城市里的孩子，会在一个不认字的、生活处境与他如此悬隔的老女人身上花去那么多时间？鲁娣为此百思不得其解，也曾经跟埃兹拉谈起过自己的迷惑，但是埃兹拉却并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只把这当成是一个小男孩对他的奶奶表现出的尊重，对他能经常去看望她感到欣慰。

埃雅尔换上便装后回来，还是挨着他奶奶坐下。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到部队里去？”埃兹拉问。

“我不打算再回部队了。”埃雅尔说。

“你必须在监狱里先服完刑。目前，你是个逃兵。”

“我不想去监狱。”

“梅那舍在部队里有关系，埃雅尔，他能帮你搞定，刑期结束，你可以再回新兵训练营去，”埃兹拉向他儿子透露说。

“我不打算回监狱，也不回部队，”埃雅尔说。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鲁娣问道。

“我会想办法，”埃雅尔说。“别担心。”

“这些日子你都在哪儿逛游呢？跟妓女、跟吸毒的在一起，在中央汽车站？”埃兹拉问。

“我知道莫德哈依看见我了。可他自己在那儿干些什么呢？我很快就离开那儿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你们也会来找我的。”

“你不希望我们找到你？”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一个人待着。"

"为什么?你一个人待着干什么呢?"

"了解生活。"

"可别人并不希望我们那样生活。"

"那又怎么样?"埃雅尔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你急着要走吗?"埃兹拉问。

"没错。"

他父亲强忍着怒火。"告诉我,你就从来没想过我们?难道你不知道你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后果吗?"

埃雅尔一句话也没说。

"你靠什么生活?你有钱买吃的吗?"

"我能挨得过去。"埃雅尔说。

"怎么挨?你从哪儿弄钱?"

埃雅尔没作声。他父亲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的老母亲。"你不会是从奶奶那儿拿的钱吧!你知道她不让我们接济她,她是靠社会保障过日子的!你知道这有多过分吗?你问她要钱不觉得羞耻吗?"埃兹拉责问道。

老妇人替那男孩说道:"你想让他怎么样嘛?他没问我要钱,何况,即使他要了,我也应该给他。"

"你为什么老是护着他?"埃兹拉责问道。"他从部队里逃跑,就必须回到那儿去。"

"如果他在部队里不开心,就没必要待在部队里。"

"那他现在该怎么做?"

"他知道该怎么做,他脑筋好,身体又棒。"

"他就像你,"埃兹拉说。

老妇人笑了。她用手臂揽着埃雅尔的肩膀,跟他拥抱了一下。

"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家?"埃兹拉问。"至少我可以知道你还活着。"

"我知道他们会到我家来抓我的。"

"谁会来抓你?"

"军警。"

"没人抓你,埃雅尔!部队对你没兴趣。他们不在乎你。你逃了,可是没有人追你。我倒希望他们会去抓你,并且抓到你,把你送回去,送回到正道上去,这样一来,所有的麻烦就都解决了!可现在的部队已经不是从前的部队了,所有人都想着他们自己,并没想着国家。"

"那,如果他们抓到了你,你怎么办?"梅那舍问。

"我还会逃跑。"

"他们不会让你第二次逃跑的,"梅那舍说。

"总有办法可以从部队逃跑的,"埃雅尔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埃兹拉责问道。

"我可以装疯,学做礼拜,去犹太小学,或者说我是同性恋。"

"真不敢相信你会说出这种话!"埃兹拉叫道。"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问自己的老母亲。"你听见他说的话啦?可你还是护着他。他不是我的孩子!"

"可他是我的孩子!"他的老母亲说。

鲁娣说:"埃雅尔,我想跟你私下里说几句话。"

男孩很不情愿地站起来,跟着她往外走。他们站在马路边上,面对大楼,背对大街,身体靠着埃兹拉的小货车。

"埃雅利,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你到底怎么了?我真的看不懂了。"

"有什么看不懂的?"埃雅尔反问道。"我就是不想待在部队里。"

"为什么呢?所有人都去部队,而且不管怎么都挺过来了。"

"那就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那里不适合我。"

"你难道不想跟其他人都一样吗?"

"是的,我只想做我自己。"

"告诉我,你在那些地方逛游的时候,没染上毒品吧?"

“我连烟都不抽。”

“你要当心,别受那些人的影响,吸毒的、变态的、犯罪的。你的身体还行吗？能照顾自己吗?”

“没问题。别担心。”

“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爱你,我们永远支持你。”

“知道了。”埃雅尔说。

“还有,时不时地给个信儿,让我们知道你一切都好。”

“没问题。”

当他俩回到房间时,埃兹拉和梅那舍似乎在吵架,一见他们回来,就马上不说话了。埃雅尔还是坐在沙发上,紧挨着他奶奶,埃兹拉严肃地看着他。“听着,埃雅利,我明白。我知道你已经十八岁了,你长大了,你有权利选择生活的道路,我们无法强迫你跟着我们的脚印走。好吧。但我只是想知道,只是想了解你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你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去服役吗？你对我们的部队就没有一点儿感情吗?”

“去他妈的部队。”

埃兹拉瞪大了眼睛,然后转头看着梅那舍,好像要确认一下他哥哥跟他听见的是否是同一句话。梅那舍拍拍他弟弟的肩膀,好像在提醒他不要火冒三丈,动手打人。“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还当着你老爸老妈的面,当着你奶奶的面?”埃兹拉声嘶力竭地叫道。“我们一辈子也没像你这样子在我们母亲跟前说过话。在你眼睛里还有谁没有？你躲在外边,尽跟那些罪犯、吸毒的学到了这些东西,你跟他们交上朋友了。你竟敢用你那张臭嘴污蔑我们的部队？难道你不是我们国家的一员吗?”

“去他妈的国家。”埃雅尔说。

埃兹拉腾地站起来,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过来,鲁娣,我们回去了。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小子说话了。他不是我儿子,这个垃圾货！我不想跟他再有任何关系。”

“我不回去,”鲁娣说,“我不想就这样子离开。我要跟埃雅尔谈一

谈，我想了解他。他是我儿子，我爱他，即使我不同意他说的、他做的。”

“他那样子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你还这样护着他？我不想在这儿跟他多待一分钟了。如果你不想跟我一起回去，我就自己回去。”

埃雅尔坐在他奶奶身边，看着他们争吵着；他的表情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好像这事儿跟他根本没有关系。

她试了整整一个白天，都没人应她，现在她决定晚上也去试试。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电视机里播放着电影，带一点儿可怕的宁静，突然间，门禁对讲机响了起来，打破了这份宁静，吵醒了正在熟睡的狗，于是那狗开始冲向房门大叫起来。对讲机的听筒里传来她的声音，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他们在家吗？”

“你说谁的家？”

“17 室的；你听不出我的声音是谁吗？”

“这里不是 17 室。”

“我知道，可他们一直不回我。”

“那，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他们没有电话机吗？难道没人住在里面吗？这儿门上写着纽曼，纽曼家的人呢？”

“我不知道。我一个邻居也不认识。”

他听到隔壁不停地传来急促的吱吱声。“喂！喂！”隔壁对讲机里传来她那不耐烦的声音。“你瞧，”她说，“没有人应我。”

他把听筒放回原位，将电视机声音调低，走进卧室，把耳朵贴在墙上。17 室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那个年轻女子最近搬进来住了。早上，她出去上班，阿威冷就算好时间，跟她一同出门。他会等到听见她关上房门的时候才离开，那样，他们就会在楼面上碰见，他可以跟她一齐下楼，然后再去上班。有好几次，他试着跟她说上两句话，但他并不期待她会有什么回应，虽然他隐约觉得，她的表情里带有一点兴趣，也带有一份疑惧。他们大约在同一

个时间回家吃午饭。有好一阵子,他没有听到隔壁房间里那个男人的声音了。晚上,她也是独自一人,透过墙,他能听到音乐,或打电话的声音。现在那里没人,要不就是她故意不做声,不让那个统计员发现她在里面。

对讲机又一次不停地响起来,那条狗叫着。

“快开门,我要进去。”

他摁下按钮,打开大楼的门,从猫眼里往外看,等待着她的出现。她登到他的楼面,往四下里看了看,然后离开他的视野,往隔壁的房间走去。她的长相,与他刚才跟她说话时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抓住那条狗的项圈,竭力让他安静,但显然并不奏效。她摁着隔壁的门铃,敲门,又摁着门铃,然后回到他的视野,靠着栏杆站了一会儿,再朝他的门的方向瞧了瞧。尽管猫眼的透镜使影像有点变形,但他感觉这个女人颇有几份姿色。有好一会儿,她似乎有点失落,然后表情变得坚毅起来,走上一步,来到他的门前,摁响了他的门铃。

为了掩饰他一直在猫眼里偷窥的事实,他折回到起居室,把狗挪到身后,等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门前,把门打开一条缝,以免那条狗冲出去,因为他还在不停叫着。她略带疑虑地瞟了他一眼,显然她有些紧张,然后用好奇的眼光看着狗的主人。他用一种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手势,邀请她进到自己的屋里来,一手紧紧地按住那条狗的项圈。可她并没有接受这份邀请。

“这样有点唐突吧,”她说。她从肩上的大包里取出一个夹着黄纸的写字板。“那个房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没人住吗?”

这个女人绝不只有几份姿色,四十多岁,高挑,但不瘦弱,短发,化妆适度,一抹黑色的眼线,使她那双幽深的眼睛显得十分迷人。

“我已跟你说过多次,我帮不了你忙。我从不跟这儿的人打交道。”

“对不起,先生,我本人对这儿的人也没兴趣。我只是要他们填满这张统计表,这是政府的事情。”

她的这份执着让他动了恻隐之心,好像她在为活命而搏斗。

"这儿还有其他邻居呢，"他说，"也许别人愿意代劳的。我就很愿意代劳。如果这狗让你觉得不方便，我可以把他关在别的屋子里。"

"不行！"她不以为然地笑道。"这恐怕不行。一切都必须按照抽样调查的规定去做。这一家正好是抽样调查的对象。你不明白吗？我们知道这里住着一对人，我们只是找不到他们，也联系不到这个房间的主人。别的抽样工作都做好了，就只剩这一家了。"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个电话号码，一旦我发现什么情况，就立即通知你。"

她先是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在一张黄纸的角落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扯下来交给他：舒拉，还有拉马特沙龙①的电话号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她抱怨道，"他们干吗不理我呢？难道他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我给他们信箱里留话，在门上贴纸条，他们一概不理。难道他们不懂得自己有依法合作的义务吗？"

"也许你应该派个人闯进去，看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提议说。她端详着他的脸好一会儿，似乎想确定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他关起门，从猫眼里往外看，看见她又转身从他的视野里消失，来到隔壁房间的门口，但她这回并没有敲门，也不摁门铃，或许她在写些什么东西，打算插在门与门柱的夹缝里。

上床之前，他带着狗下楼去散步。在庭院前面，大楼的旁边，他看见黑暗中站着一个身影，正抬头望着楼上17室的房间。他想走近那个身影看个清楚，但那条狗，由于不习惯改变往常散步的路径，惊异地叫起来，不批准他的请求，并且站在人行道上不肯下来。那个女人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像在做坏事时被人逮了个正着一样感到尴尬，相反，她好像还在继续刚才那一段争论，她举手指着他隔壁那个房间的窗户。"看，你可以看到从百叶窗里还透出来灯光呢。"

---

① 拉马特沙龙（Ramat Hasharon），特拉维夫北部的一个区。

“你不叫舒拉，对吧？”他说。

“雅尔——这个名字是不是好点儿？”

“当然。中央统计局的忠实职员，甚至这么晚了还在工作？”

她没有回答。他回到人行道上，沿着他往常跟狗一起散步的路径继续前行。在他们路过的小街上，大多数公寓房间都已经黑了，百叶窗都放下了。他不时听见一辆轿车从大街上驰过。四周几乎没人。他来到大街旁，坐在一条板凳上，看着狗在树和树丛之间穿梭。那是这条狗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站起身来，沿着来的路径往回走，那条狗紧跟在他的身后。

而她依然站在那儿，挨着大楼，抬头望着 17 室的窗户。

“你打算在这儿站多久？”

“等到他们关了灯。”

他爬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进入卧室，开始脱衣服。隔壁的电话铃响了。电话响了三次，然后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了起来，于是他清晰地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是我！你是从哪儿打来的？”

“你那里现在是几点？”

“你什么时候回来？”

海奇的声音从电话的那头传来，很响、很清晰，好像他就站在她的身边一样。“我不知道，”他说，“这取决于我工作的相关事务，还有我替我们俩安排的计划。”

“我想你。”嘉碧说。

“我也想你。你在公寓里怎么样？”

“我感觉就像家里一样，因为这是我等你的地方。只有这些才是对我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经常提醒自己要小心啊？哪怕你犯了一丁点儿错，都会毁了我们的好事儿。”

“别担心，一切顺利。我什么都没忘。”

“如果我不再从这儿打电话给你，就说明我很快要回以色列来看你了。我爱你。”

跟往常一样，她睡在床的左侧，将右边位置空着留给他，就像他们做爱完了之后的情形。恋爱，如果没有一些未来的含义来滋养，就无法继续，而此时，嘉碧的内心告诉她，等到他再次回到她的身边，一定会跟他离开时的情形不太一样，因为他又说了一遍“我爱你”。在她进入睡梦之前的最后片刻，她想象着，他将整夜陪着她，而她会倚着他的臂膀睡去，他会对她说着甜言蜜语，用身体的温暖包围着她，然后他们会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分开，坠入各自的梦乡，但是他依然在她背后，依然放射着热量，他那平静的呼吸，伴着她的心跳，以平稳的节奏拥抱着她的脖颈后部，于是她向自己承诺，她会在天亮之前醒来，看着他熟睡的样子，被单盖着他的腰，头向左侧，向着她的方面倾斜，一头白发洒落在白色的枕套上，脸颊重重地压进枕头，一支比他更为强大的部队将他俘虏了，他战败了，而且没有人援助他。

这幢大楼在两条街的交叉路口：其中一条比较宽敞，是这个街区的商业街，一路上有很多红绿灯；另一条比较狭窄、安静，沿街都是居民楼。这座公寓的前部是卧室和起居室，从那儿往外看，就是那条狭窄的小街，那条大街则从厨房和卧室的窗下经过。当初我们买这套公寓的时候，原本是可以去买面朝大海的那幢大楼的一套顶楼房子的。可她偏不要，她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是没有电梯啦，爬上爬下很累啦，其实她当时年纪还轻。而且还有一个缺点：那是一幢老式楼房，海上吹来的咸咸的风已经腐蚀了墙面，侵蚀了家具，大楼每年都要粉刷。她不需要美，她不懂什么是美。她只想要买一幢新的大楼里的一套公寓。家具、地毯、电冰箱、电炉，她对这些感兴趣。最主要是，这套公寓要有“好邻居”。我就随她的意了。现在，当我坐在小厨房的阳台上，看着底下的游乐场、银行、超

市，以及在另一条街上可以看见的楼房，我问自己：如果当初住到海边，也像这样坐着，一眼望去，只见一片大海，连一幢大楼、一个人影也见不着，没有一丝生活的迹象，那会是怎样的境况。或许感受一下咸咸的海风，那风会吞噬墙面，渐渐地还会吞噬我的身体，直到我的身体只剩一副白骨，这样，也不失为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要是就这样一直望着大海，我能望多久呢？也许我会感到厌倦，终于我会不得不向自己承认，我对美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幻觉，一个谎言，人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只是影子，我需要看见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走动，走在街上，进入银行和超市，说些不着边际的话，瞅一眼漂亮妞儿，梦想着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某些以前从未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或者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至少并不比他们想象的更糟。于是，我可以在一个影子的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追求真实的美。

女孩现在不在家，她去买东西了，不想带我去。她说她没时间，但我知道她不喜欢让我跟她一块儿去。一辆救护车拉着警报开过来了。救护车经常过来。原先，从起居室的阳台上，可以看见那条小街的全景和那条大街的一部分，还能看见他们开到哪儿去了。但是现在，那个起居室的阳台已经做了那个女孩的房间，我只能坐在厨房的阳台上，在那里，只有当救护车从大街上驰过，经过银行、超市和游乐场，或者转弯开到小街上，停在第一幢大楼的门前，我才能看见。救护车经常在转弯角，我们对面的大楼门前停下。那儿住着一个胖女人，自从我搬到这里，就一直看见救护车来接她。她当时就行动不便，而现在，她更是难得出门。那幢大楼没有电梯，而她偏偏住在顶楼。她打电话叫救护车，于是就有两个人把她装进一个椅子，一路从楼上抬下来。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力气抬得动那么重的东西。在大楼外面，救护车的旁边，他们把她从椅子里拉出来，再放到床上，她叫着："轻点！轻点！"即使从我坐的阳台上，也能听到她的叫声。过了个把小时，救护车又回来，他们再把她拉出来，这时，在他们把她装进椅子，一路抬上大楼之前，她已经开始叫起来："轻点！轻点！"有人说，那是她叫救护车送她去理发店做头发，但我不清楚那话是不是真的。人说

话，都没个准儿。

这一次，救护车转弯开到小街上，停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大楼前面。即使救护车回来，我也不会看见，因为这条街是单行道。以前还真有一件稀奇的事情发生过，当时我大概是半梦半醒着，我听见警报声，看见救护车转到我们这条街上，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是为我而来的，以为我死了。我不感到悲伤，也不痛苦，只是希望这事儿尽快结束。让他们把我装到担架上，用一块被单盖好，他们爱把我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那有什么区别呢？也许，到时候真的会那样子，其实，我对此也无所谓。也许，那个女孩会进来，在厨房的阳台上发现我坐在椅子里死了。起初，她会感到震惊，会害怕得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她会给我女儿打电话，让她马上过来。她有我女儿的电话，也有我儿子的电话，但她知道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应该给我女儿打电话。以后，她会到别人那儿去再找一份工作。

我现在记起这件事情了，我在等她回来，那样我就可以假装死了。当我听见她开门的声音，我闭上了眼睛，让头侧向一边，垂到肩膀，而不是向前垂在胸口，那是我睡着时的样子。我没有必要扭曲着脸，因为自从我中风以来，脸就已经扭曲了，不过我伸了一点点舌头出来。人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听见她走进厨房，窸窸窣窣地把购物塑料袋放在案台上，当她从厨房里出来，走到阳台上，靠近我身边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她站在我跟前，我能感觉到她在看着我，我能听见她的呼吸，那是片刻的沉默。接着，“嘿！嘿！”她想吵醒我，但我不动。“喂！喂！你睡着啦？”

她摇着我的身体，我的头垂得更低，舌头整个儿从我嘴里伸出来了。我听见她在喘气。我可以想象她的表情，也许她正惊慌失措地在自己的胸口划十字，他们都那样。我看不见，但我能想象。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想着想着，就不能控制自己，身体开始摇晃，于是大笑起来。我睁开双眼。她看见我眼睛睁开了，就很生气，用拳头捶我的肩膀，可这反而使我笑得更厉害了。“你真坏，你真坏！”她对我叫着。“我恨你！”她回到厨房，生起了闷气。

她为什么会害怕呢？是仅仅因为见到死人害怕？还是或许她对我已经产生了某种感情？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那是出于我本能的自私吗？过了好久，她还在对我生气。她把吃的东西放在我的面前，就立即转身走开了。我对她叫道："琳达，琳达。"这叫声，以往总会使她的脸色变得多一点女人味儿，甚至具有某种魅力，那是她通常不具备的。但是这回，她并没有转过身来看我一眼。

"他到底咋么咯？"施瓦茨夫人说。"他就不能安静睏到床上吗？"

她扶着她丈夫的臂膀，他们一起下楼来。阿威冷吃完午饭，刚要出门上班，正好跟他们撞着。施瓦茨先生现在已经骨瘦如柴，脸也缩小了一圈，面色泛黄，这时正披着一件厚厚的深蓝色宽袍，里面穿着一套带条纹的绒布睡衣睡裤，宽松的睡裤垂落到腿肚根部，露出那条紧贴在两条细腿上的米色哔叽长裤，一双木拖鞋里露出一双厚厚的灰色短袜，长裤的下端缠绕在袜子里面。

"我必须跟你谈谈，"施瓦茨先生说，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要去上班。"

"我也要去上班！"施瓦茨先生愤怒地回答说。

"他要睏到床上，不要咯。都不睏觉咯。成天到夜只有房子、房子、房子。我说：够咯够咯，你同委员会已经结束咯，廿年咯，还不够？现在让别人家去做委员会。他病咯，没啥力气咯。"

"没有别人可以做！"施瓦茨先生说，"他们都是转租的房客。真正的业主，还有几个留在这儿的？三四个得了病的老太婆，要么是脑子不正常的，即使有一两个正常的，他们也不肯干这个事儿。何苦呢，为别人干活？所有人都只想着自己，只有施瓦茨可以为所有人服务。我希望有人愿意来接替我的工作！我还有什么力气干这个事儿？"他想拉起自己的宽袍，让阿威冷再看看那个尿袋，但是他的妻子马上挡开了他的手。"你想参加物业管理委员会吗？"当他们来到大楼底层时，他问道。阿威冷没有回

答,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反问句,并移开一步,让施瓦茨夫人把她丈夫搀出门外。施瓦茨先生在门外站着不动,不让阿威冷离开。他一把抓住他的袖口。"我想要你现在就跟我一道去看一样东西,"他说。

"什么东西去看?"他妻子抱怨说。"成百上千次了他都去过,也没什么东西看。"

"她什么都不懂,"施瓦茨先生向阿威冷解释道,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后院。老头趿拉着拖鞋,蹒跚地走着,"她什么都不懂。她连读报纸都不行的。"

"波兰语我会。"施瓦茨夫人说。

施瓦茨先生停下脚步,转脸对着阿威冷,深沉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断然否定地说:"不会,她不会。什么也不会,不会。"

他的妻子没有为自己辩解,她垂下双眼。他们三个人来到新的地下室前面,站在原先放置垃圾箱的拐角处。这里原来用一个低矮的水泥墙围着,后来未经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就被移到大楼的另一个角落,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破败的水泥墙了。施瓦茨先生走近已经被刷成白色的地下室的墙,弓着腰朝两扇关闭着的窗户里望进去,想透过窗玻璃看看黑黢黢的屋子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他看了老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十分失望,就在他妻子的搀扶下,趿拉着拖鞋走向地下室新修的大门,在通向地下门道的台阶跟前,他站定不走了。

"下去揿门铃,或许有人会开门的,"他对阿威冷说道。

阿威冷走下台阶,揿响了门边上的门铃。没人出来应门。

"也许他们在家,就是不想开门。"施瓦茨先生说。

"那什么都没有咯,"他妻子说。"这你看不出?"她转头对阿威冷说。"每次这样的——他们哪里,他们哪里?他要去找他们为啥咯?他们都去地狱吧!我们那救护车,从医院回来,不休息,不睏觉,生着病,他一定来看这里,一次一次,他看这里,揿他们门铃。"

"里面没人,"阿威冷说。

“那么他们到哪儿去啦?”施瓦茨要求阿威冷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突然消失啦?发生什么事啦?以前整天整夜的,他们都在这儿,为什么一下子我们就看不见他们啦?”

“我不知道,”阿威冷说。“只要他们的案子还在市里,他们就没有权利使用这个公寓或向别人出租。”

“你知道像这样的案子要处理多长时间吗?要好几年!好几年哪!”

“那你担心什么呢?案子处理得越久越好。在这段时间里,公寓是空关的。你偏要他们现在就住进来干什么呢?”

“很多人都对法律、法院深表怀疑。你认为法律、法院对他们会起作用吗?他们冲到我家门前大嚷大叫,如果这个案子输了,把他们造好的东西推倒了,他们就会把整个大楼都炸掉。你以为他们不会那么干吗?要是那样,你就太不了解这批家伙了!可是他们不会把大楼炸掉的。他们不会输掉这个案子的。他们有律师替他们说话,他会拿律师跟市里做交易,结果出来总会对他们有利的。大不了,最后会罚他们一些钱。但是相信我,他们并不缺钱。但是我们没有钱去请律师替我们说话。我曾经要求大楼的所有业主,每人出三千谢克尔,也去请一个律师,为我们的房产辩护。你付了吗,先生?”

“我本想告诉你,我不可能付给你这笔钱。至少现在不行。”

“没有一个人付过!没有一个人!所有人在会上都举手赞成,但他们都以为别人会付的。你也举手赞成的。”

“是的,”阿威冷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现在还不会来。”

“你敢说他们不会来?”施瓦茨先生打出了自己的王牌:“是谁给他们的花草浇水的?是你?是我?看看,这儿还是湿的呢!”

确实,地下门道周围的花草,都明显看得出刚刚被水浇过的痕迹。

“露台,带一个花园,在我们的土地上,你见过他们的图纸的呀!”

施瓦茨先生气得浑身发抖,他妻子担心地叫着:“看看,他又发高血压咯,他又要救护车去医院咯!”

阿威冷趁此机会匆忙溜走，来到街上。当他踏上人行道时，他回过头去，看见施瓦茨先生由他妻子搀扶着，站在地下室的窗台跟前。那老头弓着腰，再次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朝里张望，希望这回能够发现他那些躲在黑暗之中的敌人。

那个新来的女子名叫玛莉，她刚带领她的客户们巡查完毕空关的房间，完成了她的“房产巡逻”——这个说法是伊兰想出来的，也许是受他在预备役时的经验的启发。她把钥匙还掉，在她自己的角落里坐下。

“怎么样?”伊兰问她。

“他们说还要想一想，”玛莉回答说。“他们可能同时在与另一家公司谈，他们希望看看那些公司的价格情况。隐基底街①的那个老太太，这回突然说她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卖还是租。我有一种感觉，她根本不想搬出去。”

“我会给她的外甥打个电话，要他先把她搞定，确认她是认真的，再回到我们这儿来。”

“她耳朵很背，哪怕你扯着嗓子跟她说话，也没法跟她交谈，”玛莉说。“依我看，我们在那套房子上，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伊兰早在跟阿威冷合伙之前就认识了玛莉，当时他们都在另一家公司工作。“她是个单身母亲，”当伊兰向阿威冷递交一份“征求意见书”，把他们早已作出的聘用她的决定知会阿威冷时，他跟阿威冷这样说。阿威冷从他的口气中听出来，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但她既不是离婚，也不是丧偶，而是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玛莉年龄在四十上下，长得还算好看，但谈不上迷人。时间的刻痕——在阿威冷看来，还得加上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的烦恼——在她的脸

---

① 隐基底街，特拉维夫路名。隐基底(Ein Gedi)，以色列中部靠近死海的一块绿洲，《旧约·雅歌》等古代情歌中多有述及。今译艾因盖迪或恩盖迪。

上已经十分明显，而她也从不试图隐藏这些东西。她勤奋工作，富有经验，而且知道如何跟客户交谈，激发起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她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对公司有过重大贡献，”伊兰说。“她跟罗妮特不同，罗妮特在办公室里到处逛游，把她的所有货色都展示给你，可能看起来挺养眼，但她没有一丁点儿用处。她只会用我们的电话，煲她那些没完没了的私人电话粥，而且还要求加薪。”

这些日子，阿威冷已经逐渐淡忘了他对罗妮特的不满，她那些带有污辱性的言行，以及因她跟伊兰的特殊关系，在办公室里造成的不断升级的紧张气氛。现在，他会带着向往，回想她的年轻而性感的身段，自由自在，毫无拘束，而且没有一点儿庸俗。甚至当他回想她那粗鲁的放声大笑，跟伊兰说的那些带有挑逗性的话语，也会在他心里激起向往之情。阿威冷并不否认伊兰在“房产巡逻”中确实需要一个助手。公司的业务重担全都压在他的合伙人身上，而他的合伙人也不再跟他分担这份重任，其原因可能是他当时喜欢出去见客户，也可能是他认为阿威冷不会给客户留下什么好印象。

因此，把玛莉引进办公室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任何外在的动机促成此事。但谁又能保证伊兰没有故伎重演，在看似纯洁无邪的举动里，隐藏着某种权谋，只是暂时没有显露，但最终要他觉得自己在办公室里是多余的，让他自动要求解除他们的合伙关系？但这种猜测不再像以往那样伤害他，使他愤怒了，因为自从玛莉来办公室工作，她对他的态度一直都十分温和、友好，他也没有在她的言行和个性方面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她参与了颠覆他的阴谋。而且最近，在他心里有一种不安、但是令人兴奋的冲动在潜滋暗长，他感到自己正走向人生的某个重大决策的十字路口，与此相比，他在公司里的合伙等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如果在他要离开办公室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玛莉正好带客户看完公司清单上的公寓房子，完成她半天的工作回到办公室，她总是主动邀请阿

威冷坐上她的红色“菲亚特”①,顺路捎他回家,虽然那样她回家的路程会略微远一些,而且她的女儿从学校回来,也在家等她。他们走到停车场,开车加入拥堵在道路上、缓慢爬行着的汽车行列。要是步行,他可能会早一点到家,但他不忍心老是拒绝她的一片好意,伤她的心。

“伊兰是个好人,跟他一起工作很快乐,不是吗?”第一次捎他回家时,她说道。他们的交谈显得有点生硬,而且他必须参与交谈,这使阿威冷感到尴尬。

“是的,”他说,“你可以一直信赖他。”

“他一直脾气很好,办公室里气氛也很好,没有压力。他其实很喜欢你的,他说你很特别。”

“我倒觉得他希望我不要太特别,要更加像他一些。”

“恰恰相反!”玛莉说。“他说,你跟他有所不同,你们俩在办公室里互补,那是一件好事。”

“你要绕一大圈才能回家,因为我,让你女儿在家里等,真的十分抱歉。”

“她已经长大了,在我回家之前,她能够自己解决。这没什么,而且是我主动要捎你的,没人逼我。你平时休息都干些什么,你在家吃午饭吗?”

“是啊,”阿威冷说,“我还要带我的狗出去散散步。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把他独自关在公寓里,他会等我回家,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家。”

“这么说,你也有人吃午饭的时候在家等你回来呀。”

“没错。”

后来,等他们有过几次一起开车回家的经历之后,他们的交谈就自然多了,玛莉跟他谈起自己的个人生活,好像那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① 菲亚特(Fiat),世界著名汽车品牌之一。菲亚特公司1899年创建于意大利都灵市,公司全称是意大利都灵汽车制造厂,菲亚特是该公司缩写的译音。

了。有一次，她甚至谈到自己是个单身母亲。阿威冷对她抱有好感，但也有点伤感和担心。他能够感觉到她对他有兴趣，甚至想过要发生点关系。她以前可能相当漂亮、迷人，他可以想象到她在年轻的时候能与罗妮特媲美。但如今，虽是同一个人，但她已经枯萎、败落、废弃了。她聪明、温和、坦诚，她浑身散发出一种率真的光芒，令人愉快，激发人的信心。但他并不想跟她发生什么关系，他不愿意为了她，而牺牲他全部生命都沉浸其中的一个私密的梦想——关于他卧室隔壁那只呻吟的小猫，想要赢得她、占有她的欲望，哪怕一次，只要一次，他的生命也就值了，而这个梦想至今还在毫无目的、绝望地爬行，充满了无聊与茫然，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至今为止，跟他上过床的所有女人都是收费的，她们大多比玛莉年轻，但并不都比她漂亮、迷人。正是那种堕落的念头吸引他去找那些女人，那种吸引力，在他满足了肉欲之后，就变成了厌恶和憎恨——对她们，也对自己。因此，他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她们任何一个人的身边。他知道，即使他跟玛莉的关系变得亲密，他跟她上床，他也会对她产生相同的感觉，他就不能再跟她亲近，甚至朋友也做不成，他会拒斥她、伤害她，甚至一起工作也会成为他们两人的一个问题，从而破坏办公室的气氛。

一队车辆正像蜗牛般地爬行，堵塞着交通，这时，后面响起了救护车的急促的警报声。在他们前面的几个司机停车不走了，可能是要遵守急救车辆先行的法律规定，造成这一队车辆全部停下。“白痴！”玛莉叹了口气说，同时鸣响喇叭，挥手示意让他们继续往前。“他们干吗停下呀？他们以为这样他就可以过去了吗？他们应该继续往前，给他留出空当，让他从我们旁边过去。”

“出现紧急情况，应该动用直升机，”阿威冷说。

“大家应该懂得怎样在城市里开车，”玛莉断然说道。

她独立、自信，而且专断，阿威冷自忖。

果然，救护车司机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向前面的车辆叫着，要他们尽

快把车开到前面的交叉道口。这队车辆于是继续前行,救护车拉着震耳欲聋的警报,呼啸着从他们身边驰过。

“你喜欢去电影院吗?”警报声还没有消歇,玛莉就问道。“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哪天一起去看一场好电影。”

“是啊,一场电影,”阿威冷说,“但我通常下班以后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了。”

“跟那条狗?”

“是啊。”

当他听到她说“跟那条狗”的时候,难道他没意识到她的反讽语气吗?难道他没意识到遭到拒绝的女人已经开始报复了吗?

“玛莉是真的喜欢你,尊敬你,”有一天早晨,伊兰对阿威冷说。“你应该对她多一些了解。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是啊,”阿威冷说。“她不错。可并不完全是我喜欢的那类,”他补充说,“就外表而言,我是说。但她真的不错。”

“她的外表怎么啦?”伊兰惊讶地问,阿威冷听出了这句问话背后隐藏的意思:你认为自己的外表怎么样呢?

伊兰跟她上过床吗?阿威冷有点怀疑。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她孩子的父亲呢?由于某种原因,这种猜测使他对伊兰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

“谁是她女儿的父亲?”他问道。

“我不知道,”伊兰说,又看了他一会儿,不满但又不带感情色彩地问他:“难道就是这个让你不喜欢她吗?”

“当然不是。其实在这方面,我很尊敬她。”

毫无疑问,伊兰就是在这当中撮合的人,是他怂恿她主动靠近阿威冷的,现在他是想试探阿威冷的想法。

“另外,她女儿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伊兰补充说,又把脸藏到金融报纸的后面去了。

“她多大啦?”

“十一岁。”

“事实上，这怎么可能?”阿威冷问道。“毕竟来说，一个女人要是决定和别人生一个非婚子女，她不会走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跟他说：我们来生一个孩子吧，我要做一个单身母亲。这个人必然是她的朋友，那个人跟她上床，结果让她怀上了，但又不想或不能跟她结婚。那么，那个孩子和她父亲之间还有联系吗?”

“你到底怎么啦，阿威？你干吗老问这些问题？我是谁啊，单身父母的专家吗？你干吗那么感兴趣?”伊兰不耐烦地说。“如果她是个寡妇，会不会感觉好点儿?”

现在他确定，伊兰就是那个父亲。

“不过是好奇而已，”阿威冷说。“我对此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跟伊兰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她才三十上下，比现在更漂亮、更活泼、更迷人。伊兰当时是个有家室的已婚男子，他让她怀上了，地点可能是在他们带客户看房的某一个空置的公寓房间里。他知道那个女孩的确切年龄，他知道她可爱，很明显，他常常去看她，现在他要为这个小小的家庭找一个父亲。这是伊兰的特点，不能算是他的缺点——在工作上，他也从来不会让生意有始无终。

巴齐拉依·希夫拉夫人：

我现在用我最后一点儿力量给您写这封信现在我几乎握不住手中的笔了我病得太厉害了太虚弱了。这封信我是以我的私人名义写的是作为一个老邻居而不代表物业管理委员会因为我已经辞职了。所有人都知道整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只是我一个人而已没有别人也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而现在也没有人接替我的职位而且我已经八十岁了。所有人都只关心他们自己而现在也没有什么物业管理委员会了到此为止。没有人会去收取物业费了那个清洗楼道的男孩没有清洗费了和清扫垃圾箱附近地方的清

扫费了另外在花园里剪除树枝和清除杂草的人也没有收入了另外那些排污管道好多年都没有修理过都腐烂了总是需要有人去修理但是那些修理费也没了另外还有楼道里要有电灯泡晚上走路才能看得清现在都坏了要换但是也没人给钱了另外每年向耶路撒冷缴税现在也没人缴了但法律规定我们必须缴税。现在这里只有几家业主还住着但是住在这幢大楼里的所有其他人家都是付租金的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都不在乎这里不是他们的房子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在什么别的地方他们对着跟他们说话的所有人都要嘲笑,他们在夜里制造各种噪音在楼梯上到处乱扔果皮纸屑还有烟头他们在地上乱扔垃圾都不扔在垃圾箱里。很快你瞧着吧我们的大楼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景点所有人都会来参观访问。再过几个月那些树枝就会长得像丛林一样然后堵住通行的道路另外这里的一切都会变成为一个巨大的树丛而且大家无不进入大门或院子并且在楼梯上黑洞洞的脏兮兮的整个院子和花园都充满了污水臭烘烘地传到整个大街上面另外大楼的门禁对讲机一直都已经坏了一直开着这很危险有老鼠从垃圾堆里窜出来逃进大楼钻进人家里去。租房子的人也会找其他的房子去住因为有别的地方住的人谁会愿意住在这种地方啊。留在这里的有谁呀只是几个实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的业主老头子老太婆大多数还脑子有点不正常。这种情况对谁最有利呀从地狱里回来的罪犯他们在地下室和院子里造房子他们用从我们手里偷来的我们的土地赚钱。现在市里已经把这事情带到法院但是这个案子要拖上几年才能判下来。他们有律师替他们搞定所以最终结果一定会对他们有利。我们没有律师替我们出头。这个案子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不会对我们有利的。如果他们跟他们做个交易或罚他们一点钱他们就可以在储藏室和在院子里和在屋顶上造房子另外把房屋出租给罪犯和吸毒的人到那个时候那几个

老年人还留在大楼里他们就没办法继续住在这里了。但是谁会从他们手里买一套这样的房子所以说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只能跟那些贼做买卖把他们的房产卖给他们然后得几个零花钱还不够他们一直活到在这里死去请人从这里抬出去。然后新的业主就控制了整个大楼然后装修一新很时髦的样子因为钱他们是不少的然后他们就把所有房子都卖掉或租掉赚很多很多的钱。而如果他们即使有律师在各个环节上托关系通路子但是案子还是输了,即使这样也对我们没有好处。他们已经在我家门口大叫大嚷过了如果法院要他们把他们建好的东西推掉他们就会把整个大楼炸掉。他们都是骗子不假我也相信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而不是等待市里的人因为这个案子可能会拖上好几年而是应该找一个我们自己的律师把他们告上法庭而不是坐着等待我上面所写的那些事情发生。如果律师是专家他会使他们停止做那些我上面所写的他们可能会做的那些事情。但是这个大楼的业主们不肯出钱请律师即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都举手表示同意出钱他们都希望别人出钱施瓦茨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没有人出钱大家都说干吗他不出而要我出在这个可怕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出力。完了希夫拉夫人完了我们的大楼完了它曾经是多么美好有秩序住在这里的都是好人即使有时候也会有口角但没关系人跟人之间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但是住在这里真好每个人都是和和气气的。现在这下子完了。因此希夫拉夫人我辞职了不再有什么管理委员会了大楼业主们都从电话里知道了是我告诉他们的我现在通过这封信也告诉你顺便说声再见因为我记得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我一直十分尊敬你另外我对你丈夫也不生气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即使他说过一些关于我的不太好听的话我现在也不想再提了。我不知道我会再活多久我的情况很不好

这封信花去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再也没有力气了。

致以

诚挚的敬礼!

前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表

施瓦茨·阿利耶

第五章

“你在哪儿？你怎么啦？你总是不在家。我都为你急死了。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你的近况。”

这是她在吉瓦塔伊姆[1]的家中电话录音机里传出的艾达的声音。这是她第四次电话录音留言。还有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留言。她听完录音，快速地读完邮箱里发现的邮件，就站起身，往四周扫了一眼。在此生活期间她所添置的家具、墙上挂着的画片，当时都是按照她的口味精心挑选的，还有地毯、书架、散落一地的唱片和小摆设——这些东西，原本都是为了印证她在这个公寓房间里生活过，如今时过境迁，她已不再留心收藏。所有这些，现在都让她感到仇恨和厌恶，使她恶心。她以前一直想要爬上书架，取下几本书和唱片，现在却感到畏缩，于是她拔腿溜出了公寓。

她走出公寓时，暮色已经降临。她走向公交车站，等待开往特拉维夫的公交车。海奇雇用的清洁工应该早就把公寓房间打扫干净了，现在她可以回去了。她等着等着，身体里渐渐生起厌倦情绪，伴随着强烈的失望。突然，一辆汽车在她的身边戛然停下，司机的脸由于暮色太重看不清楚。司机叫了一声：“嘉碧！”但她没有听出这人的声音是谁。她无精打采地凑过去，看见欧第德正在车窗后面向她微笑。“让我捎你一段怎么

样?”

汽车里正播放着前古典主义音乐②。嘉碧进了车,坐在欧第德身边,于是欧第德把音量调低了些。“你要去哪儿?”

“列王广场,如果顺路的话。”

欧第德发动了汽车。“即使不顺路,难道我就不能特意把你带到那儿去吗?”他说,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侧过头来看她。他的眼神中带着犹疑的笑意,或许那是他克制着的嘲讽的微笑。

“你尽管朝你要去的地方开,”嘉碧说,“我会在我方便的地方下车的。”

“没关系的,我是顺路去列王广场。”

汽车里播放的歌曲,一个是女声,两个是男声,伴奏用的是古老的乐器,车厢里洋溢着他们的歌声,歌声中充满了对和谐与安宁的无限向往。

“今天遇见你真是巧啊,”欧第德说。“礼拜五晚上,我从艾达和加迪家里回家时,噢,就像你那个晚上也去过的一样,我向艾达问起你的情况。她说她已经很长时间没你的消息了。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嘉碧说。“我成天工作,回家之后就累趴下了。周末嘛,我又有成堆的事情要做。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我会给她打电话的。”

“我去他们家,就是为了见到你。”

“我们现在听的是什么曲子?”

“你喜欢古典音乐吗?”

---

① 吉瓦塔伊姆(Givatayim),以色列城市名,在特拉维夫以东。

② 泛指17世纪和18世纪初,或特指从巴罗克后期到古典乐派兴起为止的欧洲音乐。

"喜欢。"

"这是蒙特威尔第的《唯有主》①。"

嘉碧不做声，于是他继续解释道："《诗篇》第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就是这篇诗的所有文字。"

"你能全部背下来啊？"

"这个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出生在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维瓦尔第②也为这篇诗写过一个绝妙的音乐作品。这篇诗，我手里拿着希伯来文本听过无数遍，所以它已经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了。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就应该听听维瓦尔第的《唯有主》。我有一张这个曲目的极品唱片，那个用假声唱的男高音③真是好听极了。"

他等着她做出反应，由于没有反应，他就补充道："如果你喜欢，我愿意邀请你到我家里来听。"

"谢谢你，"嘉碧说，"改天吧，等我有时间。"

"好吧，"他说，尽管他的语气中充满怀疑，他还是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

---

① 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1567—1643），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作曲家，创作大量宗教音乐。《唯有主》是《真福童贞女的晚祷》（作于1610年）中的一首，原作共14首曲子。

② 维瓦尔第（Vivaldi，1678—1741），意大利作曲家，以小提琴协奏组曲《四季》最为著名。

③ 欧洲中世纪教会严禁妇女参加圣咏合唱，故在合唱中，女低音声部常由成人男子用假声演唱。

"就目前来说,我真的匀不出一点儿时间,但以后可能会有点时间。"她仔细看了一会儿他的名片,但那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的对他有什么好奇心——工作单位:一家律师事务所(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与艾达的丈夫有了一点关系);他的地址,或电话号码。磁带放到头了,他将磁带从卡盒里退出,收音机里传出"音乐之声"的节目内容:一首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我经常去音乐会,"他说,"我订了两张爱乐乐团的演出票,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

他们刚驰过火车站北站,正要向阿罗索洛夫街①开去。在布洛赫街的拐角处,她说:"到这儿就可以了。我要下车了。"

"你不想要我送你到家门口吗?"

"不了,谢谢你,到这儿就可以了。"

"随你便吧。"

他停了车,她谢过他,在她跨出车门之前,他温柔地说:"保持联络,好吗?"他的声音就像是远方被风儿款款地吹来的一声呼喊似的。"给我一个机会,你对我还不太了解。"

她穿过马路,扭头看了一眼。他的车还是停在她刚下车的地方,她也知道他在看着她。走上布洛赫街,再折进一条岔路,她又回头看了一眼,确认他没有跟着她。

第二天早上,当她来到办公室,她发现桌上放着她老板给她的一封信,通知她被解雇了,原因是她不适合这份工作,而且公司正在裁员。信上建议她月底结束工作,但她决定不等到月底就走人,也不跟办公室里的其他女孩道别,因为她们似乎比以前更专心于工作了。

电梯上得很慢,而她正急于离开办公室。她并不感到失望,或愤怒,

---

① 阿罗索洛夫街,特拉维夫路名。哈伊姆·阿罗索洛夫(Chaim Arlozorov,1899—1933),生于乌克兰,著名犹太复国运动政治家。

或担心，甚至也不感到惊讶。整个事情似乎对她无关紧要。当她正要走开，打算从楼梯口下去时，电梯突然停下了，海奇从电梯里走出来，迅速地从她身边经过，走进办公室。

等她从惊讶中缓过神来的时候，电梯门已经关上，继续往下去。

嘉碧走下五层楼，来到大街上，坐上一辆公交车。坐在她对面位置上的是两个妇女。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羊毛衫，另一个比较年长，从她的穿着打扮来看，是个正统犹太教教徒，还戴着一顶有帽檐的帽子。

“她一连几个星期都坐在家里哭啊，”那个年轻的妇女说，“她不想再活了。他们跟她说：你还年轻，漂亮，总有别人会爱上你，会待你好的。这事就这么了结，反而是件好事情，要是你已经嫁给他了，有了孩子，然后他突然跟你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岂不更糟？可她还是不停地喊着：我只要雷米，雷米，雷米，我从来也没有爱过别的男人，也不会再爱上别的男人，如果我不能嫁给雷米，我不如去死好了。过了不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难道他们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那个年长的妇女问道。

“岂止是见过！他常到她家里来，就像是家里人一样，他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子呀，开朗、坦诚，他们都喜欢他。他们都已经谈婚论嫁了。可是，突然之间，他再也不想跟她接触了。而她呢，一个可怜人儿，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呢，只要在电话里听见她的声音就挂掉了。可是她现在已经怀孕了呀。她的父亲到他工作单位去跟他谈话，那个小子却跟他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不再爱她了。她可以忘了我。而她当着她母亲和她当兵的哥哥的面发誓说，她只有跟雷米有过，除了他没有别人。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辞职了，搬走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她呢，即使被人那样抛弃，她还是深爱着他，祈祷着他会回来，任凭什么人说什么她都不听。她不再

去上班了，也不出门了，甚至不想看电视，只是不停地哭着，叫着他的名字：雷米，雷米，回来吧。她一直不停地哭，加上伤心，结果孩子流产了，因此她不需要去做人工流产。"

"上帝啊，可别发生这种事情！"那个正统犹太教妇女说道。

"不过，这样可以挽救她的未来，也挽回她家的名誉啊，"那个年轻妇女匆忙解释说。

"那叫什么名誉啊，未婚先孕，而且还想要做人工流产！"那个年长的妇女抗议道。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她只是待在家里，她不去上班，也不出门，只是坐着，哭着，叫着他的名字，希望他能回来。他们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最后，他们逼着她再回去上班，他们以为那样可以让她恢复以前的生活，逐渐把他忘掉。"

"如果他们不知道怎样照顾她，引导她步入正常的生活，"那个年长的妇女说，"他们就应该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那纯粹是一个教育问题，家庭教育问题。"

"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家庭都很好，他们都是洁净的①。我的父母现在还跟他们住隔壁呢。我们都在一起长大，在同一个碗里吃饭。只是她比较不幸，可能是因为她太漂亮了。后来，她就上班去了，一天，她坐公交车回家，在路上，她朝窗外看去，突然，在赫茨尔街②的某个庭院里，她看见墙上写着一幅标语：'爱的招魂术——请从院门进'。她以前从来没留意过。第二天，她也看见了，第三天，她又看见了，这个标语印进了她的脑海。最后，她手里攥着钱，走了进去。

---

① 按照犹太教律法规定，只有蹄分两瓣（有蹄裂）并且倒嚼（反刍）的走兽，才是洁净的。见《旧约·利未记》11及《旧约·申命记》14。律法认为，只有食用洁净食物的人，才是洁净的。

② 赫茨尔街，特拉维夫路名。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

“没有人知道那个魔术师给她做了些什么，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警告她，如果她向别人披露了这个秘密，咒语就不管用了，她的钱也就白花了。但是那天，她回到家里的时候，人变得安静多了，她不再哭了，做事也像她从前一样了。她家里人说，要是那个魔术师确实把雷米从她脑子里赶走了，花那些钱也值。

“那天夜里，她睡得比谁都香，第二天早晨，她去上班的时候心情也很好。下班的时候，她想去买点儿东西，于是在艾伦比街下车，突然，她看见人行道上，雷米正站在她前面，好像在等她走过来似的。她站住了，她惊呆了。她想说些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终于，他开口对她说：‘我爱你，丽琪，只爱你，我活着不能没有你。’她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就离开我了，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他说：‘我本想让你忘了我，去找一个比我更加优秀的人，能给你美好生活的人，一个跟你般配的人。这些日子，我一直很难受，很想你，但我希望你把我忘了，变得快乐，是这个念头给了我力量活下去。可是前几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是我一生中从没发生过的。下午，我坐在屋子里，突然，我的心好像爆炸了一样。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我觉得我必须见你，我活着不能没有你，我太爱你了，太想你了。我想马上给你打电话，但我怕你已经把我忘了，你已经变得快乐了，我会把这一切都毁掉的。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今天上完班，我也不想回家。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开始在街上到处逛游，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哪儿，我的脚好像鬼使神差地把我带到这里，突然之间，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了。’

“‘你的心好像爆炸了一样，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她问他。

“‘昨天下午，大约五点钟，’他告诉她说。

“那正好是她跟那个魔术师一起进行爱的招魂术的时候。”

那个正统犹太教妇女，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听着这个故事，可是现在忍不住想说话了。

“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乱七八糟的故事，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难道你在现场？”

“她亲口告诉我姐姐的，”年轻妇女回答说。

“那是她编造的。”

“她何必要编造这样的故事，她有什么好处？”

“说不上来。那些咒语全都是胡说，而且违背托拉上所说的内容。你为什么要去信那些故事？也许他们只是在大街上偶尔碰到了，她一见到他，感觉又开始爱上他了，忘记了他以前曾经对她做过的一切，于是就编造了那些个破烂货色给她家里人听，让他们原谅他，同意重新接纳他。”

“事实上恰恰相反。我还没讲完呢，”年轻妇女说。

坐着公交车，嘉碧一直都担心这两个妇女会在故事讲完之前下车。一会儿，车已经到了她要下车的站了，其实，她也想尽快回家，那样就可以接到电话，对发生的一切加以解释，或许还会获得某种承诺，但她还是无法放弃这篇引人入胜的故事，于是就在车上继续坐着，也不知道这个故事会讲到哪儿结束。

“他对她说，”年轻妇女继续讲着故事，“‘我们去咖啡馆坐着谈吧。’于是他俩来到一家咖啡馆继续谈。他问她，在她看不到他的日子里，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男孩也告诉她有关自己的情况，女孩看着他，心里念道：他的样子很像雷米，说话的腔调也像雷米，了解他们之间的所有细节，可是他偏偏不是雷米，而像是另一个人。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除了他的眼神，像是别人用这双眼睛在看东西。他的语气充满了对她的爱意，由于她为他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他请求她原谅，他希望他俩能够一起回到过去，从头开始，他要娶她。而她呢，在他的眼神里她发现了某种恶的东西，那是在真的雷米眼里绝对没有的，在她的记忆里他是个好人，即使他曾经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并且玷污了她的名声。她感到自己一点儿都不爱他，她不想再见他，只想忘掉他。他问她，他什么时候再见她，她说：‘我不知

道,'但他还是纠缠着她,不让她走。他对她说:'你是我的女人,我是你的男人。我们已经分不开了。'最后,当他们离开咖啡馆,她要去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他尾随着她,就坐在她对面的座位上,一直用他那邪恶的眼神盯着她。她回家,他就跟着她,不停地跟她说话,不让她清静,她进了家门,把他关在门外。他在门外守了一个晚上,坐在地上,等着。她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说,家里人发现,她上班时的那种快乐心情没了,她又悲伤了。

"到了早上,她不敢去上班,因为他还在那儿等着她。最后,她鼓足勇气,走出房门,从他身边走过。他跟在她身后,对她说:'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杀了你。我不会损失什么,没有你,我的生活就毫无意义。'她对他说:'我不爱你,你不是我所认识的雷米,你是另一个人,我不想再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会把你告到警察局,说你在威胁我。'他说:'我才无所谓呢,随他们把我关进监狱好了。没有你,我的生活就毫无意义。'

"就这样,他一直跟着她,等在她工作的单位门外,等在她的家门口,叫着骂着威胁着,不给她一点儿安宁。她把这事儿告诉了自己的家人,他们目睹了这一切,认为她十分危险。她那个当兵的哥哥想去把他好好凑一顿,但是被她阻止了。他们说要陪他到警察局去告他,但她不愿那样做。也许,虽然发生了这一切,她还是对他抱有一份歉意。她要他们再等一天,因为她打算再到那个魔术师那儿去一次。

"当然,他还是跟着她到了那里。当他发现她在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开始叫喊起来:'丽琪,别那样对待我,别去那儿,那样会杀了我的,别杀了我。'他用力拖着她,他不让她去。当她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和哭泣的眼泪,她几乎开始有点怜悯他起来。但是正当她快要放弃的时候,她挣脱了他的束缚,她跑进了魔术师的房子。魔术师看见她又来见他了,他害怕极了,于是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对她说:'也许那不是雷米本人,而是魔鬼假扮他的模样,想把你带上邪路,谁要是走上那条道路,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没有听他的话,掉入可怕的陷阱,真是幸运。现在,我会

按魔法来做，一切都会好的，别担心。’我不知道那个魔术师给她做了些什么，她也不愿告诉任何人，生怕她会发生什么事情，总之，当她出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她也再没看见过他。两天之后，报纸上说他因工死亡。他干的是电工，他不小心，在现场，他已经化为焦炭了。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事故，还是人为的。”

那个正统犹太教妇女突然恶狠狠地大笑起来，讥讽地问道：“那么，这个被杀死的人到底是谁呢？是魔鬼，还是真的雷米呢？”

“我不知道，”那个年轻妇女含糊地说，并陷入了沉默，她的脸上突然愁云密布，充满了担忧和疑虑。

那两个妇女在下一站下了车，嘉碧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过了两站，乘客们都下完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司机不时从反光镜里审视着她，终于他大声说道：“你想到哪儿去？”

“坐到底。”

我既不说话也不走路，所以有可能我犯错的机会也就少些，因为我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干涉得越少，我就越接近我真实的状况。由此看来，我何苦要为这些事儿生闷气呢？我犯得着吗？我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最好去养老院（她用了一个词儿叫“机构”，似乎那样就更体面、更有吸引力），那样比在家里被这个女孩照顾着要好。我倒不担心这个女孩，她迟早会到别人那儿再找一份工作。问题是我已经习惯用她了。我女儿说我孤单一个人生活不太好，我应该跟别人在一起。但是我对别人并不感兴趣。我对别人从来都不感兴趣。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影子一样。我对自己也无法理解，我现在只需要有一大群影子在我身边就行了。

今天下午我女儿来了，带着薇姬，一个年轻的高个儿女人，这个人，据她介绍，是个社会福利工作者。薇姬一上来就用专业的眼光打量着那个女孩，很明显，她是来找茬儿的。这首先就让我反感。在她开口之前我就知道，不管她说什么，我都会跟她拧着干。这不，她开口说话了：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她大声嚷道。“你听得懂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对她点了点头:是的,是的。但她还是大声嚷嚷。而我女儿坐在一边,紧闭双唇,她并不去告诉她,她不必大声嚷嚷。我随她嚷去,嚷得嗓子哑掉。

“他叫什么名字?”她用正常的声音问我女儿,那话是不打算让我听到的。

“雅各布,”我女儿说。

“雅各布,你感觉怎么样?”薇姬嚷道。“这么在家待着开心吗?”

我点点头。

“她懂得怎么照顾你吗?她是个好女孩吗?她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吗?”

我点点头。

“你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我摇摇头。

“雅各布!你知道吗,她还不是个护士,她不懂得任何药理知识,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她是不知道怎么帮你的?”

我点点头。

“所以你最好换一个地方,接受医疗监护,每天有医生和护士陪着你。”

我摇摇头。

“雅各布!”薇姬嚷道。“你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当你感到疼痛的时候,她没办法帮你。如果你再一次中风,等到把你送进医院的时候就晚了。”

她用正常的声音问我女儿:“她跟他很久了吗?”

“快一年了,”我女儿说。

“他已经依赖她了,”薇姬用担忧的语气说。然后,她又开始嚷道:“雅各布!如果她回到她自己的国家去了怎么办?那时候也许你会想要

搬到一个适合你身体状况的机构里去吧?”

我摇摇头。

“那么怎么办呢?你还想要一个像她那样的女孩吗?”

我点点头。

“雅各布!”薇姬嚷道。“你,也只有你,可以决定你想到哪儿去。但我想给你一个合乎逻辑的建议,我相信你一定会接受的。我们会把你接到那个机构去一个星期,或者就几天时间,让你了解一下那儿的情况,然后再做一个明智的决定。”

我摇摇头。

“那样对你来说会有什么损失吗,雅各布?你可以随时回家,那个女孩会在这儿等你。那样做,是为了让你了解一下那儿的情况。”

我摇摇头。

“雅各布!”薇姬嚷道。“就算看在我份上!就去看一眼,去了解一下那儿的情况,然后就回家。”

“这样是没用的,”我女儿对她说。“他就跟驴一样倔。爸爸!”她也开始大声嚷嚷起来,她学得真快。“没有人想逼着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你不想去,那就跟这个女孩待在家里。我只是为你着想,为你好,让你接受医疗监护,得到应有的照顾,那样子,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会受罪。但是如果你宁愿像现在这样子生活,我也只能随你的便。”

我赞同地点点头。

“我要跟那个女孩谈谈,”薇姬对我女儿说。

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在她们来访这段时间,那个女孩一直顺从地坐在带遮顶的阳台上,似乎在等着对她的审判。我感觉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神情紧张,或许她会被辞退,或许她必须立即离开。这时,薇姬起身来到阳台上,操着并不比那女孩好多少的英语,开始质问她:她懂得做些什么,她不懂得做些什么,她拿到这个国家的居住证有几年了,她跟替她办理入境的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个女孩平静地作了回答,像是接

受警察的审讯。她是一个弱小的、乳臭未干的女子,长得又不好看,又没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无论白天和黑夜都跟一个老年病人相处,从来没有自己的生活,而在她面前,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指挥官。

门铃响了。我女儿走去开门。门口是彼德罗。最近他经常来看望这个女孩。他显然不上班,除了礼拜天,他会到这儿来替她。那个女孩给自己煮吃的,就分一点给他吃,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他们在她的房间里说话,她走到她藏钱的地方,拿出她克扣下来没有寄回家去的钱,并且给了他一点儿。他或许跟她说过这只是问她借的,不过,她是不会看到他还一分钱的了。有朝一日,他把这个地方给洗劫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那个指挥官用专业的眼光审视着他。“他是谁?”她问我女儿。

“他是礼拜天来这儿替她的。礼拜天她休息。”

“今天不是礼拜天啊,”薇姬说,“那么他来这儿干什么?”

我再也受不了。我把轮椅推到那个指挥官跟前,我大叫着,挥着手,要她滚出我的家。起初,她装作听不懂我的话,我女儿说:“爸爸,你怎么啦? 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呀?”

我再做了一遍,这回意思清楚了。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否真的来自社会服务机构,或许她只是我女儿的一个朋友,是我女儿让她假扮成那个身份,把她带过来,目的是说服我去私人养老院,那样,我就只有卖掉公寓的房子。她们两个慌慌张张地溜走了,女孩从床上爬下来,带着疑虑的眼神看着我——也许这时候她正担心自己会有什么变化。我示意让她过来。当她走到我身边时,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紧紧地按着,看着她的眼睛,说道:“琳达,琳达。”可是在我心里,我在默默地对她大声叫着:我要你永远和我在一起。然后,我吻了她的手。当我抬起双眼时,她微笑着,她的脸通常都没什么表情,所以即使她不悲伤的时候看起来也是悲伤的,这时却显露出一份女性的魅力,就像我装死时她对我发怒的样子。

彼德罗说:“你爱琳达吗?”然后他突然发出一阵笑声。“你知道琳达怎么样? 琳达漂亮呀!”这话,他以前跟我说过。

她用他们的语言责怪他,我示意让他过来,同样拿起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按着。

"但是,请你不要亲我,"彼德罗说,他又笑了起来。

那个女孩和彼德罗坐在沙发上聊天,而我留在她的阳台的对面,回想着我女儿和她的朋友保证过的话——我接下去要面临的,只有苦难和痛苦。这话就像爬虫一样直往我心里钻。她们说过的其他话,都像尘埃一样渐渐落定,只有这句话还余音缭绕,另外还有她们带来的恐惧。我已经逐渐习惯于这样想:迟早有一天,我会像蜡烛一样燃烧完生命的光。这是一个健康人的想法,而不是处于我这种状况的人的想法。

女孩已经准备好要去采购,并且同意带我一起去。我们乘电梯下楼,然后出发。彼德罗推着我的轮椅,女孩陪在我的身边步行,我希望这样的情形永远维持下去,我们三个人永远在一起。我们来到超市,她进去采购,彼德罗跟我等在外面,他站在我的背后抽着烟,烟雾在我的头上笼罩着。我们等她出来,然后我示意让他们再到游乐场去玩玩。我们到了那儿,他们把我的轮椅停靠在一条长凳的旁边,然后坐下,旁边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正远远地盯着自己的孩子。还没等我有机会留意观察那些玩耍的孩子是谁(我以前见过他们当中几个,但还有几个是新面孔),那个见过上帝的男孩来到了游乐场,手里牵着那条狗,狗脖子上拴着绳子。

坐在我们身边的两个妇女,有一个已经到了怀孕后期,留着短发,就跟男孩儿似的,她跟她的朋友,那个蓝眼睛的年轻妇女说:"欸,你看呢。"说着,她站起身,对着那个男孩喊道:"别把狗带到这儿来,这儿有小小孩,会吓着他们的。"

"不会的,"男孩说,"别怕,这是条好狗,她喜欢小孩。"

女孩和彼德罗微笑着,他们从上次就记得这个男孩了,也是在这个公园里。

"你这条狗看上去太可怕了!"怀孕的妇女用惊恐的语气说。"你是从哪儿找来的? 也许她有狂犬病呢? 把她带走! 再说,狗是不许带到这

儿来的。”

她的朋友也站起身,走到那条狗身边,检查了一下。“你怎么可以这样拽着她到处走呢?还拴着绳子?”她对着男孩大声叫道。“没看见她的脖子上已经勒出一道印子了吗?可怜的东西!马上把她带走!你对她就没有一点儿怜悯之心吗?”

“你不了解她。她具有圣徒的心灵,”男孩说。“她的前身是一个伟大的圣徒,曾为我们的祖先表演过各种奇迹。”

男孩扽了一下绳子,走到正在抽烟的彼德罗身边,问他要一支烟。彼德罗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

“把那条狗带走,把绳子松开,”那个年轻妇女说道。

“她会跑掉的,”男孩说。

“你那样对待她,她当然会跑掉啦。”

“她在受罪呢,”怀孕的妇女向他解释说。“那样会弄疼她的。你不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你应该立刻把她带到宠物协会去,他们会照看她的。”

“你能给我一支烟吗?”男孩又问彼德罗。

那个蓝眼睛的妇女跟她的朋友耳语了几句,然后她问那个男孩:“你住在哪儿?”

彼德罗给了他一支烟,并用自己的打火机为他点着了。男孩喷了几口烟,然后把烟叼在嘴里,弯下腰,把绳子系在长凳上。他在我们脚旁边就地坐下,专心致志地抽他的烟,那狗就凑过来,在他身边趴下。我看见她脖子上的勒痕,狗的身上叮满了苍蝇,她不停地摇晃着脑袋,想把它们赶走。

“太恶心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怀孕的妇女说道。

她和她的朋友走到秋千和跷跷板那里,招呼她们的孩子,离开了游乐场。

天色渐黑，游乐场里的人都散了。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们，还有那个男孩和他那条卧在我们脚边的狗。来往车辆的嘈杂声，路上行人与房屋里人们的说话声，在远处隐隐作响，似乎这幽暗、空旷的游乐场是一个“自为的世界”。秋千、跷跷板、儿童攀爬架，现在看起来就像伏卧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凝固了的长颈鹿和巨鸟的影子。一阵微风吹来，也许来自海上，给闷热、潮湿的空气带来一丝清新，轻拂着人们的面孔，让人稍感片刻的凉爽。这时候，女孩也并不急着回家，她和彼德罗在我身边坐着，轻声地聊着天，简短而直截了当地交换着意见，在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有一长段时间的停顿。那是长期相处、互相了解的人们之间常有的交谈方式。我的心里洋溢着对他们的爱，但也像影子一样，在这份爱里，伴随了对于失去他们的恐惧。我以前可曾经历过这样的片刻？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正渴望着与身体剥离，挣脱身体的束缚、身体的重量，然后像一片羽毛一样在空中飘浮，任凭风儿把它吹到任何地方。

见过上帝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转身面对着我们。那条拴在长凳上的狗也站了起来。男孩一时有点站不太稳，他望着我们，一脸的狐疑和恐惧，看来他刚才是睡着了，不记得自己在哪里。

“或许你们可以给我俩买点吃的？”

他摇摇晃晃地站着，等着我们答复，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应他。

“我没力气了，”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就地坐下，那条狗也在他身边趴下。他的头重重地垂下来，好像又睡着了似的。

我伸出手，向女孩肩上的那只小包指了指，女孩出门时总是带着它，而且斜挎着，一根带子横过她的胸前。她不明白我要什么。我又做了一遍那个手势，她指指小包，问道：“你要这个？”我点点头。她把小包从肩上取下，递给我。我用力解开搭扣，但是解不开。她帮我解开了。包里有一个小袋子，拉着拉链，她的钱包就藏在那里头。她看见我想拉开拉链，就从我手里拿过小袋子，取出钱包，递给我。彼德罗看着我，好奇地微笑着，他跟她说了些什么，她对他摇了摇头。我抽出一张纸币，将钱包还给

她。我拍拍男孩的背。“我不行了，”他呻吟道，“我现在不行。放了我吧，求求你了。”

我又在他背上拍了拍。他突然惊醒，抬起头，对着眼前黑黢黢的游乐场望去。“他们在哪儿?”他问道。“他们已经等着要出来了。”然后他转过身，解开系在长凳上的绳子，站起身，那狗也跟着站起来。他站定了一会儿，准备要走。彼德罗从我手里拿过钱，递给男孩，但他并没有注意，还是直愣愣地盯着黑黢黢的方向。女孩站起来，开始给我推轮椅。彼德罗大喝了一声，想引起男孩的注意，好把钱交给他，但他还是没有注意。彼德罗把钱放进他的口袋里，女孩一句话也没说。茫然的男孩对着我们三个人静静地望了好一会儿，好像我们是从黑暗中来的，他要等我们回到黑暗中去，然后他转身径直走向游乐场的大门。我们跟着他来到大街上。他跌跌撞撞就像个醉鬼，我猜想他是没地方去的，在那个神恩的时刻，我不禁对他也爱怜起来，爱怜他用绳子拴着的那条狗，脖子上还留着那道爱的伤痕。

施瓦茨先生：

读了您的来信，我的感受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震惊。首先，我对您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忧，并衷心希望您所说的一切都言过其实，希望您的真实情况远不如您所说的那么糟糕。不管情况如何，我和我丈夫从内心深处祝愿您身体健康，但愿您能康复，享受生活，快活长寿。

我们对于您能不嫌麻烦给我们写信，无视自己虚弱的身体，向我们汇报在特拉维夫的那幢大楼的现状，并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发展前景，表示由衷的感谢。前景确实是很暗淡，我们十分担忧，虽然我们猜想真实的情况可能远不如您在信中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想象出这个图景是如何像您所描述的那么黑暗，而且这种黑暗是不可挽回的，不带

一线光明。

在您的信中,您再次强调了财政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方面,但是钱这个东西,亲爱的施瓦茨先生,虽然很重要,但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头等大事是人!最关键、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就像我们在上封信中暗示过的: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为什么在还可以挽回的时候没有制止它?谁占据着管理岗位在睡大觉?首先要澄清这些问题,然后才能把责任人绳之于法。

尽管您的情绪消沉,健康不佳,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当前的情势下,我们不该放任车轮自行运转,听凭巨轮沉向海底,恰恰相反,您应该不失望,不放弃,积攒您生命的最后一点儿力气,继续斗争,直到我们抵达安全的港湾。因此,我们无法接受您辞去您此前那么多年一直竭尽全力坚守着的如此重要的职务。在我们心里,我们确信无疑,您匆忙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一时的绝望和愤怒,并且对您这样做表示理解(因为我们也会这样)。我们确信您目前已经走出这种虚弱的状况,准备好重振旗鼓,接受您那项重大而艰巨的使命。对于您为纠正你在信中所描述的如此令人震惊的情况而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表示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祝愿您快速康复,并郑重表示我们的支持。

我丈夫和我向您可爱的夫人,并向您女儿及您女儿的家人,致以由衷的问候。

希夫拉·巴齐拉依

玛莉把车停在他家门前,在他说谢谢、走出车门之前,她先开口说道:“难道没有人问过你为什么不结婚吗?”

“我年轻的时候他们问过。现在不问了。他们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

“没错。”

一辆救护车开了进来，玛莉是个技术娴熟的司机，她立刻转到左边，开上人行道，为它让路。救护车在阿威冷的公寓门前停下。司机和坐在他旁边的救护人员从救护车里出来，从车后面抬出一副担架，走向大楼门口。阿威冷从玛莉的车窗里望见，他们在门外站了几秒钟，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

玛莉熄掉了汽车引擎。

“我总是不太顺，”她说。“我想要的男人不想要我，他不想建立家庭；想要我的男人，我却不想要。就这样给耽误了，最后我担心如果我再这样等下去，就会生不出小孩了，所以我决定当一个单身母亲。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做得没错。”

“那么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呢？”

“我不想谈这个，”玛莉说。

“我也是，”阿威冷说，“如果我想要她，而她不想要我，或者她想要我，而我不想要她，我也会这样的。我几乎从没遇上过一个我想要，而她也想要我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的外表不错啊。要是你能把那绺胡子剃掉的话。”

“为什么大家都跟我的胡子过不去？”阿威冷一半愠怒、一半自我解嘲地说。

玛莉看着他，像在给他作评估：“它就像一只面罩，你躲在后面。要是没有这绺胡子，你也许会觉得自己像没穿衣服一样。”

“不是的，这绺胡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的手和脚。”

“或许你只对那些你早就知道没机会到手的女人感兴趣呢。”

“我也可以拿这种话来跟你说，但我不相信那些心理学的胡诌。”

“不结婚的人永远是小孩，”玛莉说。

“结了婚就不是小孩啦？”

“对于女人来说就不是。男人不结婚，一辈子都是小孩。”

她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个歪理？他已经对这场谈话感到厌烦了。他看了看手表。

“狗在等你了。”玛莉说。

“是的。”

他在开门之前，看见救护车的人正用担架抬着施瓦茨先生下楼来，施瓦茨先生身上盖着被单，他妻子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个输液袋，后面接着一根管子，一直延伸到被单下面。阿威冷为他们开了门。施瓦茨先生虽然闭着眼睛，但是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是愤怒的，像一位身经百战、永不认输的战士的脸。当他们从他身边走过时，施瓦茨夫人用控诉的眼神望着阿威冷，不停地点头，好像在说：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

他站在自己的房门前，屋里的那份沉寂使他的心收紧了起来。他摁了几下门铃，想招引那狗快乐地叫唤，因为往常当他下班回家的时候，他总是那样招呼他的，但这次没有反应。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几乎不能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

封闭的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儿。那狗趴在角落里，身边黑黑的一摊是尿和腹泻物。阿威冷俯身站在他身边，他微微抬起头，睁开眼睛，发出一声短促的、窒息般的呜咽，然后垂下了头。

阿威冷打电话给兽医，兽医让他放心，并告诉他在狗面前放一碗清水，哄他喝下去，然后把他带过来就诊。“喝吧，亲爱的，请喝。”阿威冷央求那狗喝水。他拍着狗的头。“喝吧，喝了对你有好处，”他说，并把水端近了一点儿，把狗嘴按到水里，但是没用。那狗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把头从碗边移开，微微睁开一只眼睛，那只眼睛里似乎饱含着人世间所有的痛苦和无奈，他望着阿威冷，好像在说：何必呢，谁也帮不了我。

阿威冷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抱着狗走下楼去。这时，那个住在隔壁的美女正好迎面走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购物袋。他向她点了个头，跟她打招呼，而她呢，跟往常一样，脸上毫无表情，对他的招呼不予理睬。当

他侧过身子,给她让路的时候,他递过去一个抗议的眼神。“我的狗被人下毒了!”他说,在她爬上几格楼梯之后,他对着她的背后大叫道:“有人对我的狗下毒了!”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究竟是什么让他认定他的狗是被人下毒的?但是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就转化成确定无疑的事实,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对那个迫害者的愤怒和对他自己的怜悯。现在,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查出那个下毒的人到底是谁。

他站在人行道上等出租车,怀里抱着狗。那个买了地下储藏室的黄头发女人从院子里出来。她和她丈夫已经好久没有在这儿露面了。当她看见他时,她走上前去,突然发出一阵大笑,对着后院方向大叫道:“莫舍,快过来,来瞅瞅这个!”

阿威冷这时候发现问题的答案了。他记得这个女人曾经威胁过,她要付人家二十块钱把他的狗做了。

戴奥林匹克帽子的男人从院子里出来,走到她身边。“甭理他,娅法,”他请求道。“你保证过不再跟他们搭腔的。”

“你咋的咧?谁跟他搭腔了呀?我是跟你说话呢,”她说,“瞧他抱着他的宝贝呢。电视台没人来给他拍个照什么的,怪可惜的。”

“行啦行啦,甭再说了,”她丈夫说。“回吧,”说着,他把她拽回院子里去了。

出租车司机问他,那狗是怎么回事儿。“他病了,”阿威冷说。“我跟你说啊,”司机说道,“别让他呕吐在座椅套上。前几天就有这么个东西吐在这上面,结果用什么清洁剂都洗不干净。我只好把车里的整个座椅套都换了。”

“如果他弄脏了座椅套,我会赔你一切费用,”阿威冷说。

他从反光镜里看见司机一脸的狐疑,不停地看着后座,生怕那狗已经吐出来了。

“有人对他下了毒,”阿威冷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以前,他是决不跟出租司机对话的。

司机没有反应。阿威冷不时从反光镜里看着司机的脸,那司机一直在焦虑地望着他。

“而且我知道是谁干的。”

“这狗看上去像死了一样,”司机说。

“他没死。”

兽医对于狗是被下毒的这个说法也没太当真,出于对他的客户的尊敬,他没做任何回答,只作了个常规检查,诊断认为是细菌感染,引起消化系统的脱水。“他老了,”他对阿威冷说,“你最好有个思想准备。他会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容易得病。”

但是阿威冷坚持他的论断,而且最近在他的生活中有大量的迹象,都表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你的理论没有逻辑的基础。你有点歇斯底里,”伊兰对他说。阿威冷把狗从兽医那儿带到办公室。可能是因为兽医给他服药的关系,在药物作用下,那狗躺在他的脚边,就像睡着了一般。

“谁会闯进公寓,而且还闯两次,就为了给一条狗下毒?”伊兰问。

“吸毒的人需要毒品,他们拿了这些人的钱,就会去做。”

“可是他们何必要为这种事情付钱呢?他们何必要冒这种风险呢?如果吸毒的人被逮住了,他们会不假思索就把他们供出来的。他们犯得着去冒这种风险吗?”

“事实上,她说过她会做这种事情的,”阿威冷坚持说,“今天,当她看见我抱着狗在等出租车的时候,你不知道她笑的样子有多快活呀。她的样子,简直就像是成功地实施了计划似的。”

“阿威啊,你真是天真得让我吃惊。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非法建筑伤透了脑筋,他们必须在法院里留下个好印象,你觉得他们还会冒险去卷到这种无聊的事情里去吗?”

“你不了解这帮人。如果你一直听着她在那儿叫着、骂着——她简

直就是个疯子。她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听着，阿威，没必要这么胡思乱想。他们或许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他们做事的方法也不合我们的胃口，可那又怎么样呢？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即使那个空关着的、早已废弃不用的储藏室，被某些人改造成他们狭小的居住场所，那算什么大不了的灾难？即使不是像他们说的，给自己可怜的女儿造的，而是像城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造好了出租、出售，从中赚取大钱，那又怎么样呢？那就祝他们好运吧！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那些住在城北的人，四层楼的房子，前面还带个花园，可是没人住那儿，在门口的围栏内，他们还雕着傻乎乎的拱门，可后院到处都是杂草和荆棘、垃圾箱。那些建筑，可能适合于过去的大英帝国的托管地，他们曾经决定要让特拉维夫变成一座花园城市，并且为所有人都规定了那种建筑风格。可是今天，当停车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的时候，人们下班回家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方，谁还需要那些傻乎乎的花园？与其要后院里的花园，不如好好地设计一个居民的停车场。为什么不允许人们在屋顶建造五层楼、六层楼，留出一点位置装一部电梯呢？谁还需要那些储藏室、地下室？为什么不能让别人住在那儿？相信我，如果这些工作能够按序进行，有一点美学意识，这座城市一定会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在这儿一定会更加令人愉快。”

当伊兰向他描绘他的城市远景时，阿威冷看着他的狗，看着他的身体有节奏地呼吸运动。

“我觉得他舒服多了，”伊兰说，他意识到阿威冷的注意力并不在他的话上，而是在那条狗的身上。“他睡着了。”

“我当时吓得要命，”阿威冷说。“我以为他要死了。”

一个客户进到办公室，伊兰转身去招呼他。阿威冷尽量想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这条狗虽然在安静地睡着，却并没有驱散他主人的愁云。这条狗老了，这是他必须面临的事实。在整个这座城市里，他用一种全新的、不太熟悉的声音——或许是老套的，但长期被人遗忘的声音——自言

自语道:在整个这座令人愉悦、追求享乐的城市里,那些每天晚上都挤得满满的酒吧,那些漂亮的、放电的少女们,那些身体健壮的年轻人,那些有钱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成功人士,那些戏院、音乐厅、会展中心,那些知识人和新闻记者,士兵和运动员——无论往哪儿看,我就像被施了某种邪恶的魔法似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表现为痛苦、衰老、疾病和污秽。

到了深夜,他在白天培养起来的对于解除魔法的信心已经无法留在他的心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绝望。从傍晚到深夜,她床边的收音机里一直在静静地播放着古典音乐,那音乐声在不停地沐浴、拥抱着她那雪白、细润、猫一般的身体,神秘的影子亲吻着她那高傲、纤巧的裸体中私密的部位,然后穿过墙壁,传入他的耳朵。有时,他听见她在睡梦中发出一声叹息或抱怨,或是表示抵抗的微弱的呻吟声,或是被宠爱时的撒娇声。早上,她的闹钟发出电子蜂鸣声,使他打了一阵寒噤,然后,收音机又被打开,传来播报新闻的声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了,自从上次深夜从国外打来电话之后,电话机也没再响过。这两个人之间相隔的只不过是一堵几厘米厚的薄墙,但他要穿过去来到她的身边,这条道路却是无限地漫长。

他们刚到家几分钟,梅那舍就给他们来了电话:“你们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谈了:‘你爸非常爱你,他为你担心得不得了,所以他才发脾气,跟你那样子说话的。’他说:‘狗屁,他爱的是国家和军队,那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他才不关心我幸福不幸福呢。’你跟他说了那些话之后,我就担心他会跟你断绝关系,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保持他们所说的那个‘交流渠道’的畅通啊。如果妈妈家里安装电话的话,他多半会直接跟妈妈打电话,因为她是他唯一信赖的人。但事实上,他只能通过我跟她联络,所以我能随时了解情况,一旦他有问题,需要帮忙,他就只能跟我联络。”

埃兹拉仔细地听着梅那舍的解释，但他对这些话似乎并不满意。“我们必须把他弄回部队里去，梅那舍，那样对他本人来讲是最佳方案，而且我们也应该那样做才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他现在在哪儿？他待在妈妈家里吗？”

梅那舍没有回答。

“你有事瞒着我，梅那舍。你答应他不跟我说。”

“埃兹拉，我需要你信任我，只有这样才能彻底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信任我吗？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我们必须用更加聪明的办法，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跟他说话，那样不对。但是我太震惊了，你懂的呀，梅那舍，我以前从来没听见他说过那种话。我们家有谁是那样讲话的？而且讲的是军队和国家！他竟敢在奶奶面前，在父母面前那样讲话。我搞不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实，埃兹拉，那个孩子非常明白他想要什么，他不想要什么，你那样大吵大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那什么有用？”

“必须让他自己走出来。”

“换句话说，让他到处闲逛、躲藏，直到他自己想通为止？”

“是的。”

“他这样到处躲藏，是会遇到麻烦的，那些吸毒的、拉皮条的，他会成为罪犯的，他会毁了自己的一生，也毁了我们的一生。”

“埃兹拉，他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他不傻，他性格坚强，他只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不懂得尊重别人，不知廉耻，你听见他是怎么说的，要逃避兵役，竟然假装是同性恋。”

埃兹拉放下听筒，坐了下来，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他打电话的时候，鲁娣一直站在他身边，她猜想他的哥哥一定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一些新

的细节,所以他的精神崩溃了。

“什么事儿,埃兹拉,”她说,“发生什么事儿啦?”

“鲁娣,我跟埃雅利说了不该说的话,一个做父亲的决不应该那样跟自己的儿子说话。你是对的。只要我活着,我就决不会原谅自己。那是因为他践踏了对我来说最最神圣的东西。还有他说的那些话——我太震惊了。可是,父亲对儿子的爱也是神圣的。他不再是个小孩子了,我还没有适应过来。”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埃兹拉?”鲁娣问道。

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是决绝的:“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我要用他们给我的电话号码,给部队里打个电话,在他们找到那个跟我说过话的哈加依之前,我决不会放过他们,我要告诉他埃雅尔在哪儿逛游,在中央汽车站附近的商场里。当然,我不会把我们在妈妈家里见到他的事情告诉他的,免得把妈妈和梅那舍也扯进来。我要责问那个哈加依,部队里为什么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寻找他。鲁娣,这是他们的责任。”

“梅那舍的想法是什么?”

“他认为我们应该让他自己走出来,等到他躲得挺不住了,想去自首那天为止。鲁娣,如果他必须走出来,我宁可让他从军事监狱里走出来,而不是从妓女和吸毒的人群中走出来。那样对他来说要好得多。”

“我倒觉得,埃兹拉,你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必须站在埃雅尔一边,而不是站在跟他敌对的一边。你自己也说过,他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你还没有适应过来。如果他想继续逃离部队,他就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即使他错了,他也有权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让他知道他可以依靠我们。”

第二天早上,埃兹拉又拿着他们给他的电话号码,给部队里打了电话。这回是哈加依自己接的电话,他立即表示知道在逃的士兵是谁,并且听埃兹拉讲述了他是怎样在中央汽车站附近被发现,埃兹拉和梅那舍又是怎样到那里去找他的。

“你是想把我们当猴耍吗?”哈加依问。“你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才向我们汇报这个情况?现在这个情况对我们有什么用?像这种情况,你应该立即向我们汇报。从法律角度来说,你是在协助并且纵容一个逃兵,因为你知道他在哪儿,而你却没有立刻汇报。”

“听着,哈加依,”埃兹拉解释道,“我比你们更希望他早一天被找到,但是你们却什么也没有做。”

“你以为以色列国防军有那么多人手,可以在特拉维夫市里挨家挨户地搜查,或者在全国范围内追捕擅离职守或越狱逃跑、躲藏起来的每一个士兵吗?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家人的配合。下回,如果你们与他有任何接触,马上向我们汇报,如果这个电话没人接,就向民警汇报。”

埃兹拉保证按他所说的去做,并表示希望这事能尽快解决,埃雅尔能回到监狱服完刑期,然后再次加入自己的部队。

鲁娣说:“我对你这样做非常生气,埃兹拉。你不听我的话,只是一意孤行。我不想再跟你进行那些个争执,但我告诉你,你所做的一切,背叛了我们的埃雅尔,背叛了他的信任。我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向他保证过,我们站在他那一边,他可以信任我们。现在,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们了。”

埃兹拉沉默了,他妻子的话明显伤了他的心,但他克制着,以免再次发生争执。

过了几天,那个男孩又来电话了。埃兹拉接起电话,当他听到儿子的声音时,他哭道:“埃雅利,我对于我在奶奶家里对你说的那些话向你道歉。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发那么大的火,只是因为你说的那些话。”

“好吧,”埃雅尔说。“我可以跟妈妈说句话吗?”

“你在哪儿?”埃兹拉问。

“我必须跟妈妈说话,”埃雅尔说。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埃雅利?”

“我的电话卡快用完了。”

埃兹拉用手遮住话筒，把电话递给鲁娣。“他不想跟我说话，”他对她说，“问他在哪儿。”

“妈妈，”埃雅尔说，“我需要一点现金。把钱带给梅那舍，我不想……”

对话被切断了，明显是电话卡用完了。埃雅尔的声音在稀薄的空气中消失了，鲁娣的心在恐惧中收紧了起来。她把听筒递给埃兹拉，让他听里面断断续续的信号声，她的眼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埃兹拉盘问道。“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他需要钱。他或许都没有吃的了。”

“他要我们把钱送到哪儿？”

“给梅那舍。”

“他没说他在哪儿？”

“没有。”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没法向部队里汇报。鲁娣，你听见的，我向他道歉了，而他呢，非但没有对他说的话向我道歉，而且还不想跟我说话，”埃兹拉忿忿地说道。

“我们该怎么办呢，埃兹拉？”鲁娣问。“他需要钱买吃的。如果他没有钱买电话卡，那么他怎么跟我们联系呢？”

“你是说，我们应该帮他继续当一个逃兵？”

“是的，埃兹拉，我是说，不管他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帮助他。”

她琢磨着电话切断之前埃雅尔跟她说的那句话，试图解开这句话的谜底，似乎那里面隐藏着未来的线索：“我不想……”在他想说而没来得及说完的那句话的后面，究竟是什么——他不想什么？

早上，隔壁房间的那条狗，在他主人上班去了之后，就在卧室的墙后面嚎叫起来。她坐在床上，细心地听他的嚎叫，就像一个音乐爱好者听着自己熟悉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演绎。突然间，传来一声充满渴望和

孤独的像狼一样的高声嚎叫，调门不断升高，然后在气息耗尽时停歇，接着是短暂的沉默，然后又是一声嚎叫，时间既长，声音又尖。有时候那段沉默的时间会很长，间或夹杂着窒息般的呜咽。正像艾达给她看过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她感觉到痛楚已透进了石灰，墙体也痛得后退。

中午时分，那嚎叫声突然间变成感激和快乐的叫唤声。隔壁房间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她听到她的邻居对着他的狗倾吐着各式各样的爱的话语。再过了一会儿，房门又嘭地一声关上了，楼梯上回响起那条狗跟随他的主人出门散步时，那骄傲的、胜利凯旋般的叫声，那叫声逐渐远去，最后消失，整幢大楼又恢复了往常的寂静。

电话沉默了好多天之后，突然响了起来，她坐在那儿，一时间没能缓过神来：三声铃响，停一下，再次铃响。

"你怎么样啊？"

"我一切都好，"她原本想热情一点，但还是用稍微有点冷淡的口气回答道。

"怎么听起来不那么开心啊？"他的语调有点惊讶，甚至失望。

她本能地想反驳，但还是克制住了。不如就依着他的游戏规则做下去，不表示自己是被冒犯、抛弃的人那样："没有啊，挺好的！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你出差情况怎么样？"

"不错，只不过工作太忙。甚至回来以后，也没时间给你打个电话。"

"没关系，"嘉碧说，"我们都很忙。最主要的是，只要你一切都好。你是从办公室打来的吗？"

"不，是一个电话亭子。听着，我刚才听说，你不再到我们这儿上班了。"

"是的，"嘉碧说。"这个地方不适合我。"

"可惜了。是这样的，那个公寓有了点儿麻烦。我们必须在月底之前出空。"

"没问题，"嘉碧说。

“那你什么时候搬走?”

“离月底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呢,你有什么问题吗?有必要那么急着让我离开吗?”

“那倒不是,可那样对你有什么区别吗?你有你自己的公寓。你住的公寓不是租的,对吧?”

“对,但我还是有不少事情要安排。”

“什么安排?”

沉默。

“你生气了。相信我,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我没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呀?”

“我会马上过来,我们用友好的、文明的方式谈谈,好吗?”

“没有必要了。你很忙,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也很忙。”

“你在忙什么?”

沉默。

“好吧。我现在就过来。中午做一些好吃的,你的厨艺真不错。”

“改天吧?今天我不太方便。”

“我一会儿就来见你。”

她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在她想象中,她似乎看见了以前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的影像,每当她感觉到她正在失去他,而且没有他,她就无法继续生活的时候,这一连串虚幻的影像就会浮现出来:

他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出现在他们幽会的公寓里,像是在逃避那些迫害他的人似的。他脸色苍白、喘着粗气,一头倒在床上,发着高烧。因为发冷,他浑身颤抖着。“我冷,”他嘟哝了一句。她给他脱去鞋子,把他的两腿抬上床,拖着他的肩膀,把他的头移到枕头上,用她自己的被单给他盖上。他想睡觉,但是他的身体因为冷而不停地发抖。她在被单上面再加了一条毛毯。她感觉到他已经不再发抖了,快要睡着了,就在床的另一头坐下,看着他那张苍白,甚至苍茫的脸。突然,他的眼睛睁开了——

眯缝的双眼中放出奇异的光芒。他把脸转向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似乎在琢磨她想对他做什么,最后,他的眼皮重重地耷拉下来,再也睁不开了。她就这样久久地坐着,看着他,她不知道有多久,直到他变得焦躁不安,将毯子拉到自己的腰间。她欠了欠身子向他凑过去,想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他的身体散发出一股强烈而带有冲击力的气味儿,这气味儿浸染了她的头脑,自从他们相处以来,这气味儿已经成了她的爱的气味儿。他浑身都是汗。他的衣服是湿的,结果弄得枕套和他垫着的被单也湿了。她拿来一条毛巾,帮他擦拭脸和脖颈,掀掉盖着的被单和毛毯,想脱掉他汗淋淋的衬衫。他闭着眼睛协助她,左右扭动着躯干。当她从头上脱掉他的贴身汗衫的时候,他坐起来,顺从地举起两臂,睁开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她的眼睛。然后,她替他脱下长裤,再脱下内裤,用毛巾擦去他身上的汗水,把他挪到床的另一边,紧靠墙的一侧,因为那里还是干的,再用一条干净的被单和一条单层毛毯盖住他裸露的身体。"我渴,冰箱里有冰啤酒吗?"他问。她到厨房,给他拿了一听啤酒。他坐在床上,打开罐头,慢慢呷着啤酒。"啊,真爽,"他说。呷了几口之后,他向她伸出手,她向他靠了靠,抓住他的手。他把她的手背拉到自己的嘴边,亲了一下,不再松开。他环顾着房内四周。"我们要待在这儿,直到我们逃往国外,逃到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方。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自由自在。"——"那是什么时候?"她问道。——"比你想象得还要早,我一直都在计划着。"他喝完啤酒,把空的罐头交给她。"来,上床来,"他笑盈盈地对她说,"我准备好了。"

门锁上一阵钥匙声,但是门并没有打开。是他钥匙拿错了,还是他忘了带公寓的房门钥匙?他摁响了门铃,她迟疑了片刻,然后走到门口,从猫眼里望出去,看见了他的脸。他的嘴唇上方明显地渗出了一颗颗汗珠。她打开门,他友好地对她微笑着,但是门一关上,那笑容就消失了。"为什么门窗全都关着?都是厨房的气味儿。"他立刻走去,打开了房间和厨房的窗户。当他回到起居室时,脸上又恢复了那种礼貌的微笑。嘉碧对

于自己没有刻意为他梳妆打扮，依然穿着早晨起床时的衣服而感到自豪。他走到桌边的两把扶手椅子旁边，就近挑了一把坐下，审视着房间，似乎要确定一切东西都仍在原先的位置。她在桌子对面，正对着他站立着。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面无光彩、满头白发的男人，他强作微笑，企图隐藏起自己对于局面失控的恐惧。

“你为什么不想我过来？”他带着质疑的微笑问道。

“你为什么想要过来？”

“你看你问的什么话？我来，是想见你啊！”

“你来，就是想把我扔出公寓。”

“我们说好了你可以在这儿待到月底的。”

“别担心，我没有意思要老缠着你，违背你的意旨。你今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为什么？我还是想保持联络的。”

“可是我已经没兴趣了。我跟你唯一的联系就是肉体。但是现在你对我不再有吸引力了。我对你不再有兴趣了。我甚至不想再跟你做爱。这事情让我恶心。”

“你想惩罚我。”

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强硬地把她拉过去，抱着她。“我不想做，”她说，“走开，我不想做。”她试图把他的手推开，但他用力抓着她，不让她脱身。他身体上的气味儿包围着她。一个声音像闹钟一样在她的身体里响起，传遍了她的周身，并在她的体内回响：我不能抗拒，我不能抗拒那个气味儿！他把头埋进她的脖颈和肩膀之间的空隙，他的手在她的衬衫里面探索，抚摸着她的背部和腰部，他的气息温暖着她的脖颈，他发出一种声音，具有命令和恳求的双重意味，那声音就像是从她自己喉咙里发出来似的：“你想要我，你现在就想要我。”

在墙壁的另一侧，突然传来一声充满渴望和孤独的像狼一样的嚎叫，这一声嚎叫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那畜生的气息耗尽时才停歇，随后是沉

默。她感觉到自己心里升起一团怒火，她又开始让自己挣脱出来。他没有料到她会在顺从之后又转而抗拒，于是不再拥抱她，并抬起了头。有好一会儿，他审视着她的脸，把双手搭在她的肩头，然后猛地把她推开。她惊吓得退缩到房间的一角，他又回去坐到扶手椅子里，气呼呼的，扭过头不去看她，重新审视着房内的墙壁和家具。她一直站在刚才被他推过去的地方，怔怔地看着他。最后，他抬起脸，对她说道：

"也许你是想要我凑你。可我不想为你效劳。"然后，他发出一阵强迫的、做作的笑声："你今天是犯什么病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可怜的小贱妇吗？"

"说得好。大街上随便哪个贱妇，只要她们一笑，我就会兴奋，她们比你这种有教养的老处女好得多。"

"所以你就决定把我扔出去，再带一个小贱妇进来？或许说白了，你已经不能再从公司里偷钱来支付这里的房租了？"

"你简直疯了，你在胡说些什么？"

"别担心，我不会把这些告诉任何人的，还有你在国外的银行账户。在我这个喜欢报复的情妇这里，你会很安全的。"

他看了看手表。

"你急着要走吗？那就不留你了。"

"不急，我有时间。"

"你知道，从我在公司上班的第一天起，就有人告诫我，千万不要跟一个叫海奇的混蛋沾上边。这是原话。"

"你觉得那话对吗？"

他说话的样子有点委屈。她觉得有点意外，他居然还在乎她对他的看法。

"你在乎吗？"

"你真的恨我，"他嘟哝着。

"可事实上我不恨你。"她走过来，坐在他对面的扶手椅子里："说实

在的，我只不过是跟一个男人有了关系，可我没有真正爱过那个男人，我跟他也没有一点儿共通点。”

“那么你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快乐过吗？”

“我自享其乐，但更多的时候是痛苦。”

“迟早有这一天的。”他轻声说道，像是对她说的，又像是自言自语，“迟早的事。”他的眼里流露出受伤的意味，不知怎么的，这使她感觉有点不忍。

“你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我爱过的，”她说。

他的神情似乎在问：是什么？

“你身上的气味儿。”

“这还不够吗？”

“有教养的老处女还需要一点别的东西。”

他起身要走，但又站了一会儿，用疑问的眼神看着她，也许他是在等她也站起来，走过来跟他做一个道别的手势。但是她依然坐在原先的座位上，别过脸去，等着他离开。隔壁的那条狗突然快乐地叫了起来，等着他的主人进门，因为那主人正爬着楼梯，上来跟他进行午间的会面。海奇走了，随手将门嘭地一声关上。嘉碧一个箭步冲到猫眼前面。由于行动及时，她正好看见他站在楼面上歇了几秒钟，回头若有所思地望了望房门，然后就从她的视野里消失了。在一转眼之间，只有他那一头白发，像深邃而空洞的天空里一闪而过的明星，在广角镜里留下一道白色，然后暗淡、消失，不留下一点儿痕迹。她心里非常明白，她再也见不到他了。也正是在他的形象还保存着与他的形象已经消失之间的一刹那，她意识到自己从现在开始才真正理解什么是爱情。

狗的叫声已经盖住了阿威冷上楼的脚步声。阿威冷在她的门前看见了那个男人，但不知道他是刚来还是要走。那个男人一脸忧郁地朝他看了一眼，好像在做坏事的时候被逮了个正着，匆匆逃离了现场。阿威冷心想，他一定会这么想：那个蓄着胡须的男人我记得在哪儿见过，但我一时

想不起来了。过个把小时，或许一两天，他就会突然记起来，他是在朔星房产公司办公室，坐在电脑后面一个角落里的那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当时，伊兰上前跟客户打招呼，带着他在那种场合总会有的表情，那种成天忙于国际事务的总裁所特有的表情，而阿威冷则从角落里朝他们望过去，他们俩就像是尔虞我诈的一对江湖骗子。自从隔壁那套房子被租来给这对恋人当幽会场所之后，阿威冷就没见过这个男人。现在，在几个星期没在那里听见那个男人的声音之后，阿威冷却突然在楼面上撞见了他，暴露了自己作为隔壁邻居的身份。

对于一个无心的观察者来说，这种事件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而已，但对于阿威冷却是一个新的警示牌，它是通往陷阱的路上的又一个标志。这条道路在不停地兜着圈子，圈子沿着圆形的轨迹无限缩小，每个圆圈都把他引入陷阱的中心，使他不可避免地陷落其中。

一辆出租车在大楼门口停下，施瓦茨先生穿着厚厚的宽袍和羊毛拖鞋，从车中走出来，他的妻子扶着他，免得他摔倒。出租车开走后，他们趿拉着鞋子缓步走向大门。阿威冷正想带着狗出门散步，他还没来得及从花园边的小径上溜走，施瓦茨先生就发现了他，跟他挥着手。那狗开始叫了起来，阿威冷只得抓住他的项圈，免得他朝这老两口儿扑过去。他询问施瓦茨先生身体状况怎么样，但老头并没理会这个礼貌的问候，直截了当拿他朝思暮想的那件事情开刀：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啦？你见到他们了吗？”

“我见到谁？”阿威冷懵懵懂懂地问。“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妻子为老头推开门，催他进去，但他不肯。

“现在就跟我过去！”他命令阿威冷说。

“我要带狗去散步呢。”

老头一句话没说，气得脸涨得通红。

阿威冷看见他隔壁的美女下了楼梯，向他们走来。她向他们打了招

呼,在他们身边停下脚步,伸手去摸那条狗,狗也听话不再叫了,而且对她的抚摸作出了反应。老头的妻子想推老头进门去,老头正跟她拉拉扯扯,那位女邻居主动问道:“要我帮忙吗?”

“你想干吗?”施瓦茨先生责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刚刚从医院里坐出租车回来,”他妻子哀叹着向那位年轻妇女解释说。

老头用他们的语言责怪她,但她没理他,继续跟嘉碧讲述着她的故事:

“他在医院里差不多要死了快,现在一定要床上睡咯,但是他——只想到院子,看弗里德伯格的储藏室。他想是要死吗?那么我先死咯。我没有力气再帮他去咯,我是一样一个生病的女人。”她的那张鸟一样的脸扭曲着,张大着嘴巴,一副想要大叫但嗓子却被堵住的样子。

嘉碧把一只手放在老妇人的肩上,鼓励着她。施瓦茨先生用责备的眼神瞪了她一眼,嘴唇颤抖着说:“你对这座大楼做了些什么,嗯?你想从我们可怜的大楼里捞些什么?你现在高兴啦?所有的一切都给毁了!”他紧紧抓着阿威冷的手臂,一直拽着不放。“跟我过去,帮我走过去,她不肯让我去。她什么也不懂的。你见到他们了吗?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没来过,”阿威冷说。“别担心。”

老头摇着头,脸上的表情充满着不信任和绝望:“你到底有没有去看过他们在干些什么?自从他们把垃圾箱移到另一边,你到底有没有到这里来过?你不感兴趣。也许有人已经搬进来住了?你关心些什么?我们的整个大楼马上就要完蛋啦!”

“那里没有人!”阿威冷坚持说。“他们没有再来过。”他看着嘉碧,仔细观察她的脸,试图发现一丝微笑的迹象,表明她赞同说这个老头已经疯了。她还在抚摸那条狗。“他不让任何人摸他的,”阿威冷对她说。

“那他为什么让我摸呢?”

“也许他觉得你是他领地中的一部分。”

施瓦茨先生抬头望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我真希望能下一场大雨，下一场大雨，整个冬天都不停地下雨，”他对阿威冷说。“我希望爆发一场洪水！知道为什么吗？不只是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农业，水力供给”——他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那个正在摸狗的年轻女子，把阿威冷拉到身边；他露出一丝诡秘的笑容，呆滞的双眼开始放光，他在阿威冷的耳边轻声道出了这个秘密：“以前下过一场大雨，弗里德伯格的储藏室就倒过霉。你知道什么叫地下水吗？如果遇上个好冬天，雨水很多①，地下就会积满水，水从地面上冒出来，储藏室就会浸满水，像水池子一样。弗里德伯格什么办法没想过啦：他请了各种专家，他们到处挖洞，灌水泥，铺柏油，垫塑料，他们试了各种办法，都不管用。你知道水有多强大吗？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它。现在那帮人还打开了下面的墙，在地下面造了露台，那里也会有水出来，从门的下面。噢，主啊！请降临一个好冬天，爆发一场洪水吧！”

这个远景就像一服能使青春长驻的丹药，使施瓦茨先生顿时变得年轻许多。他又把他的妻子往院子的方向推去，而她抵抗着，想把他推到前门去，但是老头的力气和固执都超过他妻子，她也就只好让步，带着他慢慢地走向他的目标。

嘉碧还站在那儿，阿威冷跟她轻声说道：“你有什么想法？我原以为他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可是他又突然出现了，跟以往一样执迷不悔。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但他还不愿意离开。是这个信念让他继续活着——要跟那些人斗争到底。”

“仇恨给人以力量，”她说。

阿威冷抬高了嗓门，变得更有自信：“我可不是对那帮骗子在地下室

---

① 以色列夏冬两季差别明显，夏天干旱，冬天多雨。冬天的特拉维夫降雨量较大。

的所作所为感到于心不忍;别把我看错了:我希望他们在这儿搭建的东西全都被推倒,希望他们都离开。但是话说回来,他也太固执了。好像他把这事儿当成了跟死亡作斗争一样。”

“还有他可怜的妻子,她有什么错?”

“谁也没错。其实那些骗子也没错,他们也不该受到责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哪儿都一样。”

她又开始抚摸那条狗。“他被独自关在家里的时候,”她说,“我听见他哭了,他非常想你的,真的在哭啊。”

“我从来没听见过,”他说,“我回家的时候,他从老远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总是快乐地叫着。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也很想他。有时候,我都听见自己在哭呢,不过是心里在哭。”

那狗抬起头,那双哀伤的眼睛在对他们说:都那么感伤干吗?

他们走出去,来到大街上,阿威冷对她说:“我带他去散散步。”

“我正好要去商店买东西。”

“那我们陪你一段吧。”

但狗突然抗议似的叫了起来,不肯跟他们去。阿威冷跟他说着哄着,拉着他的项圈,但是没用。

“他怎么啦?”嘉碧问。

“他无法改变他通常走的路线。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只是经过商店门口,从不进去。他一向都是这样,他就跟驴一样倔,和所有老家伙一个样。”

“他很老吗?”

“按照人类的算法,他已近八十了。”

“这就跟那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老头一样,”她说。

“真是呀,”阿威冷惊讶地说:这个比喻是他以前从来没想过的,而且他不喜欢这个比喻。

“我陪你们走一段吧,”她说,于是他们顺着狗通常走的路线走着。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起话来了,而且那样自然?"

"我快要离开了。"

"不会吧!"

"这对你有什么区别吗?"

"自从你来了之后,我整个人都变了,尤其是你搬进来住之后,变化更大。"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离开?"

"月底。"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嘉碧。"

"我叫阿威冷。"

"你还没说完呢,我怎么让你发生变化的?"

"知道你在墙的那一边,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

"这听起来差不多像是一个爱的宣言。"

"你说得没错。"

她笑了,一脸怀疑地看着他。天色逐渐阴沉,中午的阳光被黄昏般的暮色笼罩起来。他们沉默地走着,突然间一个震耳欲聋的雷声打破了这份沉寂。狗受了惊吓,开始嚎叫起来。阿威冷在他身边跪下,把他拢在怀里,充满爱意地跟他说话,让他安静下来,哄他继续向前走。这时,接连响起了几个震耳欲聋的雷声,狗恐惧得嚎叫着,浑身颤抖,不肯再挪动一步。阿威冷忍不住发火了。他对着狗踢了一脚,但狗还是不肯站起来。阿威冷拉着他的项圈,沿着人行道狠命地拽着。狗的爪子在人行道上刮出一道指痕,肚子也在人行道上摩擦着。

"你怎么这样对待他?"嘉碧问,她的语气中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惊奇。

天开始下雨了,阿威冷把狗抱在怀里。他们奔向一幢大楼的门口,想

找个有遮挡的地方避雨。雷声停了,雨下得更大了。他把狗放下,狗的肚子贴着地面上的瓷砖,身子不停地颤抖,眼睛闭着。阿威冷弯下身子,摸了摸他说:“刚才我发火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甜心,我对你做了什么啦。”嘉碧用好奇而怜悯的眼光看着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俩就站在一幢陌生的大楼门口,一句话也没有。在他们周围,一切都笼罩在一层轻纱之中,就像梦境一般,那是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的境界。他们突然之间一起谈了那么多话,转眼之间,又自然而然地同时陷入完全的沉默,就像一对老朋友一样。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雨幕,加上这午间的昏暗天色,迟钝了他此时此刻对现实的感受。悲哀,捣碎了阿威冷的心,那份悲哀,就像他放下戒备,把自己暴露在失败和无望的景象面前时所感受到的悲哀,它以明确的利刃,刺伤了他。

“你靠什么生活?”她打破了沉默。

“我是个职员。”

“在哪儿上班?”

“在办公室。”

她没再详细询问。

“那个女人,统计局的,是怎么回事?”她问。“最近有没有再见过她?”

“没有,她没再来过。她一定是放弃了。”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

“现在你要走了,反倒想去她那儿登记啦?”

嘉碧没说什么,静静地陷入了深思。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阿威冷说,“她给我写下来过。”

“你可以找一下吗?”

“但愿我没有扔掉。当时,你对她的来访根本没有兴趣的。”

“请你帮我找找,好吗?”

雨小了,他们走上大街。狗也站了起来,跟着他们,并抬起眼睛,用疑

虑的眼神看着阿威冷，似乎在问，现在去哪儿？他走得很慢，过了一会，他停下脚步，趴在人行道上，喘着粗气。嘉碧要赶着去商店买东西。她说了声再见，匆匆离去了。阿威冷对那条狗说："老冤家，为了你，我没时间吃午饭了。"他用鞋尖在狗肚子上擦来擦去，然后摇摇他："起来吧！"狗站起来，晃了几下，没走几米，又肚子着地趴下了，他直愣愣地盯着身边的人行道，就像盯着一个阻止他前进的障碍物。阿威冷自忖道：我知道一切现象都有解释，但我不知道这个征兆怎么解读。问题是，我的行为并不像是在解开这个征兆背后的密码，试图了解它想告诉我什么，而像是一个人在阅读一个读不懂的文本，他不去努力研究它、解读它，而是把所有读不懂的句子全部删掉，重新写出他能够读懂的句子，只要他能够读懂，不管写的到底是些什么。

天又下起了大雨。阿威冷把狗抱在怀里，向家里跑去。在通向大楼门口的平坦的路上，他把狗放下，那狗跟着他走进大门，来到楼梯口，往常他都是三蹦两蹦地跑上楼去的，可这次却站在第一级台阶跟前，看着阿威冷，似乎在说：我只能走到这儿，再也走不动了。阿威冷把他抱上了楼。

第 六 章

埃兹拉在睡梦中大叫起来。鲁娣打开床头的灯，看见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而且上气不接下气，好像刚跑完一长段路似的。她摇晃着他的身体，他这才费劲地睁开双眼，定睛看了她一会儿，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我做了一个噩梦，鲁娣，我看见我们家的儿子埃雅尔死了。"他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的儿子躺在人行道上，死了。"

他慢慢下了床，走到盥洗室，在水池子里洗了眼睛和脸，从厨房里拿一只玻璃杯子，倒满了水，取了香烟，回到卧室。他拖了一把椅子到鲁娣的床头，坐下来，喝了一口水。鲁娣从床上坐起来，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埃兹拉点了一支烟，他的呼吸逐渐恢复了正常。"我到中央汽车站旁边的那条街上去找他，我看见他躺在人行道上，脸朝上，人们走过他的身边，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在那儿。"埃兹拉抽泣着："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的手和脸又脏又黑。我在他身边弯下身子，摇了摇他，我想他也许是喝醉了，或者吸了毒品，也可能是因为饿了晕倒了。我握起他的手，手是凉的，他的两眼是睁着的，那是死人的眼睛。"埃兹拉把脸埋在自己的手心里，鲁娣怕他又要大哭起来。她伸出手去，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

"我坐在他身边，向那些路过的人叫道：'这是我的孩子，他死了！'但

是他们还是不停地向前走着，鲁娣，他们走过我们的身边，根本不在意我们，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好像他们没看见我们，没听见我的叫喊一样，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我爬起来，站在他们跟前，大声叫道：'我是杀人犯！我杀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你就把我推醒了。也许，我们家的孩子真的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在心理学上，那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那个梦说明你感到内疚，埃兹拉。但你不应该那么想。即使你错了，你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出于想帮助他、挽救他的目的，"鲁娣说。

"不是的，鲁娣，我一直都在跟他对着干：当他要钱的时候，我不给他送钱，我让他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他想做的事情。我只想到我们的声誉，想到国家、军队，而没有想到他的痛苦。我没有听你的话。你是对的。我背叛了我们的孩子。我绝不原谅自己。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有什么困难？我要去找一个会解梦的人，要他根据我的梦，告诉我埃雅尔现在怎么了，他在哪儿，他是否平安无事，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埃雅尔没事儿的，埃兹拉，别担心，"鲁娣说。"他现在很安全，他知道怎么度过难关。听我说，做妈的心里知道得比任何一个解梦的、算命的，或者解读咖啡渣渣①的人都清楚得多。他们都是胡说。不要一有病就乱投医。"

"我已经去找过一个了，鲁娣。我没告诉你，我不好意思说。埃雅尔刚刚出事的时候，我就去找过一个声誉很好的拉比，他是个有名的神秘哲学家，他能够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翻阅了几本经书，然后闭上眼睛，他跟我说，他见到埃雅尔了，说他平安无事，一切都会好的，很快就会结束的。这是他跟我说的。我给了他很多钱，还根据他的建议，捐钱给正在编印的一部《塔木德》托拉。所有那些都是胡扯，我知道。可或许这里面真有某种科学的东西，能在梦里预示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呢。"

"去睡吧，埃兹拉，"鲁娣说，"你被这个梦搅得思路不清了。等到你

---

① 一种迷信活动，即从咖啡渣滓留在杯底的形状，推测某人的过去和未来的命运。

早上起来，心里平静点了，理智点了，我们再一道想想该做些什么。”

“好的，”埃兹拉说，“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给他所需要的东西，让他依照他希望的方式生活。从现在起，我要做他想做的事情，我不再逼他做我认为合适的事情。明天早上，我要赶在梅那舍上班之前给他打个电话。我可以跟梅那舍说，以前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我不会因为跟他说这些话而感到难为情的。”他又点了一支烟。“鲁娣，听我说，我要发誓：我发誓，如果埃雅尔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就戒烟，我一辈子都绝不再碰一支香烟！”

那天晚上，埃兹拉倒头睡下之后，睡得很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没有睡得那么香过。自从他做了那个噩梦，表示自责之后，他认识到自己以前是错了，于是决定从那天起，他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儿子。他感觉自己最终踏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样就可以把儿子带回他的身边，他甚至现在就能感受到风暴已经过去、人人平安无事时，在他心底里那份喜不自胜的甜蜜滋味。

第二天，他比平时起得更早，他立即给梅那舍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唤醒。

“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吧，”梅那舍说。“我要到晚上才能联系到他。”

“梅那舍，他在哪儿，他好吗？让他尽管告诉我他需要什么，我会按他的所有要求去做。”

“我最近也没跟他联系过，”梅那舍说，“但是别担心，他很好。你要知道，埃兹拉，如果你帮助他逃跑，不立即向警察或部队里汇报，你就是在犯法，他们会把你告上法庭的。”

“你也一样啊，梅那舍。他现在是把一切都自己扛着，跟他相比，我这点儿风险不算什么。”

埃兹拉现在决定不再跟埃雅尔对着干，而是无条件地爱他。他也不再为他儿子的事情感到羞耻，要抬起头来做人了。他穿好衣服，走出门，

到大街上去买报纸和新鲜面包。他一直都很喜欢在这个时间出门,有些商店还没开门,路上也没什么车,街上也没什么人,四周更安静,也更干净。沙罗尼兄弟已经把饭店门口冲洗干净,他的哥哥梅纳赫姆正在路边放置桌椅,肉已经在旋转电炉上烤好,取出来,等着当天第一批食客的光顾。埃兹拉向他打着招呼:"早上好啊,梅纳赫姆!"梅纳赫姆回应道:"早上好,埃兹拉! 近来怎么样啊? 最近很少见你出来啊。"

"我没心思出来走啊。我的儿子出了点事儿。"

"哦,"梅纳赫姆说,"那他怎么样啊?"

"他从部队里逃出来了,而且不想回去,他正跟他们做死对头呢。"

"我在他那个年纪也跟部队里闹过几次别扭,"梅纳赫姆说。"别太在意。如果他能跟他们做死对头,他一定性格很坚强。他会挺过去的。"

阿卡莱依的理发店还关着门,送肉的货车正停在希拉齐的肉铺门前,货车司机把沉甸甸的还滴着血的腿肉送进肉铺,放在肉铺老板的面前,老板把肉拎起来,叉在吊钩上,放进一只硕大的冰箱。埃兹拉开始有点犹豫,不愿去打扰希拉齐的繁忙的工作,但他立刻打消了顾虑,毅然走进了店铺。肉铺老板转过身,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埃兹拉?"他问道。"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你啦!"

"我的儿子出了点事儿。他从部队里逃出来了。他跟他们长官闹别扭,被送进监狱,后来又逃出去,现在躲起来了。你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吗?"

"没有啊,我不知道,"希拉齐说。"能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们总是捅娄子,像这种事情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但是在主的帮助下,一切都会解决的,他们会长大成人,给你光大门楣的。"

在杂货店,新鲜的、留有余温的面包已经放在那儿,报纸堆在门口,还扎着绳子。阿夫拉姆为他打开第一个包,递给他一份报纸。"埃雅尔怎么啦?"他问道。

"没什么,"埃兹拉说。"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很担心。我希望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他一向都是个乖孩子，文文静静的，怎么会弄成这样的？”阿夫拉姆问。

要是往常，埃兹拉会从那儿直接回家，可这一天，他又去了下面一家，赫茨尔的建筑材料与五金店。赫茨尔在柜台后面，正在跟客户通电话。他的伙计埃利亚胡正忙着把铁丝网和建围栏的杆子搬出来，准备给人送货。由于电话一时讲不完，赫茨尔请电话那头的人先等一下，回过头来问埃兹拉要买什么东西。埃兹拉跟他说他要订购建筑材料，他可以等他把电话讲完之后再说，但是等着等着，电话迟迟讲不完，他就说等会儿他再回来。赫茨尔草草地挂断了电话，来到埃兹拉跟前。

“我好久没到你这儿来啦，”埃兹拉说。

“你到国外出差去了吗？”

“没有，”埃兹拉说，“我的儿子出了点事儿，你一定听说了吧？”

“没有啊，什么事儿？”赫茨尔问道，埃兹拉吃不准这个人是因为怕说了难堪而装傻呢，还是这个人是唯一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说过他的这桩麻烦事儿的人。

“他在部队里出了点事儿，他被送进监狱，但是逃了出去，这事别提了。我很沮丧，没有心思在街上闲逛。”

“那结果怎么样呢？”赫茨尔问。

“还没结束呢。他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我们联系不上他。”

赫茨尔摇了摇头。“这可麻烦了，”他说，但立即补充说：“但话说回来，如今跟以前大不一样啦。很多孩子都根本不愿意参军，他们装疯卖傻，就为了能够退役回家，在自己家附近找一份工作，过着舒服的日子，让别人到黎巴嫩去送死①。如今的年轻人都是这副德性。”

---

①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矛盾由来已久，1982 年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1983 年美驻贝鲁特军营被炸，外界普遍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为。自此两国在黎巴嫩南部长期战事不断。2000 年以军撤出该地区。

埃兹拉订购了所需材料，当他们道别时，赫茨尔说："悠着点儿，但愿事情有个好结果。"

沿着大街再往下走，是一家蔬菜水果店，前不久刚被阿拉伯人接手，他们正忙着在店铺门前布置货架，再后面是一家女子理发店"雅飞特"，这时候还没有开门。埃兹拉穿过马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卖彩票的小亭子这时也还没有开门。在"我们先祖的传统"礼拜会堂旁边，紧挨着一家名字相同的养老院，会堂门口站着一批老人，为了做晨祷，他们正等着凑满十个人。在为埃雅尔举行的成人典礼上，埃雅尔就在会堂里诵读过托拉。埃兹拉本想跟他们一起进去做个晨祷，他的心是那么渴望得到净化，但是他必须赶紧回家，为孩子们送去面包和三明治，因为他们已经起床，他要马上开车把他们送到学校去。在大街的这一侧，大多数商店都还没有开门——奥利，那个在大屠杀中幸存的扎尔茨曼先生开的运动器材和鞋店；埃兹拉的好友、在"六日战争"①中阵亡的施罗米的遗孀巴提亚·丹尼尔开的文具、教材、玩具店；莱维和他老婆合开的药店。只有鲁汶和哈依姆的自行车与汽车修配店开着，埃兹拉跟他们只是挥了挥手，招呼一声"早上好！"就匆匆赶回家去了。

傍晚，埃兹拉耐心地等着梅那舍的电话，但是没有电话。电视新闻过了之后，埃兹拉再也忍不住了，他给他哥哥打了个电话。

"我给他留言了，正在等他跟我联系，"梅那舍说。"他随时都可能打电话进来，我们还是先挂了，别占着线吧。"

"等一下，梅那舍，你给他留言了，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啦？我们为什么不亲自到那儿去呢？"

"埃兹拉，你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按他的要求去做，那么我们就按他

---

① 又称"六·五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以空中优势，在六日之内击败埃及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占领西奈半岛、加沙、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等战略要地和耶路撒冷旧城，阿以矛盾加剧。

的要求做吧。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就跟你联系。”

“我想见他!”埃兹拉叫道。

但是梅那舍挂了电话,或许他没有听见他的话。

埃兹拉抽着烟,一支连着一支,整个房间里烟雾腾腾的,鲁娣对他说:“埃兹拉,如果你真要像你说的那样戒烟的话,你现在就该少抽点儿烟了。”

夜深了,鲁娣上床去睡了。他关掉电视,关上房间里的灯,想试着睡在扶手椅子上。

过了午夜之后,电话铃响了,把他从半梦半醒状态中惊醒了。

“埃兹拉,我刚跟他通过电话,”梅那舍说。“我把你的话跟他说了。他说他不需要任何东西,还说让你放心。”

“他为什么过那么久才回电?”

“他刚回家,才听到我的留言,”梅那舍说。

“回家? 那么他有地方住了?”

“有个人同意让他一起住。”

“那是什么样的人?”

“那个人很同情他,把他从街上接回家的。”

“梅那舍,我真不明白。我什么时候才能见他?”

“那得由他决定,”梅那舍说。“太晚了,埃兹拉。今天一个晚上我都在等他的电话,我累死了,明天还得早起,去上班。关键是,他平安无事,听他电话里的声音还不错。别替他担心了。晚安。”

彼德罗带了一只大包,里面装满了他的衣服和杂物。他过来,是想跟我们一起住。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他不再上班,而且很明显,他没地方住。当他把东西放在起居室里的时候,她微笑着走过来,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她说:“同意吗?”我当然点头同意了。她又把她小小的掌心放在我的手上,这种感觉真好。我对自己说:我只是希望他

能对你好。因为我还是有点怕他。

他礼拜天来接替她的工作。他一直坐着看电视,毫不留意我的存在,喝着啤酒,一支连一支地抽烟,而且不停地摇着双膝,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一只手伸到裤子里面,在里面使劲地揉着、搓着——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胖小子会突然发作起来,打人、摔东西,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即使在我已经习惯他的存在、开始喜欢他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不太安全,总是担心会出什么乱子。但是我很高兴她有一个男朋友,尤其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像一个家庭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现在甚至在想:真希望我女儿过来,看到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也许她还会把她的那个“社会福利工作者”带上。先让她发牢骚吧,然后,她就会听到我的叫骂声。哪怕就为了这个也很值。

吃午饭的时候,她为我做了吃的,根据我女儿的旨意,她把案板搁在轮椅旁边临时充当个桌子,从厨房把食物给我端到起居室。我偏偏就是不吃。她想喂我,但我紧咬着牙关不张嘴。我用自己那只好手指指厨房,指指她,再指指彼德罗,然后又指指我自己。她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她不愿意,显然,她是害怕不遵守我女儿的旨意。她坚持她的做法,我坚持我的做法。我紧闭着嘴唇,不让她的汤匙送进嘴里。他们互相嘀咕了几句,根据他们的举动、表情和声音,我猜到彼德罗在劝她听从我的意见,而她在解释为什么不可以那么做。最后,她让步了。

不一会儿,他们的食物也准备好了,她把我的轮椅推到厨房,我跟他们一起坐在桌子前面,吃着她为我们大家准备的食物。那些东西的气味儿很怪,里面有一种香料是我不习惯的,但是我能够理解那种气味儿,我希望能喜欢它。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用他们那种我一句都听不懂的语言谈话,我甚至在想:让我们就这样相处吧,直到我离开这个地方。记得那个傍晚,我跟他们俩坐在游乐场里,我发现自己在历经那么多年之后,在我早已忘记世界上还有那么一种东西存在的时候,突然有了爱的感觉,同时,这种新的欲求也油然而生,它就像疼痛一样强烈——我希望他们也

同样爱我。

晚上,他们俩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和他们一起坐着。他坐在沙发头上,她躺在沙发上,头枕着他的大腿。电视里正在放一部英语的爱情片或警匪片,她饶有兴致地看着,而他呢,因为她的原故,放弃了体育节目,这时正抚着她的头发和她的脸。电视片子里不时传来吼叫声和爆炸声,夹杂着汽车互相追逐时的噪音,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却透露出一份温柔、美丽和恬静。或许是因为傍晚时分,人都会感觉困乏,或许是在我的周围洋溢着令人欣慰的舒适感,我在电视节目的一片嘈杂声中,渐渐入睡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有人在推我的轮椅。我睁开双眼,看见她站在我面前,对着我微笑。而我呢,也想用我扭曲的脸回报她一个笑,表示我很高兴。彼德罗正躺在沙发上,头枕着扶手,看着电视节目。她按照惯例替我安顿好,把我放到床上,跟往常一样说了声:"现在该睡了。晚安。"

她回到起居室,通过我床对面的打开的门,我看见她坐在扶手椅子里,他坐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关了电视机和起居室里的灯,进到她的阳台房间里。我听见她的房门关上了,然后,他们在里面谈着、笑着,有一阵子沉默,然后,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变响了。她生气的时候,他在笑,而他生气的时候,她却在笑,最后,他们吵了起来。突然,她的房门开了,彼德罗穿着内裤跑进我的房间。我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他回到她的房间,他们又开始吵了起来。现在,她在笑,他却在生气。一会儿,我看见他要拽她到起居室来,她挣扎着,但毕竟不如他力气大。借着阳台透进来的微弱的光,我看见他们的影子,就像两只笨重的小熊。他把她放倒在沙发上,正当他站在扶手椅子旁边解裤子的当口,她跑过来把我的门关上了。她赤裸着身体。门关着,而且在黑暗当中,我不能确信我看见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那只是一个影子。但是房门随即又被打开了。是彼德罗开的。我看见他走进房间,他也是赤裸的。我闭上了眼睛。他面对着我站了一会儿,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然后,他回到起居室,故意把门开着,背着我站在那儿。她用愤怒的口气说了些什么,他突然发出一阵笑声,走过

去把起居室里的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女孩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从我的床上，我可以看见沙发的一头，和他们一半的身躯。他俯卧在她的身上，用肩膀掩住了她的脸，后来他们转过身，面对着我的时候，她似乎在朝我望过来。我知道自己处在黑暗当中，她看不见我，但我无法忍受她那种空洞、毫无表情的眼神。我闭上双眼，告诫自己这些都不曾发生过，这些不过是一个奇怪的梦，我要接受它，睡一觉，然后忘掉。但是这痛感仍然在骚扰我，当时是，现在也是。在那整个晚上，以及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景象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我看见的那些景象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是怎样的痛感，是像一件珍贵的东西被打破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它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吗？是什么被打破了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这痛感消退、消除，只留下某种遥远而无法解释的记忆，它只会偶尔清醒地浮上来一次，然后又沉入梦境？

我整夜都没睡。我等她起床，到厨房去喝水，跟往常一样。但是她没有起床。第二天早上，她来到我的房间，就连往常都会说的“早上好”也没说。她替我洗了脸，帮我穿好衣服，默默地做着事情，神情严肃。然后，她把我安放在轮椅上，把我推到起居室，自己到厨房去做早餐。他站在过道和起居室之间的门旁边，倚着墙，斜着眼，从远处望着我。我示意让他过来。他慢慢地走过来，做出一副大摇大摆的样子，从而掩饰内心的尴尬，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拿起他的一只手，用力捏了捏。他突然笑了起来，这跟他往常那种放肆的笑声有所不同，这回是惊讶而短促的笑声。她从厨房给我拿来了早餐。我指着我们三个，然后又指指厨房。于是，她把我的轮椅推到了厨房。

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大家都很安静，他们俩都不说话。他们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突然，她对我说：“你想不想让彼德罗走？”我摇了摇头，“不，不，”彼德罗微笑着，好奇地看着她。她问道：“你想不想让我走？”我大吼一声，再次摇摇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对我的回答满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向她表达我的这种感情，不管发生什么，她都

没有错，错的只有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不该看的事情，我是被诱惑去看的。虽然他本来就希望这样。他把她拽到起居室，她把我的卧室门关上之后，他又把门打开，他还打开了所有的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能看见他们。但我还是不应该看的。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也许他是想让我知道，她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也许他想让我明白，在我的家里谁是真正的主人？我搞不明白。他做了他的事情，而我做了我的事情。他做的事情，让一切都发生在灯光底下，在我的打开的房门前，但他并没有强迫我去看。我自从看见他们裸体的那一刻起就没有闭上眼睛，在他们躺在沙发上，他俯卧在她身上的时候，我并没有用毯子把脸盖起来。我是想看的，这个欲望超越了所有顾忌。她转过身面对着我，似乎在朝我望过来，当她那空洞的、毫无表情的眼神落在我身上时，我感到一阵惊恐，我感到受了伤害，感到痛苦，我无法忍受再看见这一切。

我们三个人围着厨房的餐桌坐着，他们俩一直沉默不语，我害怕他们会离开我。我希望他们陪着我，希望我们三个人永远在一起。我拿起她的一只手，说："琳达，琳达。"她勉强地笑了笑。

外面下着大雨，房间里越来越暗了。她不得不去把灯打开。他早已坐在电视机前，桌子上放着一听啤酒，一手夹着一支烟，一手放在两腿之间，一边看着体育节目。她在房间里做着各种杂活。过了一会儿，她准备出去买点东西。我叫了一声，示意要她带我一起去，而且让彼德罗跟着我们，但是她对我不予理睬，独自一人出门去了。彼德罗的眼睛从电视屏幕上移开，长时间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他是在审视我的脸呢，还是在深沉地思考着问题。最后，他说："或许下午吧。"

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些交谈了，他到厨房去给她帮忙。雨停了，天开始放晴，我向她示意，我要出去散散步。她说彼德罗会带我去的。我坚持让她也去，我指指我们三个人，示意要一起去。她同意了，但她说要先干完家务。彼德罗把我推到小阳台上，转身到厨房去帮她干活。他

洗完碟子,从厨房里出来,走到小阳台上,站在我的身边。我们俩同时朝下望去,我从轮骑上望,他呢,在栏杆上支着两肘,抽着烟,把烟灰弹到楼下的地面上。现在,游乐场里没有人。或许等我们到了游乐场的时候,那儿就会有孩子了。或许那个带狗的男孩也会来的。自从那个傍晚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没准,他最后还真的去埃拉特了?突然,我听见她在厨房里独自唱了起来,是她平常干活时一直喜欢唱的一首歌,那唱词听起来很奇怪,你听不出那到底是英语还是他们自己的语言。我预感到,他们俩开始和解了。我说:"琳达。"彼德罗回过头来,看着我,爽朗地笑着。我从来没有那么近地看过他的牙齿,或许我从来没有留意过:糜烂、发黄,豁开的牙缝里面全是黑的,显然是抽烟太多所致。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而且搭了很长时间。我感到,他想告诉我,但不是通过语言来告诉我,他懂得我的感受。

游乐场里只有不多几个大孩子,他们在踢足球。在我们到达之后,一个妇女也带着她的小女儿过来,她想把这些孩子赶走。她指给他们看门口的招牌,强调说,这个游乐场是给小孩子们玩的,不允许踢足球。但是他们跟她争了起来,用一些无理的话回答她。她带着小女儿,愤愤地离开了。彼德罗和女孩在我轮椅边上的一个凳子上坐下,看着孩子们踢足球。突然,彼德罗站起身,丢下烟头,用脚踩了踩,向孩子们走去,开始跟他们玩了起来。她叫他回来,但是他没有理会她,他正沉迷于孩子们的运动。她上前去叫他,想阻拦他。但是他跟孩子们一起蹦蹦跳跳,根本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她走回来,在我身边坐下,看着我,失望地笑笑,似乎在说:我能拿他怎么办呢?男人都像小孩子一样。

这时候,我感觉到,她是爱他的。

他的一头白发,汗淌淌的,压在白色的枕套上。他闭着的双眼,他带皱纹的额头,还有他痛苦的脸。她的双手摆动着,帮他脱下湿衣服,他的身体顺从于她的手的动作。他的身体散发出一股气味儿——这气味儿已

经和他的身体脱离，带有独立的个性，强壮而神秘——吸引她跟着他进入他的盲目的境地。她拿着毛巾，帮他擦拭汗水，她的手接触到他的裸体，那柔和而松软的感觉使她感到惊喜，还有他厚厚的胸，他滚圆的肚子，使他的腰部粗了许多。当她被一阵冲动驱使，想把自己的脸埋进他的大腿之间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他的手在摸着她的头发。她抬起头来看他——他的双唇张开，隐约带着笑意，他眯着双眼，但是没在看任何东西。

一声震耳欲聋的响雷震颤着房屋，随之又有一声响雷从远处滚滚而来。阿威冷的狗整个下午都没有发出那孤独的嚎叫声，这时突然吼叫起来，带着无助的恐惧，然后就没有动静了。雨下得更猛了，拍打着户外的墙，传来沉重的噼啪声。她坐在灯光形成的圆圈里，暴雨似乎在威胁着要闯进这个圆圈。她打开收音机。一个女声和两个男声正在唱着一首歌曲，伴奏用的是古老的乐器，欧第德请她搭车从吉瓦塔伊姆到特拉维夫时，磁带里播放的就是这部作品，她猜想那就是当时在车厢里洋溢着的那首歌曲，歌声中充满了对和谐与安宁的无限向往。可虽然是同一部作品，或许与他当时播放的不是同一个演出版本，这时的这首歌曲不再像当时那样具有使她激动的效果了。也许那是因为见到欧第德后惊魂未定，跟他单独在车厢里相处时令人尴尬的亲密感，他试图勾起她对他的兴趣，而她又避免做出可能给他以任何希望的回答——也许是这些因素，使她当时在听到这种音乐时深受感动？也许是她自己的身体里面发生了变化，她现在的情绪和期望跟她当时的有所不同？人，决不会两次听到同一部音乐作品。她把这部作品听到了结尾，终于发现里面除了甜腻腻的旋律和空洞的装饰音之外，一无所有。节目主持人报了曲目，证实那是同一部作品，这使她十分失望。

她突然觉得很想念艾达，于是给她打电话。

“是嘉碧啊！你失踪到哪儿去啦？”艾达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叫道，一边抽着鼻子。

“你怎么啦？你听上去生病了。”

"我跟孩子们一起得了流感。我在问你呢,你怎么了? 你家里老是没人接电话。你是不在家住呢,还是你不再接人电话了?"

"我住在那个公寓里,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

"什么? 你搬出自己的家,住到那儿去啦?"

"没错。"

"跟那个老头?"

"艾达,我告诉过你,他不老。"

"他现在允许你使用那里的电话啦?"

"艾达莱,月底我就回家了。这事儿结束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回家呢?"

"见面再跟你说吧。你生病了,我很抱歉。我想见你,想死你了。"

"那就今天晚上过来吧。要是你不介意,这儿一屋子都是病人。我会叫加迪来接你的。"

"不啦,在这样的天气,他刚下班回家,再开这么长一段路的车过来,把我接上再回到自己的家。我不想让他那样。"

"他愿意的,没关系。只是或许你不愿意透露地址呢。"

"不不,我告诉过你,这事儿结束了。"

"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回家?"

"我还需要待在这儿。"

"你还没有放弃他。"

"为一线希望而舍弃一切,甘愿冒险。也许这是我的信条。"

"欧第德说他在吉瓦塔伊姆见过你,还给你搭过车。"

"他还跟你说了哪些关于我的事儿?"

"他只是要我们代他向你问好。如果那天你在吉瓦塔伊姆的时候去过你的公寓,你就会听到我的所有留言。我都为你担心死了。"

"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失踪的。"

"那就今天晚上吧,你不会不想来吧?"

"我倒是想让你过来。等你身体好点儿吧。你想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吗?"

"你允许我打电话到你那儿吗?"

"当然,干什么都行。"

于是,她把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她的朋友。

挂了电话之后,她开始猜想欧第德会怎么说她。因为她的朋友是个不善于撒谎的人,所以就避免正面回答她的问话。但她为什么会那么在乎欧第德怎么说她呢?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立即接起电话。海奇的声音冷峻地说道:"你刚才忙音。你在用电话吗?"

"你想干什么?"

"我要你马上离开这个公寓。你在跟谁谈话?"

"一个女朋友。"

"我们不是约好了你不可以用电话的吗? 我给你打电话,你只有在暗号之后才接电话的吗?"

"所有那些约定都作废了。"

"那就马上给我滚出那个公寓。"

"我要在这儿待到月底。在此之前,除非你用暴力把我拖出去。"

"你这是在跟谁较劲呢?"

"跟你。"

"跟我?"

"是啊,你是我生命中的男人,我还没有放弃你。"

"但你恨我呀! 你说了我许多难听的话,你还管我叫混蛋。"

"我只是在引用我在办公室里听到的其他女孩子的话。"

"还有在我想要你的时候,你的那些行为。我只是想过来跟你好好谈谈。"

"谈如何分手吧。"

"你想报复我,你以为你能打垮我吗? 你错了。我是个坚强的人。"

“我也是。你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这跟你没有关系。你说你跟我较劲,是什么意思?”

“你想要我,但必须按我的条件。”

“你想要什么?要我跟你结婚?”

“就目前来说,我暂且将就着做一个情妇,但即使是一个情妇也应该有权利。她不是一个你想玩的时候就玩,玩厌了之后就甩掉,当你又想玩的时候,再从地上捡起来玩的玩具。你不可以先是跟她说你已经计划好了,将来逃到别的国家去,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从国外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你多么爱她,多么想她,回来之后就切断一切联络,把她从工作岗位上开掉,然后再把她从公寓里扔出去。那样的做法绝对办不到。如果你感觉到你已经不再爱她了,她不再吸引你了,那就明白地告诉她,她会离开你的生活。但是你不要找借口,不要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我没有把你开掉。我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那也没什么区别。我这个情妇是不需要你道歉的,她也不在乎分手,因为和你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友情。但是这个情妇要你尊重她。如果你还想再见到她,那就明白地告诉她,她会告诉你她的条件,你可以决定是否对你合适。”

“这话听起来像是你要把我变成你的情人。”

“我忙音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你在那儿出麻烦。有些事情你不明白,你也不会明白。如果你不打算遵守我们约定的规则,那就离开公寓,越早越好。你干吗要执意待在那儿呢?”

“你前几天打过电话说,你想过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道:

“是的。没错。可是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使我非常生气,我开始恨你了。”

“我会在这儿待到月底,在此之前,你必须决定你是否想按我的条件

继续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如果你的条件就是不再继续你所说的那种'地下'状态,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卷起铺盖回家去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吗?你想没想过我在经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你现在还有时间去反省自己,确定自己是否还爱我,为了那份爱,你打算放弃些什么?"

"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爱不爱的。你自己跟我说的,你从来就没爱过我,一想到跟我做爱,你就恶心。当我来到你的身边,我疯狂地想要你,但你做出来的样子,就像是被强暴了的处女,连碰都不让我碰你一下。也许我不该告诉你这个,但是我回到办公室之后,我只好到厕所里面自己去射掉,就像一个刚发育的小男孩,在臭烘烘的厕所里面。"

他吐露的这个隐私让她非常感动,禁不住说了一句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话:"我想你让我生个孩子。"

"是啊,这也是我想要的。"

"可其实你并不欠我这些。"

"听着,我要挂电话了。"

"我会在这儿待到月底。你可以打电话或亲自过来,告诉我你的决定。"

放下电话,她走过去坐在床上。隔着墙,她能听到阿威冷说话。"我厌烦透了,我再也受不了了。"那温柔的声音,就像他经常满怀深情地跟他的狗倾谈时一样,他说:"我受够了,你这老家伙,为什么你还没死呢。"在她跟海奇交谈的时候,他一直都在那儿,他可能听见了她说的每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一声痛苦的尖叫声,然后每隔一会儿就能听见一声尖叫,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叫声,气竭而声歇,哀婉而凄绝,令人心碎。她听见过这条狗的各种叫声,孤独与渴望时的嚎叫,快乐时的叫唤,义愤填膺时的吼叫,遇着陌生人时攻击性的叫喊,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那种恐惧的呻吟。但这一次有点特别。是不是她的邻居在打他的狗呢?

她走出门来到楼面上，揿响了阿威冷的门铃。他的脚步声在门前停下了，她知道他正从猫眼里往外看。他打开门，连胡子里都是笑容，因为看见她而显得特别高兴："我找到了她留下电话号码的那张纸条了。我正想要把纸条给你送过去呢。"

"嗯，谢谢。你告诉我，那条狗是怎么回事儿？"

"他不舒服。他听见雷声就害怕，我们今天在外面的时候你亲眼看见的呀。这次他得病了。得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呢。"

"我刚才听见他叫得很痛苦，像是被人打了。"

"那是害怕，"阿威冷解释道。"或许他在梦里听见雷声了。"

"你就不能帮他做点什么？"

"我给兽医打了电话，问他怎么办，他要我把狗送过去，他要当面诊断。可现在正下着大雨，叫不到出租车啊。我给所有出租车公司都打了电话，都一个小时了，他们都说车子很忙，接下去几个小时都很难保证有车。"

"他现在在哪儿？"

"那儿呢，在他自己的角落里，"阿威冷朝卧室指了指。"他连动都不想动。你愿意进来吗？"

"要是不打扰的话。"

"不打扰，我很高兴你能来。"

她走进屋，跟着他来到卧室。窗是关着的，百叶窗都放下了。阿威冷打开了装在屋顶上的一盏圆球形日光灯。

在她卧室的隔墙，贴墙放着一个用板条框架做成的双人床，床垫上是浅绿色的几何图案（很明显，床单在白天是收到床底下的抽屉里去了）。正对床的地方，占据了卧室和起居室之间那整个一堵墙的，是同样用板条做成的壁橱，带一排高高的拉门，在拉门上面还有两个宽扁的拉门。床脚的地上，放着一块小小的塑料脚垫，上面覆盖着花朵图案的毛圈织物，这种东西通常只有在浴室里有。床头，是一只刷了白漆的长凳，凳子上放着

一盏带灯罩的蓝色底座的灯,灯上的金属支杆可以调节,一本小开本的英文书合覆着,封底上印着一个微笑着的卷发的年轻女郎,显然那是书的作者,还有一只黑色钟面的夜光闹钟,指针和数字都是荧光的。屋里的摆设带着一份无法磨灭的陈旧感。

在壁橱和带窗的墙面夹着的拐角处,放着一块跟床脚那块一样的塑料脚垫,那条狗就趴在那块脚垫上。她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抚摸着他。他的肚子颤抖着,似乎里面装满着难以排解的哭泣。他从脚垫子上抬起头,转过来对着她,看了她一会儿,又仰起头看着站在她身边的阿威冷,眼里充满了绝望而疑惑的神情。然后,他又低下头去。

她站起身,问阿威冷:"狗也会忧郁的吗?"

"当然,他们也有情绪啊,就跟人一样,也会忧郁。"

"他的样子太忧郁了。你干吗不哄哄他,跟他说些好听的话,比如说他真听话啦,你爱他啦。"

"他不听话,我都跟他吵过了,"阿威冷说,表情完全是严肃的。

"为什么?"

"他必须出门,但他不想出去。好吧,就算是他动不了吧。我抱着他下楼,在门口的屋檐下面,想让他活动活动。可他死活就是趴在地上。我把他抱到灌木丛的旁边,让他在那儿撒尿。他不干。我要他撒。撒呀!撒呀!他就这么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我把他抱上楼,把他放下来,欸,他突然会走了,他走进起居室,撒在了地板上。你进来的时候,我刚刚擦干净。"

"你要原谅他,"嘉碧说,"他病了。"

"不可能。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他们俩走出卧室。"我要把那张电话号码的纸头给你,"阿威冷说着,把她带到起居室。"你想不想坐一会儿,喝杯咖啡?"

"谢啦,现在不行,"她焦急地看了看手表。"或许下回吧,"她补充了

一句，在门厅前等着。他进到起居室，把一片方形的黄色纸条拿出来递给她。她对着纸条看了看。"这是什么地方?"

"拉马特沙龙。"

"她有没有告诉你她的名字?"

"我问过她，她说了个名字，可一会儿又说了另一个名字。要我说啊，你去找她，纯粹是浪费时间。那个调查其实已经做完了。"

在他那副染色的镜片后面，他的眼睛正在审视着她，等待着她的反应。

"听着，我知道你什么都能听见，你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必要掩饰。"

"所以，在你离开之前，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毫不掩饰：自从你来到这里，我整个人都变了。"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不过，那是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你想听，等你有时间，我详细地跟你说。"

"好吧。只消告诉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我不知道。这要看最后的结局如何了。"

"结局?"她有点发懵地问道。

傍晚，一名部队军官摁响了他们的门铃。鲁娣打开门，她见到军官一脸严肃，站在门口，心里不由得抽了起来：在她想象中，如果哪家父母得到通知说，他们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大致上就是这种情形。那个中尉确认自己找对了地址，便开口说："我是为你儿子埃雅尔的事来的。他父亲在家吗?"

"他怎么啦?"鲁娣惊讶地问道。

"我就是到这儿来问你们的，"中尉回答说，"你们最近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鲁娣说，"我丈夫在管这事儿，他洗完淋浴一会儿就

出来。”

中尉用不太信任的眼神看着她。

鲁娣带他进到起居室，打开电视，把孩子们送到里面的房间。“你请坐。”

埃兹拉刚下班回来，在洗淋浴。她走到卫生间门口，叫他快一点，有一个中尉从部队里过来找他们谈埃雅尔的事情。埃兹拉终于出现了，这让鲁娣松了一口气。埃兹拉的头发还是湿的，衬衫的钮扣也没扣上。军官像搜身一般地把他打量了一番。他从一只巨大的黑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薄薄的褐色文件夹，里面夹着几页文件，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圆珠笔，一并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你跟埃雅尔是一个分队的吗？”埃兹拉问道。

“分队？”中尉问。“什么分队？”

埃兹拉明白了，没有做声。

“你们最近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中尉问。

“有人说他们见到他在中央汽车站。我已经跟哈加依中士汇报过了。”

“是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有记录。后来呢？”

“我不记得了，”埃兹拉含糊其辞地说，“这是很早的事儿了。”

“到底是有联系还是没联系？”

“他打过电话，说他很好，让我们不要担心，就这些。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

“你应该把他的所有情况，跟他接触过的所有人，以及你从所有来源听到的有关他的所有信息，都立即汇报上来。你不知道哪些情况对我们的追查工作会有用的。每个细节对我们都很重要。如果你不向我们汇报，你就是同谋。他是在哪儿打的电话？”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整个电话只有两秒钟的时间，他就挂了。”

中尉扫了一眼他面前的文件:“你在汇报中说,有人看见他在中央汽车站附近,你提到了你哥哥,他跟你一起去找他。他跟他有没有联系?”

“他怎么会跟他联系而不跟我们联系呢?”

“他到底跟他有联系还是没联系?”

“他从来没跟我说起过这事儿。”

“他有没有其他的叔舅?”中尉问。

“叔叔嘛,倒是有一个,但他已经是极端正统派①了。”

“那是什么意思?”

“我儿子跟他没来往。其他都是阿姨,他从来不跟她们接触。”

“那么还有舅舅呢?”

“他跟他们也没来往。”

“女朋友,关系密切的朋友呢?”

“都没有。”

“如果下回他再跟你联系,或是你听到他跟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有接触,你要立即汇报。”

“这是当然的。”埃兹拉说。

“有件事情大概不需要我来告诉你吧,现在你儿子的生命很危险。恐怖分子想要绑架和谋杀士兵,那些在街上走的、搭顺风车的、到处逛游的士兵,是最容易被逮着的对象。”

“自从我儿子出了这事儿之后,”埃兹拉说,“我就有一种感觉,你们并没有用心去找他。这事儿对你们并不重要。他真要出了什么状况,对你们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可怜的士兵捅了娄子,被关进监狱,然后逃跑了,还有其他的一切,有谁会去关心他?现在这是怎么啦?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们突然想起他来啦?”

---

① 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又称原教旨主义者,是正统犹太教中最严格的教派。

中尉怔怔地望着埃兹拉，然后又望着鲁娣——她一直远远地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们谈话。“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找他，”他用严肃而正式的口气宣布说。“我们对这件事情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我们不便告诉你详情。在解除他在部队里服役的义务，在监狱里服完刑之前，他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责任。”

“你是说，一旦他被送进监狱，部队就把他踢出去啦？”埃兹拉不安地责问道。“他不能再重新加入部队，像其他人一样服役啦？”

“我没有获得授权回答你的这些问题，”中尉说道。“这些事情得由有关部门决定。”

中尉走了之后，埃兹拉和鲁娣四目相向，没有一句话，似乎在等他走远，远到听不见他们的谈话。然后，埃兹拉压低嗓门对鲁娣说：“我必须马上跟梅那舍打电话，提醒他，说话的时候要统一口径。你瞧我都成什么人了，撒谎，而且还一边撒谎，一边把自己的兄弟扯进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撒过谎，一向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增值税，我对自己的客户也从不撒谎，即使是阿拉伯的工人。可我现在竟对谁撒起谎来了？对部队，我心目中最最神圣的部队啊！我们将来怎么做人啊，鲁娣？”

“我们会好的，埃兹拉，”鲁娣说，但她那阴沉的脸却透露出她别样的心思。“只要对埃雅尔有用，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

“他们不会让他服役了，鲁娣。一旦他被送进监狱，他们就会像踢罪犯一样把他踢出部队，就像扔胡桃壳儿一样把他扔掉。他甚至领不到一张驾照。”埃兹拉沉思了片刻，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鲁娣，或许我们的埃雅尔是真的疯了，真是个罪犯？你听见他在我妈家里是怎么说话的。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自己的孩子，但他不再是个孩子了，我们之间很陌生，其实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他对我们来说是个陌生人。当我们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想他是一个乖小孩子，长大以后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现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他跟我们不像。我们对他、对他的想法、他目前的情况了解多少？他从来也不说，无论我们问他什么，他总是

回答:好的好的。还有,那个把他藏起来的人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跟他遇上的,为什么要接纳他?鲁娣,我害怕。与其说我是怕埃雅尔,不如说更怕那个人了。"

"那个军官说,恐怖分子有可能绑架他,这个事你就不怕吗,埃兹拉?"

"他只是吓唬吓唬我们,鲁娣,那样我们就会跟他合作啦。埃雅尔穿着便装,又不在野外闲逛,也不搭顺风车。他在这个人的家里躲着,很可能就在特拉维夫呢。"

"从你现在谈论他的样子来看,埃兹拉,好像可以肯定你并不怎么爱他,"鲁娣说。

"你没看见我是怎样替他撒谎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叛背了自己的国家。我感到丢脸,鲁娣,我太丢脸了。谁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在帮他,而且要继续帮他,他要我怎么帮他,我就怎么帮他。但你要知道,鲁娣,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原谅埃雅尔。"

埃兹拉害怕在他跟梅那舍通电话、编故事之前,那个中尉会先跟他打电话,或者亲自跑到帕底斯卡兹去。他立即给他兄弟拨了电话,但他还在上班。是他妻子接的电话。

"部队里有人来过吗?或者打电话,或者跟梅那舍谈过话吗?"

"部队里没有人来过,也没打过电话来。"

"我必须跟梅那舍谈一下,很急!"

"他一回家,我就让他给你回电。"

"那个中尉很狡猾的,"埃兹拉跟鲁娣说,"长着一副鱼形的波兰人的脸,装得好像什么线索也没有。在那副嘴脸下面,有一颗冷酷的心,他像律师一样滑头。他可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鲁娣,他知道我们没说实话。我听他的问话就知道了。如果他发现我们在跟埃雅尔接触,他去过我妈的家,又没有马上向部队汇报,而且还给他带去便装,帮助他逃逸——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鲁娣站起身，打开电视。她招呼孩子们回到起居室，看着他们好一会儿，忍着泪差一点没流下来。从孩子们的脸上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一直都在偷听着谈话，他们知道发生的一切，也懂得——当然是以他们孩子的方式——他们的哥哥有了大麻烦，整个家庭也遭了殃。他们已经不再向父母追问埃雅尔怎么样了，因为他们一问这个问题，父母就不置可否地用一些谎言来搪塞，而且很不耐烦，甚至发火，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埃兹拉提心吊胆地等着梅那舍的回电，一支连一支地抽烟，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像被蛇咬了一般跳了起来。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埃雅尔的声音，平淡、直截，毫无生气："叫梅那舍给我打电话。"

"埃雅尔！"埃兹拉大叫道。"我的埃雅尔！你好吗，你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告诉梅那舍。再见。"

"你在哪儿？"埃兹拉喊道。

线断了。埃兹拉一时说不出话来。两个小孩子从电视机对面的沙发上朝他望过来，也许是等着再被赶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鲁娣努力从他身上揣度电话里说些什么。

"他为什么不能说话？"她不解地问。

"不是他不能说话，鲁娣，是他不想说话。要是你接的电话，我敢说他会跟你说的。他是不想跟我说话。他还没有原谅我。"

"你也没有原谅他吧，你刚才还说不能原谅他呢。你已经忘了自己做的梦了，埃兹拉。"

"我没有忘，鲁娣。那种事情我怎么会忘了呢？"

"听我说，埃兹拉：埃雅尔很快就会回到我们身边的，"鲁娣说。

梅那舍回电的时候，起居室里已经布满了埃兹拉抽烟留下的烟味。埃兹拉告诉他，中尉来过了。到这时候为止，那个军官还没有在梅那舍的家里出现，也没有人为埃雅尔的事情从部队打电话过来。

"你干吗那么担心啊，埃兹拉？"梅那舍问道。"你自己说过的，他们

根本就不关心埃雅尔到底怎么了。难道你没见过那些办事人员是怎么在办公室上班的吗？那个中尉必须为埃雅尔填个表格，交给他的上司，于是他就跑来问你几个问题，记下来，交给他的头头，这事就完了，皆大欢喜，他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别担心，他们要是来我这儿，他们听到的不会跟你告诉他们的有什么两样。你知道，我们的妈也是可以相信的，她不会说不应该说的话。她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加坚强。”

“梅那舍，听他说话的意思，埃雅尔要是去监狱服刑，他们就把他踢出部队啦。”

“走一步看一步吧，艾兹拉。真到了那时候，我会找找看部队里有没有关系。先要让他回家，同意去自首。然后再看情况。”

“你觉得他会最终回到我们身边吗？”

“当然，他一定会回来的。根据他的性格，那份固执、坚定，他没有其他选择。一切都对他不利，你明白吗，埃兹拉？一切都对他不利。他不可能这样坚持很久的。”

“鲁娣也这么想。梅那舍，他刚才打电话来了。他只说了一句：‘叫梅那舍给我打电话。’他不想跟我说话，就挂了。”

“好的，我会给他打电话。”

“他为什么要你给他打电话，他为什么不能直接给你打电话？”

“他打了，我不在家。”

“他说：‘我现在不方便说话。’是不是那儿禁止他使用电话？”

“你怎么了，埃兹拉？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你到底害怕什么？”

“梅那舍，我不了解我自己的孩子，我不懂他脑子里装了些什么，他过的是什么生活，他跟什么人交往。那个人为什么会接纳他住在他家里？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

梅那舍突然大笑起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埃兹拉？你脑子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东西？埃雅尔没事儿，他是个大人了，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别再拿这些荒唐的想法来折磨自己了。”

“你跟他谈完之后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吗？”埃兹拉请求说。

“先看看吧，”梅那舍说，“如果真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你的，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理解。”埃兹拉说。

“可你别一整个晚上等我回电话啊。我了解你这个人。也许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没回家。”

“什么？他还到外面到处去逛游？”埃兹拉惊讶地问道。

“你以为呢？他会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

门铃响了，他的心里快乐地怦怦直跳。她到他房间里来过，他终于壮着胆子告诉她，自从她的出现，他整个人都变了。打那以后，他一直怀疑她会不再跟他说话了，尤其是她已经拿到了那个她极想得手的电话号码。事实上，他也确实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也没听到她接电话，只有音乐传来，表明她还在墙的那一边。这时，他迫不急待地从门上的猫眼里往外看，可是变形的透镜里呈现的却是施瓦茨夫人那张憔悴的脸。

“马上来你，他说的，”房门一开，老妇人就发出命令，说完便转身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施瓦茨先生穿着蓝色的宽袍，坐在扶手椅子里，腿上盖着一条羊毛毯子。他的妻子为阿威冷打开房门，自己坐在一条挡着厨房门道的长凳上。她的脸阴沉沉的，就像是个看门的。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老头问道。“你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施瓦茨先生，那里没人，谁会脑子有病，在这种下雨天到那里去呀？”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当然知道，不就是那个储藏室嘛，”阿威冷说。

“你没听我说过那里积水的事情？”

“我听说了。”

“所以，根据我的推算，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结果了。下去，看一眼，看看情况怎么样。”

“现在，冒着雨？”

“那有什么呀？拿把伞。去啊，下去，看一眼，然后回来，告诉我情况怎么样了。”

“干吗这么急呀？”

“我都这把年纪了，这种身体状况，你还问我‘干吗这么急’？你不明白吗？你知道我在吃什么药吗？你想看看我的导尿管吗？”

“不了，我已经看过了。”

“那让你替我干这么一件小事就那么难吗？我身体好的时候，还不是到处跑啊，为这个大楼，为每个人服务？”

“好吧好吧，我去，顺便把狗带出来。”

“那就对了，既然替狗你是愿意做的，替施瓦茨，为什么就嫌麻烦了呢？”

那个看门的从长凳上站起来，打开门让他出去，随手关上门，并且拴上了插销。

那条狗似乎有点恢复了体力，并且能够慢慢地走了，但还不能自己下楼。阿威冷抱着他下楼，把他放在大楼门口的屋檐下面，任其自由活动。

阿威冷在雨水积起的水坑之间艰难地跳来跳去，来到邻居们建造的地下门道的附近，看见那儿确实已经积满了水，大约有一米多深。整个后院水汪汪的，一片泥泞。阿威冷回到大楼门口，看见他的狗在某户人家的煤气罐旁边，正站在雨里撒尿。他等他撒完尿，敦促他回到屋檐下面来。他的裤腿都湿到膝盖了，鞋子上也沾了一层泥。他拿起一块石头，用尖角刮着鞋底上的泥，然后又在楼梯下面的垫子上把鞋底擦得干干净净。

施瓦茨夫人从猫眼里窥视门外的地形，然后把门打开一道小缝：“狗不要！”她大声说。“狗不要！”阿威冷把狗带回楼上自己的房间，把滴着

水的雨伞放到浴缸里，下楼来参见物业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老妇人把他送到施瓦茨先生的扶手椅跟前，用脚蹭了一块湿漉漉的大布过来，把他进来时留在地板上的拖泥带水的脚印擦干。

"露台上已经积水一米多深啦！"施瓦茨先生兴奋得露出一脸喜色。"你有没有从窗户外面往里看看？"

"没办法走到窗户那儿，到处都积满了水，就像一片沼泽地。而且也太黑，什么也看不清。"

"水也不再往下渗了，啊？你知道吗，那个地下室就像是一个地洞，在他们铺设的地面以下全是地下水。它会越填越多，越填水越往上涨。他们灌水泥啊，垫塑料啊，简直是开玩笑。水已经从地面的高度涨到了露台的高度，虽然他们在露台和房间之间垫了很高一层，但是全都没用。"

当他发现阿威冷表情无动于衷时，他用质疑的眼光审视着他："怎么着，我都到了这把年纪，还害了一身的病，你就不能让我有那么一点点满足吗？告诉你吧，这事儿会让我身体更好！相信我，虽然我身体不好，但这对我没有丝毫的妨碍。呃哟，我真希望能看见他们回来，那个满嘴喷粪的女人，她那个装得可怜兮兮的像跟班一样的老公，让他们来看看自己新的公寓。呃哟，我真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啊！"

施瓦茨先生的脸上充满了愉悦的神情。他对着阿威冷挤了挤眼睛，转头跟他妻子说："欣德莱！等他们回来看见自己浸在水里的新公寓的时候，你可以扶我下楼吗？"

"你这疯子，"他妻子坐在挡着厨房门道的长凳上，说道。

梅那舍在电话那头说："埃雅尔要回家了！"

埃兹拉没说话。

"埃兹拉！"梅那舍在电话里叫道："你听见了吗？"

"什么时候？"埃兹拉问。

"今晚。"

埃兹拉呆住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怎么啦，埃兹拉?”鲁娣问，她被他的表情弄得心神不定。“他说什么?”她的直觉告诉她，最坏的事情终于降临了。

“埃雅尔要回家了，”埃兹拉说。

“你怎么啦，埃兹拉，你听了很惊讶吗?”梅那舍问道。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埃兹拉说。

“我跟你说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见他?”

“今晚到妈妈家里来吧，他会在那儿等着你们，跟你们回家。”

“这样的话，他接下去怎么办?”

“明天早上，你把他带到附近的警察局去，他们去把他移交给有关部门。埃兹拉，听我说：现在不要给部队里打电话，也别告诉任何人。如果他们事后问你，就跟他们说他是晚上很晚回家的，你一大早就把他带来了。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好的。”

“听你的声音，好像你没听懂。”

“我没事儿。我都知道了。我会完全照你说的去办。他为什么要去妈妈家里，而不直接回我们家呢?”

“他需要休息。他有好几个晚上没睡过觉了，他一直在外面逛游，没地方去。他不想让你看见他胡子拉碴，穿得脏兮兮的样子。”

“这么说，他不再住那个人家里啦?”

“不住了，他走了，他不想再跟那个人待一块儿了。”

“为什么呢?”

“埃兹拉，别想了，问那些有什么意义吗? 关键是，埃雅尔就快回家了。十点多钟过来吧。”

“太晚了吧?”

“不晚，他已经睡下了。听着，埃兹拉，我答应过他，你不会问他去过

什么地方,他做过什么,为什么,等等等等。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再盘问,不再提爱国不爱国。明白吗? 我替你作了保证。这是他回家的条件。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私下再谈,别去问他。他要重新开始生活,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再说了,他现在要面对严峻的考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服刑,我们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

"这个当然,"埃兹拉说。

"那就对他耐心点儿,慢慢来,不要强迫他,不要冲着他发火。"

"好的,梅那舍,别担心。我在这件事上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要不是你和你的建议,天知道他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家会有什么后果。相信我吧,我会完全照你说的去办。"

埃兹拉放下电话,坐在扶手椅子里,把梅那舍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鲁娣。说完之后,他点燃了一支烟,长时间地坐着,显出很累的样子,一句话也没有,只是在那儿沉思。鲁娣端详着他的脸,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感觉到她在观察他,就转头看了她一眼,明白她心里想问什么。

"很奇怪啊,鲁娣,"他说,"自从发生了这个噩梦般的事情,我就想,如果他回家,如果他真的回家,那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就像他刚出生那一天,在玻璃窗的后面,护士把他抓起来给我看,我第一次看见他。你不会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会热泪盈眶。"

"你怎么知道我不明白,埃兹拉? 我太明白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这个孩子让我感动得像什么似的。"

"那个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我想,如果埃雅尔回家了,回到部队里,那就会像那个时刻一样,好像他又重新为我们出生一次。可是现在,梅那舍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开心。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他回来是件好事儿,也许最终一切会重新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们又可以自由地呼吸,睡上安稳的觉。可是鲁娣,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是不开心。"

"我们和埃雅尔都要逐渐习惯新的生活。他要重新习惯我们,我们

也要重新习惯他，”鲁娣说，“这需要时间。”

“不是这么回事儿，鲁娣。是这样的，他不是真正的回家，回家的那个人其实不是我们的埃雅尔。他是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他生命中有些东西我们并不明白，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回家是有条件的：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跟他谈，有些不能谈。他回家，就像是个客人。他为什么不直接回我们自己的家，而要先去我妈那儿呢？要是说他穿得脏兮兮的见不得人，那我妈就可以见，我们就不可以见啦？他必须在我妈家里休息，他要尊重我们，必须洗澡、刮胡子、穿戴得整整齐齐，要那样才能见他自己的父母？这是什么话！没道理嘛，鲁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鲁娣？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没有家的感觉，这是根本的原因。他没有感觉到他其实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他确信奶奶爱他，埃兹拉。他知道她无条件地爱他。他跟你有疙瘩。你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你觉得他是一个叛徒，他背叛了家庭、军队、祖国，而这些在你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对他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即使你想隐瞒，他也能察觉出来。问题是，你必须学会表达你对他的爱，就像他爱你一样，不管他做过什么，也不管他可能会做什么。这才是关键。因为家的感觉是双向的，不是单行道。”

埃兹拉又点了一支烟。

鲁娣说：“我觉得，埃兹拉，你现在就应该戒烟。你发过誓的。”

“别急，鲁娣。我说的是：‘如果埃雅尔平安地回家，一切都过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戒烟。’现在我还不知道事情有没有完呢。我希望这样！可是别担心，我会履行诺言的。”

鲁娣到隔壁家去，请他们女儿照看一下孩子，因为他们要到帕底斯卡兹他们妈的家去一趟。埃兹拉有一间侧屋，权当他的办公室。他走进去，点上一支烟，考虑怎么安排工作计划，对原先隔天要干的活作了记录，打了几通电话，交待了一下任务，就像他平时一样。

第 七 章

“帅呆了！”伊兰叫道，一边笑着，一边审视着刚走进办公室的阿威冷，笑容里带着夸张的惊讶。“真是帅呆了！向玛莉致敬！这才像你，说真的——你像变了个人！”

“真的吗？”阿威冷怀疑地问。

玛莉说：“还有些欠缺。”

“我知道，”阿威冷叹了口气，“胡子。”

“还有眼镜，”玛莉说。

“眼镜？你当真？我眼镜怎么啦？”

“为什么不用透明镜片？让大家看看你的眼睛，”玛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激励地说。“大家看不见你那双蓝色的眼睛。你眼睛本来就挺小，结果还给黄灰色的镜片给遮住了。”

“但是这种镜片会根据不同的光线改变颜色，在太阳底下是深色的，就像太阳眼镜，在阴暗的地方，或者到了傍晚，就是浅色的。”

“你戴这种眼镜，看上去像眼睛有病，”玛莉说。

“听她的吧。你会发现她是蛮有品味的。今天就跟她去选一副新眼镜吧，”伊兰提议说。

阿威冷比他们俩年纪都大，但他们待他就像小孩子似的。为了尽快挨过这一段因为穿戴一新而引起的尴尬场面，他不再说话，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打开了电脑。窗外，由于下了好几天大雨，现在天空格外晴朗，透过一扇大窗户，可以看见广场正沐浴在一片冬阳之中。紧靠着银行门口，那个俄罗斯手风琴手正站在他的岗位上，弹奏着古老的乐曲。阿威冷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他的双肩和脖子都被新的茄克衫紧紧地绷着，妨碍他行动，可是他又不能脱下来，因为办公室里很冷。他怀念自己那件带拉链的开襟羊毛衫，和那件软软的格子呢衬衫，穿着既舒适又温暖。当他邀请玛莉陪他去帮他买新衣服时，她满口答应，并要求马上就去，因为他穿着那身旧衣服，加上他的胡子，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从外地来落户的，就差头上戴一顶亚莫克小帽①，肩上搁一把乌兹冲锋枪②了。他对她的帮忙十分感激。她等一会儿要陪客户出去看房子。这时，她不时地向他瞟上一眼，得意地微笑着。她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而且不算太笨，现在已逐渐习惯了阿威冷对她的态度，也学会了怎么跟他相处。他们俩都能够很快地理解对方的意思，产生了一点亲近感，而且互相尊重——但是没有激情。而他呢，虽然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他给自己设下的陷阱，但还不太愿意在没有激情的两人世界里生活。

“要我说啊，”伊兰说，“像你这个年纪，戴一条领带还是可以的。”

玛莉起身陪客户出去看房子。走到门口，她问阿威冷：“中午吃饭的时候去眼镜店怎么样？”

“先这么说吧。”

电话铃响了，伊兰拿起电话。玛莉走了。阿威冷对着电脑屏幕，开始了上午的工作。

---

① 亚莫克小帽（Yarmulke），犹太男子在祈祷、用餐等正式场合戴的圆顶无边的小帽。

② 乌兹冲锋枪（Uzi），以色列的轻型冲锋枪，由乌兹·盖尔（Uziel Gal）设计，轻便短小、火力强大，适合沙漠作战。

“签约的时候,你是知道自己在合同下的权利的呀?”伊兰跟电话那头的人说。“合同里有一条,就是针对这种突发事件的。是呀?那好吧,那是可以的。”

伊兰用手捂着电话听筒,低声叫道:“阿威。”阿威冷抬起头。他的合伙人指了指电话听筒,示意发生了一件阿威冷感兴趣的事情。

“是的,我理解,当然,”伊兰对着听筒说道,“我们会按您的意思,不折不扣地,您尽管放心出差好了,一切都交给我们了。”

伊兰跟他电话那头的人约好在办公室会面,他说,“再见,一会儿见,”然后挂了。

“猜猜是怎么回事?”他对阿威冷诡秘地笑着。

阿威冷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耸耸肩膀,摇了摇头。

“就是那个‘倒霉的’公寓!客户要在租期届满之前搬走。从下个月开始,他们就要租别的房子了。刚才就是那个儿子打来的电话。上次是那个老头亲自来的,我猜他们住在哈代拉①旁边的哪个莫夏夫②吧。当初他们搬进你们大楼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当时你还不愿意接手这件事呢。现在他病了,所以由他儿子来联系这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搬走呢?”

“我不清楚,”阿威冷说。“我觉得没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最近没什么动静吗?”

“没有,我觉得。”

“什么也没看见,没听见?”

“没有。”

“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是确凿无疑的,那个臭小子变态,那个公寓确实有别的用途。”

---

① 哈代拉(Hadera),以色列城市名,在特拉维夫以北,是外来移民聚居的地方。

② 莫夏夫(moshav),以色列的一种集体农庄,组织形式比基布兹更为宽松。

阿威冷不太明白伊兰是如何对他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的，但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

“他跟我说，他们已经多付了下个月的租金，但条件是我们答应在月底之前不让任何人进去。他过两天就过来，因为他要出国，月底不在这儿。他会把租约带给他父亲签字，然后再带给我们，顺便把钥匙还回来。我答应他在下个月初之前不带客户去看那套房子。在此之前，我们会把钥匙藏好的。我还要告诉玛莉。

“你听懂了吗，阿威？那个家伙发现自己暴露了，必须换个地方。所以在月底之前，必须完成很多事情，要通知人家地址变了，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变了，还有，我猜啊，他是不会把那个女人带到新地方去的，把生意和女人混在一块儿，不是一种好做法。”

“我敢肯定你说得没错，”阿威冷说。他想象着玛莉带着她的客户走进那个他朝思暮想的房间，让他们看厨房、浴室、起居室，还有卧室。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玛莉来到附近一家购物中心，在她的悉心指导下，他买了新衣服。在眼镜店里，服务员拿给他们看各式各样的镜框，并让阿威冷试戴，而玛莉则用明察秋毫的眼神端详着他的脸。他们请阿威冷到玻璃屏幕后面去验光，让玛莉来决定该买哪一副镜框。

阿威冷从验光室出来，玛莉立即给他看她选好的镜框，服务员立即说：“您太太真是有眼光啊，这副镜框你戴最合适啦。”他的心抽了一下，不好意思去看玛莉。先前在服装店里，服务员就称他是玛莉的“丈夫”。但玛莉只是笑笑，并没有显得不好意思。阿威冷意识到，造成这个误会的，不光是他们俩走在一起这个事实，还有他们交往的方式，或许还包括肢体语言，说话的口气，那种互相认可的不言自明的方式，就像是一对生活多年的老夫老妻。

“你的眼镜配上这副镜框，再换上透明的镜片，你一定会认不出自己的，”玛莉向他保证说，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楼下停车的地方，她照例会开车把他送到家里去。

看着自己的作品即将完成,想到阿威冷将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开着车,不时用满足的眼光,偷偷瞟上一眼坐在她身边的劳动成果,从整体上检查每个细节,思考着什么地方还需要改善,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的那些熟悉的声音,现在又从大楼的后院响起了。他赶紧钻进大楼,匆匆上去。因为去了眼镜店,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他已经晚了。当他走过施瓦茨家门口的时候,门开了,老头站在门口,身体倚着门框,一脸的阴郁。显然,他一直躺在门口,等着他回来呢。

"请扶我下楼,"他恳求说,"她不肯扶我下去。你听见那儿发生什么事了吗?"

施瓦茨夫人站在他丈夫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向阿威冷示意别去理他,为了强调,她还在自己脑门上指了指,意思说老头的脑子有毛病。

"我已经在窗前坐了两个多小时了,我盯着大街上看,就等着你回来吃午饭呢,"老头抱怨说。"他们干得正欢呢,简直目中无人哪,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一边是施瓦茨先生的抱怨,一边是施瓦茨夫人的提醒,阿威冷十分犯难。他急于想去看那条狗怎么样了,还要带他出门,此外,他还期望能在楼梯上撞见嘉碧,自从上次她到他房间里来过之后,他就没再见过她。阿威冷强忍着怒火,但又不知道可以跟谁出气。他还在犹豫,施瓦茨先生就先发制人,手从门框上松开,拖着脚向他走过来,顺势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扶我下去,"他的声音微弱,但口吻是命令式的。阿威冷开始往楼梯口走去,老头骂道:"不是这样!"并且示范给他看怎样用手臂搂着他的后背,从胳肢窝里撑着他。他们这样走了几步,老头轻声说:"我不行了,"他闭上眼睛,脑袋直晃,好像要晕过去的样子。阿威冷停住脚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抬头朝楼面上望去,老妇人正站在那儿,靠着栏杆看着他们,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她听凭他们俩就这样在楼梯上互相搂抱着,站了很长时间,终于她走下来,把阿威冷推到一边,从胳肢窝里支撑起

她丈夫。施瓦茨先生睁开眼睛:"去看看,回来向我汇报,"他对阿威冷说。他妻子把他抬了起来,他的双脚几乎离地了。她把他带回楼上,送进房间,然后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当他爬上楼梯时,那条狗并没有欢快地向他的主人叫唤,但阿威冷并不感到奇怪。自从他上次被雷电吓着之后,他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他变得软弱了,不再遵守原先的习惯了。但阿威冷确信那条狗听见他回来了,而且在门后等着他。可不知为什么,在他开门看见他摇头摆尾的片刻,阿威冷的心怦怦直跳,充满了恐惧。一股熟悉的气味儿从门道里飘出来。他走进去,狗还在那儿,身边是一摊尿。"可怜的家伙,你等得太久了,憋不住了,"他说着,抚摸着狗,"都是我不好,来晚了。"在清洗之前,他检查了其他房间,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他听见从卧室墙的那边传来她的声音。她在打电话。电话那头是个女人。她是在给拉马特沙龙打电话吗?不像,她是在跟一个关系很近的人说话。最后,她跟她说:"那么,我今晚在这儿跟你见面。"那么她们的见面,对他的计划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

那狗一步一步慢慢地下楼,还没走完一层,他就停下来看着阿威冷。今天命里注定是要带老家伙下楼的日子啊,阿威冷独自叹息着,把狗抱下楼梯,出了大楼。狗在花园里兜了一圈,在煤气罐旁边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在那儿撒了尿。

后院里传来流水不停地冲击着地面的声音。黄头发女人和她丈夫正在用水桶把地下室和地下门道里的积水舀起来,再运到地面上出空。他们俩都穿着胶鞋,裤子也湿到了膝盖以上。从地下门道的水位来看,他们还得干上一会儿。阿威冷站在原先存放垃圾箱的水泥人行道上,留心看着狗,以免他出于好奇走近那个大水坑。周围邻居在阳台上或窗户后面,站着朝下看院子里的热闹。黄头发女人停下手里的活儿,把水桶放在地下门道周围的水泥墙上,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她丈夫也歇下了,在水潭中直起腰来。他看见阿威冷,就走过来,像老朋友一样,跟他抱怨他们遭遇的不幸。

“这下你见到我们的遭遇啦?”那个男人说,依然戴着那顶奥林匹克红帽子。“上帝在惩罚我们。我们做错啥啦?”

阿威冷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

“你们为啥不要我们住在这儿?”那个男人用沮丧的口气问道。“我们碍着你们啥了,就那么招你们恨?”

他妻子朝着阳台和窗户里看热闹的人们大嚷道:“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打垮的。谁也帮不了他们。要是他们以为这里进了点儿水,我们就怕了,跑了,那他们真是错看我们了。那个老不死的委员会头头,他要我们倒霉,那就让他去见鬼去吧。我们认识一个女人,她知道怎么样让人倒霉,只要给她几块钱,她就……”

“你已经够让人倒霉的了!”有人突然从阳台上喊了一句,随后听见一片笑声。

“我们的一丁点儿要求就那么可怕吗?”她丈夫说,“我们只求有个地儿,让我们家的女儿服役回来可以住。”

“什么混账话!”女人叫道。“你以为我们真会让我们家的女儿住这种地儿吗?除非我死了!我们要在拉马塔维夫①给她买一套豪华公寓,就在大学旁边!你以为我们真会让我们家的女儿跟这些臭杂种住在一块儿吗?他们喜欢阿拉伯人,讨厌犹太人。他们想这样,我们就成全他们,我们要把阿拉伯人都带过来,我们要把流氓、瘪三、婊子都带过来,他们会把这儿搞得一团糟,最后他们会觉得还是滚回波兰去更好些!”

她提起水桶,又开始在门道前的积水里舀水。她丈夫早已离开阿威冷,这时也急忙跟着一起舀了起来。临走之前,他忧郁地断言说:“上帝在惩罚我们,我不知道为了啥。”

在看热闹的人当中,有人嚷了一句什么话,阿威冷没听清楚,接着从

---

① 拉马塔维夫(Ramat Aviv),特拉维夫北部的一个豪华区,特拉维夫大学的所在地。

对面大楼里传来一片笑声。那个女人的双脚都没在水里，她把水桶放在脚跟前。“等着瞧吧！”她对着那帮起哄的人嚷道。“你们都会有报应的！最先得到报应的是那个死人包工头，他跟我们说这里不会积水的，他骗了我们，还拿了我们的钱。然后得到报应的是把这个地方卖给我们的那些个骗子，他们发誓说冬天这里不会下雨的。法院会出面的，别急，我们会请人把钱要回来的，还要带利息，赔我们损失！我们可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阿威冷不能再等了，他要履行诺言，赶紧回去向施瓦茨先生汇报情况，然后吃点东西，回去上班，但是眼看着这一对男女在费劲地舀着自己门道前的积水，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曾经给他朗读过一个传说故事，说有一只鸟，因为海水吞没了它的巢，它就对大海进行报复①。当时听到这个传说故事的时候，他就感到有点隐约的恐惧和不安，现在回忆起来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且那种恐惧依然像从前一样隐隐约约的。

施瓦茨先生躺在床上。他妻子领着阿威冷来到他的卧室，卧室似乎已经很久没有通风了，散发出一股夹杂着尿味、汗味和药味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儿。她拖了一把扶手椅到床边，让阿威冷坐下，转身坐在挡着厨房门道的长凳上。阿威冷向老头汇报了楼下发生的事情，他闭上双眼，点着头，好像很肯定地说，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指了指床头柜上的小收音机。

“我每过半小时都要打开收音机听一下天气预报。他们说明后天还会有大雨，就跟前几天一样。所以，即使他们把水弄干了，那整个一大片还会有积水的。但愿我能活着见到这一切！但是我不能太贪心，现在死了也应该没有遗憾了，至少我看到了世界上还有公正在，有真理在。”

---

① 这里引述了比阿利克（Hayyim Nachman Bialik, 1873—1934）与拉夫尼茨基（Ravnitzky）合编的《传说故事集》中的一则，详见后文。比阿利克生于乌克兰，1924年定居特拉维夫，用希伯来语写诗，长篇史诗与抒情诗兼善，被誉为最伟大的现代希伯来诗人。

阿威冷站起身,道了别,老头从枕头上抬起头,指了指厨房的门道,他妻子正坐在高高的长凳上。"她是个好女人,"他轻声说道。"她一直爱着我,虽然有时我不配。她把生命都给了我。"

然后,他的头倒在枕头上,气息奄奄。

"我是海奇的情妇,是从那间秘室里打来的……"

如果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她或许应该用这类话来做开场白,然后静听电话那头的片刻的沉默。

"您来找过我们,要我们填写统计调查的问卷。我当时很忙,没时间回答您的问题。现在我有时间了。您具体想了解什么情况?您是想我们见个面呢,还是就这样通过电话回答您的问题就行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立即挂断电话,或者说电话打错了——那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个女人想跟嘉碧聊一聊,问她一些问题。或许她想约她见个面。这种做法不太方便,也是她竭力要避免的。

她正想着,电话铃突然响起,使她吃了一惊。铃声响了四次,她知道这是艾达。

"打扰你吗?"她的朋友问道,因为她发现嘉碧在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冷淡和不耐烦。

"没有,没有啊!怎么会这么想的?"

"你以为是他打来的,是吧?你在等他的电话。要不要我过会儿再打来?"

"不是啦,艾达莱!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跟你相处,我感觉自己是毫无保留的。"

"那种感觉很可怕呀。让你有这种感觉,我很对不起你。"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你呢,现在一切都好吗?"

"还好,我这次很快就恢复了。我们俩都处于最佳状态,就像加迪说的。"

“我想见你。你想不想到我的‘偏僻的小街’来见见我?”

“别在我面前提这事儿了。我真后悔当时告诉你还有那么一部电影。我真是太没有城府了。总之,那天晚上很奇怪,而且不开心。”

“你要是城府太深,你就不是艾达了,我们也不可能成为朋友。说正经的,你到底来不来?”

“什么时候?”

“今晚。”

“好吧,如果你方便的话,”艾达说。

“没问题。”

“你不是在等着……”

“我当然在等啦,”嘉碧打断了她的话。“我一直都有希望。难道你没有希望吗?”

“不是的,嘉碧,我从来不指望什么人或什么事。”

她们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艾达端详着嘉碧的脸,想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随后她又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公寓房间,想发现一些透露秘密的线索。嘉碧提议她们都坐到厨房里去。那儿更暖和,而且——“这儿有一个暗恋我的人,”她解释道,说着,她们在小桌前面坐下,“就在卧室的墙后面,他能听见这儿的一切动静。”

她把咖啡和自己烘焙的饼干放在桌上。

“你为什么不马上回家?”艾达开门见山地问。“如果他想找你,他可以打你家里的电话呀。”

“如果我回家了,那就说明我永远不想跟他有任何联系了。他现在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他要我,他必须对自己有个了断,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果他不要我,那我也对他没兴趣,从此他再也见不到我了。”

“痛快!”

“那当然。”

"但你还爱着他吗?"

"这个男人是我的生命。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别人。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会舍弃一切,甘愿冒险了吧?"

卧室方向突然传来一阵痛苦的嚎叫声。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艾达惊恐地问道。

"隔壁那家的狗。我猜是他在打他。"

"太可怕了,"艾达说。她们俩沉默了一会儿,倾听着隔壁的嚎叫声。艾达皱着眉头,一副很害怕的样子。"你记得吗,《局外人》里有个老头,叫萨拉玛诺,他住在默尔索的大楼里,他就骂狗、打狗。你在楼道里都能听到狗叫声。①"

"你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吧?"嘉碧说。

"我喜欢你的家。这个公寓不像个家,这儿像个车站,你在这儿等着某件事情的发生。"

"我是在这儿才理解了我生命中的最爱,"嘉碧用夸张而戏剧化的口吻说,脸上带着一丝忧伤、嘲讽的微笑。

隔壁又传来了狗叫声。

她们俩默默地对视着,嘉碧可以猜到她朋友想对她说而没说出口的话,因为艾达虽然没有城府,但还不至于不着边际:"'你的邻居很可能也爱他那条狗,甚至它还是他生命中的最爱呢。'你现在是不是这么想的?"

艾达脸红了,她回避了这个问题,低声说道:"我知道你很难过。你说过你感觉像是在作战。战争就是战争,免不了会残酷、痛苦、荒诞。现在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游客,在参观你的战场。"

她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艾达回家要晚了,她的家庭生活要求她明天必须早起。她站起身来告辞。

---

① 《局外人》,加缪著,参见《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局外人》,郭宏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

“我早就等着今晚你给我打电话来,”嘉碧说,“听你谈你怎样屈从于生活,与生活妥协,怎样消解命运带给你的一切——只求没灾没病,乐于接受时光流逝中的每一刻,哪怕什么也不发生,对什么也不指望,那份恬静、温柔的美丽。”

“今天的说教算我没说。那些你都知道。我不想将来成为这样的人,说:看见没有,我早就说过嘛!”

“欸欸,艾达莱,我们还不知道是否真的会那样呢!”

艾达看着她,尴尬地笑笑。

“我的样子还好吧?”嘉碧问道。

“你成熟了。”

“你是说我变老了。”

“你看上去依然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但是你的脸却透露出你的坎坷。欧第德说你看上去很紧张,满脸的愁容。”

“男人向女人献殷勤,要是被女人拒绝了而不说那个女人是孤独的、可怜的、忧郁的、悲伤的,那种男人还没生出来呢!”

“你对欧第德还真的不太了解。”

“他竟然要我到他家去听音乐。这话让我反感。”

艾达耸耸肩膀表示不解,也不作答,因为她朋友的声音都变了,她不想再火上加油。

艾达的车停在附近的街边,嘉碧陪艾达出门,想送她一程到车子那儿。走到楼面上,她竖起食指放在嘴唇上,她们俩悄声下了楼。走出大楼,天是晴朗的,空气寒冷,嘉碧出来时没穿外套,就用两只手臂搂着艾达的外套的袖口,想借此暖暖身子。她们俩就以这种姿势慢慢地走在黑黢黢、杳无人迹的街上,而且从楼道上开始到现在,她们一直保持着沉默。嘉碧感觉到她们这时候靠得特别近,这种亲近感比以前说过和没说过的一切都要强烈,或许艾达也有同感。

“别再消失了,”艾达在上车之前说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

告诉我。我猜，请你礼拜五晚上过来是不太现实的。”

“我还会在这儿，坚守岗位，”嘉碧一边说，一边和艾达拥抱，在她脸颊上亲吻，由于暴露在夜晚的寒气中，嘉碧的嘴唇感觉到她的脸颊又凉又干。

为了逃避严寒，她匆匆赶回家，打开房门——房间里一片漆黑。但她离开时厨房的灯是开着的。她摁了两次开关，灯还是不亮。暖气也断掉了。其它房间的灯也不亮。但是冰箱还在工作。她出门来到楼面，打开保险电闸箱。保险闸是老式的陶制的那种，这玩艺儿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她在吉瓦塔伊姆的公寓里安装的是新式的保险电闸盒，操作起来很简单。莫非是暖气造成了短路？她在厨房里摸索着，把暖气的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她站在那儿好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她出门来到楼面上，在隔壁门前侧耳倾听。她听见电视机里的说话声音，于是摁响了他家的门铃。

房门开了，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她的面前：灰色花呢上装，淡蓝色衬衫，深蓝色羊毛长裤，擦得油亮的黑色皮鞋，一副新的眼镜，金属细边镜架里嵌着透明的镜片，小小的蓝眼睛水汪汪地泛着微红，正透过镜片看着她。她对于深夜打扰他表示道歉，并跟他解释了自己的难处，请求他帮忙。他来到打开的保险电闸箱跟前，朝里望了望。“啊呀，是旧式的保险闸嘛！”他惊讶地说道。他的声音有些特别，声调比她记忆中以往说话时要高一度，而且他的步子有点不稳。或许他刚才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她在摁门铃的时候把他吵醒了？他把陶制的保险闸一个个地拔出来，检查着，最后拿了一个给她看，原来，两颗螺丝之间的细铜丝在中间断掉了。“这里短路出故障了，”他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傻笑。

她似乎闻到他的口气里有一股酒精的气味儿？难道这是她的幻觉？她原本可以摸着黑先去睡觉，明天早上再打电话找一个电工来修理。“稍等一下，”说着，他转身进到屋里，拎着一只小工具盒出来，把它放在保险电闸箱前面的地上，取出一把螺丝刀，想把螺丝刀尖嵌进那颗小螺丝

的凹槽里。他摸了好一会儿,最后螺丝刀进去了,他松开两颗螺丝,取掉了烧断的铜丝。他的工具盒整齐地分隔成好多个格子,他从某个格子里取出一个塑料袋,用一把小镊子从袋子中夹出一些很细的铜丝,再从中挑出三根,按所需的长度剪断,然后把它们并在一起,拧成一股铜丝。然后,他把这三根拧作一股的铜丝在两颗螺丝之间拉开,仍然用螺丝刀摸索着,直到嵌进螺丝的凹槽里,把两颗螺丝重新拧紧。他似乎精于此道,但这一次他的表现有点笨拙。最后,他把保险闸重新插回去,这下,厨房的灯全亮了。

"这肯定是暖气造成的,"嘉碧说。"但我已经把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了。"

"你再插上去试试,"他提议说,突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加上他的胡子,使他的脸变得很丑。

她有点犹豫,但还是把插头插回墙上,暖气重新启动,开始供暖。

"那些旧的保险丝过几年就会断掉,原因无非是金属老化,或者铜丝锈蚀,"他为此提供了科学的解释。

她向他表示感谢,但是他似乎不打算把工具盒拎起来回自己房间去,而是站在那儿等着。看着他的样子,还有他那一身新衣服,她不禁对他怜悯起来。她邀请他进自己房间来喝一杯热的饮料,而他呢,也并没有因为时间太晚而推却,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好像他理所当然地等着她来邀请他似的。

他走进了她的起居室,眼睛却在搜索着她的卧室。她把他带到厨房,因为那儿更暖和。她问他要不要咖啡,她觉得这种饮料对他此时的情形比较合适,但是他却说更想喝柠檬茶,因为那样可以防止瞌睡。嘉碧给艾达烘焙的饼干还残留在厨房的桌上,于是她就请他吃饼干,回头给他们俩各准备了一份柠檬茶。上了茶,她在他的对面坐下,两人喝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他对着她傻呵呵地笑着。

"是你干的,"她对他说道。

他突然谄媚地笑了起来,那是一个玩皮的孩子恶作剧被人逮着时,一边否认什么也没干过一边笑着的那种笑。

"一个大男人干这种事情,你不觉得丢脸吗?"

"我干什么了?"他试图屏住不笑,但没有成功。

"你等我出门去送我朋友的时候,给我的房间设计了一个短路故障。"

"没有啊! 这是什么话!"

"为了给自己壮胆,你还喝了伏特加或者威士忌,具体是哪种我说不清楚。"

"没有啊,我绝对没喝过。"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有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听我的建议?"

"我是替我一个好朋友问的。"

这种小儿科的游戏,他为什么会玩得那么津津有味? 而她又为什么会那么乐于参与呢?

"你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他爱上了一个正巧住在他隔壁的邻居。他知道自己跟她是没有机会的:她漂亮、可爱,拥有舞蹈家的身材。而他年纪已经不小,而且没有一点儿魅力,也不成功。自从她住过来,他初次见到她的那一刻起,他就感到自己从前的生活都炸成了废墟。他意识到自己从来都没有明白过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了。从那以后,他别无所求。因为他,按他的外表,通常只有去找妓女了。但是他痛恨妓女,完了之后,他对自己也感到厌恶。于是他对我说:'听着,阿威,我必须跟她那样的女人干一次,至少一次,这辈子也算值了。可她那样的女人对我这样的男人,是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在她面前,我算什么人,我算什么东西?'"

"那你跟你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你疯了吗? 忘了她吧,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现在的爱情,依然像中世纪一样——社会被分成不同的阶级,你无法超越界限。所有人都出生在某个阶级,然后死在那个阶级。爱情也一样——有爱情的贵族,也有爱情的农奴,农奴就只能在各个阶级的底层。他们必须满足于命运带来的一切,丑陋的外表,悲惨的遭遇。所以,你还是抛弃那些幻想,学会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生活吧。’”

“说得没错啊。那他有没有听你的呀?”

“他不想放弃。他说:‘可我并没有说要跟她结婚,一起生活什么的。我知道那不太现实。如果,打个比方吧,我很有钱,或者很有名,或者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漂亮女人跟这样的男人结婚却并不少见。她们或者是被他们的权势所吸引,或者她们追求享受,过奢侈的生活,她们为了得到这些,甘愿出卖自己,哪怕那个男人又老又丑,乏味甚至令人讨厌。可我,’他说,‘除了丑陋和乏味之外一无所有,所以这显然不是她所要的。但是,也许那个女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同意让我这样的男人在他一生当中有机会跟她那样的女人上一次床。’”

“那你是跟他怎么说的?”嘉碧问,她感觉这样的谈话会使她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谈话的内容越傻、越幼稚,她就越忍不住想笑。

“我跟她说:‘女人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我们应该向一个有脑子、有经验的女人讨教一下,她是否觉得这样的事情能被女人理解。’于是我决定向你讨教,如果有那样的一个女人,一个所有成功人士都梦寐以求的女人,她是否可能会考虑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这一次,算是替那样的一个男人做件好事。”

嘉碧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对他笑着。

“你的建议是什么?”他问道。

“告诉你的朋友,他是在玩火。”

“你说得没错! 他玩的就是火!”

她还是默默地笑着。

酒精使他轻松而自信,但这时已经开始消退,忧郁随之而来。他现在已逐渐恢复到她平时所见的那个身穿旧衣服、脚登破旅游鞋的隔壁邻居的模样。他用手托着自己的头,自言自语道:“我在胡说些什么啊! 噢,我的主啊!”

“没关系的!”她假装天真地叫了起来,想接着玩这场游戏。“我觉得你愿意帮助你的朋友,说明你人很好啊,我也可以跟你说点什么,也许对他有用。我也有个好朋友,当时她还是个学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在报社当校字工。有个老校字工去调戏她,一直纠缠她,一刻也不让她安宁。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说:‘走远点,我不想再听你说话! 你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他就跟她说:‘什么话嘛? 世界上还有正义吗? 我到底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啦? 对你来说,不过就忍耐十几分钟,有点不舒服,对我来说却是天赐恩泽,人间天堂啊!’她当场给了他一记耳光,使他从椅子里摔倒在地上。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接近过她。把这故事告诉你的朋友吧。”

“我有点儿不舒服,”阿威冷说,虽然他胡子很多,但还是能看出他脸色苍白,他垂着头,用手撑着桌子,艰难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我要回家了。”

她走上前去,搀扶着他的肩膀,帮他站直,带他走到他的房门前。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没办法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她从他手里拿过钥匙,打开门,带他进去。他倚靠在过道的墙上,睡眼惺忪地低声说道:“这是个误解,我们两个是陌生人。”那条狗缓缓地挪着身子,从卧室里走出来,在他们身边停下。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主人,但那疲惫不堪的双眼里,似乎饱含着无限的同情。阿威冷突然从倚靠的墙上弹起,直奔盥洗室,重重地把门关上。里面传来一阵很响的呕吐声。那狗跟在他的身后,尽管被禁闭在门里,但他心甘情愿,安静地趴在门前。

她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楼面上,她看见在保险电闸箱前的地上还放着他的打开着的工具盒。各种工具、电线、钉子和螺丝、一管胶水,还

有一把油漆刷子，这些器具对她来说都是些神秘的玩艺儿，它们一层层、一格格排列着，整齐得异乎寻常，几乎只有恋物癖才会有那种偏好，它们用古老的男性密码向她传递出一种信号，但这种密码她永远也无法解开。她关上工具盒，把它送到他的房间。房门依然开着，她走了进去。阿威冷站在盥洗室门口，用湿毛巾擦着自己的新上装和衬衫上溅到的污渍，那条狗还是趴在他的脚边。她把工具盒放在门厅里。

“你感觉好点了吗？”她问道。

他抬起头，看着她。他洗过脸了，头发和胡子都是湿的：“刚才的事儿，请原谅。我们都是陌生人。我没有权利。”

门打开了，他们走进去，看见他正坐在扶手椅子里，背对着他们看电视。他的奶奶在门口叫他的名字，于是他站起来，面对他们站着。他穿着一套洗净而且熨平的制服，领子还上了浆，贝雷帽掖在他的卡其套衫的一条肩带下面，黑色的军靴擦得锃亮。他脸色鲜润，头发也剪短了。在埃雅尔应征入伍以及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埃兹拉想象中他儿子当兵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鲁娣则觉得和上次跟他见面时相比，他好像瘦了、高了，他父亲长得矮墩墩的，宽宽的肩膀，和他相比，儿子显得更高一些。

奶奶说：“我去煮点咖啡。”

埃兹拉问：“梅那舍在哪儿？”

“他马上就来，”他的老母亲说。

“我的埃雅利，”鲁娣说着，上前去想抱他，但他推开了她伸过来的手臂。她怔了一下，轻声说：“你回来了，我真太高兴了。我们都想死你了。你还好吗？”

“我还好。”埃雅尔说。

“梅那舍到今天下午才跟我们讲，”鲁娣说，“我都没时间准备一点特别的东西给你，给你做几个你喜欢的菜。”

“不必了，”埃雅尔说，“奶奶一直给我吃的。”

“你一定要坚强，埃雅尔，”埃兹拉说。他慎重地斟酌字句，像他事先跟他哥哥保证的那样。“你要知道，你将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

“我经历过艰难的事情，”埃雅尔说着，突然笑了笑，那是一丝淡淡的笑容，凝结在嘴角，并未改变脸上的其他部位。他跟父亲一样长着浓黑的眉毛，在那阴影底下，他的眼睛透露出一丝疲惫。

“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强的人，”埃兹拉说。

埃雅尔把脸转了过去。

奶奶上了咖啡。埃兹拉点上一支烟，他不知道还可以跟儿子说些什么。

“吉莉和亚尼夫还不知道你要回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话题。“我们想给他们一个惊喜。他们一直问起你，他们想你。明天早上，等你起床之后，他们就会发现你在家里了。”埃兹拉补充说：“也许你想早点起来，在他们起床之前就出门吧。”

“随你便。”埃雅尔说。

埃兹拉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你觉得怎样更好？”他问道。

“对我都一样，”埃雅尔说。

“你想见见吉莉和亚尼夫吗？”鲁娣问道。

“你们想怎么就怎么办吧。”

“你看上去还是有点累，”鲁娣说。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回家了，”埃兹拉说。

“梅那舍过一会就来了，”奶奶说。

“我们来的时候，你在看什么电视节目啊？”鲁娣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埃雅尔说。

过了一会儿，梅那舍到了，他兴致很高。“我是顺道过来的，就坐一会儿，看看你们怎么样。我还有客人，马上就得回去，”他说着，走到埃雅尔身边，用手指压着他的后脖颈，由于用力过猛，那男孩缩起了脖子，脸色

都变了。“你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哪!”他说。“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对我们是过去了,但对你,这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我相信你会挺过去的,他们打不垮你。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跟你父母讲,现在我也跟你讲,当着他们的面: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坚强的男人。你有意志,有韧劲,有性格,你就跟驴一样倔,如果你把这些都用在好的地方,你会很有出息的。祝福你,孩子,加油啊!”

“好的,”埃雅尔说。

他们开车回家了,三个人坐在小货车的车厢里,鲁娣的手臂搂着他的肩膀。他再一次把她推开,说:“不要这样,母亲,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一阵令人抑郁的沉默,而且持续了很久。埃兹拉打开收音机,十一点钟的新闻节目代替了沉默。

“埃雅利,”埃兹拉说,“跟我说说明天早上你想怎么做——是你自己去警察局呢,还是我带你去?”

“随你便。”

“那么就这样,你看行不行:我想我们就走过去,就我们俩,一起沿着大街走,让所有人都看见,我没有为自己的儿子感到羞愧,我为你感到自豪。你听见梅那舍是怎么说你的啦,我也这么觉得。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穿着制服有多么帅气。这样我会感觉很好。”

“好吧,”埃雅尔说。

他们在自己家门前停下,埃雅尔留在车上,埃兹拉和鲁娣进门,把替他们照看孩子的隔壁家的女儿送回家。然后,他们把埃雅尔带进门。

“上床之前,你还要什么东西?”鲁娣问。

“什么也不要,”埃雅尔说。“我累了,想睡觉。”

鲁娣陪他进到他的房间,她早已替他铺好了床。“至少今晚你会睡在干净、舒服的床上,你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她说。“晚安。”

他伸出手,紧紧地抓着他母亲的肘部,一句话也没说。他的手很冷,那股寒意使她的脊梁骨都在发抖。他再次咧了一下嘴角,露出那种奇怪

的笑容,并未改变脸上的表情。她背过脸去,用颤栗的声音重复了一遍:“晚安,埃雅利。”

他关上自己的房门,鲁娣来到她和埃兹拉的卧室。她丈夫正穿着衣服,垂头丧气地坐在床上等她。“关上门,”他说。

鲁娣关上门,看着他丈夫。根据他的神情,她知道这回自己又要扮演一个坚强而乐观的角色了。

“你觉得怎么样,鲁娣?”他轻声说。

“他实在太累了,埃兹拉。我希望他能在家里,在自己的床上睡个好觉,等起床的时候能够振作精神,坦然地面对一切,”她说。

“在我妈家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在给我们做戏,装疯卖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管自己会发生什么后果,而暗地里他一直都在策划着各种逃跑的方法,再捅出新的娄子来。可当我看见他拒绝你抱他,后来在车上他又跟你说他不喜欢别人碰他,我开始担心他是真的疯了。”

“或许这种麻木不仁,对他安全度过监狱生活恰恰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在监狱里,他必须绝对服从命令,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法争辩。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渡过难关,等他出来时,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埃兹拉,我相信他是有毅力的。”

“我记得他上次说过,为了逃避兵役,他会装疯卖傻。要是他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怎么办呢?”

“埃兹拉,我们的埃雅尔不是演员,他从来都不会做戏。他是个诚实、坦率的孩子。他的内心思想都会表现出来。”

“如果这不是一场戏,那就没有机会让他们再收他到部队里去了。监狱服刑之后,他们就会以精神不正常为由把他开除的。鲁娣,那会像噩梦一样纠缠他一辈子的。”

“你是在为这些事情担心吗,埃兹拉?”鲁娣问道。“等他在家里睡个好觉,早上醒来,吃上一顿美美的早餐,你会发现,他还是我们原来的埃雅尔。”

“他们说，那些异教徒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埃兹拉说。“譬如在美国，当孩子长到应该可以独立谋生的年龄，他就离开家庭，到外面去找工作、结婚，然后，到了他们的圣诞节，每年一次，他会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声好，问个安，要是有孩子了，他会打电话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平时只有这些联系。只有当父母当中有谁死了，他们会通知他，如果他走得开，就会去参加葬礼，看看家里人。只有这些。他们不像我们有这么强的亲情。

“也许那样会好一点，鲁娣？埃雅尔已经满十八岁了。在他这个年龄，我已经出来工作好多年，都给家里寄钱了。这是成人的年龄。他有权利按照他向往的方式生活，如果他想装疯卖傻，就让他疯好了。可是，我们一直都在干预他的生活，参与他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替他担心，替他谋划他的未来。可能这不太健康。可能需要一个懂心理学的人，你知道的。但我必须承认，鲁娣，即使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无法割断这种亲缘关系。不管怎么说，即使我们现在很陌生，我还是觉得他属于我，他是我的一部分，就像我的身体。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放不下。”

“这说明你爱他，埃兹拉，”鲁娣说，“而且我敢说，他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对他也很重要。”

鲁娣脱了衣服睡下了，埃兹拉继续在床上坐着，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也脱了衣服，上了闹钟，在她身边躺下。她已经睡着了。埃兹拉看着她，带着羡慕：她是个多么坚强的女人啊——白天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她还能睡着，而且很快就睡着了；他也带着感激：他能赢得这样一个妻子是多么幸运啊，她爱他而且做他忠实的朋友，在他遭受磨难的时候，她是坚定的支持者，当他恐惧和绝望的时候，她会用她的理解、用她内在的宁静，激励他重整旗鼓。

第八章

“出什么事啦?”伊兰惊讶地问道。“阿威,你听见我的声音吗?”

“我是说,我今天不能来上班了。”

“哦,没关系,可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你父母发生意外了吗?你的声音听上去不对啊。”

“我的狗昨天晚上死了。”

“我很替你难过,”伊兰带着如释重负的口吻说道,“我知道他对你有多重要。”沉默了片刻,伊兰又说道:“玛莉想跟你说几句。”

“阿威,”玛莉的声音显得干练而威严,“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昨晚,在我睡觉的时候。他安静地死去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我床边等候。他在地上躺着,死了。”

“他太老了。”

“是啊,兽医说,他明显是死于心脏病。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走下坡路。礼拜六那天,他特别虚弱。我正想着今天带他去兽医那儿看看呢。现在我只能带着他的尸体去兽医那儿了。他答应会替我埋葬的。我干不了这事儿,不知道怎么做这事儿。”

“兽医的诊所在哪儿?”

阿威冷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这些,但还是把地点告诉了她。

“好,那儿离这儿很近。我马上过来带你去。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家?”

阿威冷的生活中有一条小小的缝隙正向她敞开着,她不会坐失这个良机,她会把缝隙再扩大些,在他的世界里再占领一片阵地,加深他们之间的亲密度。可他却婉言谢绝了她。

“听着,这样对你很合适。现在正下着雨,不可能打到车,而且你要知道,那些司机是不会同意在车上带一条死狗的。”

她对他说再见,就像跟一个守丧的人道别:“节哀吧,阿威,要知道我们爱你。”就这样,而且用了复数“我们”。

他出门了,还是穿着那套旧衣服,登着那双破旧的旅游鞋,戴着那副透出灰褐色影子的眼镜,手里抱着那条死狗,走下楼来,心里想着可不要碰着任何人。雨还在下着,他在门廊下面等着玛莉的车。那辆红色“菲亚特”嗖的一声在大楼对面停下,玛莉一边向他招手,一边打开后门等着他。他跑进车门,在后座上坐下,把死狗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玛莉说:“你可以把他放在身边。”在他座位的左边,她已经特地铺了一块毛巾,但他固执地把狗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车里所有的窗都关着。雨声和汽车的嘈杂声透进窗玻璃,像是经过消音的背景音乐,只有挡风玻璃前的雨刮器很有节奏地打着节拍。他们安静地坐在车里往前行驶,玛莉也很明智,不去打破这片沉默,只是等车停在红绿灯前的时候,不时回过头来,同情地对他笑笑。

他们来到诊所,她把车停好,出来替阿威冷打开车门。

他抱着死狗走出车门,想谢谢她:

“你对我太好了,这会惯坏我的。”

“我理解你的感受,”玛莉说。“我只是希望能替你多分担些。”

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一直没停,所以不可能外出。当她必须去采购

时，她就一个人出去，然后淋湿了回家，而他坐定在电视机前，动都不动，要是偶然动动身子，走进她的房间，那准是他的啤酒和香烟断档了。他是个懒人。难怪他要失业。

成天坐在家里，对他们的关系具有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也影响很坏。那样会使我紧张，使我有不安全的感觉。他们不停地争吵，而且经常吵得很凶。他们互相对骂，即使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我也知道是她对的。她拼命工作，而他却在花她的钱，而且他不肯帮她一点儿忙。有时她请他替我做件什么事情——这个我听得懂，因为她指着我——他就生气，喝啤酒，再点上一支烟，继续看电视。有一次，她实在气不过，就走过去把电视机关掉了。他就抓着她的手，跟她扭打起来，最后她认输了。当初，她休息那天，他第一次来替她，我就见识过他的暴力行为，但问题是，他的暴力在什么时候对她发作呢？

但是，当气氛缓和下来，当他们重修旧好，她向他表示爱意时，我也原谅他，对他怀有一份温情。因为跟她一样，他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

礼拜天早上，他们又开始吵架了。她穿上礼拜天去雅法的教堂祷告时才穿的衣服，但他不让她出门，他把门锁上，并把钥匙藏了起来。一开始是闹着玩的，她在他衣服里搜钥匙，他逃着不让她抓到，她在他身后跑着想抓到他。他们满屋子地跑，打着，笑着，就像两个孩子。但是时间不早了——她必须坐公交车去那儿，下车以后还要走一段路。她开始生气了，而他固执地不同意开门。他们的争吵开始升级，她对他大喊大叫，可能说了一些侮辱他的话。他的脸变了，他攻击她，而且打她。她倒在地上。我再也忍不住了，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他走过来，站在我跟前，张开嘴也对着我叫喊起来，学我的样子。他弯下腰，他的头从我头上直逼下来，直到我俩的额头快碰到为止。他就那样站了很久，像一头肥胖的小畜生，弯着腰，双手支在大腿上，两只小眼睛像野兽的眼睛一般，想把我的眼睛吃掉，好像在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转过头去看她。她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两只手臂掩着脸，哭泣

着。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种哭声:短促的、刺耳的、窒息般的呜咽,间或夹杂着短暂的沉默。那痛苦和愤怒,使我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样东西就要爆炸了。他离开我的轮椅,站在房间的中央,把手伸进衬衫里面,取出钥匙,鄙夷地扔在地上。她用一只胳膊掩着自己的脸,同时伸出另一只手,一把抓住钥匙,站起身,猛地冲向门口,打开门,奔了出去。外面还在下雨,但她却没有带伞。

他走过去坐在扶手椅子里,点了一支烟,久久地坐在那儿,抑郁地沉思着。然后,他站起身,走进厨房,拿出一听啤酒,打开罐头喝着。他不时用疑问的神情朝我看一眼,然后又开始独自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回到厨房,拿出一个玻璃杯,把罐头里的啤酒倒一些在杯子里,头也不抬地把杯子放在我轮椅旁边的案板上。然后,他回到扶手椅子那边望着我,等着看我有什么反应。他见我并没有去碰那杯子,于是就举起罐头,像是在表示干杯。

这时候我恨他,那种恨,就像刚才我看见他打她、把她击倒在地上的时候一样,就像他刚才站在我面前,想让我明白在这儿谁是真正的主人的时候一样。现在,他害怕自己被赶出房门,美好的生活从此结束。我心里十分明白,他还会发作的,甚至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情。外面还在下雨,我想象着她在雨中跑着、跑着,为了准时到达教堂,她浑身湿透,身上的礼拜服被雨水糟蹋得不成样子,想到这些,我愈加痛苦。他竟敢剥夺她这仅剩的几个小时的自由,一个礼拜才一天,除此之外,每天每夜,她都被关在这儿,而且即使那一天,她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干一份清洁工的活儿。为什么她不可以出去透透气,去见见她那些来自城里别的地方的女朋友,将她们的心灵交付给上帝?我不能原谅他。他对待她的方式、她遭受的痛苦和侮辱,还有她那奇怪的哭声,使我无法平静。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我不明白那是什么,它朝我大叫,要我背叛她,站到他那一边,去学会爱他身上的兽性。我拿起杯子,呷了一口啤酒。

在前些年,我也喜欢喝一杯冰啤酒,尤其是在夏天,但这杯啤酒的气

味儿很不一样，更刺激、更苦，或许是我的味觉发生了变化。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觉到酒精的作用。我的心脏开始跳得更快，一种愉悦的疲惫感充溢在我身体活动的部位，诱使我向生命的力量屈服，而生命就是从爱与恨、善良与残酷的奇妙的混合体中滋生出来的。他一直在看着我，这时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站在我的轮椅边上，一手握着啤酒罐头，一手按着我的肩膀。他就这么站在那儿，很久，一句话也不说，他的那只按着我肩膀的手，给我一个真实的家的感觉，而我也不再追问，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谁是孩子。

我从沉睡中醒来。他摇着我的肩膀，直到我睁开双眼，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午餐准备好了，他把我的轮椅推到厨房。我感觉有点昏昏沉沉的，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很久不喝啤酒，不再能适应，但是她原先烧好、经他加热的那些食物，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他没有碰他盘子里的食物，而是皱着眉头，别过脸去。我故意发出一点声响，他看看我，我指指他的盘子，他摇摇头，又沉思起来。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但他不会接受教训；要他接受教训是不可能的。

当她回到家里时，她跑过我们身边，穿过起居室，直接进到她的阳台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他看着那扇门，有点烦躁，又有点担心。过了一会儿，她穿着平时的衣服走出来，那些湿透的衣服已经晾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椅子上了。她走过我们身边，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礼拜天出去干清洁工时所穿的工作服。她走到我跟前，问道："他给你吃过午餐了吗?"我点点头。是的。她对我笑笑，我伸手给她，想触摸她柔软的掌心，跟她说：琳达，琳达，但是她没看见，她已经跑出起居室，离开了房间。

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站起来，打开电视机，空气中再次充满了体育节目的声音。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都没有看过电视——或许他想以此惩罚自己——这可算是他的一桩英雄壮举了。

雨停过一阵，至少我不必担心她又会淋湿了。但是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心里充满了不好的预兆。他盯着电视，好像要用眼睛吞掉那些图像似

的。他的面前放着啤酒罐头，他手里夹着烟，他的另一只手放在两腿之间摸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难道他决定忘掉他所做的一切，忘掉可能引起的后果？就像一头瞎了眼的畜生，他摧毁了这儿创造的一切，有谁知道还能不能修复？我又开始恨他，同时也渴望对他报复，伤害他，再把他踢出房间。但是我不能当真那么去想：他也是这儿所有存在的一部分，而且跟她一样，他也是我的一部分。

在我的前世，这所房子曾经见证过类似的事件，而那个男人并不比彼德罗更好。奇怪的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重复发生。我曾经读过一篇关于轮回转世的文章。我从来都不信那些。但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公园里遇见那个神经错乱的男孩之后，他说他那条狗的前身是一个伟大的圣徒。那种人往往知道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的事情。我自己在想：根据这个理论，灵魂的再生是为了赎它以前的化身的罪。因此，如果他的前身是一个伟大的圣徒，为什么他的灵魂会转到一条可怜的流浪狗的身上，这种惩罚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这个罪就在于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当我得出这个假说之后，我的思想链就断了，从这个假说出发是不可能进行推论的，这就好比用头去撞墙，其结论只能是头痛、恐惧。

天色渐暗。我试图打个盹，消磨时间，但是我无法克制内心的恐惧。已经很晚了。她应该回家了。他看了看手表，主动提出去替我准备晚餐。我示意，现在还不想吃。他也不想吃。他仍然坐在原地，继续看电视。我用全部精力关注着大门口，希望听到开门声，看见她进门来。他不时看看手表，最后他站起来，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表情忧虑，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天色已晚，他再次主动提出去替我准备晚餐。我不想吃饭，所以给他做了个手势，我想喝点东西。喝茶好吗？他问道。他知道我喜欢喝茶。我点点头。他去给我沏一杯茶。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把杯子放在我轮椅旁边的案板上，又回到厨房，给他自己也沏了一杯。我以前从来没见他

喝过茶。他通常都是喝啤酒，或者咖啡。

他关掉电视机，把我推进盥洗室，准备为我铺床。我不想上床睡觉，我想坐在轮椅里等她，但我没有反对，那是他必需要做的事情。他干活的动作很慢、很安静，神情严肃，不带个人感情。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他把我推进卧室，扶我起身，轻轻地把我放在床上，替我盖上被单，关了灯，然后离开房间。从我的床上，我可以看见他在沙发上铺床。他们通常一起睡在她的阳台房间里，这时他从房间里把床单拿过来。然后，他把阳台房间的门关上，脱衣服，关灯。我听到他上床时，被单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响，等我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我看见他的头从枕头上抬起来。他开始咳嗽，咳嗽完了，他叹了口气，他的头又重新放回到枕头上。此后一片沉寂，没有一点声响。一切都过去了，重新回到原初。

公寓房间里传来节奏很强的旋律。是他在那儿等她吗？是那个清洁女工离开的时候忘了关掉收音机了吗？是她来得晚了，所以现在还留在那儿吗？嘉碧不停地摁着门铃，但是没有人来应门。门是锁着的，钥匙在钥匙孔里转了两圈，门才打开。房间里灯还亮着。嘉碧在关门之前，先叫了一声："喂！喂！"收音机依然在播着那个旋律。门厅的架子上挂着一件卡其派克大衣、一顶雨伞和一个塑料袋。她走进亮着灯的起居室。地毯卷着，放在紧挨着门的地方，一把扶手椅子上搭着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衫、一件灰色的汗衫。沙发的一头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和一双袜子。桌子上有一串钥匙。她关上收音机，房间里一片寂静。她又叫了一声："喂！"没有回答。盥洗室里有一只盛满水的水桶，里面浸着一块抹布，拖把的长柄斜倚着墙。厨房和卫生间里都没有人。她走进卧室。床脚边上，躺着一个浑身赤裸的女孩的尸体，脸贴着地面，头部周围是一大摊血。

她从卧室里逃出来，关上门，回到起居室，一屁股坐在那把空的扶手椅子里。等她睁开眼睛，她已经想不起来究竟过了多长时间。她的目光落在另一把搭着衣服和裤子的扶手椅子上。那里什么也没动过。她意识

到自己应该去找人帮个忙，于是她给海奇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他离开一会儿，”秘书说。“请问是谁找他？”

“是他家里打来的，有急事！”

“他去楼上了，等他一回来，我就马上告诉他，让他给家里回电话。”

“不不，请您现在就去叫他，告诉他事情很急。我在线上等他。”

在等他的那一刻，她开始感到恐惧，那恐惧就像一头饥饿的野兽，在她内心里撕咬着她，她觉得自己在不断地缩小，很快就会变得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一个小点儿了。或许因为她怕他，那份恐惧比她看见卧室里的景象时产生的恐惧更加厉害？

“什么事情？”电话那头传来他气呼呼的声音。

“那个菲律宾女佣被人杀了，”她的声音因害怕而哽咽了。

“原来是你啊！”

“我刚回到公寓，就发现她躺在地上，被人谋杀了。”

“你是说那个菲律宾女佣？”他诧异地说道，似乎她所说的一切只有这一点让他感到有点诧异。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听着！我马上就过来。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碰，也别给人打电话。”

“不要报警吗？”

“千万别报警！一切都等我过来再说。你一定受惊了，一切都由我来处理。你明白我说的话吗？等我来，什么也别做。”

“那好吧。”

她把电话线拉到厨房，在厨房里坐下。在大理石的案台上有两块抹布，还有塑料桶装的洗涤剂，她不敢靠近它们。她坐在桌子前面，一动也不敢动，甚至不敢烧一壶水，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每过几分钟，她就看一下手表。

二十五分钟过去了，他还没到，于是她又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那里没

人接。她突然想到要给拉马特沙龙那里打个电话，但是要打那个电话，她就必须进卧室，因为她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留在那里了。也许她应该立刻逃走，回到吉瓦塔伊姆自己的家里，把这一切都抛得干干净净。等海奇来的时候，让他自己去收拾好了，因为是他租了这个公寓房间，雇用了那个清洁女工。但她没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她的意志和身体已经切断了纽带。

四十分钟之后，他还没到，于是她给艾达打了电话。

听到她朋友的声音，她开始逐渐恢复了现实感。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艾达，快来帮帮我！"

"发生什么事了？"

"谋杀！有人杀了那个来打扫房间的菲律宾女佣。我回家时发现她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快过来吧！"

"你报警了吗？"

"没有！我都不知道怎么报警！快来帮帮我吧！"

门禁对讲机响了，她用力站起身，勉强走过去答话。艾达在楼下。

她打开门让她朋友进来。这时，嘉碧感觉到她有多么亲近，她的精神垮了，突然哭了起来。艾达一边抱着她，安慰她，一边走进起居室，嘉碧马上表示反对："不不，不要坐在那儿，"说着，顺手把她拉进了厨房。

"她在哪儿？"

"在卧室里。"

"我要去看看。"

"欸，别进去！吓死人了！"

艾达还是进去了。

"什么也别碰，"嘉碧说。

艾达回来时，她的脸色透露出她的恐惧，但她还是保持着镇定。"她没穿衣服。他们一定把她强奸了。"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些，”嘉碧说，又哭了起来。

“别哭了，我们必须报警，”艾达说。

“他跟我说他马上就过来。”

“谁？”

“我给他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要我等他过来，要我什么也别做，也别给人打电话。一切都由他来处理。那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

“可是他没来呀，”艾达似乎在说，这事儿再清楚不过了。

“他没来。他出国了。他逃跑了。这会儿，他正坐在飞机上呢，他消失了，没有谁能找到他。”

“我来给警察打电话，”艾达说。

“等一下，艾达，我现在没有力气去应付那些警察、他们提的各种问题，还有那些乱哄哄的事情，我要先喝一杯咖啡。可是我不敢去拿水壶，因为她在案台上留下了那些东西。我害怕靠近它们。”

艾达根据她的指示煮了咖啡。“一个小时够久的了，”她说，“他们会跟你说，你应该一发现情况立即报警。或许当时她还活着，他们本来可以救活她的。”

“没有，她都没有呼吸了，我看见她没在呼吸。”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闯进来的？”

“不是的，门是锁上的，我用钥匙开的门。”

“还有别人会有钥匙吗？”

“有钥匙的人，除了我就是海奇了，还有那个清洁女工，她的钥匙在起居室的桌子上。”

艾达把咖啡给她端了过来。

“我现在才发现你竟然那么勇敢，”嘉碧说。

艾达耸耸肩膀。“我原本想让加迪也过来的，但他不在办公室，我没找到他。”

“你把孩子都单独留在家里吗？”

“那个没问题，别担心。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艾达问，“有可能是海奇吗？”

“他干吗要这样，有什么理由呢？”嘉碧反驳道。

“你认为他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不知道。其实我对他还很陌生。他用公司的钱干过很多事情，如果我说出来就会毁了他。但是他知道礼拜六这个时候，那个女佣会来这儿打扫房间，而我从来不留在房间里。”

“我来给警察打电话。”

在墙壁的那边，收音机正播放着另一种音乐：英语流行歌曲。每过一会儿，就有家具被移动，墙上或地上发出撞击的声响。他脱下衣服，到浴室里去洗澡。当他淋浴完了走出来，站着给身子晾干时，浴室里满是蒸汽。镜子上也罩着雾气。他打开浴室的门，用手擦去镜子上的雾气。他从塑料袋里取出他当天刚买的一块剃须肥皂和一把剃刀，然后在脸上涂满泡沫，小心地在脸上推着剃刀。剃须肥皂裹着刚剃下的胡须，凝成淡灰色的块儿，留在剃刀上，被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冲下来，落进水池里去了。

他剃完胡子，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拍两下，使它晾干。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的脸，正直愣愣地看着他：他竟敢摧毁它的隐秘之处，打扰这里的安宁！在他眼袋的阴影底下，突出的颧骨发着光亮，那光亮给这张陌生的脸增添了诡异的力量，他的整个脸呈现出主人的威严，不含任何许诺、谅解或屈服，只是要求他人服从。

他走进卧室，开始穿上衣服。在墙壁的那边，收音机仍在播放着美国歌曲，不时还有歌唱或哼唱的声音从那个房间传来。穿着这一身新衣服，戴上这副透明镜片的眼镜，他站在橱门的镜子前面，那个陌生人正以威严而冷酷的眼神审视着他，嘴角微微翘起，挂着一丝狞笑，难道这是对他能否通过这次考验表示怀疑？

楼道里阴森森的，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打开保险电闸箱，拔出管

灯的那个保险闸，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钥匙孔，推开了隔壁房间的门。一个矮小的身影从卧室里冒了出来，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然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从房间里把门关上，把钥匙放回外套口袋，看着那个站在门厅内侧的剪影。当他惊讶地发现她不是她，而且这个幻影是他惧怕的陷阱时，他原本可以退出房间，把时钟再倒拨回去。但是他已不是原来的他，在他瘦削的身体里充满了一股不属于他的力量。他以前从未感受过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把他推向前去。他慢慢地向她走过去，她用窒息般的声音叫喊着："你想干什么？你是谁？"

他低声回答说，"我爱你，"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说。

但是她是明白的，她叫道，"不不！"然后突然哭了起来。

他们俩在门厅里无声地扭打着，直到她感觉自己的力量快要耗尽时，她才重新开始叫喊起来。他根本不怕别人会听到她的叫喊声，也没有试图让她闭嘴。当他拽着她进到卧室里时，她咬了他的手，那一阵痛感传遍他的全身，反而像是一服能使青春长驻的丹药，刺激了他的情欲。他把她扔到床上，剥下她汗涔涔的衬衫，扯下她的短裤。她不再抗拒，而是闭上眼睛躺着，裸露的身体不停地发抖，嘴唇在嘟哝着他听不懂的话。

他把她操完之后，站在床边穿衣服，这时候他才想到要去看看她的脸。她依然躺在床上，躺在刚才被他扔着的地方，因为害怕而一动不动，她不停地轻声说着："不不，求你，不要。"他弯下腰去看她，只见她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的眼睛，虽然房间里很黑，但他还是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很清楚自己的结局是什么。

离开房间之前，他从猫眼里往外看。楼道里亮着灯，有人匆匆地上楼来。是不是她？她回家来了？自从进入这个房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他立刻把钥匙插进钥匙孔，转了一下，那样她就不能从外面打开房门了。他按捺着怦怦的心跳，侧耳听着那上楼的脚步声，但脚步声一会儿就停了，接着是楼下一层的房门关上的声音。等到楼底下的灯熄灭之后，他离开了房间，锁上门，打开保险电闸箱，把陶制的保险闸插回原处。

房间里突然又传出那轻快而节奏很强的音乐，他的心往下一沉——重新接上电源之后，收音机再次响起，但他事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一刻，他似乎感觉到有人突然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回到家里，他凑着灯光，看见自己的手被咬伤的地方还在流血，而且玷污了他那件淡蓝色衬衫的袖口。他脱下衣服，进到盥洗室，把手放在水龙头底下用冷水冲洗，直到流血停止。他擦干手，用创口贴包扎好伤口。他看着盥洗室里的镜子，那个陌生人的脸显得隔膜、森严，好像这张脸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进到卧室。在墙壁的那边，收音机还在播放着英语流行歌曲。他穿上原先那套旧衣服，登上那双破旧的旅游鞋。他把钥匙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放进裤兜。他把那件带血的衬衫和那件新外套、新裤子都扎在一起，塞进一个塑料袋，扎好袋口，再放进另外一个塑料袋。然后，他从猫眼里往外窥视，发现楼道里没有亮着灯，于是匆匆走出了家门。

大楼外面，暮色已经降临，雨也停了。一辆褐色的老式美国车在大楼门前停下，从车里走出来的是那些地下室的业主。他们走过他的身边，那个女人还像搜身似的把他打量了一番，但没有说话。可能是因为他剃了胡子，他们没认出他来，也可能他们脑子里正忙着想其他的事情；他们过来，大概是想看看地下室在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之后怎么样了。阿威冷走到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院子里，把装着他的新衣服新裤子的塑料袋扔进了垃圾箱。

天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他加紧步伐，走到伊本·戈维罗街，在带屋檐的人行道上行走。在走进朔星房产公司大楼之前，他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恐惧——也许他们正埋伏在那儿等着我呢。他穿过马路，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抬头望着二楼的窗户。看不见灯光。是不是因为百叶窗都放下了？还是因为那些追捕他的人更喜欢在黑暗中埋伏？他上了楼，进入办公室，打开灯，返身把房门关上。没有人对他进行埋伏。办公室里依然是三只桌子、一只铁皮箱柜，还有靠墙立着的文件架，自从他们使用电脑之后，这些文件架全都出空了。屋里的一切都浸淫在回忆之中，笼上

一层渴望的轻纱。一个离乡背井多年之后回到故乡，或者踏上征程一去不复返的人，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伊兰的桌子比其他两个更新、更大，总是那么干净、整洁。桌上是一只黑色的塑料碗，装满了环环相扣的回形针，像链条上的各个环节。碗的下面是一个文件夹。他把它抽出来，打开，放在桌上。里面几乎每张纸都写满了字，行距很窄，直得像尺一样，细小的圆体字，无论是长的单词还是短的单词都连续不断，完全无法辨认。伊兰的书法确实有迷人之处，有点纤弱、腼腆，还有点拘谨，跟他那充满自信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年同事一场，他突然间对自己的合伙人感到有点怜惜，甚至有点感激。他合上文件夹，把它放回到那只碗的下面。

在玛莉桌子前的椅子背上，搭着她的一件羊毛衫，那是用安哥拉山羊毛制成的老式的白色套衫，前不久刚买的，因为她觉得今年冬天办公室里"冷得要命"。他用手抚摸着毛茸茸的羊毛，感觉好像可以触摸到那衣服里面裹着的玛莉的身躯。他猛地把那件羊毛衫从椅子上抓起来，蒙在自己的脸上。

过了一会儿，他把羊毛衫放回原处，坐在自己的椅子里，想象着他们三个人又坐在办公室里的情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跟他们在一起会有这般美好，就这样坐在那儿有多么快乐。突然间，电话铃响了。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坐着，等着铃声停止。当办公室重归安静时，他舒了一口长气，站了起来。他的告别仪式结束了。

他走到铁皮箱柜的前面，打开柜门，从裤兜里取出公寓房间的钥匙，放回到藏钥匙的地方。锁上柜子以后，他向大门走去，回头再看了一眼这个办公室，然后关上灯，离开了。

他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想到他父母家里去。

"是谁啊？"他父亲在门里面叫道。

"是我。"

"阿威冷？"

“是的。”

“等一下。”

门锁和门闩响了一阵，大门因被安全链子拴着，开了一条缝，一个矮个子男人从门缝里露出脸，朝他望过来，那人定睛看了他一会儿，不禁身子往后一缩。大门关上之后，又全部打开。他的父亲微笑着把他打量了一番。

“你剃了胡子啦，我一时没认出你来。”

他走过门厅的那面镜子时，瞟了一眼自己的脸。他父亲发现了这个细节，并说了一句，“这样不错，没了胡子，这模样正合适。”

“她在哪儿？”

“在你房间里，”他父亲说，“她在那儿忙着缝那些旧衣服。她总得做点什么。”

阿威冷向那间打开的门走去，看着她。她坐在床的边沿，旁边一个床头灯，阿威冷曾经在那张床上睡过觉，也曾经借着那个床头灯读过书。这时，她把一双黑色的羊毛袜子翻过来，一边借着床头灯的光亮检查着，一边对着袜子嘟哝着。

他父亲走进来。

“看看是谁来看望我们啦，是我们的阿威呀！”

“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她回答说。“我有很多活要干呢。”

阿威冷回到起居室，坐在桌子前面，他父亲提议说：“我们喝杯咖啡好吗？”

“好啊，当然了。”

他父亲到厨房去煮咖啡，阿威冷站起来，在房间里四处看看，发现它跟别的公寓房间一样，从他孩提时代以来就没什么大变。还是那些老家具，还是书架上那些旧书——只是多了一架电视机和一把长扶手椅，远远地站在墙角，鄙夷地看着这一切。他走进厨房，站在他父亲的身边，看他煮咖啡。他父亲依然用惊讶的眼神瞟着他：“我还是不习惯你脸上没有胡子的模样。”

“那些都是新的吧，钢门哪，还有那些锁啊门闩什么的？”阿威冷问道。

“最近这一带发生过不少撬窃案。晚上和周末，租用这些公寓房间的办公室都关门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即使我们大声叫喊也没人听得见。到处都是罪犯，要么就是疯子，他们在这儿大街上四处逛游，而且十分猖獗：他们会杀老人、病人、无依无靠的人，从他们身上抢钱，买毒品，满足他们的欲望。我们在窗户、阳台上都装了铁栅栏、防盗门窗，防止他们撬窃。深夜，总有一些可疑的人坐在我们门口的台阶上，肯定是那些捣乱分子和吸毒分子。每过两天就会有人来敲门，问你要东西。我从来不开门。警方提醒我们不要让陌生人进屋。晚上我们会惊醒，听见大楼里有什么响动，我们都很害怕。”

“你们早就该把这个房子卖掉，搬到有保安的大楼里去。”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也知道。我们还是不要再为这件事情争吵了吧。”

咖啡煮好了，他们端着咖啡来到起居室。他父亲进去叫他母亲，因为他也为她煮了一杯。“你没看见我要工作吗？”她说。“你可以把手里的活儿稍微停一下，”他父亲说。“我们的阿威来看我们啦。他想见见你。你想不想见他呀？”“现在还不想，”他母亲说。“也许下回再见吧。”

他父亲回到起居室，他们俩坐在房间当中的餐桌旁边。阿威冷没有问他母亲的病情，他父亲也没告诉他，免得双方又像过去一样争吵起来。

阿威冷说：“我小时候，你曾经跟我讲过《传说故事集》里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只鸟，因为大海把它的鸟巢淹没了，它就向大海报复①。你能

① 这个故事的雏形可能是古埃及神话故事《燕子与海》。在大海的悬崖上，有一只燕子生了一窝乳燕。一天，燕子出去为乳燕觅食，托大海看管它的孩子。但当燕子回来时，乳燕不见了，燕子找大海要孩子，大海不予理会，燕子发誓要报复大海。它用嘴衔来沙石和木棍，投向大海，并且在回来时吸一口海水，吐到沙漠里，发誓要把大海填平、吸干。这个故事与中国的“精卫填海”有些类似。

帮我找一下这个故事吗?”

“没问题,”他父亲说。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面,取下比阿利克和拉夫尼茨基合编的《传说故事集》放在桌上,并且马上翻到那一页。他把书递给阿威冷,但他的儿子要他念给他听,就像他小时候一样。

“从前有一只鸟,它在海边造了一个鸟窝。大海涨潮了,把它的鸟窝淹没了。它怎么办呢?它开始用喙汲取海水,然后吐到岸上,再从岸上衔起沙子,然后扔进海里。它的朋友过来,站在它的背上跟它说:你这么累死累活的,究竟想干什么呀?鸟回答说:我要永远这样干下去,决不搬离这个地方,直到大海变成陆地,陆地变成大海。朋友说:你这个傻瓜,你这么干,究竟能带来多少变化呢?”

“多么可怕的命运哪,”阿威冷说。

“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他父亲说。

“那么这个寓言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父亲想了想。“也许它想告诉我们,报复是没有用的。人有报不完的仇,也永远不会满足,因为既成事实的,不会重头再来。”

“也许它想告诉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那只遭难之后的鸟,整个人生可以说就像在用鸟的喙汲取海水、衔起沙子,想一点一滴把大海弄干的过程。”

“你这个观点太悲观了吧!”他父亲诧异地说道。“生命是个神奇的礼物,这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和灾难。你怎么会得出这种可怕的结论呢?”

起居室的门口传来趿拉着鞋子的脚步声,接着出现了她的身影。

“我们的阿威来了!他是来看望你的!”他父亲对她大声说道。

她作了一个禁止出声的动作,那种动作往往是在制止人们热情过头的时候才使用的,随后,她迅速地向阿威冷投去怀疑的一瞥。接着,她走到门厅,在镜子面前匆匆瞟了一眼,回来宣布说,那个女人又站在那儿了。

“昨天,”他父亲说,“她坐在镜子旁边,向那个女人告状说我怎么虐

待她，成天把她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给她吃东西，她一直在挨饿。”

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搂着她，摸着她的头发。“我们爱她，”他说，“她是我们的亲人，对吧？”

她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你别乱说，”她责怪他，并朝着阿威冷撇了一下头，意思是说，在陌生人面前做这种动作是不合适的。随后，她转过身，做出毅然决然的表情，说道：“先生，我们现在没时间。”

“他是我们的阿威呀！”老人叫道。“难道你想把他赶走吗？我们是爱他的呀！”

“那当然啦，”她说，老人的话显然没起作用，“我们现在要关门了，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阿威冷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父亲恳求他说：“别走，别走。你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的。”

“先生，你的家在哪儿？你没有自己的家吗？你没有自己的母亲吗？”她说着，两只手搭在阿威冷的肩膀上，把他推向门厅的方向。

“我要走了，”阿威冷说。

“我见你的机会太少了。”他父亲叹气道。

“我受不了。”

他父亲送他到门口，他母亲跟在后面。阿威冷在告别时，转过脸来，再次望了他们一眼。房门随后关上了。他母亲说道：“感谢上帝，他终于走了！”

楼道里没有灯。他头上的那个楼层折射出一线微弱的光，楼道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几个人影从他身边一闪而过。阿威冷小心地摸着楼梯走到楼下，他的身影浮现在黑黢黢、杳无人迹的大街上。

就像一望无际的高原，荒凉而贫瘠的时间沙漠在他眼前不断延伸，它沐浴着不知哪里投射来的淡淡的“灵光”，最后逐渐地消融在渺茫的天际；在这一片广漠的寂静之中，没有生命的迹象，没有可以把握的实物，也没有可以回忆的过去。

有时，当我在深夜醒来的时候，我不记得自己在哪儿。房间看上去就像是个办公室，四面都是白墙，暗淡的灯光从下面投向墙面。我看着房间里的其他三张床，它们就像是三只鸟笼，里面住着三个陌生人；只有当我看见这些，才回想起来自己是它们的一员，才逐渐回想起来这是什么地方。

彼德罗陪着我，直到他们把公寓房间卖掉，替我在这个给精神病人住的养老院里找了个地方。他干起活来很安静，神情严肃，也不正眼看我。当他没什么活可干的时候，他就坐在扶手椅子里抽烟，皱着眉头，盯着地板上一个看不见的点。当他想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他会请求我的允许。一天早上，在他把我放到轮椅里之后，我拿起他的手，友好地捏了一把，但他立刻抽了回去，像碰到火一样。我开始渴望听他讲笑话，甚至看他发怒；那些都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时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我很开心。如果我能够跟他说话，我会告诉他我不生他的气，那些事情都不怪他。以前他对我的态度，好像他是我父亲，而如今他却变成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孩。也许他是希望能够继续照顾我。我也觉得那样最好，我已经对他习惯了。可我女儿不同意。自从第一次见到他，她就开始恨他了。我只得听凭她的安排。起初，我还以为他或许会到这个地方来看看我，可其实，他又何必要来呢？

我们的大厅就是餐厅，我们总共大约有六七个男人，二十来个女人，全都坐在轮椅里，围着几张桌子，外人几乎看不出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他们挨个儿排着，闭着眼睛，或眼睛朝上翻，几乎只看得见眼白，他们张大着嘴巴，没有人注意自己身边还有别人坐着。所有这些人都被单独地埋葬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习惯于不看他们，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沉浸在那个还属于我自己的小小的空间里面，直到那个小小的空间也消失了，直到一切只剩下等待，等待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某个东西。

但有时候，当我在深夜醒来的时候，我不记得自己在哪儿，我会叫出她的名字，而她并没有出现。然后，我就自言自语地叫着“琳——达，琳——达”，就像是一首乐曲，我希望反反复复地听。当她进入我的生活之后，我的生命里有一种东西诞生了，在她离开之后，那东西也死了。或许她会回到我的身边，随着她的到来，我会复活？我并非真的相信这个希望会实现，但我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竭尽全力想要抓住这一点希望，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有朝一日我醒来的时候，我呼唤她的名字，她会回到我的床边，依然穿着那件米老鼠的T恤衫，她的气味儿重新充满我的身体，她会用她那种英语说:“好了，现在该睡了，晚安。”

然后，她关上灯。

埃兹拉整个晚上都没合眼。他禁不住要想埃雅尔的处境，怀疑这孩子回家是不是真的因为自己挺不住了——梅那舍当初就是那样预言的，而且无庸讳言，那也是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的话，他是不是同时也失去了意志力，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或许他依然是原来的他，为了逃避兵役、逃离监狱，就装疯卖傻。他一会儿觉得是前一种可能，并且预见到这种可能的严重后果，一会儿又确信是后一种可能，其后果也同样严重。

他一闭上眼睛，祈求睡神的降临，就痛苦地听见耳朵里回响起埃雅尔那冷淡的话音:我无所谓……好吧……。随你便……。对我都一样……。你们想怎么就怎么办吧……。但是埃兹拉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种可能，他应该希望哪一种？夜渐深了，他依然没有一点儿睡意，他越是睡不着，越是希望埃雅尔的精神依然是坚强的，意志依然是坚定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地想要欺骗军队当局和他的父母。他把这个希望抓得越来越紧，他从埃雅尔当天晚上的举止以及他的言语中寻找各种蛛丝马迹，由此证明他是想让自己的父母替他感到内疚，从而在他们心底里消除一切怀疑。

他就那样躺了很久，鲁娣睡在他的身边，他听着她沉睡时发出的安静

而平稳的呼吸声，感到有些遗憾，因为他不能跟她一起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结论，听听她的明智而理性的反应。但是那个希望在他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终于带来了一份平静，睡神不再显得那么遥远。即使他能睡上一会儿，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闹钟马上就要响了。

他要去上个厕所，于是他打开床头灯，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为了不吵醒鲁娣的好梦，他赤脚下床，蹑手蹑脚地打开卧室的门，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厅。当他经过埃雅尔的房门时，他听见关着的门背后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他轻轻地走近房门，贴着耳朵听着。

开始，埃兹拉不愿接受他所听见的声音：或许那个孩子在笑呢，他自忖着，或许他在咳嗽或在睡梦里哼唧。但事实就像一种不能承受的重压，从他的耳朵、脑袋一直下沉到他的身体，沉到他的心、他的胃、他的腿，终于他不得不伸出手去扶着墙。那悲惨的哭泣声，把他刚才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多遍的疑虑，包括所有的假设和可能、结论与希望，都消释得无影无踪。他一点一点地挪着步子，摸进了厕所，返身重重地把门关上。他是故意的，要让埃雅尔知道他在那儿，让他停止哭泣。果然，当他出来时，那孩子的房间里一片寂静。

当他回到卧室时，鲁娣已经醒了，睁着眼睛在等他，可她一见到他，脸色就刷地沉下来了，两只眼睛在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关上门，上了床，决定不把他从埃雅尔的房间里听到的事情告诉他的妻子，免得让她伤心。

"我一个晚上都没合眼，鲁娣，"他说。"我想啊担心啊，总是睡不着。"

"没多一会儿，你就要起身了。"

"是啊，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监狱里去。"

"我们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哪，埃兹拉，"鲁娣说。

"不，鲁娣，你没在等，是我在等。可现在……"他的声音哽咽了，"我只希望我能替他去就好了。"

埃兹拉很早就起身，来到小货车跟前，一边等着引擎发动起来，一边

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他开车来到购物中心，买了报纸和新鲜面包，回来之后，他去叫醒埃雅尔。那孩子早就洗过脸，剃完胡子，穿好衣服，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了，等着做他父亲希望他去做的事情。

鲁娣叫醒了两个弟妹，跟他们说哥哥昨天深夜回家了，马上又要回部队里去。他们俩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去看他。他在餐厅的桌子前面，面对父亲坐着，他父亲把脸藏在报纸后面，抽着烟，烟雾在他的头顶上缭绕着。埃雅尔对他们露出那种奇怪的笑容。他们站在他身边，看了他很长时间，好奇，但很安静，好像他是一个陌生人第一次造访他们的家。最后，他妹妹问他："到了部队里，他们会对你怎么样，他们会罚你吗？"埃雅尔说："没事儿，亲爱的，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别担心。""他们会原谅你吗？"吉莉问道。"当然，他们会原谅我的，"埃雅尔说。他问亚尼夫："你怎么样，小不点儿？"那孩子感到不好意思，耸耸肩膀，跑到厨房里他妈妈那儿去了。

吃了早饭，埃兹拉带孩子们去学校，埃雅尔跟他母亲在一起。她呷了一口咖啡，眼睛直盯着他儿子那张紧绷着的脸。

"我有一种感觉，埃雅尔，"鲁娣说，"你有话要跟我们说，可你就是不说。"

"跟你们说什么？"埃雅尔问道。

"要不要给你再倒点咖啡？"鲁娣问道。

"好吧。"

她到厨房，把咖啡拿了出来。

"你生我们气吗，埃雅尔？"鲁娣问道。

"没有啊。"

"可你一直都没有说话。"

"没什么可……"

"到了那儿，"鲁娣说，"你能给我们写信吗？他们允许你从那儿寄信吧？只要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了，你感觉怎样。或许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帮

帮你。梅那舍在部队里有关系,你知道。”

“好吧。”

鲁娣不再指望能让他开口了,于是清理桌子,回到厨房里去洗碗碟。

埃兹拉回到家里,埃雅尔站起身,准备出发,他父亲跟他说:“去跟你妈妈道个别吧。”

孩子走进厨房。他母亲站在冰箱旁边,正在用纸巾擦着眼泪。他走上前去,手抵着她的肘部。“再见,母亲,”他说。

她伸出双臂,他听凭她拥抱自己,没有反应。

“自己要当心,埃雅尔,”鲁娣说,“坚强些,别让他们打垮你。”

“母亲,”埃雅尔轻声说道,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难以表达自己内心要表达的思想,“母亲,原谅我。”

冬日的凌晨,天边乳白色的薄雾中透出一线微光,西北方向乌云密布,黑压压地遮蔽着天空。

“那个梅那舍,他真是个人物,对吧?他真的脑筋好!”埃兹拉说。“要不是他,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干出多少蠢事来呢!”

埃雅尔默默地走在他身边。

“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埃兹拉补充说,“碰到棘手的事情,你只能依靠家里人帮忙。”

这个时间,大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行人当中有埃兹拉认识的,他就跟他们说声早安,他们也回他一句早安,然后匆匆离去,赶他们的路。有几个人坐在沙罗尼兄弟的饭店门口吃早餐。埃兹拉在门口跟梅纳赫姆打招呼,梅纳赫姆正忙着把旋转电炉上的肉切成薄片,没有注意到他。希拉齐的肉铺空荡荡的,肉铺老板正背靠着柜台,站着读报。杂货店老板阿夫拉姆正站在收银台前面接待顾客。埃兹拉在门口跟他打招呼,阿夫拉姆抬起头。“我的儿子埃雅尔要回部队啦!”埃兹拉说。阿夫拉姆笑着,跟他招呼了一声,又回头去忙自己的活了。

西北方向的乌云不断积聚起来,弥漫开来,笼罩着天空。他们俩走到

建筑材料店的附近。埃兹拉想进去跟赫茨尔谈谈他那个工程的订单问题，但他走到门口停下了。他的意识不想进去。他回头看着那个一直跟着自己默默行走的儿子，反省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幼稚地以为应该到左邻右舍去打个招呼，他对这种荒诞的想法感到羞愧。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关心埃雅尔，也不关心他的命运。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像一把利剑刺进他的心里。他停下脚步，那个男孩也停下脚步，活像是走在他身边的影子。他犹豫着应该加快脚步，直接走到几公里远的那个匝道旁边的警察局去呢，还是回家开着小货车去。他正想着，天下起雨来，他已经没有权利选择了。

"我们过马路吧，"埃兹拉说。

他们跑过马路，来到对面的人行道，站在紧挨着礼拜会堂的那家养老院门口的屋檐下面。

"我回去把小货车开过来，"埃兹拉说，"你在这儿等着，没必要两个都淋湿掉。"

"好吧。"

埃兹拉仔细地端详着埃雅尔，两只眼睛在对他大叫着："赶紧逃吧！别等我啦。"

他冒着雨跑回家里，心里对儿子说："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埃雅尔，不要老是听别人的。什么对你最合适，你自己最清楚。别想着我们，别想着别人，就只消想着你自己！做个堂堂男子汉！跟你以前一样，你骂军队、骂国家，谁都不怕。我爱你那个样子。你什么也不欠我，不欠这个家，不欠任何人的。你只欠你自己的。别放弃，打起精神，回去，做你自己吧！"

埃兹拉回到家，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但他没有进去换衣服，因为他不想去见鲁娣，跟她说，自己的内心也有一场暴风雨。他坐在小货车里，发动引擎，慢慢地往回行驶。当他回到大街上，他向上帝祈祷，希望埃雅尔不在原先的地方等他，希望结果是那个孩子真的是在演戏，装疯卖傻，其实他依然那么充满智慧，只是等待适当的机会再次逃跑。

可当埃兹拉驶近礼拜会堂时，他看见埃雅尔仍然站在原先的地方等他，身边站着一个老人，老人正在跟他说话，还费劲地做着手势。埃兹拉停下小货车，走出来，朝马路对面人行道上的埃雅尔招手，让他过来。孩子看见了，于是跟老人道别，跑过马路。

"那人是谁，他想让你干什么？"

"他是养老院的。他让我忏悔，皈依宗教。"

"上帝啊，可别发生这种事情！"埃兹拉大声说道。

"别担心。我还没想过要这么做。"埃雅尔说。

"告诉我，埃雅尔，你在想些什么？"

"没什么。"

埃兹拉沉默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的对话了，可即便是这次也没有结果。大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小货车的顶盖上，雨刮器刮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但是来不及刮掉。前方的景象一片茫然。他们离开邻近的街区，开上高速公路，但公路上非常拥堵，车队行进缓慢。他们开到匝道口，离开高速公路，转到路面上的一条小路，不一会儿，他们就在警察局附近停下了。

"埃雅利，你想好了是要去那儿吗？"埃兹拉问道。

他儿子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他。

"我在这儿把你放下就走了，"埃兹拉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好吧，"埃雅尔说着，准备跳下小货车。

"要坚强，埃雅利，"埃兹拉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要做对你自己合适的事情。无论你做什么，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永远爱你，站在你这一边！我的埃雅利，你明白我跟你说的话吗？"

"好吧，"埃雅尔说着，跳下了小货车。

埃兹拉把小货车掉了个头，没有马上驶回那个匝道，而是抬起眼，看着后视镜。他看见自己的孩子冒着倾盆大雨向警察局跑去，踏上台阶，消失在那幢大楼里。

埃兹拉向匝道方面驶去,他在红灯前面停下时,感觉想抽支烟。他拿出烟,打开外壳,但是犹豫了一下。他对它看了最后一眼,把外壳合上,然后将整包烟在手心里捏碎,摇开左侧的车窗,扔在路边的荒地里,再取出打火机,也扔了出去。在他车后,有人在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交通灯已经转绿了。

译者跋

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影迷们，再看基斯洛夫斯基导演的《十诫》、《三色》，也许会对电影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同样，在这本小说里，一幢公寓大楼里，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男人，养着一条狗，从来不跟邻居说话；一对男女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中午约好来到某一个房间幽会，但是他们互相不知底细，也从来不接别人的电话，不跟邻居打招呼；一个病得快死的德裔犹太人竭力阻挠一批西班牙裔犹太人住到公寓里来，并且窥视他们在违章搭建的地下室里有什么动静；一个装作听不懂别人说话的瘫痪老人，由一个菲律宾女佣推着轮椅来到儿童游乐场，看孩子们玩耍；一个男孩带着一条脏兮兮的狗，跟来自不同地区的老年病人谈他的流浪经历；一个孩子从部队里逃跑，他父母到处找他，来到酒吧、商场、妓院……这些专门描写小人物、小事件、小场景的文字，以其最贴近生活的视角，通过群像的方式，直接反映了现代城市中普通人的真实状况。这就是我翻译凯纳兹的《爱的招魂》时的感觉。

约书亚·凯纳兹，1937 年出生于以色列佩塔提克瓦，坚持用希伯来语创作，发表过多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节日之后》、《心灵絮语》、《通向群猫之路》、《音乐瞬间》（短篇）。现住在特拉维夫，是一

家希伯来语报纸《国土报》的编辑。他先在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后到巴黎研究法国文学，并从事文学与戏剧批评，翻译过法国经典文学作品。他曾荣获多种奖项，被认为是当代以色列的一流小说家。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精于对细节和生活琐事的处理。跟活跃于六十年代的其他以色列作家一样，凯纳兹在创作中融会了欧美现代主义小说的精华，艺术上独具一格。这批作家在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精神的幻灭，他们开始对英雄主义进行重估，甚至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状况提出质问。《爱的招魂》是凯纳兹的后期代表作，原作为希伯来语，1997 年在特拉维夫出版，被以色列《最新消息报》称为“过去数十年间最伟大、最有意义的长篇小说”。2001 年由达利亚·比鲁译成英文，在斯梯尔福思出版社出版。它既有卡夫卡的诡谲、加缪的冷峻，又有约瑟夫·海勒的幽默。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巧于布置，情节曲折有致，叙事纯熟老到，走笔灵活洗练，对话充满机锋，往往在诗意的情境中，有富于象征和暗示的细节。

这部小说的结构比较特别。它以嘉碧与海奇的恋爱为主线，辅以嘉碧和她的女友艾达，阿威冷和他的狗，瘫痪老人和女佣及其男友，大楼业主施瓦茨先生和新搬进来的外来人员，埃雅尔和他的父母，伊兰与阿威冷及其员工罗妮特和玛莉等多重关系，将它们截成若干片断，依次交替展开情节，表面上看来各个片断和人物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最后将各条线上的关系连接起来，达到高潮。如果撇开小说最后的机缘巧合，仅就前面几点而言，本书很像基斯洛夫斯基导演的某些小人物电影。一开始看，或许有点沉闷，但有些小说高手或电影大师，偏偏不假借大场面、大背景，而以生活细节作为切入点，以其巧妙的手笔，让你不断感受到阅读细节的乐趣，引导你去感受最贴近的生活，体会另一种伟大的艺术。

语言是反映社会状况的最直接的表征之一。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处于高速发展和剧烈变动中的现代城市，包括中国的某些现代化大都市，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邻里间冷漠、住房紧张、小区车位奇缺、违章搭建、交

通堵塞、撬窃案件频发、政府不作为、人口老龄化、养老院非人性管理、代沟、青少年心理不健康、高离婚率、吸毒、嫖娼等,因此有些词语简直不需要再造,口语里就是现成的,例如:关系、交流渠道、廉租房、会所、乱穿马路、乱停车、贴罚单、防盗门,或者略有不同,例如:闯黄灯(闯红灯)、金色电话簿(黄页)、100 报警电话(110 报警电话)。另外,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与我们有相似之处。早在20 世纪初就出现的基布兹(希伯来语"集体"一词的音译)和莫夏夫等集体农庄,是受公有制"理想社会"驱动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在某些方面很像我们后来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形态对以色列建国以后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有重大的影响,许多社会名流都来自基布兹,而且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和家庭伦理方面也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本书的趣味之一。

《爱的招魂》的希伯来文拉丁化音译为 Mahazir Ahavot Kodmot,法语版译为 Retour des Amours Perdues,而本书英译者将它译为 Returning Lost Loves。这个题目直接取自本书第五章所述公交车上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讲述的一段离奇的爱情故事,其中女主人公丽琪被恋人雷米抛弃之后,见到一张魔术师的广告,说他可以帮助人招回失去的恋人(Returns Lost Loves),我把它译成"爱的招魂术"。从故事的结果来看,魔术师为丽琪招回的恋人只是一个魔鬼的变身,并不是她真正的恋人,甚至连他的灵魂都不是。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带有虚幻不实的成份,这与中文里的"招魂"一词有诸多相通之处。当然,这个题目中的 Loves,并不仅指那个故事中的恋人,其含义要宽泛得多。

本书的题目看似简单,其实颇为费解。Lost 一词有多种解释:(1)失去;或(2)丢失。一个侧重于不愿失去而失去,一个侧重于因为不慎而丢失。本书主要讲述嘉碧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后与海奇相遇,有了一段离奇的恋爱经历,终于得到后又"失去"。但"失去"与 returning 一词搭配,似乎与结局不相吻合。这大概是译者为什么不用 Return(但法语译者却译成了名词 Retour)而用 Returning 的原因吧。(3)Lost 还有一层意思,

是与“失败”相联系的，与 love 连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段“失败的”恋爱；如果根据“情场如战场”的理论，又可以说是一段“输掉的”恋爱。(4)从法语译文中 perdu 一词来看，不能排除作者有意暗用普鲁斯特小说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书名中 perdu 一词的用意。依此，则可以把 lost 译为“逝去的”。(5)同时，法语中的 perdu 还有“浪费的”意思，如果说嘉碧曾经爱过海奇，而最终没有结果，再次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也说得通。(6)此外，lost 一词还有“迷失”的意思。嘉碧与海奇的爱情，来得异常，去得突然。嘉碧只不过是海奇泄欲的对象，而嘉碧也曾经表示过接受这种没有精神交流的性交往。但是相对而言，嘉碧是比较令人同情的。对处于弱势的嘉碧来说，她的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确认。想爱，但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爱的方向，可以说爱得十分辛苦、十分迷惘，这正与本题相合。

Lost loves 可以解作“迷失的爱情”。中文里有一个词“迷情”，现在用得很滥，但究其原义，即是“迷失的爱情”、“没有方向的爱情”。其次，希伯来文 Ahavot，英文译成 loves，我们不妨推定作者的本意，是说在现代都市里，不仅爱情是迷惘的，亲情等感情也是迷惘的。阿威冷很少回家探望父母，母亲因患精神病而几度出走，他回家帮助寻找母亲完全是出于义务，跟父亲很少思想交流。埃雅尔在部队里受到虐待而逃逸，但他父亲出于他自己对军队的爱，坚持要把儿子送进监狱，那种亲情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其次，那些公寓里的邻居、轮椅上的瘫痪老人、小茶餐店的老板，他们也有感情，但他们的感情寄托，在小说中都透露出一片迷惘。即使在瘫痪老人送几块钱给那个带着一条脏兮兮的小狗的男孩，让他买些救命的食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与善良，也毕竟显得有点苍白。而且，阿威冷对嘉碧的爱、瘫痪老人对女佣的爱，埃兹拉对他儿子埃雅尔的爱，包括他本人对军队的爱，年老体弱的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施瓦茨先生对自己长期居住的大楼的爱，甚至那个带狗的男孩对他那条狗的爱，都表现出畸形和病态，从本质上说，与海奇对嘉碧的那种爱没有区别。那个新搬进大楼里来的黄头发女人虽然行为乖张，但在这一点上倒下了一个正确的评语：

“住在这儿的人都有病”。难怪另一位以色列小说家阿默司·奥兹评价这本书是“敏锐的、阴郁的,充满孤独和迷惘”。所以,把 loves 一词译成“爱”比“爱情”可能更加确切。

再说 Returning。从这个词也可以看到把 loves 译成“爱情”是比较狭隘的。Returning 一词也有多种解释:(1)归还;或(2)回归。如果是“归还”,作及物动词讲,那等于把 lost loves 解释成“丢失的爱情”,那归还的主语和直接宾语分别是谁? 所以无法解释为归还。如果是“回归”,作不及物动词讲,那等于是说 lost loves returning,把 lost loves 解释成“失去的爱情”,但小说的结局,主人公最后是分手的,他们的爱情最终也没有回归。(3)如果把 lost loves 解释成一个包涵现代都市人群的总体上的“迷情”,那么 returning 可以解释为对人性、感情的回归的追寻。这个词的现在分词形式,正表现了这种追寻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的感情迷惘,是现代西方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在这个或那个经过国际化的洗礼之后变得越来越没有差别的都市,人们生活、工作在互相隔离的高楼大厦里,绝少有真正感情上的交流,即使有交流也只是把对方当成一个“他者”,他们的感情缺少一个安心的归宿。这部小说里频繁地出现一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单词“陌生”,有趣的是,加缪小说的书名《局外人》(L'Étranger)与英文“陌生(strange)”一词具有相同的词根。这些人物之间,有些虽然生活在一起,甚至貌似在相爱或者单恋着,但他们很少真正地了解对方。正因如此,才有了小说主人公这段离奇的爱情经历。我想,这才是本书题目的本意。把这本书的书名译成《爱的招魂》,只是一个以简寓繁、以浅寓深的权宜之计。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从 2004 年 4 月出版第一种,即钟志清女士翻译的奥兹的《黑匣子》以来,已有六年的时间。我有幸翻译这套丛书的 10 本书中的两本,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冯涛先生,他本人又是深谙译道的翻译家。有感于此,我将努力以更大的

热诚和细心，译出更多的好作品。三年前，我翻译完成了这套丛书中的阿米亥的诗集《开・闭・开》，获得了翻译界和诗歌界的认可，有一批诗人成立了“开闭开”诗歌小组，举行了“开闭开”诗歌节等活动。我认识到，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即使是小语种、小国家的作品，也一样会受到读者的喜爱。近年来，又出版了很多当代以色列小说和有关以色列文学的专著，包括钟志清女士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等多部专著，当代以色列文学作品，以及其他长期受到冷遇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品都不断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少数几种主流文学占据文坛或译坛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过去了。

黄福海

2009 年 10 月于沪西同乐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爱的招魂
丛书名＝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作者＝［以色列］约书亚·凯纳兹著；黄福海译
页数＝２６２
ＳＳ号＝１２７５８００８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书定价＝３０．００
参考文献格式＝（以）凯纳兹著．爱的招魂．上海市：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１．
内容提要＝《爱的招魂》是凯纳兹的后期代表作，原作为希伯来语，１９９７年在特拉维夫出版，被以色列《最新消息报》称为“过去数十年间最伟大、最有意义的长篇小说”。它既有卡夫卡的诡谲、加缪的冷峻，又有约瑟夫·海勒的幽默。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巧于布置，情节曲折有致，叙事纯熟老到，走笔灵活洗练，对话充满机锋，往往在诗意的情境中，有富于象征和暗示的细节。